

周禮正義

詒澤題

拾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周禮正義卷七十二

瑞安孫論讓學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禮籍名位尊卑之書使諸侯之臣使來者也

四方之使者者賈疏云大行人待諸侯身小行人待諸侯之使者其邦之禮籍則諸侯及臣皆在焉注云禮籍名位尊卑謂若九儀上下之差著於册籍者即舉謂邦國之等

籍是也說文竹部云籍簿書也左成二年傳云晉侯使鞏明獻摯於周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使相告之日非禮也勿籍杜注云籍書也案左傳說非禮勿籍明凡協禮者無不著於籍矣云使者諸

侯之臣使來者也者即後文大客小客是也賈疏云即時聘殷覲是也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

之貢六服所貢也功者績之功也秋獻功與大司馬職方氏為官聯也大司馬云施貢分職以等邦國此春入者即彼所施之貢秋獻者即彼所分之職有職則有功也此皆

於聘親之外歲時使使者來諸侯不親其事賈疏云此云貢即大宰九貢是歲之常貢也必使春入者其所貢之物並諸侯之國出稅於民民稅既得乃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

取美物必經冬至春乃可入王以是合春入之也秋獻功者物皆秋成諸侯亦法秋故秋獻之案賈說大國次國小國所貢之數即據大司徒注五等國所食之數言之其說未瑋詳大司徒疏又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注云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也此貢即計借物功即國事之書蓋因秋獻并入春貢故書貢得同時借至斯亦王者綏懷遠方之微指矣林喬遠云諸侯之於天子

也者歲事有時事歲事者君親行之大宗伯朝覲宗遇會同以其或一歲一行或數歲一行歲事商頌云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是也時事者遣使達於天子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

親受之以其行於春秋二時故為時事左傳僖十二年管仲曰若節春秋來承王命襄二十六年

韓宣子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皆是也云王親受之者明諸侯雖不親來王則親受之示重

其事通注云貢六服所貢也者六服禮之大者謂以禮待其使者也賈疏云即上所掌禮籍尊卑多少

不同云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即此昏入貢也賈疏云對九州外之三服無此貢也

此經之義則諸侯比歲獻功與唐虞之制三年考績法異而義同春秋繁露考功名篇云考績之

法考其所積也天道積聚眾精以為光聖人積聚眾善以為功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

而讓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試天下也云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

九月其舊法者惠棟云續漢志劉昭注凡諸侯人王則逆勞于畿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

盧補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凡諸侯人王則逆勞于畿鄭司農云入王朝於王也

王有巡守疏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者諸侯來至距王城五百里之畿則小行人云三公三勞

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則畿勞之禮蓋唯上公有之侯伯子男並無也觀禮賈疏謂五等同有畿勞

非也黃以周云聘禮觀禮皆主侯伯中諸侯言經曰郊勞不曰畿勞則畿勞非五等諸侯之通制

可知矣小行人之通例也賈疏誤會小行人文故於觀禮聘禮並不可通案黃說是也互詳大行

蓋夏服義杜注云不共王職與先鄭義異非引又曰諸侯有王王有巡守者左莊二十三年傳曹刺語賈疏引左傳注云有王朝於王案此亦賈服義杜注云王從王事亦非及郊勞

視館將幣為承而擯

視館致幣也承猶丞也王使勞賓於郊致館於

疏

為承而擯者三事

皆此官為承擯也郊勞兼遠郊近郊公侯伯備有二郊勞子男唯有近郊勞而已既館以下則五等諸侯通有之注云視館致幣也者視舊本並作既今據劉石經正凡經例用古字作既注例

用今字作視詳大宰疏致館即觀禮之賜舍也館舍義同據王言之謂之賜據使夫往既觀其可謂之致其事一也賈疏云聘禮及下司儀皆云致館故問之也云既者使卿大夫往既觀其可

云致者致使有之云承館丞也者大戴禮記保傅篇云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丞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引風俗通云丞者承也承丞義通說文收部云承叨也左

哀十八年傳說楚使子國帥師請承杜注云承佐也此承擯亦所以佐上擯而嘲賈之者與肆師佐齊義同也丁晏云聘禮大夫為承擯大戴朝事作丞擯古承丞通用云王使勞擯於郊者觀禮

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舍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依鄭彼注則郊勞小行人從大行人也云致館於賓者觀禮天子賜舍

然則既館小行人從司空也云至將幣者賈疏云謂至廟將幣三享云使宗伯為上擯者夫宗伯

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注云出接賓曰揖入詔禮曰相是上擯則上相也賈疏云惟謂將幣時大

宗伯為上擯於郊勞及既館二者不使大宗伯為上擯者以其使者或大行人官身何得使大宗

伯為擯也當別遣除官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而言宗伯為上擯者取宗伯成文為將幣而言也

方苞云國語周語敵國賓至卿出郊勞觀禮王賜侯氏命諸公奉篋服則郊勞宜使卿劬台拱云

諸公相為賓郊勞致館皆主君親之王雖不親行亦當使卿然則此二事皆大行人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歟察方劉說近是鄭親禮注謂司空致館大司空即卿也以次差之自當大行人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擮說似未確者然郊勞亦使卿大行人為上擯其小行人為承擯則同云皆為之丞而擯之者

丞石經作承案通郊勞既館將幣而言此小行人為承接皆謂四時朝覲其會同則肆師為承接詳彼疏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

其幣而聽其辭幣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受其疏大客則擯者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臣之大事禮殺故小行人擯見之賈疏云大客則大行人云大客之儀一也彼鄭云大賓要服以

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此大客為要服以內諸侯之使臣也云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者大行人注云蕃國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又謂蕃國君無朝貢之歲則其臣亦無聘親大禮可知據

大行人注云蕃國其君為小賓臣為小客又謂蕃國君無朝貢之歲則其臣亦無聘親大禮可知據人受幣聽辭也注云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者賈疏云則時聘親之時行旅擯入見

王王與使之親言也云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為來之事者大行人注謂蕃國君無玉瑞則臣來亦無玉此幣蓋亦東帛之屬詳彼疏此則小行人聽其辭以轉達於王明王不親見也此小

客卑於九州內之大客故禮稱殺不得擯見王賈疏謂蕃國使臣是夷人不能行禮故直聽其辭而已義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覲省聘問臣之禮也

適之也疏使適四方協九儀者謂小行人自奉使而往邦國也賈疏云自此以下皆是小行人協合也疏使適四方之事使適四方向諸侯之國所至之國則合九等之儀九儀則上大行人

九儀命者五尊者四是也云賓客之禮者即大宗伯之賓禮亦與彼為官聯也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覲省聘問臣之禮也者此君專指邦國之君臣則通王臣及侯國之臣言之賈疏云

存覲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國之禮聘問二者是諸侯使臣行聘時聘股親問天子之禮其禮已備於上小行人略言之也注云適之也者說文彘部云適之也宋魯語適即適之隸變云協合

也者大史注同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

門闔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廣法

式以齊等之也諸侯使臣行覲聘則以金節授

之以爲行道之信也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道路謂鄉遂大夫也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關者關人爲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爲之節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亦有期以異於畿節如今之竹使符也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聯事節可同也亦所以異於畿節也凡節有天瑞節天下之六節者與掌節爲官聯也此與下成六瑞合六幣並即大行人達子法式存於國瑞節之事賈疏云此經亦是適四方之事言達天下之六節者據諸侯國而言掌節所云據畿內也虎節人節龍節三者據諸侯使臣出聘所執旌節符節管節三者據在國所用注云此謂邦國之節也者賈疏云對掌節所掌者兼主王國之節也云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齊法式以齊等之也者與大行人注同六節有法式必齊等乃可以通行天下故此官主贊大行人以法式達之四方也云諸侯使臣行聘則以金節授之以爲行道之信也者掌節注云使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之信也則此聘聘諸侯聘天子及自相聘言之賈疏云知是使臣行所執者見掌節云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故知此亦使臣所執也諸侯身行不須節以其尊者故不須也按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云謂諸侯於其國中玉節之制如王爲之以命數爲大小此不達玉節者交略耳亦達可知云虎人龍者自其國象也者掌節注云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於以相別爲信明也所謂自其國象也云道路謂鄉遂大夫也者掌節注同此謂邦國鄉遂之吏鄉射禮注謂小國鄉大夫一命州長士不命以此推之則大國次國鄉大夫再命州長士一命其遂大夫以下各降於鄉一命可遞雅也五等侯國制鄉遂詳大國次國疏賈疏云按掌節注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大夫及小都大都是都鄙之主此都鄙用管節最在下明都鄙吏在其中若然邦國之中都鄙壘及吏同用管節矣案賈說是也依掌節注公邑用節與采邑同此經都鄙吏既別用管節則公邑吏當與鄉遂大夫同鄭不言者文不具也云都鄙者公之子弟及卿大夫之采地之吏也者此公爲五等諸侯之通稱侯國君之子弟亦食大都卿大夫亦食小都及家邑與王國同唯所食里數則依國大小降殺不等其置采吏亦同也云凡邦國之民遠出至他邦他邦之民若來入由國門者門人爲之節由

關者關人為之節者掌節注云凡民遠出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為之節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彼注據王民出至邦國邦國之民入至王畿而言此注據邦國之民自相出入為言

其事則同此云門人即司門關人即司關也云其以徵令及家徒鄉遂大夫及采地吏為之節者掌節注義同謂關內往來不由門關則有地治之吏授之節也依鄭賈義則徵令家徒在鄉遂者

鄉遂大夫為之旌節在都鄙者則采地大夫為之管節與畿內采邑之吏亦用旌節者異也云皆使人執節將之以達之者賈疏云比長云邦之民徙於郊則從而授之明皆將送使達前所也云

亦有期以反節者亦據掌節文云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者管節蓋截竹為節若樂器之管漢竹使符亦以竹為之故舉以為況詳掌節典瑞疏云其有商者通之以符節如門關門關者與市關

事節可同也者明商與民同用符節也賈疏云掌節云貨賄用璽節明同用符節可知故為此解也論議案門關與市關事即司關所云畿門市亦即大宰之官聯也孫當從黃丕烈校改連詳大宰司關疏云所以異於畿內也者賈疏云畿內貨賄用璽節門關用符節畿外同用符節是異也云凡節

有天子法式存於國者猶王國之節有法式藏於掌節也成六瑞王用璽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

璧勇用蒲璧朝見所執以為信疏成六瑞者與典瑞為官也賈疏云此亦通四方若然諸

平知得失而已不言遠六瑞者諸侯受命已得之不令別作法式以齊故不言達也云王用璽圭者段玉裁云天府職凡國之玉鎮注故書鎮作頓鄭司農云填讀為鎮此填字正同不注者省文

互見案六瑞名制並詳大宗伯疏注云成平也者謂人注同謂平其文瑑及尺寸等太行人注云平其僭踰者也云瑞信也者春官敘官典瑞注云瑞符信也云皆朝見所執以為信者典瑞注

云人執以見曰瑞凡鎮圭王執以祭天地宗廟及朝日夕月等桓圭以下合六幣圭以馬璋皆五等諸侯朝見王及自相朝所執其聘問用瑑圭不得用此六瑞也

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也五等諸侯享天子

合六幣圭以馬璋



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

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

琥琥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琥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者此圭璋即玉人之璋

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親聘亦如之疏圭璋與六瑞之圭璧不瑑者異六玉形制並詳

大宗伯疏凡皮馬與幣對文則幣專為幣帛通言之則皮馬亦為幣故校人云飾幣馬語齊語

云桓公使諸侯罷馬以為幣韋注云幣圭以馬也此並以馬為幣是也賈疏謂圭以馬璋以皮二

者本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為幣乃沿鄭校人注之誤詳彼疏云璧以帛琮以錦者亦玉

人之珠璧琮也說文帛部云錦裏邑織文也案帛謂璧色帛及玄纁詳大宗伯疏孔廣森云六幣

帛先於錦致之禮典者大事用帛小事用錦如聘禮享以束帛私覲以束錦公食大夫侑以束帛

大夫相食侑以束錦冠禮醴賓酬以束帛昏禮饗從者酬以束錦大夫士尚純於幣亦然錦有

雜文斯次帛之下矣凌廷堪云束帛則加璧束錦則加琮琮下璧一等則束錦亦下束帛一等也

云琥以繡璜以黼者繡黼並刺帛成文詳畫纁疏注云合同也者廣雅釋詁同謂玉與幣各相

合同不得差辨也云六幣所以享也者謂朝禮畢後享獻之幣即天行人說五等諸侯皆廟中將

類可以相代依鄭彼注義則庭實皮馬隨所有而用之是用圭享者亦可用皮用璋享者亦可用馬此經圭馬璋皮交取相配實可互用也其璧琮琥璜亦以皮馬為庭實覲禮聘禮璧以帛仍有皮馬是也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亦據庭實言之云皮虎豹皮也者聘禮注義同黃以周云郊特牲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皆據享禮為文凡享禮諸侯自相為及聘賓於其君皆用虎豹不獨享天子為然也聘禮享有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虎豹之皮是聘賓用虎豹之證也聘賓享諸侯用虎豹皮則諸侯自相為亦可知矣若聘賓覲諸侯及諸侯之待使臣則用麋鹿皮鄭聘禮注凡君於臣臣於君麋鹿皮可也臣於君謂私覲庭實設四皮及介以僮皮君於臣謂使者歸君使卿贈如覲幣及食饗以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大夫於大夫亦用麋鹿皮鄭注賓問卿云庭實設四皮麋鹿皮是也然則用虎豹皮者諸侯禮故諸侯以之享天子聘賓以之享諸侯用麋鹿皮者大夫禮故主國之君以之待聘賓聘賓亦以之私覲以之問卿大夫案黃說甚覲周書王會篇云參方玄繚璧豹虎皮十二亦諸侯享王庭實用虎豹皮之證左襄四年傳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管子輕重甲篇云發朝鮮不朝請文皮廕服而以為幣乎淮南子道應訓云散玄生得玄豹黃鬮青紆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高注云皮虎豹之皮也爾雅釋地云東北之美者有平山之文皮焉郭注云虎豹之屬皮有縞紵者是也管子小匡篇又云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介以為幣齊以文錦虎豹皮報國語齊語亦載其事彼用鹿布為國幣者乃桓公故殺其禮以示厚往薄來實非正法賈聘禮疏謂齊語為臣聘君降於天子用麋鹿皮非也云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者賈疏云按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則上公之後也二王之後尊故則圭璋是二王後明矣言而特之者惟五年傳云享琮亦據二王後享后言之鄭知用圭璋皮馬之外別有庭實可知詒讓案左昭五年傳云享琮有璋蓋亦據二王後享后言之鄭知用圭璋而特之者以經云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帛錦繡黼以外仍有庭實之皮馬此圭璋直云皮馬不云帛錦繡黼明惟有皮馬更無他幣故知其特也引禮器曰圭璋特者彼注云圭璋特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云亦通於此者謂禮器本據朝聘所用圭璋而言不謂享玉然此享玉之圭璋但有皮馬無所加之幣帛則亦可謂之特是禮器之義可通於此也書康王之誥云皆布乘

黃朱賓附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孔疏引鄭注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  
請侯當璧以帛亦有處實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者亦謂二王後與平諸侯同也賈疏云見玉  
人職云琮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明享君用璧琮八寸是下享天子一寸如是明二王後相享不  
可同於天子用圭璋則用璧琮可知言是兩公自相朝二王後禮公是於諸侯還同二王後可知  
詒讓案衣此注義則公侯伯自相享用璧帛享夫人當用琮錦而聘禮受享東帛加璧夫人玄纁  
東帛加琮彼聘享夫人亦用琮而合以帛者或聘享與朝享不同與云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  
下其瑞也者賈疏云親禮子男已入侯氏用璧琮中則此琥璜不知何用二王後自相享退入璧  
琮則子男自相享退用琥璜可知且子男朝時用璧自相享降一等故用琥璜案此經上四五並  
為享幣故鄭賈以此琥璜亦為享幣而禮器云琥璜爵鄭注云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  
幣也聘禮注說同是又為酬幣矣詩小雅鹿鳴孔疏兼取此文說之云天子酬諸侯以繡黼而琥  
璜將之今致饗禮酬幣雖無文然據公食大夫禮幣以束帛饗禮隆於食禮而六幣之差繡黼  
卑於帛錦則天子酬諸侯雖用琥璜或不必合以繡黼若如孔說是禮隆而幣轉殺差次遠舛殆  
未足為也云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者蜀石經作寸賈疏云玉人云琮  
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禮重無用八寸之法明是上公九寸降一等至八寸上公既降一寸則侯  
伯子男各降一等可知三王後相朝敵無用相尊之法明亦降一寸見子男者雖退入琥璜亦降  
一寸可知若然知五等諸侯自相朝圭璋亦如其命數其相享璧琮等則降一寸知者玉人云璧  
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據上公會不云圭璋朝所執者明圭璋自朝天子所執故聘禮云所以朝  
天子圭與練皆九寸上公之玉也問諸侯朱綠練八寸注云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  
文互相備以此上公為然侯伯子男可知也案依鄭賈說則二王後及上公相享用璧琮八寸侯  
伯相享用璧琮六寸子男相享用琥璜四寸各降其瑞一等也云及使卿大夫親聘亦如之者賈  
疏云直言覲聘亦如之不分別享與聘則聘享皆降一等長餘侯伯子男降一寸明矣其子男之臣享諸侯不得  
親聘此據上公之臣圭璋璧琮皆降一等長餘侯伯子男降一寸明矣其子男之臣享諸侯不得  
過君用琥璜可知

若國札喪則令轉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禴之若國

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故書傳作傅稿

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葉當為稿謂稿師也立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饋病者也使鄰國合會財貨以與之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宗伯職曰

以禮禮哀圍疏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者以下並以凶禮嘉禮令侯國交相往來之事與大宗敗禍裁水火疏伯為官聯也大戴禮記朝事篇文並同賈疏云此文雖皆單言國亦據諸侯而

言按宗伯云以喪禮哀死亡此云國札荒則令賻補之者大司徒注云賻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委與委不足相包乃具也云若國凶荒則令賻委之者大司徒注云賻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委與委

積義同賻委謂相給致其委積也賈疏云宗伯云以荒禮哀凶札不同者言哀凶札者自貶損故曲禮云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之類是也此云賻委者令他人以財賻委之亦相包乃成也

惟不見恤禮以義差之當於師役中兼之云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者賈疏云但凶禮有五言賀慶一者其飲食冠昏賓射饗燕之法皆當國自行非是相交通之物故此不言之宗伯嘉禮

歸賑賑此不見者諸侯無自相歸賑賑法故也云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者此與下經並云五物與大司徒鄉三物事異而義同彼注云物猶事也此五者並侯國邦交之餘事此官皆以法令治

之注云故書賻作傅者賻傳聲類同段玉裁云司農從今書作賻其實傳可訓為附益說文不賻字案段說是也云稿作藁者舊本作稿為藁蜀石經作藁今案藁並誤字惟作字與

收賻字案段說是也云稿作藁者舊本作稿為藁蜀石經作藁今案藁並誤字惟作字與賻文合不誤上云賻作傅則此不空別云為藁今據正藁舊本及石經並誤今依宋本作藁阮元

云釋文稿藁藁藁反作藁古老反宋本錢鈔本載音藁藁皆作藁與地官敘官石經合按釋文稿藁苦報反作藁藁苦報反作藁古老反宋本錢鈔本載音藁藁皆作藁與地官敘官石經合按釋文稿

也學者不知音紐分別乃如治絲而棼矣此經故書作禾藁字鄭本作稿藁從木稿即藁也案阮說最析此經故書作從禾之藁先鄭讀為從木之稿與地官敘官正同但彼正文仍從故書作藁

此經則徑改作稿小異耳單行本釋文出作藁二字其作字是也藁則傳寫之誤陸書凡音古老反者皆從禾之藁若從木之藁則無古老之音稿尤為俗體皆不足據也詳地官敘官疏鄭司農

云購之謂購也助也貨財曰購白虎通義崩薨篇云購者助也所以相佐助給不足也貨財曰購  
此國札要則官以貨財給有要之家亦所以補助其不足故謂之購補大戴禮記王言篇云優担  
以補不足是也購五詳宰夫疏云若今時一室二戶則官與之棺也者亦舉漢法為况云稟當為  
槁謂槁師也者地官敘官稟人先鄭注讀同大戴禮記朝事篇亦作槁即先鄭所據也稟舊本並  
誤稟今依上文正槁石經及舊本並誤槁今依岳本正阮元云槁本上聲槁勞則讀去聲猶勞  
本平聲勞來則讀去聲也淺人乃別製槁字鄭注無此從牛之槁案阮說亦是也凡槁師字鄭並  
作從木之槁詳地官敘官及牛人疏云玄謂師役者國有兵寇以置病者也是也凡槁師字鄭並  
財置民病即所謂困敗之等是也云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者春秋經文引之者證師役槁禮之  
會財貨以更其所謂困敗之等是也云春秋定五年夏歸粟於蔡是也者春秋經文引之者證師役槁禮之  
事大司徒注亦引此文詳彼疏引宗伯職曰以禴禮袁圍敗者圍敗蜀石經作國敗案大宗伯疏  
引馬本作國敗此引之者明此槁禮與彼義同亦證師役為有兵寇之事也云神歲水火者大宗  
伯注義同大戴禮記朝事篇我作發古今  
字此注例用今字亦當作發詳膳夫疏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

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

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也猶疏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者謂若職方氏掌辨邦國之人民周知其利害及山師川師

圖也疏所辨皆為一書也賈疏云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采風俗善惡之事云其禮俗政

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者禮俗與大宰八則六曰禮俗以馭其民同土均云以和邦國都鄙  
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要紀祭祀皆以地嫩惡為輕重之濫而行之掌其禁令是禮俗等四  
猶犯令者為一書者說文言部云詩亂也重文悖詩或從心暴經例用古字當作誠詳地官敘官

疏朝事猶作欲義同此察邦國民志之不順者若匡人匡邦國而觀其愚是也鄭詩魯頌謂說魯君云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似即本此經若然此五物所書雖主於民亦兼及國君與云

其札要凶荒厄貧為一書者此陳民之疾苦也厄即厄之隸譌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厄困也鄉師遺人作難厄字同鄉師注云難厄饑乏也厄貧亦謂民貧乏不能自存故與札凶同書云其

康樂和安平為一書者此紀民之和樂也云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天子周知天下之故者朝事辨作別義同故作政形近而誤謂五事各自為總編又以每國別異其子目也都

宗人注云反命還白王賈疏云各各條錄別為一書以報上也詒讓案漢書食貨志云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方

言劉歆與揚雄書說周適人以歲八月巡路宋代語僅謠歌戲又雄荅書云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輶軒之使即行人此五物之書即輶軒使者奏籍之書也蓋大則獻

五物之書小則采詩及代語僅謠歌戲與大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事略相類諸書所言與此經足互相備此云周知天下之故亦猶班云不窺牖戶而知天下矣適

人即行人五詳彼官疏注云惡惡也者胥師注同詩大雅民勞云無俾作慝毛傳亦訓為惡云狝圖也者神仕注同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儀之賓客擯相之禮者九儀見大行人職凡擯相者為紹擯贊大宗伯小行人也賈大宗伯大行人疏謂五等諸侯紹擯皆為士案彼官此官爵為上中士疑士擯即此官也云以詔儀容辭令揖

讓之節者儀容即下文行人之儀及保氏六儀賓客之容是也辭令即大行人之辭命注云六辭之命也揖讓即下文士揖時揖天揖及三讓之等三者皆有尊卑隆殺之節此官掌其注以詔王

也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者大宗伯注義同賈疏云擯即下文交接而在門外是也相下文入廟唯上相入是也云以詔者以禮告王者大宰注云詔告也賈疏云即下文詔王儀是也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於國外以命畢宮謂壇土以為牆處所謂為壇壇宮也天子春師諸侯拜日

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曰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壇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舊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觀禮曰諸侯觀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王巡守設國而同則其為宮亦如此與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爾雅曰丘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三成為昆丘謂三重將合諸侯則合為壇三成者大戴禮記朝事篇文略同此掌王大會同之禮合諸侯兼大行人時會殿同二者而言合為壇謂諸侯既朝於廟王將命政事於壇則司儀以法令掌舍為之賈疏謂封人為壇蓋亦兼合之也云宮旁一門者掌舍王之會同之舍為壇遺宮棘門此宮即遺宮門即棘門四方方有一門也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者鄭意會合義同即大宗伯所云時見曰會也實則歷亦合殷見曰同言之知非四時朝覲者以朝覲常禮皆於廟行之不別為壇也有事而會左昭三年傳文大宗伯注亦引彼文為說詳彼疏云為壇於國外以命事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蜀石經正大宗伯注云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是也賈疏云宮方三百步明在國外也言命事則上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即九伐是其事也云宮謂壇土以為牆處所謂為壇遺宮也者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無下為字掌舍壇遺宮注云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壇土起墉埒以爲宮觀禮注云宮謂壇土為埒以象牆壁也焦循云蓋四面墉土為矮牆每方之中闕之作門鄭云諸侯入壇門是也詒讓案現禮注謂壇土為埒象牆壁則與宮室之牆不同故云為牆處周書王會篇說成周之會埒有內臺中臺外臺營牆即壇及遺牆也互詳掌舍疏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曰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壇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者釋為壇所在之地禮月下蜀石經及宋大字本並有與字觀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壇於西門外鄭注云此謂會同以春夏秋冬也又云為宮者於國外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說與此同賈疏云四方之壇並宜在四郊之內以其拜日之等於近郊退來就壇明壇在近郊之內但去城不知遠近或四方皆以成數東方八里南方七里西方九里北方六里四方此其定分案職方王會同或出畿在諸侯之國故職方氏令諸侯共

待之事則無常數案四時壇異方及四時分祭之說經無正文鄭賈蓋以意推之故繼公謂四時會同皆為壇遺宮於國門外之南方以受朝又謂禮日以下三禮與拜日相屬而舉之東門南門北門西門即壇遺宮之四門並與鄭義異金鶚云觀禮及司儀皆但言為壇並不言隨時而設于其方鄭說於經無據且王必南鄉司儀明言之則壇必在南可知若在東方西方北方王將東鄉西鄉北鄉乎若亦南鄉則皆不正矣又云觀禮經文並無春夏秋冬字朝事儀言天子帥諸侯朝日亦不言春是四時皆同也蓋均是諸侯安得以時而異其禮如鄭說是諸侯春會同者待之隆秋冬會同者待之輕此何說邪且春但拜日而夏則祀日又何說邪夫天神莫尊於日而月則稍卑山川丘陵則更卑矣秋時會同第帥之以祭山川丘陵何其卑視之邪惟四時皆並祭大小兼行斯無隆殺之嫌耳案放金之說於禮似通孫經世說亦謂但四禮司時並舉恐非一日所能畢事而拜日禮日一日之閒兩有事於日則又嫌煩瀆禮經簡略無可質證今兩存以俟致云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者並據觀禮為說方明詳大宗伯司盟疏賈觀禮疏璩大戴禮記朝事篇唯言朝日不言祀方明謂邦國有疑則有盟事朝日既畢乃祀方明若無疑王帥諸侯朝日而已無祀方明之事今審釋此注鄭意似謂無論盟否並先祀方明賈說非也云所以教尊尊也者據朝事篇文賈疏云言教尊尊者天子親自拜日禮日之等是尊尊之法致諸侯已下尊敬在上者也引觀禮曰諸侯親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者觀禮經末附載會同之禮與此事同故引以為證鄭彼注亦云四時朝觀受之於廟此謂時會設同也案彼云宮方三百步即所謂禮也四門即此旁一門謂於壇面各為一門四旁則四門也壇廣深之度詳後疏又案此合諸侯之宮即觀禮諸侯觀天子之宮或謂亦稱明堂荀子疆國篇云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楊注云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築王宮於陸土亦其類也金鶚云古者壇壝皆謂之宮掌舍為壇壝宮其證也壇壝易成故將會同則令為之若明堂宮室豈一時可為邪況西岳明堂為布政之宮朝會之所有天下必早建之何待巡狩之日諸侯畢觀而始為之乎案金說方是也此經及觀禮朝事儀言壇宮者皆上文盛陳堂室戶牖之制則非壇壝宮明甚孟子齊宣王曰





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疏

一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賈疏云禮記朝事篇云天子南鄉見諸侯土

司儀乃告王降壇南向見諸侯乃揖之金鶚云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會同與觀禮相似故

載在觀禮中必不降至壇下而見諸侯也司儀云為壇三成王南鄉見諸侯可知天子不下壇也

案金說近是此經及觀禮皆無玉降壇揖諸侯之文鄭觀禮注云諸侯入壇門或左或右各就其

族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賈彼疏謂據燕禮大射公降揖羣臣使定位故知王亦然亦以在

壇之說同與觀異此疏亦約觀禮注為說此蓋鄭以意推定本非定論黃以周亦謂觀禮與此注升

壇之說兩歧是也竊謂此經揖在揖前蓋王既升壇諸侯始入門向在壇下各就左右而立王即

於壇上遙揖之王揖以後乃設揖以升諸侯王不必降壇也蓋王立壇中南鄉以每等各二步計

之距壇下不過八步從上揖下尚不嫌其太遠儻稍前臨堂階則尤近矣如是則與此經及觀禮

皆無不合於理或有當乎注云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乃詔王升壇

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賈疏云按觀禮云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

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向左公侯伯子男皆就

其旂而立四傳播天子乘龍轅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子東門之升反祀方明注引朝事

之後朝諸侯又在祀方明之後故王制孔疏申鄭義云既告至之後為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為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賈觀禮疏義與孔同案以此經及觀禮朝事記覈之諸侯既告至當先特朝於廟既一朝畢王乃總觀禮疏義與孔同案以此經及觀禮朝事記覈之諸侯既告至當先於廟未有旅見於壇之事皇侃所謂見諸侯者謂旅見也以為在祀方明之前則亦在拜日之前矣此與觀禮朝事並不合孔氏糾之是也云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者觀禮注亦同大戴禮記朝事篇說會同禮王南鄉見諸侯後云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族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云與此文同故鄭據以為說明堂位及周書明堂篇說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亦與此同依此注說則大會同之位與常朝觀異觀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此常朝觀位也會同之位與彼異故觀禮說會同禮亦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族而立明其敘爵而不分同姓異姓檀弓注云朝觀爵同位即謂此也經言三等揖者蓋於同爵之中又以同姓異姓庶姓分列上下則每爵各為三等揖耳至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彼諸公尊而東面諸侯卑而西面者疑王每日常朝之位與朝觀會同又異詳大宗伯疏黃以周云觀禮前朝受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受舍即受次會同之受次與朝觀同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西面者在王之左同姓為先亦尚左也王未升壇之時諸侯當先出次俟立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故王南鄉見之得施土時天三揖既揖之後王升壇諸侯皆入門就旂而立於是有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位及其四傳搖諸侯各執玉而前見王於是公上等侯伯中等子男下等之位東上即尚左三等亦尚左也朝事儀云天子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云云又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族就其位諸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云云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云云其列位之異同先後之次第皆班班可考矣鄭注以就旂而立之王南鄉三揖之前非特三揖無所施與朝事儀文顯背案黃據朝事記糾鄭義亦得通云王揖之者在揖中庭少進北面其位乃定此王揖亦得揖乃定有少別者彼論階揖之卿得揖東廂西面大夫得

五等立已在位王揖之逡巡而已位乃定是其別也云庶姓無親者也者爾雅釋詁云庶眾也庶

姓猶言眾姓謂異姓之無親者對下時揖異姓為異姓之有親者也左隱十一年傳云辭庶姓也庶

與此義同大傳云庶姓別於上則以同姓五世親盡者為庶姓與此別云土揖推手小下之也者

說文手部云揖攘也一曰手箸臂曰揖攘推也鄉飲酒禮云主人揖眾賓賓厭介介厭眾賓鄭彼

注云賓之屬相厭變於主人也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江永云古人之揖如今人之拱

手而推之高則為天揖平則為時揖低則為土揖也推手為揖引手為搯又謂之厭黃以周云拱

手小下曰土揖土揖下衡也案江黃說是也凌廷堪朱大韶說並同拱手有推手引手之分推手

者推而致於前引手者引而斂於何也禮古文分為二字今文則並作揖說文揖字前一義即所

謂推手曰揖後一義即所謂引手曰厭許從今文也推手小下之則向下謂之士揖土即地也對

向上手為天揖言之云異姓昏姻也者大宰伯注云異姓王昏姻甥舅詳彼疏云時揖平推手也者

平推手適當上下之中故謂之時揖上注天下法土中法四時也黃以周云拱手當心曰時揖時

揖平衡也引衛將軍交子曰以下者賈疏云此大戴禮文引之證有異姓之事也按大戴禮云衛

將軍文子問子貢曰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聞之孰為賢子貢對之歷陳諸子行遂陳南宮縉之

行此乃子貢之辭而云衛將軍文子曰者引篇名耳案賈說是也大戴禮記盧注云南宮縉魯人

也字子容云謂妻之也者釋大戴禮義明與此經異姓同大戴禮盧注云以為異姓謂以兄之子

妻之也亦用鄭義但鄭舉此證唯見異姓為王女下嫁之國實則外女來嬪亦其此例故大傳注

云異姓謂來嫁者也二注各偏舉一隅足互相備也云天揖推手小舉之者推及其擯之各以

手小舉之則向上故謂之天揖也黃以周云拱手小舉曰天揖天揖上衡也及其擯之各以

其禮於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

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增三成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增十有二尋方九十六尺則堂上二

疏

及其

禮即謂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也案姜金說是也此經專說擯儀禮即謂三等尊卑

之次經文於擯儀之外絕不及幣玉鄭賈以授玉為釋非也云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子于下  
等者謂先見公於庭交擯傳辭訖上擯則升壇立於上等以擯詔之也次見侯伯則上擯立於中  
等終見子男則上擯立於下等其儀並故此蓋交擯時本陳擯介於庭既傳辭則上擯當升壇相  
禮觀禮雖不言其所立之處以聘禮授玉時上擯立中庭推之則觀禮侯氏入門時上擯亦立中  
庭可知侯氏既入門右即奠圭是奠玉亦於庭也此會在壇侯氏奠玉則升壇各於其等是常觀  
上擯所立之位與侯氏奠玉同在庭會同則上擯所立之位與侯氏奠玉同於壇上三等足相比  
例也况侯氏奠玉降拜之時上擯當謁侯氏延之升拜於其等則立亦各於其等固知其宜矣注  
云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者阮元云釋文出見王二字則於當為衍文詒讓案鄭不知此經所言  
為擯儀下經將幣乃為授玉故誤謂此經為奠玉送玉各於其等之事下經將幣則別為三享也  
云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者並據大行人文觀禮云四傳擯彼  
注云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四傳擯者每一位舉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  
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王揖諸侯之後乃陳擯者觀禮注云至庭乃設擯則諸侯  
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是王揖諸侯升壇之後乃陳擯與此經敘次正同傳擯即大行人及後  
諸公相為賓之交擯也但此經所云各以其禮者當依金鶚說即謂五爵三等之差鄭以為擯者  
之數非經義也云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者據觀禮云侯氏入門右坐奠圭鄭彼注云  
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但觀禮在廟不為壇則奠玉於庭此在壇則於三等壇奠玉與彼異也云  
壇三成者深四尺則一等一尺也者此合上文及觀禮參互推校堂及三等深廣之度也鄭觀禮  
注云深謂高也從上向下曰深賈疏云一等為一尺發地一尺上有三成為三尺揅四尺也詒讓  
案公羊莊十三年何注云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蓋無發地一尺與觀禮不合不足據云壇有  
十二尋方九十六尺者觀禮注云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案方九十六尺即十六  
步也宮方三百步壇居其中則自壇至牆每面各百四十二步也云則堂上二丈四尺每等丈二  
尺與者觀禮注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  
十二尺案此堂謂土堂也上無屋與當室之堂異周書王會篇云成周之會壇上張赤芾陰羽天  
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望在右荀天子而立于堂上是會同之壇有堂之證賈疏云



之蓋嘗侯氏告聽事之節經不言者或王一命於堂不各於其等與注云將幣享也者賈疏云  
將幣者即將幣三享一也但彼大行人據在廟此據在壇云亦如之者璧以帛琮以錦如前公於  
上等之類姜兆錫云將幣謂諸侯既見而進擊即親禮記奠圭於纁上也不言享者舉大以包小  
也大戴禮朝事篇云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  
後國地重物而獻之明也獻也舉此推之則將幣為受幣而注誤以為受享益見矣金鵠云古者  
玉幣皆謂之幣將幣指瑞玉而三享亦在其中鄭專指享言非也案姜金說是也此將幣即謂王  
受玉之時侯氏奠玉及升或拜皆各於其等之上如前注所說也凡此經言將幣者八大史云大  
會同朝覲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人說五等諸侯朝覲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文凡三見  
此職後諸公相為賓之禮云及將幣交擯三辭又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之禮云及將幣旅擯三辭  
掌訝說有國賓客云及將幣為前驅與此文而入皆據朝聘授玉之正禮言之也此職後文兩言  
將幣郭皆以授玉為釋其享別自是解掌訝掌幣為前驅注云道之以如朝則亦以為受玉之  
先可知大史將幣鄭無注案彼文云將幣之日凡授玉與享同日而授玉在享之先且以禮言之  
授玉為朝聘之正禮亦重於享則將幣之日自指授玉之日可知賈疏於彼專以享為釋非經注  
義也至大行人及此節之將幣則鄭並以為三享然大行人以將幣與三享並舉明將幣為授玉  
與享為二事姜氏引朝事議先云將幣後云奠圭證此經是授玉非享尤為證據塢鑿鄭誤謂受  
玉時奠拜之節已在上文據見內故不得以此將幣為享而不知其與全經通例不合也又案  
會同之享在壇以親禮約之當亦各奠幣於其等升致命於堂王撫玉侯氏降拜於下惟下升成  
拜於其等耳享亦有玉幣但其禮輕於授玉故經舉將幣以該享也云禮謂以鬱鬯禋之也者大  
行人注義同云皆於其等之上者亦如上奠玉分就三等也凡授玉文享者於奠玉奠幣及拜  
皆各於其等王受玉撫玉自於堂也其禋禮則大宗伯酌獻諸侯受禮升拜受幣及降玉皆各於  
其等據大宰大行人注王親拜送及受非當下堂就王燕則諸侯受禮升拜受幣及降玉皆各於  
所禮賓之等降階上行之與受玉享王不下堂異也王燕則諸侯受禮升拜受幣及降玉皆各於  
農云謂老者在上也

**疏**

王燕則諸侯受禮升拜受幣及降玉皆各於農云謂老者在上也

戒燕則尚毛彼即中庸之燕毛亦即文王世子族燕之禮與此不同常棣孔疏謂此經亦謂同姓諸侯則即大宗伯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賈疏又謂此燕即掌客之公三燕侯伯再燕

子男一燕以經考之說皆非也此經乃尋釐王合諸侯而燕與平時燕諸侯羣臣不同若是同姓族燕則經又不宜概稱諸侯絕無別異之文矣蓋王合諸侯而饗禮在掌客彼注謂公侯伯子

男盡在此燕亦五等者侯盡在而其禮則貴齒而不尚爵若饗禮則以爵為獻故掌客云諸侯長十有再獻注云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二禮所尚不同亦禮貴相變也凡燕皆在寢此合諸侯

而燕亦然注云謂以須髮坐也者中庸云燕毛所以序齒也鄭彼注云燕以髮色為五說文毛部云毛眉髮之屬及獸毛也國語齊語云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草注云顛頂毛髮也言次列頂

髮之白黑使長勿有等又楚語注云毛須髮也云朝其尊尊上爵者賈疏云依尊尊卑為先後云燕則親親尚齒者賈疏云此乃不問爵之尊卑取以年齒為先後也詒讓案親親者言與諸侯歡

燕所以示親愛常津疏據此法以證其燕同姓之說非鄭指也鄭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老者先鄭說與後鄭同檀弓不獲二毛鄭注云二毛髮髮斑白左傳禧二十二年杜注云

二毛頭白凡諸公相為賓朝也疏凡諸公相為賓者以下並者侯在國時來朝之言之禮此有二色

行人云世相朝是也此據諸公自相朝之禮其侯伯子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男朝公及自相朝則待賓之禮各視其爵而降殺焉

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來資所停止則積闕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於庭也鄭司農云旅讀為旅於大山之族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

傳之玄謂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資之介九人使者七人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賓之上介出請使者則前對位皆當其末擯焉

三揖謂庭中時也拜送送使者疏主國五積三問者此致入竟以後之禮實大行人疏謂問問及勞皆受於舍館或亦為帷宮以行禮五等諸侯相為賓積問之禮差並詳大行人掌客職云

皆三辭拜受者拜經例用古字當作擯石經及各本並誤下並同詳春官世婦疏三辭謂上介辭



禮於舍門外拜受謂賓親受幣於舍館之庭以聘禮親禮推約之蓋使者於堂下東面致命賓則  
西面拜受也云皆歲攝者此朝君待主國卿大夫故用也云再勞者謂入竟勞遠郊勞也并  
後主君近郊勞爲三勞與問政同但問禮經主君不親故立文不同此再勞禮亦當旅擯經不言  
者家上文省又依現禮聘禮朝賓受勞訖亦當有儀使者之節經文皆不具也云三辭三揖者亦  
辭禮於門外既入門則於庭中三揖云登拜受拜送者此則使者登堂東面致命賓則於東階上  
北面拜受幣主國之使不拜送幣禮畢使者出則賓於門內西面拜送使者使者亦不答拜聘禮  
注云凡爲人使不當其禮是也注云賓所停止則積者謂致半禮米禾薪芻有饌陳之積也大  
戴禮記朝事篇云諸侯相朝之禮委積之以其半禮之數所以別義也賈疏云謂遣人云十里有  
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是也云閉閣則問者謂中間閣無禮事  
則問訊之也其禮蓋殺於勞孤卿大夫則無問直有勞而已云行道則勞者謂以方在道路故勞  
其勤苦也云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者賈疏云按聘禮遣卿行勞禮臣來尚遣卿勞明若來遣卿  
勞可知此再勞一勞在境一勞在遠郊皆使卿其近郊勞當主君親爲之也其積問當使大夫故  
下句云致餼如致積之禮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知致餼使大夫者見聘禮宰夫朝服設餼宰夫  
即大夫闕亦小禮明亦使大夫也案賈說非也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  
則境勞當使大夫左傳隱十年孔疏亦云勞禮遠郊使卿竟首使大夫與朝事合致餼亦疑當使  
卿詳後疏云從來至去數如此也者明經云五積三問再勞爲來去之通數也大行人云上公之  
禮出入五積注云出入謂從來去也案上公五積疑當來三去二但經注無文無可質證要來  
去止此數賈大行人疏謂來去皆五積乘是其三問再勞等據此經蓋並來有去無故左昭五年  
傳云入有郊勞出有贈賄明問勞專爲來時之禮去別有贈送與問勞異也云三辭辭其以禮來  
於外也者謂賓辭主國之使以禮來致積與問勞也士冠禮注云禮辭一辭而許再辭而許曰固  
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若然此經皆三辭而許故不曰終辭矣云外者以賓所居之舍爲內故以  
使來爲外云積問不言登受之於庭也者別於再勞登拜受爲受之於堂也聘禮說受勞之禮云  
迎于舍門之外再拜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勞者奉幣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再拜稽首受幣鄭  
彼注謂侯伯之臣不受於堂此諸公受積問於庭約如彼侯伯臣受勞之禮亦於舍門內之庭也

但此賓為朝君則與彼臣禮不同蓋當使者東面致命賓則西面拜受幣不北面亦無稽首也鄭

司農云旅讀為旅於大山之旅者季氏旅於泰山論語八佾篇文先鄭謂旅擯亦傳辭此蓋讀旅

為臚而謂為傳也詳後云謂九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傳而下問賓之末

據公之介言之不云使介或當如後鄭說七人也此謂公介九人以次傳辭相授而下問賓之末

介受之以次傳而上告於問賓問賓又以答辭授上介以次傳而下公之末介又受之以次傳而

上至之乃入告公如下文交擯也賈疏云此先鄭以為旅擯與交擯同之後鄭不從者此臣禮而

云先鄭義云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明其別旅直陳擯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劉台拱

申先鄭義云交擯傳辭旅擯亦傳辭明其別旅直陳擯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劉台拱

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義曰介紹而傳命

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黃以周云合說先鄭各

有明文而言臚臚之言傳旅擯者眾擯臚傳其辭也以經記覈之當以先鄭為長如聘用旅擯司儀

辭有左右揖此皆旅擯傳辭之明據也案先鄭釋旅擯與後鄭不同劉黃並申先鄭義而劉謂旅

擯交擯皆傳辭以先鄭前後注義覈之似劉說近得其情但經凡君與臣行禮皆旅擯兩君行禮

則皆交擯是旅擯之禮必殺於交擯事無可疑如劉申先鄭說則是全無區別信有未安今致觀

泰山之旅音臚故引仲之非與先鄭有異也案陳謂旅泰山之旅亦通作臚是也但後鄭論語注  
 今佚此章義無可致漢書敘傳顏注訓臚俗為陳與後鄭此往義合然先鄭實詰旅為臚句傳之  
 臚不為陳訓二鄭讀雖略同義不能強合也云賓之介九人者據大行人上公介九人與先鄭說  
 同若侯伯則介七人子男則介五人云使者七人者以其為主國之臣也賈疏云自從降二等之  
 禮案鄭賈亦據大行人義此專屬諸公之使言之若侯伯之使則五人子男之使則三人亦並依  
 介數不依擯數公五侯伯四也云皆陳擯位不傳辭也者別於傳擯有傳辭也凡賓禮君於臣則依  
 旅擯聘禮說諸侯於聘賓旅擯之注云擯者出請事注云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是  
 時賓出次直闕西北面上擯在闕東闕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  
 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  
 下未介未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未介上擯至未擯亦相去三  
 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此即旅擯之禮  
 唯上擯與聘賓相問對餘擯皆陳位不傳辭也呂飛鵬云聘禮諸侯於聘賓則旅擯此經云諸  
 公相為賓而亦旅擯者五積三閭再勞皆使卿大夫致之故也云賓之上介在闕東闕外西面使  
 皆當其末擯焉者末擯即所謂末介也謂使者直闕西北面公之上介在闕東闕外西面使  
 上介在使者西北東面公之次介在上介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公之末介與使者末介東  
 相直公之上介進南面揖使者俱前使者至其末介公之上介至其末介各三丈六尺止公之  
 介揖而請事使者則對如聘禮旅擯之位也云三揖謂庭中時也者賈疏云如聘禮入門揖當  
 主當碑揖是也詒讓案此謂進至舍館之庭中時表記云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也禮之  
 通例凡入門將左右曲揖則當門內當也將北曲揖則當陳也當碑揖則於堂下三分庭一在北  
 也三揖地不同而皆在庭中故云謂庭中時云拜送使者謂禮畢使者出賓拜送使者於大  
 門內也凡禮之通例送賓主人尊者皆於大門內也經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  
 文拜送與拜受相次嫌其為使者拜送幣故特釋之  
 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

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

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  
 俱三辭也車逆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玄謂交

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車送迎之

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軾也三疏主君郊勞者此賓至近郊之禮觀禮說侯氏受節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疏郊勞云侯氏皮弁迎於帷門之外再拜注云郊

舍狹寡為帷宮以受勞又左襄二十八年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杜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是受郊勞當為壇及帷宮也云交擯三辭舉逆拜辱者此兩君始相見

用敵禮也三辭亦賓王之介傳辭辭禮車逆拜辱則賓親迎主君而拜其辱此皆於舍門外行之賈疏云此當近郊勞交擯者主君至郊郊有館舍賓在內主君至館大門外主君北面而陳此九

介去門九十步東面賓在大門內於門外之東亦陳九介西面不陳五擯者非主君從賓禮故也車迎拜辱者傳辭既訖賓乘車出大門迎主君至主君處下車拜主君屈辱自至郊也云三揖三

辭者賓主同入門於庭中三揖至階則三辭讓升也此賓主敵三讓則賓先升以道主君聘禮注云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是也云拜受者賓主既登堂賓則於東階

上北面拜受幣也賈疏云賓再拜乃受幣主君亦當拜送不言省文也云車送三還再拜者此亦賓於舍門外乘車送主君也賓拜送主君亦不答拜賈疏云賓乘車出門就主君若欲遠送之三

還者主君見賓送已三還辭之再拜者賓見主君辭遂再拜送主君也注云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親郊勞人行人云上公三勞此文止有再勞至此主君身

自郊勞乃備三勞之數且益親之也彼王待來朝諸侯使大行人勞王不親行故直云三勞文不別也鄭司農云交擯三辭謂賓主之擯者俱三辭也者先鄭後注云交擯擯者交也蓋與後鄭說

同擯即介也依前旅擯注義則賓及主君各介九人不依擯數俱三辭謂賓之擯辭主君之勞主之擯又辭之如此者各三而止此云賓相之擯正謂主擯與賓擯交傳其辭賓不自對也云車逆

主人以車迎賓於館也拜辱賓拜謝辱也者先鄭意此為賓入國以後主國君親逆於館之事拜辱亦謂拜其親迎之辱與郊勞不相家後鄭則以二者並為迎謝郊勞二說不同後鄭為長賈疏

云後鄭不從者此直是備三勞既未至國何有輒迎賓於館乎云立謂交擯者各陳九介者賈疏云以其在道俱不為主故無五擯之事故各陳九介也云使傳辭也者對旅擯不傳辭觀禮所謂

傳擯也凡賓禮兩君相見則交接傳辭天子待朝覲諸侯不純用臣禮故亦傳辭覲禮云當夫承命告于天子注云齋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未據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皆宗伯為上擯又聘禮注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此郊勞交擯陳九介使傳辭與覲禮略同但天子受朝於國陳五擯此主君勞賓於郊則陳九介與彼小異耳凡擯介之數爵尊者多爵卑者少行禮之時又以遞傳為文蓋非第致敬於主君在賓亦自有得申之隆禮故兩君相見用交接其陳位與旅擯亦同但旅擯則上介請事使者自對不傳辭交接則賓之上介受命於賓而出以次遞傳於未介末介傳於主君之末介主介又以次遞傳於主君之上介上介又受主君之辭遞傳於賓之上介賓上介又傳而入以復於賓此傳辭之法也云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者此破先鄭說也以主君與朝賓禮敵當迎於大門外明車逆即來朝之賓乘車出所止之舍門迎主國之君若不敢當其親來而欲遠就見之者既遇而相見則朝賓先下車西面迎拜謝其來勞之屈辱也云至去又出車若欲遠送然主君三還辭之乃再拜送之也者至主君勞禮畢去時賓又親出門西面拜送之也此賓主禮敵故迎送皆於大門外賈疏云賓乘車出門就主君若欲遠送之主君見賓送已三還辭之賓見主君辭遂再拜送主君也云車送迎之節各其以等者據齊僕說朝覲宗遇云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明諸侯相朝禮亦同皆以其爵之尊卑為送迎遠近之節亦如大行人職五爵三等也云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輒也者賈疏云賓主俱立當輒大行人文云三辭重者先辭辭其以禮來於外後辭辭升堂者以經三辭文兩見故特釋之先辭在舍門外為辭禮後辭在堂下為辭升也賈疏云按鄉飲酒禮主人取爵降洗賓降主人坐奠爵于階前辭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禮升堂是事同不云讓而云辭者此賓主敵者主人之意欲有受於庭之心故從事異曰辭是以下諸公之臣等升堂皆云讓依事同曰讓非敵故聘義云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並事異不云辭者欲致致尊讓之意變文耳又彼記文非正經故不為例也案賈說非也鄉飲酒注所謂事同曰讓者謂若賓主同升階不辭其升而讓先也事異曰辭者謂主不敢當賓之降而辭其降也依彼義則此注所云辭禮辭升堂者正合

事異曰辭之例賈反謂禮升堂是事同失之至辭讓散文亦通故聘義亦以事異為讓劉台拱云疑後三辭當作三讓既三揖則升堂必矣乃又辭升堂何也案以後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受郊勞

之文校之疑致館亦如之君又使大夫授之疏云致館亦如之者以下皆賓初至國之禮聘禮

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此致館禮與彼同惟以君親致為異賈疏云亦如之者上主君郊勞此親

致館明亦如之也凡致者皆有幣以致之致之使若已有然也注云館舍也者委人注同聘禮

注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夫祖廟諸侯行舍於諸公廟大夫行舍於大夫廟賈疏謂諸公

大國之孤又聘禮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注云館者必於廟然則此五等諸

侯相朝並館於卿之廟也云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親致焉者賈疏云鄭知使大夫授舍者見聘

禮云大夫帥至館卿致之以此知先遣大夫授館也此大夫亦應是卿案賈謂此大夫是卿者待

朝君之禮宜隆於聘臣也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司里授館彼似通朝聘言之司里

蓋掌宅里之官經不見者或冬官之屬章注以為里宰非也此注大夫賈謂是卿蓋君特使與司

里同授之鄭意未必即謂司里也致飧如致積之禮俱使大夫禮同也致食也疏致後致之於館也賈疏云上

公飧五牢賓始至之禮故致館後即言之又聘禮疏云致積有幣致食亦有幣也注云俱使大

夫禮同也者賈疏云以其俱小禮不使卿故云俱使大夫禮同也語讓案俱使大夫謂致積致飧

使者爵同人則異也王氏詳說謂此君親致館則致飧與積似當使卿案後致饗館亦君親致飧

雖小禮然不過降養一等王說於理得通竊疑五積在道致非一次當使大夫煇止一君又在國

當使卿實不同以其同為臣致故禮得相如猶竟勞使大夫遠郊勞使卿其禮亦同也若然注

云同使大夫似亦對君親致言之卿大夫渾言不別猶後致饗食亦當使卿而注云大夫上注云

大夫授館疏謂大夫亦應是卿諸注文例或略同與云煇食也者煇本為鋪食引申為凡食物之

稱煇石經作煇夕食也則與宰夫先鄭注同非後鄭義也詳宰夫疏云小禮曰煇者聘禮宰夫朝

服設煇其禮有餼腥而無餼牽又饌設不多故鄭聘禮注云食不備禮曰煇是比饗餼及將幣

為小也云大禮曰饗餼者其禮比煇為盛也外饗注亦云致禮於客莫盛於饗詳彼疏及將幣

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

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

辭告辟鄭司農云交擯者交也賓車進荅拜賓上車進主人乃荅其拜也及出車送三請主

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荅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

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且入門當以禮詔

侑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賈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闈大

夫中張與闈之閒士介拂根此為介應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賓三揖三讓讓升也登再

拜授幣授當為受主人拜至且受玉也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賓當為饋謂以饗禮賓也上

於下曰禮敵者曰饋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賓賓也三請三進請

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送之疏及將幣者此謂致煖之明日正行朝禮於廟也將

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疏幣亦謂授玉也凡諸侯相朝以命圭與朝天子同

史記齊世家索隱引張衡云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受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此與經

不合不可從賈疏云及至也至將幣謂賓初至館後日行朝禮之時幣即圭璋也云交擯三辭車

逆拜辱者此與郊勞同但前為朝君受主君之禮此為主君受朝君之禮賓主互易當上君西面

拜朝君東面拜下送賓同賈疏云此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上君在大門外

升車進就主君相見揖讓而入門是也至雉門時讓入亦同賈疏云主君遙揖便就北面三讓

入大門也云每門止一相者賈疏云既入門迴而東至祖廟之時祖廟西仍有二廟以其諸侯五

廟始祖廟在中兩廟各有二廟各別院為之則有三門門傍皆有南北隔牆隔牆皆通門故得有

此云每門者謂入雉門及五廟之外門故云每門也凡廟諸侯在雉門內天子在應門內鄭貴謂

天子諸侯皆在中門外夫之詳小宗伯疏又賈說廟制為五廟平列是也惟謂廟門之外牆南向

無門凡至廟者皆由穆第二廟外西牆閣門入東行凡經三閣門始至大祖廟廟以是說經之每門

聘禮疏亦謂此經每門為穆閣門言則非也今定五廟門外有牆中為總門與大祖廟廟上相入者

其由大祖廟入昭穆廟乃別為閣門穆第二廟外西牆無閣門也詳守祧疏云及廟唯上相入者

上相相中最高者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此諸侯相朝禮雖殺於王亦使卿為上相也賈

疏云相入即上擯上介須詔禮故須入云賓三揖三讓者此第二次揖讓在廟庭中時讓謂至階

讓升仲尼燕居云揖讓而升堂是也云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者賈疏云授當為受賓主俱升主

人在階上北面拜乃就兩楹間南面賓亦就主君賓授玉主人受之故云再拜受幣也賓既受

乃退向西階上北面拜送幣乃降也云及出車送三揖三進再拜者僮賓訖賓降出主人送至門

外以車從既請賓就車又以已車前進至所止之處則再拜以送賓也云賓三還三辭告送者賓

亦不荅拜也方苞云三辭告辭以主君將拜驅而辟之不欲見上人之拜也主君再拜當在賓告

辭後而序於前見賓告辭時主君即拜而賓已辟然後主賓之敬皆曲盡而各得其安也注鄭

司農云交擯者交也者先鄭說無旅擯交擯之異謂擯者主客交錯傳辭也案此賓至國正行

朝禮則賓陳介主君陳五擯與前郊勞交擯至並陳九介者小異云賓車進荅拜賓上車進

主人乃荅其拜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車逆拜辱已主主人今云車進荅當是客何得主人再

度拜故不從也詒讓案先鄭蓋以車逆拜辱為主君車逆而賓拜其辱故以此荅拜為主人荅賓

之拜也云及出車送三請主人三請留賓也者賈疏云後鄭亦不從者行朝享禮賓訖送賓出禮

既有限何因更有留賓之事故不從也云三進進隨賓也者謂賓行前進主人亦進從之三請故



有三進也云賓三遺三辭告辭賓三遺辭謝言已辭去也者告辭告辭主君之拜也賓但告辭遂  
去不答拜者禮之通例送者拜去者不答拜鄉射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不答拜禮有  
終也是也云玄謂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拜迎于大門外  
案大門外謂諸侯庫門外其內即外朝也禮通例賓主人敵者迎於大門外此既交擯三辭主君  
乃出大門迎賓故經車逆在交擯三辭之後大行人注云王始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  
之是天子待來朝諸侯亦同曲禮孔疏謂賓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而後交擯傳辭  
與此經注敘次並注非也云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荅拜也者此破先鄭說也主君出門  
既見賓車則主君先下車拜其辱賓車稍前賓乃下車荅拜也者凡賓車止於門外故曲禮  
云客車不入大門云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者據大行人上公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  
也若侯伯則相去七十步子男則相去五十步此三揖在大門外與後庭中三揖有將右曲為北  
曲當碑之節者不同云至而三讓讓入門也者與後升堂時三讓為讓升者異也國語周語云在  
禮敵必三讓曲禮云凡與客人者每門讓於客此讓入門亦謂入大門主君由闈東朝君由闈西  
皆中門而入此主君三讓則賓亦三辭禮器云三辭三讓而至於明相即主君之上擯及賓之上介  
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者明相即主君之上擯及賓之上介  
因事異名耳前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彼專據擯言之致聘禮云擯者進相幣又擯者立  
于闈外以相拜凡言相亦皆專據擯而不及介鄭知此相兼有介者後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云每  
門止一相及門唯君相入注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彼以君相對臣相為文臣相即聘介  
也此經唯云上相不辨賓主明兼有賓相可知故注兩舉擯介也互詳大宗伯疏云介相而傳命  
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者賈疏云此聘義文按彼介紹而傳命謂聘者旅擯也彼  
此交擯者但紹繼也謂介相繼而陳則交擯旅擯皆得為紹故此交擯亦得給介而傳命也彼  
注質謂正自相當賓主不敢正自相當故須擯介通情也云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者每入門時  
止一人相禮不如在外用五擯九介傳辭者示情彌親禮彌簡也云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棖與  
闈之閒士介拂棖者玉藻文引之者證介隨君入門之節鄭彼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闈謂  
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闈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孔疏云闈謂

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張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棂也。又引崔氏皇氏云：君必中門者，謂當

而拂闈大夫，特行不與介連類。故不言也。介拂闈者，上介隨君後，與大夫士介目為屬行於後也。

王念孫云：疏云朝君入由闈西，亦拂闈與鄭玉藻注君入必中門不合。其說甚誤。君入當張闈之

開，未嘗拂闈也。案玉藻是也。凡門皆兩根一闈，闈在兩扉之間，當以崔靈恩皇侃說為正。孔穎達

李如圭楊復江永凌廷堪張惠言孫希旦胡培壘朱大韶並從之。賈聘禮疏獨謂闈有二分，列東

西非也。凡入門近闈則拂闈，近根則拂根。若中門則當一扉之中，於根闈皆無所拂。依玉藻注義

則君與大夫介入門行，列正相當。此疏謂君亦拂闈，則與上介行於後是也。蓋入門時君特在前

明矣。云此為介應行相隨也者，即玉藻注所云大夫介士介應行於後是也。蓋入門時君特在前

上介相禮者，則先眾介拂闈而行。次介以下則繼上介後相隨而行。以次而入也。玉藻疏云：知不全入

參差節級云：止之者，絕行在後耳。者明非終不入。特絕行在後，不相隨俱入耳。賈疏云：知不全入

而為絕行在後者，以聘禮介皆入廟門西北面西上。故此知此君介亦入廟門西北面西上。可知

於前三讓為讓入門也。聘禮說歸饗饋之禮云：大夫今東帛入三揖，皆行至階讓大夫先升一

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據彼注則賓士敵者主人一讓，賓一辭，主人再讓，賓再辭，主人三讓，

大司徒諸侯事同而文異朝事記亦云儀而禮之是也今致以鬱禮賓謂之賓賓猶敬也此與

二者通謂之禮亦通謂之賓足相比似不必讀為儀也云土於下曰禮飲者曰儀者賈疏云大

禮畢主人待賓用醴則謂之禮不用醴則謂之儀士昏禮納采問名禮畢請醴賓注醴當為禮此

女父禮賓也聘禮聘享禮畢請禮賓此主國之君禮賓也皆用醴又聘禮郊勞禮畢賓注醴當為禮此

勞者又夫人使下大夫勞儀之如初又歸饗餼畢出迎大夫注賓出迎欲儀之又下大夫歸上介

饗儀儀之兩馬束錦又夫人使下大夫歸禮畢賓儀之乘馬束錦上介儀之兩馬束錦此聘賓及

上介儀上國之使者也覲禮郊勞畢侯氏用束帛乘馬儀使者又天子賜舍畢儀之束帛乘馬又

賜侯氏車服畢儀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儀大史亦如之此皆侯氏儀天子之使者也皆不

用醴案禮說甚析直此經之儀為裸禮禮經之儀為幣馬事實不同鄭此注之意蓋謂此經字雖

作儀實與禮經之禮相近但以尊卑文異其與禮經之儀事固不相涉也若然此注之意蓋謂此經字雖

之禮而儀非即禮經之儀不必按彼釋此後注云禮以醴禮客即用禮經義也引禮器曰諸侯相

朝禮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者證儀不用醴而用鬱鬯也孔疏云謂五等自相朝享禮畢未饗食

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殺味也云謂此朝禮畢儀賓也者禮器

下文又云大夫聘禮以脯醢儀禮相對為文明此即指朝畢儀賓之事云三請三進請賓秋車也

主君之車主君每一請則主君之車亦一進示欲乘車遠送賓也云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

一還一辭者浦鐘云者字當在三還三辭下阮元云疏引注請下無者當如浦說樂浦阮致登

校近是賓出大門向外行以主君送請不敢徑行故主君一請則賓還面向內辭之也

饋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

酬幣侑幣致之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故公子重耳受飧反璧玄謂聘以圭璋疏圭饗食致

禮也享以璧琮財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贈送以財既贈又送至於郊疏圭饗食致

贈郊送者此行朝禮後在館及行至近郊之禮凡五等諸侯相為賓饗饋饗食之數並詳掌客職此饗食亦家致為文與饗饋還圭皆致之賓館致贈即於郊與送禮相將經以君親行故文特致

詳也云皆如將幣之儀者亦謂交摺及迎送辭受揖讓之儀略同其節次細別則異也注云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者惟蜀石經宋大字本作唯字通此謂饗食正禮行於廟則使卿成速賓

於館主君不親往也方苞云注非也冠禮之賓饗也鄉飲酒之賓鄧大夫所治部民也主人猶親速况敵體之國君乎案方說較鄭為長鄭謂速賓君不親往者以公食大夫禮及聘禮饗食君

皆不親往然彼皆君待臣禮不可以例此也公食禮云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注云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又云大夫相食親戒速注云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告之歸具既復自

召之則戒速禮同必以同班敵者相食必親往速無疑矣云其餘主君親往者謂饗饋等四事皆君親致之也唯饗食於廟君親行之而致禮則否大戴禮記朝事篇云君親致者雍既還圭饗食致

之贈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雍既與饗饋字通朝事亦據親饗食言也國語周語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膳宰致饗廩人獻饋司馬陳芻彼云官致者廣咳朝聘亦以具送陳設事在秩官有

耳主人以待致之者君自親其事也云親往者賓為主人主人為賓致命君使卿還玉于館賓迎于外門外禮云君使卿歸饗饋又云賓迎于外門外又云大東面致命君使卿還玉于館賓迎于外門外

不拜帥大夫以入鄭君以此二者知賓為主人主人為賓致命君使卿還玉于館賓迎于外門外亦兩君敵明主君親為之矣云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佈幣致之者明此饗饋食

酌則以幣致之是也其不親燕亦有致幣注不言者文不備互詳酒人及掌客疏又據聘禮致幣各以其幣鄭注謂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此致禮於國君君既不自致則當使孤卿

注云大夫者亦謂上大大夫也鄭司農云還圭歸其玉也者以聘禮說還圭亦云還玉後鄭彼注云玉圭也但彼臣聘用瑑圭此國君相朝用命圭耳朝時廟中受其玉上云受幣是也禮畢則圭君

親歸玉於賓館據聘禮則并還璋經文亦不具也云故公子重耳受餼反璧者賈疏云僖公二十三年左傳公子重耳反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

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者曾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方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饋反璧是其事引之者證遠圭之事但彼

反璧者義取不貪寶也云享以璧琮財也者賈疏云貢財貨時用璧琮以致之故云財也云已聘聘重禮也謂行聘禮也云享以璧琮財也者賈疏云貢財貨時用璧琮以致之故云財也云已聘

而還圭璋輕財而重禮者亦聘也文鄭波注云圭璋也尊圭璋之類也用之遠之皆為重禮禮必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遠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為輕財者財可遙復重賄反幣是也案鄭

言此者明朝聘皆有還圭其義同也云贈送以財者說文貝部云贈玩好相送也聘禮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左昭五年傳云出有贈賄杜注云去則贈之以貨賄財賄義同詩大雅韓奕云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具贈維何乘馬路車箋云贈送也又使送以車馬所以增厚意也樂記云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禮疏云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厚羊之羣則所

以贈諸侯也此蓋天子贈上公之禮詩秦風渭陽說康公送晉文公云何以幣之路車乘黃則侯國自相贈亦有車馬矣云既又送至於郊者於舊本並作于今依蜀石經正賈疏云聘禮賓遂

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幣注云言如覲幣見為反報是贈并送至于賓之拜禮拜饗餼拜

郊案胡禮無文故鄭賈約聘禮為說亦君親送於近郊與來時郊勞同賓之拜禮拜饗餼拜

饗食 鄭司農云賓之拜禮者固言賓所當拜者也賓既拜主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

賓之拜禮者此賓將行時拜主國之禮於朝也注鄭司農云賓之拜禮者因言賓所當拜者之禮也者明經言拜禮與下二句為目諸公相為賓授玉後主君當亦有禮禋知此拜禮非別為拜

禮者以聘禮將幣後亦有禮賓而無拜禮明此亦不當拜也云所當拜者拜饗餼拜饗食者謂當拜者止此諸禮其餘燕羞俶獻乘禽等皆不當拜與聘禮異也云玄謂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

禮三饗禮之重者此朝謂庫門外之廷聘禮注云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是也三禮謂饗餼一饗二食三賈疏云先鄭所說是後鄭增成其義按聘禮饗餼燕羞俶獻之明日賓告拜於朝將去又三拜乘禽于朝彼臣故盡拜謝此賓之拜禮在致贈郊送之下則不及燕羞俶獻乘禽以其君略小惠將去惟拜其大禮也按聘禮賓三拜乘禽於朝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賜若然此致

贈送在拜禮後今設文在前者欲取如將幣之儀故進文在前其贈送合在後也云賓既拜于君乃至館贈之去又送之于郊者于亦當作於石經及各本並誤聘禮云君使卿贈土送至于竟此國君來朝禮尤重故上國君親至館又別送於郊與彼不同者以上文先云致館後云送于贈不在郊至郊別有送蓋亦君臣隆殺之異也賈疏云鄭以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鄭司贈送之文在前拜禮在後恐疑顛到故此解之是其次也

賓繼主君復主人之禮費也故曰皆如主國之禮玄謂繼主君者備主君也備之者主君郊勞致館饗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饗陳之積者不如也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疏引申之為往來報復之義故先鄭以復訓繼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說文示部云繼續也

注云敵者曰備故此報主君者備主君也者賈疏云按聘禮君遣卿勞及致館等皆備者報也上按聘禮云賓至于近郊若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又云賓用束錦備勞者君使卿草弁歸饗餼又云大夫奉束帛又云賓降授老幣出迎大夫注云出迎欲備之庭資設乘馬資降堂受老束錦資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資致幣是皆有備法彼兩君致時有幣合亦備之也主君有故不能親饗食以者彼君使卿致館不以幣故亦無備明此兩君致時有幣合亦備之也

備幣酬幣致之亦無備鄭彼注云以己本宜往還玉于館及還享雖無束帛文亦當備之矣案聘禮致館實有幣而無備賈謂無幣非是詳後疏云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饗陳之積者不如也者皮馬賈疏述注作乘馬元云諸本作皮誤讀案此謂主君致饗餼時有牲牢米禾薪芻等饗陳之積實備主君則惟如致幣以報之不報其饗陳之積也云若饗食主君及燕亦速焉者賈疏云聘禮實不見有饗食速主君者臣於君雖他國亦不敢速君故禮記云大夫饗君非禮是也此兩君即得其燕食等皆得速主君也案上注云惟饗食速賓故賈意賓饗食主君當亦使人

速之賓不親往速燕禮輕於饗食亦不親速可知然依方苞說主君饗諸侯諸伯諸子諸男食賓當親速則賓饗食主君及燕似亦當親速不必如鄭賈所說也

諸侯諸伯諸子諸男

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賓主相待之儀與諸公同也**疏**注云賓主

與諸公同也養餼饗食之禮則有降殺者賈疏云五等諸侯以命數分為三等其圭璋饗餼諸

公之臣相為國客謂相也**疏**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者以下並國君待聘使之禮賈疏云謂上

也注云謂相聘也者謂奉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受者受之於庭也**疏**則三積者客初人

君命聘問往來為國客也則三積皆三辭拜受侯伯之臣不致積疏竟之禮也三積通

出入言之初入竟時或一積或二積經注無文未知其審賈疏云此謂在道之禮於路館致之亦

有東帛致之云皆三辭拜受者與前諸公受積同案亦當旅擯經不言者文略凡此諸公之臣蓋

亦唯有積勞不問與大行人職待大國之孤禮同經不謂不問者亦文略也注云受者受之於

庭也者亦與前諸公受積同受之於舍門內之庭也以聘禮受勞禮約之蓋亦使者入門東面致

命客則北面再拜稽首受幣也此諸公之臣凡受禮自郊勞外蓋皆受於庭與受積同詳後疏云

侯伯之臣不致積者賈疏云按聘禮以五介又張是侯伯之卿聘使者經不云積明侯伯之臣

不致積可知但如東帛行禮致之豈於道全無積乎明有也黃以周云致積致餼皆使卿大夫

宰夫朝服設餼記云餼不致謂不用致禮非無餼也侯伯之臣不致積與不致餼同亦非無積也

聘義云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自是五等之臣通禮但諸公之臣以禮致侯伯子男之臣不以禮致

直使微者陳設之而已其設之法亦當與宰夫朝服設餼同賈疏說甚通其處東帛言之者用

鄭煇不致注其實當依經致皆卿大夫不致而設者士案賈黃說足補注義聘禮無積蓋亦因不

致禮殺故文不具耳聘義孔疏謂彼三積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

專謂上公之臣亦誤會此注不足據也

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

登聽命賓登堂也賓當為饋勞用東

**疏**及大夫郊勞者

禮也凡聘臣蓋皆一勞聘禮云賓至於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鄭彼注云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彼侯伯之臣相聘尚使卿勞則此諸公之臣郊勞使卿可知云大夫者以卿即上大夫得通稱也云旅擯者亦用臣禮也賈疏云旅擯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三辭者辭郊勞也左昭二年傳云旅擯者亦用臣禮也賈疏云旅擯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微命于執事敝邑宏矣敢辱郊使請辭是辭郊勞之事但聘禮載受郊勞唯一禮辭此則有三辭與彼異者或禮文不具抑諸公之臣尊於侯伯故禮亦彌錄與云拜辱者謂既三辭客乃出舍門東面迎拜使者外來之辱案聘禮賓再拜勞者不荅拜則此拜辱使者亦不荅拜可知云三讓登聽命者此謂入郊舍之門及階聘禮賓三讓大夫三辭而後聘客先升堂聽使者所致主君勞同之命聘禮云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北面聽命此唯升堂不問其致聽之節一也云下拜登受者尊主君之命故降拜於堂下也據聘禮當北面再拜稽首凡臣與君行禮皆降拜若待以客禮則辭之然後升成拜也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即此登受也案凌說比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即此下拜也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即此登受也案凌說比例甚瑯若然此亦當大夫辭升成拜乃受經文不具也云賓使者如初之儀者此受勞訖更端復旅擯迎入舍行儀也賈疏云謂使傳命訖禮畢出門賓以束帛賓使者如初行勞時之儀前賓受幣今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故主君使者云乃退賓送再拜是也注云登聽命賓登堂也者謂西面拜送使者亦不荅拜聘禮受儀訖亦云乃退賓送再拜是也注云登聽命賓登堂也者謂聘賓與使者相讓至三則賓先登堂聽命使者隨之登堂東面致命受幣也堂謂舍館之堂云賓當為僎者前注同據聘禮受勞後有僎勞者之禮云勞用束帛僎用束錦者呂飛鵬云聘禮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此使者勞賓用束帛之證也又云賓用束錦僎勞者此聘賓僎使者用束錦之證也云侯伯之臣受勞於庭者賈疏云亦按聘禮賓是侯伯之臣云受於舍門內是不登堂也詒讓案聘禮郊勞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致館如初之儀館於庭不言致飧者君於聘大

夫不致飧也聘禮疏云致館者此賓初至國之禮也案聘禮記諸公之臣當館於大夫之廟亦當口飧不致賓不拜禮疏云致館者此賓初至國之禮也案聘禮記諸公之臣當館於大夫之廟亦當



然上云郊勞此云如初如郊勞也案此亦當卿致之司里授之辭前疏云不備耳者現唯此不  
如郊勞也賈疏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賓亦無儀知此亦然也案聘禮致館注云主人以上卿禮致  
之賈彼疏云觀禮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儀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卿  
禮明有束帛致亦可知若然有禮則稱致觀禮不稱致無禮故也據此文侯伯之卿聘郊勞致館  
有幣則五等待臣皆同有幣也案聘禮疏說與此疏不同黃以周云觀禮賜舍儀之聘禮卿致館  
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不言賓之是不備也鄭此注亦以聘禮決之凡諸  
公相為賓及其臣之為國客致館皆有束帛鄭注郊勞云勞用束帛注致館云如郊勞也不備耳  
明主國亦有束帛特賓不備使為異耳疏云聘禮致館無束帛與聘禮本疏違案黃說是也云侯  
伯之臣致館於庭者於舊本並誤于今依蜀石經正聘禮云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賓迎再拜卿  
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亦無登聽命下拜登受之事故知致館於庭也云不言致館者  
君於聘大夫不致館也者凡聘使至皆有餼直設之而已不以束帛致之故云不致也賈疏云  
聘禮致館之下即云宰夫設餼即此致館下不云致館故云君於聘大夫不致館如是五等之臣  
皆無致館也引聘禮曰餼不致館不拜者鄭彼注云不以束帛致命草及將幣旅擯三辭拜  
次餼餼其輕賓不拜以不致命引之者證君於聘大夫不致館之事

**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

**之儀** 客辟遂巡不荅拜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拜疏及將幣者此謂致館之明日正  
主君拜客至也客三辟三退負序也每事享及有言疏行聘禮於廟也賈疏云謂賓在

館至將幣將幣亦謂圭璋也云旅擯者賈疏云亦謂於主君大門外主君陳五擯各陳七介不傳  
辭故云旅擯也案此旅擯與前郊勞賓主皆陳七介異故賈謂主君陳五擯以其既至則主君用  
擯與在道用介異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鄭彼注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  
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此並據大行人天子待五等諸侯擯數以為國待賓  
之擯數也教繼公據聘禮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謂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已爵及朝聘者  
尊卑而異凌廷堪云諸侯之於聘賓不應上同天子教說似亦可從聘禮賓問卿下大夫擯是卿

之擯者一人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卿擯一人則主君擯三人矣黃以  
 周說同孫希旦又謂上公卿七介則主擯五人侯伯卿五介則主擯三人子男卿三介則主擯二  
 人案以君臣差降二等殿之說孫說似皆可通經既無文姑並存以俟攷云三辭者賈疏云前郊  
 勞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此三辭辭其主君以致尊禮當已詒讓案聘義云三讓而后傳命三讓  
 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禮也鄭注云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后傳  
 命賓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容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  
 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黃以周云據鄭彼注傳命前之三讓即司儀三辭又指主人言疏  
 三辭即用鄭彼注以為說散文辭猶讓也但鄭注聘義三讓主賓言注司儀三辭又指主人言各  
 據一偏案黃謂此疏本聘義注義是也然賈說實非鄭指此三辭當據主擯言之左文十二年傳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王亦云主人三辭是其指也綜校後鄭前後注義似亦與聘義注義  
 不同蓋此章三辭鄭無釋者明其與朝禮同前朝禮將幣節三辭亦無釋者明其與致積勞郊勞  
 同皆蒙上而省也前朝禮致積郊勞三辭注並主內為文辭為辭外來之禮此注既不別釋則鄭  
 不以為賓辭客禮當已明矣江永謂此三辭為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已  
 之誤是也又攷聘義三讓文三見此經及聘禮唯有讓升餘二節並未見彼先云三讓而后傳命  
 則傳命在三讓之後彼注謂三讓不得命乃傳聘命此經云旅擯三辭三辭已足傳命則非彼三  
 讓亦明矣以鄭意推之蓋擯介病陳而未就位之前有讓擯之節不得命而後各就位傳命三讓  
 之文並與此經小異或大門外與廟門外各有三辭兩經詳略互見與若如賈說則客辭擯而主  
 竟不辭聘有是禮乎云拜逆客辭者主君迎賓於大門內也公大夫禮注云不出大門降於國  
 君賈疏云謂三辭詎主君遣上擯納賓賓入大門主君在大門內南面拜賓奉君命屈辱來見  
 已客揖不受拜者使者奉君命來不敢當拜故遂巡辟君拜也云三揖者即聘禮云公揖入每門  
 每曲揖是也云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者廟亦大祖廟也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  
 矣注云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賈疏云與前  
 公少異彼是兩君故云唯上相入則兩君擯介各有此上相亦不入故據君而言也云三讓客登

者即聘義之三讓而後升也請至階上君讓賓升賓又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則先升故聘禮云  
 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極西東面是三讓之後主君實先升此主客言之則云客登不論  
 先後也賈疏云按聘義云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此不當者文不具客登者主君與客  
 俱登據客而言故云客登也云拜客三辟者即聘禮云賓致命公當楯再拜賓三退良序是也賈  
 疏云主君與客俱登訖主君於階上北面拜賓喜至此堂并拜受幣客三辟者三退良序不  
 敢當君拜云授幣下出者賈疏云授玉與主君也方苞云聘禮公受玉於中堂與東極之閒賓降  
 出即此授幣下出也不敢拜送幣者奉君命以將事不敢當君也注云客辟遠巡不答拜也者  
 聘禮云公及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注云客辟遠巡不答拜也者  
 其禮又曲禮云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注云嫌與君抗賓主之禮案遠巡與聘禮注遠通字  
 同詳司士疏云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者以客是臣禮殺故相不入不入者謂客入之後上  
 相與眾介絕行在後不與客俱入故聘禮云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云隨賓入也介  
 無事止於此賈彼疏云司儀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注云客臣也相不入矣此介皆  
 入不同者彼云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廟又云唯君相入者謂前相君禮須  
 入故言之臣相不前相禮故不言入其實皆入與此同也案此經及廟唯君相入與聘禮文異故  
 賈彼疏據前諸公相朝注絕行在後之說通之理或然也云拜主君拜客至也者即聘禮賓入門  
 左公再拜注云南面拜迎是也案拜客至拜其至之辱也聘禮記贊拜之辭曰子以君命在寡君  
 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云客三辟三退良序也者賈疏云按聘禮云賓三退良序注云三退三  
 遁也不言辟者以執圭將進授之此亦執圭將授言辟者儀禮是委曲行事故云將進不得云辟  
 此周禮事未見據大摠而言故云辟無嫌案賈聘禮疏謂此經是諸公之臣相聘之禮與侯伯之  
 卿聘於鄰國之禮少異與此疏說不同此疏為允云每事享及有言者前注義同聘禮受幣之後  
 云賓奉束帛加璧享又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所謂享也又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及禮私面  
 享禮所謂有言也詳大行人疏二者皆在將幣之後其禮並同故經以每事駭之

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若答拜

禮以體禮客私面私覲也既覲則或有私獻者鄭司農說  
 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私面

疏及

私面私獻者以下並行聘禮後之禮實疏云此三者皆於聘日行之故并言之云皆再拜稽首君

使臣以禮見上君故皆稽首以致敬也聘禮實受禮云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公壹拜賓

奠獻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皆其事也凡君與臣行禮皆稽首詳大祝疏注云禮以禮禮客者

聘禮聘享畢後即云請禮實是其事也凡禮之通例賓主人行禮畢主人待賓用禮並謂之禮詳

前疏賈疏云按聘禮禮客用禮齊異於君鬱鬯也云私面私覲也者據聘禮記郊特牲聘義及論

語鄉黨篇並云私覲荀子大略篇亦云私覲私見也聘禮既將幣云賓奉束錦以請覲鄭彼注云

覲見也鄉將公事是欲交其歡敬也又問卿之後云賓面如覲幣注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

質也賈疏云彼於君謂之覲於卿謂之面覲面別此云私面私覲為一者以彼文兩見則私覲據

君私面據卿此文不見有私覲直言私面豈不見君直見臣也明此私面主於君故以私面為私

覲也案賈說是也聘義亦云賓私面私覲面與覲為二此經及左傳直以私覲為私面者以覲面

義同通稱故聘禮小聘曰面不升注云面猶覲也彼亦以覲為面又左昭十六年傳晉釋起聘

于晉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是私面又稱私覲蓋散文互通也云既覲則或有私獻者者聘禮

記云既覲賓若私獻卒獻將命鄭彼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

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

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

平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

勞勞介則曰二三子其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也疏出及中門之外問君者此客私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

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

二匹稱面者以其面亦覲也

馬私面者證私覲亦通稱私面也舊本說上衍云字今從宋大字本岳本刪賈疏云按左氏昭六



子從遠方來孔子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子之父母不有恙乎子之兄弟不有恙乎賈引或說疑即據呂覽推定謂出孔子也聘禮云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此即所謂君命使臣子庭二三子

皆在也明君與諸臣皆無恙故得親命使圖事於庭凡圖事在燕朝即路寢庭也云謂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也者以下問大夫客不拜而對明同君再拜對者為尊君特示敬慎也致

饗饋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使大夫以幣致之疏致饗饋如勞之禮者賈疏云同使卿成儀進止

皆如上郊勞之禮詒讓案上文郊勞云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今以聘禮致饗饋之禮校之大略相同惟彼經侯伯之臣受勞於庭與致饗饋受於堂

不無殊異而此經諸公臣受勞於堂則尤為符合故經直云如勞之禮也又案上諸公相為賓說致饗饋與饗食還圭同云如將幣之儀而此文又以致饗饋如勞之禮特為別異者蓋以詳略變

文實可兩通不容泥也云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者聘禮云公子賓壹食再饗燕無常數上介壹食壹饗賈彼疏據掌客注諸臣用爵不依命數推之云以此言之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一

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若然案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之卿再饗多於君者以

其君臣各相望不得以君決臣也案依賈義五等臣同一食再饗則子男且有論君之嫌於等例必不可通竊意聘臣饗食之數亦當以三等降殺疑當公之卿再食再饗侯伯之卿一食再饗子

男之卿一饗不食於差次或有合耳此饗食家上致為文與還圭並致之賓館則其行禮亦當如

上注云資為主人主人為賓而得如將幣者蓋迎送揖讓之節略同賈疏云致饗及還玉賓主皆

是大夫其將幣上君與使臣行禮如將幣者蓋不盡如之所如者如旅擯主人皮弁資皮弁襲將幣同自餘則別是以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資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大夫

升自西階鉤楹資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是與將幣別之事也注云饗食亦謂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之者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齋朝服致之以

備幣如致饗無儀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其事也賈疏云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以其與還圭共文同是致之故知君不親使大夫致之也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

辱于朝君館客者將去就省之盡疏君館送使者受命者以下並客行時之禮親至

舍館大門外聽命也云客從拜學于明者釋文作客明云本又作從同案說文从部云从相聽也

從隨行也此經義為隨從當以從為正盧文弨云册為篆文從字隸作从釋文本作兩刀誤書內

拜于朝鄭並謂拜謝於大門外則此客拜學於朝亦於庫門外門西東面拜朝即庫門外延與宮

內三朝異也詳朝士掌誦疏注云君館客者將去就省之盡殷勤也者謂聘禮畢使者將行

主國之君就客館省之故誦之館客聘禮云公館賓鄭彼注云為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

聘客之意也又云賓辭注云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辭者君在廟門敬也又

云上介聽命注云聽命于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擴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

老此與彼禮節正同云遂送君拜以送客者謂君於客館門外東面拜以送客也賈疏云鄭知君

拜送者見聘禮云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是其有拜詒讓案聘禮又云又拜送

注云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

行寡君敢拜送鄭蓋兼據彼文注云禮賜謂乘禽者賈疏云按聘禮公館賓下云賓三拜乘禽於

去疏以明日者即君館客之次日也云客拜禮賜者亦於庫門外之朝東面拜賜主國之摺聽之

朝以此知禮賜是乘禽也詒讓案聘禮致饗餼夫人歸禮及饗食明日客皆拜賜于朝此經無文

唯於行時著拜禮賜之文蓋以其小節略之抑或文得兼舍不甚區別要兩經之義大致無違矣

賈聘禮疏引此經而云臨行大小禮皆拜賜之外故曰加惠云如入之積則三積從來至去者大行

人注義同即聘義云出入三積是也賈疏云入與出各三積故得以後如前以此而言諸侯言出

入五積四積三積之類入出各五各四各三者也聘義孔疏說同黃以周云出入三積謂自入至

積數則或來二去一或來一去二總而為三入與行積數本不相等也大行人五等諸侯來朝惟侯伯四積來二去二積數相等其公五積子男三積來去數亦皆不相等彼經五積四積三積並

通出入數等殊失鄭惜互詳大行人疏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者亦

其儀亦如之夫也卿也大夫也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者亦

以三等相差七十步七介五十步五介三十步三介小聘使大夫又降殺也詒讓案聘禮是侯伯

之臣相為國客之禮亦有與此諸公臣禮不同者如受郊勞受館皆於庭之等是也蓋繁文縟

節不能無少差異要其大略略同故經云亦如之注云爵卿也大夫也士也者賈疏云諸侯之

則於大半饗餼三牢士也則於少牢饗餼大牢也此降小禮也每等之中亦自有尊卑細

別不同左僖十二年傳云齊侯使魯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

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則爵同是卿仍有上下之等也自命士以上為爵詳大宰疏凡四方之賓

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一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上下猶疏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

而上下之者此通論賓客之禮不限以朝聘也禮儀辭命即上交儀容辭命餼牢謂致饗餼等賜

獻即禮賜及聘禮記之禽羞俶獻皆是以也國語周語云其貴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是班爵同者

仍有隆殺之等也賈疏云上經云爵鄭以卿大夫士三等解之此經云二等即與大行人云諸侯



卑無同禮之理經注之意蓋謂賓客之至  
逆以此禮送亦以此禮非謂尊卑禮一也  
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

之禮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  
其豐殺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  
**疏**凡諸侯之交者即大行人所云凡

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者賈疏云據朝聘所齎享幣大國多小國少禮者據主國賄  
客還依來者多少而報之注云幣享幣也者賈疏云以其經云稱其邦復云幣明幣是享幣不

得據圭璋璧琮也案賈說是也朝聘瑞玉法數有定不得為豐殺故鄭專據享幣言之聘禮記云  
幣美則沒禮注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蔽謂束帛也然此注則謂凡享用束帛加璧又以皮幣為

庭實同謂之幣猶小行人六幣兼皮馬夫聘禮有夕幣展幣亦並通玉帛皮馬而言云於大國則  
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也者謂來朝聘者於大國則幣豐於小國則幣殺其主國禮

幣則視其來者而報之不以其朝聘之國大小為異也云謂賄用束紡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  
者聘禮云大夫賄用束紡注云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為之今之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

服相厚之至又云禮玉束帛乘皮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又云遂行舍  
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又記云賄在聘于賄注云賄財也于讀曰為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

而為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欲豐也若  
苟豐之是又傷財也亦引此經為證  
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鄉不正西鄉  
鄉常視賓主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  
**疏**凡行人之儀者即見賓客之儀此官豫習之而以詔

案面儀之借字詳彼疏注云謂擯相傳辭時也者謂大小行人為擯相傳辭之儀它若大宗伯  
畜夫及此官等為擯相之時亦視此儀也云不正東鄉不正西鄉者釋經不朝不夕朝即東也夕

即西也毛詩大雅卷阿傳云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匠人云以正朝夕義亦同賈疏云朝謂日  
出時為正鄉東夕謂日入時為正鄉西云常視賓注之前卻得兩鄉之而已者謂大小行人隨賓

主之前進及卻退宛轉鄉之兩不違背也賈疏謂亦指司儀誤命正變云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  
亦不背客蓋北面而少偏西面注言常視賓注之前卻得兩向之是也正主面是正向主君揮人



周禮正義卷七十三

瑞安孫詒讓學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

達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美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道有難

不嫌疏行於外國專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無擯介而單行謂之無禮也案無禮當亦謂無聘享玉帛之禮

賈疏未咳觀禮賜舍不以幣致注云使人以命致館無禮賈彼疏謂無禮謂無束帛是無幣亦得

為無禮審矣云凡其使也必以旌節者明此官為小事特使與聘問不同不得用邦節珍圭牙璋

之等故與環人同用路節也云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者賈疏云無難者即依程至祗由有難故

不時必達者雖不時必達於所往之處也注云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者大僕注云

晉侯以傳召伯宗杜注云傳遽之臣注云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爾雅釋言云駟遽傳也左成五年傳

也駟驛傳也案秦漢以後凡急事速行乘車曰傳曰駟乘馬曰遽曰驛故鄭許亦分別釋之然此

經為周初典法似尙未有單騎之制則傳遽當通為乘車漢書高帝紀田橫乘傳詣維陽顏注引

如酒云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駟傳急者乘一乘

傳師古云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此說漢時乘傳騎驛之

制亦以單置馬為起於後世足證周初有乘無騎矣又案周時傳遽蓋用輕車取其速至故方言

揚雄荅劉歆書以行人為輶軒使者輶軒即輕車也行夫亦即行人之屬凡王官以事巡行天下

必乘傳遽通謂之傳遽之事則亦通謂之輶軒之使矣五詳大漢疏云美福慶也者此亦經用古

字注用今字之例福慶者美善之事即太宗伯大行人賀慶之禮是也云惡喪荒也者即大宗伯

凶禮之二賈疏云謂民有死喪及年穀不孰若諸侯薨之等大事即使卿大夫若昏飲王使榮叔宰暄之等有禮不使行夫也云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者以行夫不士秩卑於大小行人

故事之小無禮幣者則使行夫特往也云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者遺疾病謂行夫身有疾病也他故若虎賁氏云道路不通注云逢兵寇若泥水是也云必達王命不可廢也者明

事雖小亦奉王命而往雖不以時至亦期於必達賈疏謂以行夫下士三十二人按大行人雖有難必達失之云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者明行人使邦國亦乘傳遽也賈疏云按大行人雖有難

云身使之事其閒問及王之所以無諸侯之等或身自行小行人云使適四方是身行之事也云有故則介傳命不嫌不達也者明大事雖有故亦必達也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

而介介攝其命鄭彼注云為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介接開命又云若賓死居於其國則掌行人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送於朝介將命是聘使死則介傳命鄭即據彼為說

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使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疏居於其國者於經例各本並誤此謂行夫隨行人居所使之國也云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者與行人為役也勞辱事

猶司隸云煩辱之事注云使謂大小行人也者此謂大事有禮使大小行人者則行夫為之介也云故書曰夷使者謂故書使則介之上多一夷字也釋文出焉使云劉焉音夷則劉昌宗以夷

為即焉之異文王引之云焉字屬上為句使則介之故書使上有夷字夷乃發聲故鄭兼存故書有夷字者而以發聲解之非謂焉故書作夷也故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

書之例今不言焉作夷而云使謂焉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是故書使上多一夷字而焉字仍屬上讀明矣劉音誤甚陸氏以為使連讀亦沿劉氏之誤案以注疊故書通例覈之王說是也孔繼

說亦同劉音及陸讀並失之惠棟引三年問焉使倍之以證焉當訓於陸意或當如是然非經注義也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則行夫主為之介者先鄭從故書為說以夷為四夷也賈疏云

後鄭不從以為夷發聲者以經云居則掌行人之勞辱事是行人所使即云介明還與行人為介文勢不容與行人別行直四夷使自使象胥何得使行夫也故不從之也云玄謂夷發聲者王引

之云凡鄭注所列或本亦有為之解者如囊人試其弓弩故書試為考玄謂考之而善則上其食

尤善又賞之考工記貉論汝則死貉或作倮謂善綠木之倮也轉人左不捷捷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是其例也夷發聲乃解故書夷字非解經文焉字周官一書用焉字者多矣皆句末語助無為句首發聲者案王說亦是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疏注云通賓客

聘者也者通大小賓客朝覲會同聘覲言也掌交云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注云通事謂朝覲聘問也此與彼義同云路節旌節也者據掌節大行人文賈疏云以其道路用旌節故知路節旌節也云四方圻上者圻與畿同即大司徒注云千里曰畿謂距王城五百里疆與侯國畿封相

接之處也下文云送逆及疆故知不出畿賈疏云至畿即入諸侯國諸侯國自有通之者也舍節也云四方圻上者圻與畿同即大司徒注云千里曰畿謂距王城五百里疆與侯國畿封相

則授館令聚橧有任器則令環之令野廬氏也鄭司農云四方人疏舍則授館者此授

入國致館異賈疏云館則道上廬宿市所館舍云有任器則令環之者賈疏云謂賓客任用之器案任器詳司隸疏注云令野廬氏也者賈疏云其職云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橧之

故知令野廬也鄭司農云四方人有任器者則環人主令殉環守之者蜀石經殉作徇案殉即徇字左傳桓六年注以木鐸徇釋文云徇本作殉徇亦即徇之俗彼官注云環猶圍也主圍賓客任

器為之守衛徇環亦謂徇行圍繞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為客戒守以備盜竊與後鄭義同

疏送逆及疆者謂與訝士掌訝同從小行人送逆於竟上也注鄭司農云門關不得苛留環人故後鄭更釋之云玄謂環人送逆之則賓客出入不見幾者補先鄭義明無幾即謂不幾賓客也周書大子晉篇云委積施關道路無限彼施讀為弛弛關即謂門關無幾也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謂蕃國之臣疏掌蠻夷閩

貉戎秋之國使者姜兆錫云即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國大行人所謂蕃國也

注云謂蕃國之臣來覲聘者者明經云國使即蕃國之臣奉使來至王國者也賈疏云蕃國之

君世豈見其臣得有覲聘者彼雖無聘使法有國事來小行人受其幣聽其辭以中國覲聘之

耳其實無覲聘也案王無覲聘蕃國之禮若蕃國之於王則不必絕無覲聘但無限以常期耳賈

說未

然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

以時入賓謂其君以禮若以時入賓則協其

亦以禮接之猶大行人凡諸侯之王協其禮也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

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案孔皇云委饗者國語周語云戎狄則有禮薦其適來班貢坐諸門外

而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注云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即此協禮之事云與其辭言傳之者

辭謂蕃國君長告請之辭言傳與上文傳王之言義異家人言鸞車象人大祝言句人注並云言

猶語也此言當與彼同謂告語傳達之大行人云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是此官通蕃國之辭故

以主賓之辭傳譯通之也注云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為賓者一釋文作壹案注例用今字當作一詳酒正疏此即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是也

凡其出入送逆之禮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從來至去皆為摯凡其出入送逆之禮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者賓亦當讀

為摯詳大宗伯大行人疏大行人注謂蕃國之君無玉瑞則唯有幣帛可知左隱七年傳云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此夷狄亦有幣帛之證賈疏謂夷狄無玉帛來向中國幣帛為王有賜與之者

是謂無玉并無幣帛失之注云從來至去皆為摯而詔侑其禮儀者大行人注凡國之大喪云出入謂從來訖去也此經亦云出入故知來去皆然摯釋賓詔侑禮儀釋相之

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

客謂諸侯使臣來甲者

疏凡國之大喪者賈疏云大喪言凡則非王喪若

則大喪王后世子也或大喪王喪不言諸侯者除官掌之此象胥直掌臣也又象胥本主夷狄之使亦兼掌中國之使故下有大事諸侯之等也注云客謂諸侯使臣來甲者者司儀云諸公之

古相為國容是諸侯使臣謂之國容  
此為大喪而來故知為來弔者也  
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謂諸侯以王有軍旅

疏云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者鄉大夫先鄭注云賓敬也此與上文賓相義不同  
注云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者賈疏云正謂禮動不虛以為相見之禮以幣

致其君命非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謂別有幣也

事諸侯使諸侯執大夫次事使上士下事使卿執其次  
疏凡作事者此通論諸侯以下所其王事之差

以彼作其事此則通作諸侯諸臣等之事亦依敘以作之云次事上士者賈疏云直言上士不作  
中士下士者總以王之三等之士皆曰上士與王制所云元士同也王引之云周禮序官凡言上

士者皆對中士下士言之無合三等之士言之者掌客從者三公賦上公之禮卿賦侯伯之禮大  
夫賦子男之禮士賦諸侯之卿禮庶子賦其大夫之禮其序卿大夫士庶子之等與此同而但稱

為士不稱上士夏官司士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為介正此所謂次事使士  
者亦無上士之稱上蓋衍文也若有上字則與直言士者不同鄭必訓釋其義今鄭不為上字作

解則所見本無此字也案王說是也云下事庶子者庶子謂公卿大夫之子未命而在官者故次  
在士下詳宮伯諸子疏注云作使也者司士注義同鄭司農云王之大事諸侯使諸侯執大事

也次事卿使卿執其次事也次事使大夫次事使上士下事使庶子者王引之云上士亦後人依  
誤本經文加之案王校是也先鄭亦訓作爲使謂自大事至下事有此五等各依其爵次尊卑作

之使  
使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  
殺禮之屬疏掌四方賓客之牢

數者牢唐石經初刻誤作勞磨改作牢此即下文五等諸侯禮數不同之法宰夫云凡朝覲會同  
賓客以牢禮之禮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此所掌與彼略同亦官聯也

牢禮謂若下文食積戩膳等皆有牲牢之禮儀即下養饋獻即下乘禽宰夫注云膳獻禽羞也飲食燕饗也此不言膳及賓賜餼牽者詳略互見足相駭約也注云政注邦新殺禮之屬者

據下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之數者以公侯伯

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敢用也諸侯長王合諸侯而饗禮者司儀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九命作伯者也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案亦兼時會殷同言之凡會同在國外為壇此饗

則仍在廟以饗與會同不同日也云則具十有二牢者宰夫注云三牲牛羊豕具為一牢則十二牢即十二太牢也云庶具百物備者祭統云官備則具備水草之淮陸產之醴小物備矣三牲之

組八簋之寶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鄭彼注云具謂所其眾物案十二牢為牲俎則庶具百物蓋指庶羞膳夫所謂羞用百有二十品之屬是也云諸侯長十有再獻者待

方伯以殊禮蓋與大禘十二獻禮略同凡上公九獻依司尊彝注說祭禮約之蓋先有二祿後又有四獻寶食後酌爵又二獻眾賓之長又一獻是為九獻此外更有三獻則禮經無可推約莫

能詳也賈大行人疏說九獻無祿不足據注云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賈疏云王禮則十二牢是故哀七年吳來徵百牢魯使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

數也上公以九為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也云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既不分牢各具則不得四時朝覲五等諸侯皆一一專饗故牢禮多不逾九今合諸侯而兼饗之既不分牢各具則不得

專屬一人故特用盛禮與專饗不同也賈疏云以經云合則時會殷同是盡在於是兼饗故用十二牢也若單饗一國即有賓主之敵則單用大牢今兼饗諸侯無一一相敵故云莫敢用也若曲

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彼亦非一帝據饗五帝莫適卜也案賈說非也敵適字同凡言莫適者皆無所專主之謂論語里仁篇無適也釋文引鄭本作敵詩衛風伯兮篇豈無膏沐誰適

為容毛傳云適主也此注云莫敢用者即謂不能專主一人之禮而用之故用王禮之數曲禮注云莫適卜亦謂帝有五不能專主一帝而卜之非無一一相敵之謂也云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

者據大宗伯文先鄭彼注云長諸侯為方伯故此云諸侯長也云獻公侯是也王巡守殷國則國



君膳以牲饋令百官百姓皆具從者三公既上公之禮卿既侯伯之禮大夫既子男

之禮士既諸侯之卿禮庶子壹既其大夫之禮以膳天子貴誠也性孕天子不食也祭帝

不用也凡賓客則皆角尺令者掌客疏王巡守殷國者即大行人十有二歲巡守殷國時也賈

令主國也百姓皆具言無有不具備疏王巡守殷國者即大行人十有二歲巡守殷國時也賈

之下當方諸侯或所在經過或至方岳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出畿外在諸侯之國所在之處皆

設禮待王故巡守設國並言也案殷國者王巡行近畿之國因而合諸侯也故有侯國膳具之事

與大行人之設同在王都者異賈沿鄭職方氏注之誤說合二事為一故謂或在王城非也詳職

方氏疏云則國君膳以牲饋者賈疏據下文諸侯禮謂此王膳亦謂殷膳今案王在侯國亦若在

國日一舉侯國之君當有進膳之禮不唯般膳也賈說似未咳史記魯仲連傳云天子巡守諸侯

避舍納筭餼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是天子巡守諸侯有親視膳之禮

也云令百官百姓皆具者此謂致積煢饗餼及股膳皆有牲牢也賈疏云此文與下為目百官即

三公已下是也詒讓案左僖二十四年傳云天子出居于鄭鄭伯與孔將錫石甲侯宣多省視

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此百牲亦官具之一端也云從者三公既上公之禮者王三公既

幾外諸公之禮也國語周語說襄王使大宰文公賜晉文公命晉待以公命侯伯之禮云上卿逆

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與此後文上公之禮正同云卿既侯伯之禮大夫既子男之禮

士既諸侯之卿禮庶子壹既其大夫之禮者賈疏云上公已下及侯伯子男禮備於大行人及掌

客諸侯之卿及諸侯大夫禮亦備於聘禮及公食大夫也注云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者賈

疏云鄭偏舉一邊而言所在亦須其待云饋爾雅釋畜牛屬云其子饋國語楚語

云郊禘不過爾栗章注云角如爾栗漢書禮樂志須注云爾栗言角之小如爾栗及栗天之牲同用

云王制云天地之牛角繭栗郊特牲云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饋謂殷膳時特與祭天之牲同用

饋則天子繭栗可知也云以膳天子貴誠也性孕天子不食也祭帝不用也者據郊特牲文鄭彼

注云饋者誠慈未有牝牡之情孕任子也云凡賓客則皆角尺者明餘賓客自上公以下皆不用

禮也王制云賓客之牛角尺謂長一尺也云令者掌客令主國也者賈疏云以其掌客掌諸侯已下牢禮故知掌客令也云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具備者百牲舉成數明隨從官多少無不具備不必限以百也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既殮牽二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殮五牢食

四十簋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醢醢百有二十饗車皆陳車米既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輶車禾既死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既殮牽再問皆脩殮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醢醢百饗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

牛子男三積皆祗殮牽壹問以脩殮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  
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饗饋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米八  
十筥醯醢八十饗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  
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饋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

壺六豆六籩膳祗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積皆視殮牽謂所其如食而牽牲以往不殺也  
不殺則無錡鼎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實

于適其設筐陳于楹內饗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壺之有無未聞三問皆脩脩脯也上公三問皆脩下句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著脫字失處且誤耳殮客始至致小禮也公侯伯子男殮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其設蓋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簠稻梁器也公十簠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簠堂上四西夾東夾各二子男六簠堂上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四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四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錡羹器也公錡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其於衰公又當三十於言又爲無施禮之大數錡少於豆推其衰公錡四十二宜爲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錡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四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簠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任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牲當爲腥聲之誤也腥謂腥鼎也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鰾每牢皆九爲列設於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

伯四牢也皆陳列也喰門內之實備于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喰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

既兼喰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死牢如喰之陳亦飪一年在西餘腥在東也牽生牢也陳于

門西如積也米橫陳于中庭十為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梁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

行子男二行醴醢夾碑從陳亦十為列醢在碑東醢在碑西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之陳也言

車者衍字耳車米載米之車也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筥十筥曰車三托則三十稷也稷猶束

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讀為棟栝之栝謂一積也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

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於禮以雙

為數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若弗酌請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

以侑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眾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具史上書皆有喰饗餼尊其君以及

其臣也以其壽等為之牢禮之數陳廚卿也則喰二牢饗餼五牢大夫也則喰大牢饗餼三牢士

也則喰少牢饗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壽而已夫人致禮

助君饗賓也籩豆陳于戶東壺陳于東序凡夫人之禮皆使下大夫致之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

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

亦所以助君養賓也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餼賓之類與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

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道館見者故道館見者乃致膳鄭疏凡諸侯之禮

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幸也故秦秋傳曰饋奉竭矣耗讀為耗秣麻苔之耗疏者賈疏云此

一經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若然天子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而見諸侯自相待

者以外包內天子待諸侯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案賈說是也覲禮饗禮乃歸注引此經上三公三

饗三食三燕云為釋則鄭謂天子待諸侯亦用此法明矣云上公五積皆既喰牽三問皆脩者

此賓客在道之禮大行人上公出入五積三勞是也此不言勞者文不具云喰五牢者以下

至皆陳皆賓客始至所致之禮也云乘禽日九十雙者以下皆留閒所以給賓客之禮乘禽即下文禽獻

也聘禮亦云歸乘禽日如其養儀之數彼聘臣饗餼五牢故聘義云乘禽日五雙此上公九年而乘禽日九十雙十倍其數者亦君臣禮異也云股膳大牢者亦留閒所致也云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者大戴禮記朝事篇云饋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宴即燕之借字經文先饗次食次燕者凡賓禮饗最盛食次之燕為最輕行禮先後亦同故公食大夫禮云設洗如饗注云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聘禮注亦據公食經云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依彼注義則行此三禮亦依敘次錯互舉之蓋上公則先一饗次一食次一燕又再饗次再食次再燕又三饗次三食次三燕侯伯子男及聘臣數遞減而三禮相互並同唯左昭二十五年傳叔孫婁聘宋公享之明日宴彼亦先饗後燕而先後兩日饗燕相接其閒無食者或文不具抑或以侯伯之卿再饗一食前已得一饗一食故更端再饗而無食皆未可知也云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不親饗食燕而以禮致之也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饗餼者以下皆待賓客從者之禮云唯上介有禽獻者五等諸侯上介皆以卿故持隆其禮其大夫士介則無也詳大行人疏云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者皆夫人待賓客之禮也云卿皆見以羔膳大牢者此皆卿大夫待賓客之禮也大宗伯六摯卿執羔五等侯國同云侯伯四積者以下至膳特牛皆侍侯伯之禮與公略同唯等數皆遞殺云三饗再食再燕者浦澄云內宰大宗伯職金疏及覲禮注並作再饗汪文臺云通典七十四引亦作再饗郊特牲疏云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案浦汪並據孔說校此孔云南本者謂南朝本也唐蜀石經及今本並與彼同依北朝本則五等諸侯饗食燕數各自相同於上下文例亦符合但致聘禮侯伯之卿壹食再饗則饗食數不必盡同況大行人注謂大國之孤饗食之數並視小國之君而此經子男止壹饗壹食反不得視大國之卿則於禮例似不甚協竊疑南本此文不誤下文子男當作再饗一食與大國卿同六朝以後子男文誤作壹饗北本遂改此文以與後相體實則五等諸侯唯上公三禮自相等餘皆不相等也云子男三積者以下至親見卿皆膳特牛皆待子男之禮與侯伯略同等數亦遞殺云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簋者愈趨云經文夫人致禮於上公則八壺八豆八簋於侯伯亦八壺八豆八簋於子男則六壺六豆六簋此必誤也以上文例之降則公侯伯子男遞降如食四十簋十豆四十之類皆是也不降則公侯伯子男皆不降如鼎簋十有二是也未有侯伯不降而子

男獨降者疑致禮侯伯為六壺六豆六簋子男為四壺四豆四簋據聘禮夫人致禮于賓六豆六

伯之卿行聘之禮夫人致禮六豆六簋六壺若如俞說此夫人致於侯伯亦六壺六豆六簋則君

數並不誤唯上公當作十壺十豆十簋亦無堦證竊疑此經於子男亦當作八壺八豆八簋蓋夫

人致禮五等諸侯數皆不降猶膳用大牢亦五等同不降經文子男數誤而侯伯數則不誤也大

抵此章文多無詞但無它經可證姑並存諸說俟通學詳定焉注云積皆視飧牽謂所共如大

而牽牲以往不殺也者此亦注用今字作視也下並同此五等諸侯相朝積飧牽餼之等同用大

牢天子待來朝諸侯亦然郊特牲云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是也賈疏云上公五積公國

自相朝是上公待上公之禮有五積皆既飧一積既一飧五積則十五半言牽者數雖

牢擷飧則殺積全不殺並生致之故云牽侯伯四積亦皆既飧牽飧四牢一積既一飧則一積四

不殺者以其在道分置豫往故不殺之容至自殺也既云既飧積亦或有孰失之云不殺則無積

皆依飧解之也案賈說是也凡積皆不殺左傳隱十年孔疏謂積亦或有孰失之云不殺則無積

鼎者賈疏云鑊鼎即陪鼎是也但殺乃有鑊鼎不殺則無鑊鼎可知侯伯子男皆然王引之云下

文飧五牢鑊四十有二鼎簋十有二是飧有鑊與鼎飧五牢皆殺則必烹肉於鼎盛汁於鑊故有

鑊鼎也五積視飧而不殺牲則無鑊鼎可知故鄭云不殺則無鑊鼎鑊鼎二器也賈誤以為一器

三禮圖亦沿賈氏之誤案王說是也胡培暉說同云簠簋之實其米實于筐豆實于鬯者于注例並當作於各本並誤下同賈疏云皆約公食大夫親食則有簠簋之實已下皆任在鬯若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則生往今積既不殺與公食生致同故鄭皆約公食大夫解之也云其設筐陳于楹內鬯陳于楹外牢陳于門西者賈疏云彼云豆實于鬯陳于楹外二以並北陳簠簋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間二以並南陳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是鄭皆依公食大夫之文也詒讓案鄭彼注云陳鬯筐於楹間者象授受於中堂也牛羊豕為其踐汗館庭使近外云車米禾芻薪束于門外者賈疏云此約聘禮致饗餼之文彼云門外米三十車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陳薪芻芻倍禾注云薪從米芻從禾是其事也侯伯子男積之簠豆米禾薪芻等陳列亦與此同也云壺之有無未聞云三閭皆脩脯也者脩脯膳夫先鄭注不言禮數公食大夫禮致侑幣亦無壺故云有無未聞云三閭皆脩脯也者脩脯膳夫先鄭注同以問禮輕故無牲半云上公三閭皆脩脯而臣卑用牢故云非禮按下文凡介行人宰史皆在蓋著脫字失處且誤耳者賈疏云君尊用脩而臣卑用牢故云非禮按下文凡介行人宰史皆在饗食燕下此特在上有人見下文脫此語錯差著於此更有人於下著訖此剩不去故云蓋著脫字失處也下文皆云凡介此云羣介故云且誤耳段玉裁云皆有二字本下屬飧饗餼今乃因下文飧五牢而為皆有牢與君脩為對文鄭所謂且誤謂誤中又誤也云飧客始至致小禮也者詳宰夫及司儀疏云公侯伯子男飧皆飪一牢其餘牢則腥者賈疏云鄭言此者下惟言腥不言飪此有綱及鼎皆為任一牢而言以是經雖不言任須言任之矣腥之數備於下也詒讓案鄭意若公飧五年任一年餘四年並腥餘放此聘禮致飧一牢腥亦一牢者彼侯伯之卿飧止二牢故任腥各一其諸侯相朝半雖多任亦止一牢與聘禮同惟腥半多為異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也者庶羞亦實於豆經以別於正豆之菹醢故謂之食明與食醫六食為飯異也庶羞詳膳夫疏云其設蓋陳于楹外東西不過四列者于亦當作於賈疏云前所陳皆約公食大夫致食之禮今案公食若不親食庶羞陳于碑內者設飧之時堂上皆有正饌無容庶羞之處楹外既空不須向碑內及堂下故疑在楹外陳之十以為列故四列也云簠簋稻梁器也者梁舊本並誤梁今據宋蜀必知為四列見公食云庶羞西東毋過四列故知也云簠簋稻梁器也者梁舊本並誤梁今據宋蜀

大字本正此對簋為黍稷器也說文竹部云簋黍稷圓器也許以簋亦為黍稷器與鄭說異凌廷堪云聘禮歸饗饋堂上兩重梁在北西夾兩重梁在西東夾亦如之公食大夫賓北面自閒坐左

擁篲梁右執滄以降是篲乃稻梁器非黍稷器當以經文為正案凌說根據禮經足申鄭義又鄭舍人注云方曰篲亦與許異詳彼疏云公十篲堂上六西夾東夾各二也侯伯八篲堂上四西夾

東夾各二子男六篲堂上二西夾東夾各二者賈疏云鄭知此者見聘禮致饗饋堂上二篲東西夾各二篲今此公十侯伯八男子六禮之通例堂上之數與東西夾之數堂上不多則等鄭遂以

意裁之五等東西夾各二以外置於堂上故云公六侯伯四子男二也聘禮設飧鄭約致饗饋今亦約致饗饋也但聘禮設飧云西夾六無東夾之饌者蓋降於君禮故也云豆菹醢器也者毛詩

大雅生民傳云木曰豆薦菹醢也蓋人云掌四豆之實是豆為盛菹醢凡濡物之器也凡飲食之禮有正羞之豆有庶羞之豆此豆專盛正羞之菹醢其庶羞經別謂之食不在此數互詳醢人

旗人疏云公四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六者禮器注義亦同賈疏云鄭以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者禮器注義亦同賈疏云鄭以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

上大夫八豆是堂上豆數又取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二十有六諸侯十有二謂侯伯子男同則亦是堂上豆數可知以此文公言四十明十六在堂上餘二十四豆分之於東西夾各十二

此侯伯言三十二亦以十二為堂上豆數餘二十分於東西夾各十此子男云二十四以十二為堂上豆數其餘十二分為東西夾各六其堂上豆數既約聘禮與禮器東西多少鄭以意差之可

知云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者鄭自明上所釋堂上東西夾豆數並據禮器及聘禮參定之意鄭禮器注云

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饗饋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戶西則凡致饗饋堂上之豆數

亦如此案禮器記天子以下豆數公羊桓四年何注說同鄭據公食禮下大夫豆數六定為食禮又以此聘禮致饗饋於上大夫堂上八豆亦與禮器文合則上大夫致饗饋堂上豆數與食禮同明

諸公諸侯等致飧並與食禮同可知彼二經與此足互相推定也云錡羹器也者說文金部云錡器也案亨人有大羹錡羹凡羹和菜者盛於錡大羹不和菜則盛於登故公食大夫禮注云錡菜







此君少者禮有損之而益故也賈聘禮說同案聘禮致餼堂上八簋西夾六簋則十四簋也彼  
臣禮致餼無東夾之饌尚多於此君禮於義頗難通所未詳也云合言鼎簋者性與黍稷俱食之  
主也者對簋豆鬯盞等皆析言之也賈疏云黍稷與眾饌為主性與羞物為主是俱得為食之主  
也云性當為腥聲之誤也者謂上公牲三十有六子男牲十有八二牲字也以性即牢於義無取  
故依聘禮易為腥牲腥聲類同段玉裁云說文腥為豕望眊而交捷腥之正字與鄭禮注異見內  
饗詒讓案依說文則腥鼎之腥當作牲云腥謂腥鼎也者腥者對任為文謂殺而未亨者也亦實  
於鼎故曰腥鼎云於侯伯云腥二十有七其故腥字也者明經三言腥其二並誤為牲惟侯伯文  
不誤也云諸侯禮盛腥鼎有鮮魚鮮暗每半皆九為列設於階前者於舊本亦誤于今依蜀石  
經正賈疏云此皆約聘禮設餼而言案彼任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致饗饋云  
腥二牢鼎云七無鮮魚鮮暗設于階階前西面陳如任鼎二列此云三十六故知有鮮魚鮮暗也  
詒讓案聘禮致餼歸饗饋皆任鼎九腥鼎七此諸侯禮腥鼎亦九與任鼎同列數又多是其盛也  
云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者皆每半九  
鼎為一列也云皆陳陳列也者陳列司市注義同云飧門內之實備子是矣者于亦當作於門內  
謂堂上及東西夾所設別於米禾之設於門外者以上所說略已略備也云亦有車米禾芻薪者  
此則門外所設聘禮云門外米禾皆二十車芻薪皆禾是也云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  
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者聘禮注云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  
牢牢十車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據鄭彼注則此上公五牢生二死三故  
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生各二故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生一死二故米十車禾三  
十車也云芻薪皆倍其禾者聘禮致餼亦云芻薪倍禾與此經同若然上公芻薪六十車侯伯子  
男並四十車也米禾芻薪三者并之則公百有十車侯伯八十車子男七十車御覽禮儀部引鄭  
孝經注說天子待來朝諸侯云芻米百車舉成數通五等言之也賈疏云若然按聘禮米禾皆二  
十車者彼大夫禮豐小禮大夫飧二牢故米禾皆五之米禾各二十車也案依賈說既聘禮米禾  
皆二十車通駭五等聘臣則子男之臣當亦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子男之臣當亦米十車禾二十車  
同聘禮專為侯伯臣之禮上公之臣當亦米二十車禾三十車子男之臣當亦米十車禾二十車

於差次似較合但與半數又不無差異經注並無文未敢定也云饗餼既相見致大禮也者外饗注云饗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饗凡賓主相見而將幣滿幣既退而致饗凡朝聘皆同云

大禮者對殮為小禮也並詳外饗疏云大者既兼殮積有生有腥有孰餘又多也者此澤饗餼獨為大禮之意凡歸饗餼有任有腥有餼任者孰而享之腥者殺而未亨餼者生而致之是生腥孰

三者兼備也賈疏云假令上公饗餼九牢五牢死四牢牽上公五積皆既殮牽則是一積五牢言兼殮死五牢與殮同言兼積者則兼不盡止兼四耳以其牽與積同故云兼之也侯伯子男皆兼

積不盡言餘又多者謂米禾芻薪醴醢之屬云死牢如殮之陳者亦任一牢在西餘腥在東也者聘禮歸饗餼任一牢設于西階前腥二牢設于阼階前是任在西腥在東也云牽生牢也者生致

之不殺也聘禮歸饗餼謂之餼鄭注云餼生也云陳于門西如積者于亦當為於聘禮云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是也賈疏云前殮之陳及積之陳皆約聘禮致饗

餼法今於此云如積則亦如聘禮饗餼也云米橫陳于中庭十為列每筥半斛公侯伯子男黍梁稻皆二行公稷六行侯伯稷四行子男二行者于亦當作於子男下賈疏述注有稷字疏云約聘

禮致饗餼法彼云米百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為列北上黍梁稻皆二行稷四行此以增稷餘不增故知公稷六行子男米八筥黍梁稻各二行更得二即足故知稷二行論讓案鄭聘禮注云

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為列據鄭彼注則上公米百二十筥十以為列自東至西橫陳之黍二行在北次梁二行次稻二行次南稷六行也餘並放此每筥半斛即後文米筥之數也毛詩召南

采蘋傳云圓曰筥說文竹部云筥籜也籜飯筥也受五升與禮經米筥異也云籜籜夾碑從陳亦十為列籜在碑東籜在碑西者據聘禮云籜籜百籜夾碑十以為列在東鄭彼注云夾碑在鼎

之中央也籜在東籜在陽也籜肉陰也賈疏云言夾碑故知從陳然侯伯籜籜百籜米百筥上介筥及籜如上賓上介四人米百筥此數多于子男與侯伯等者上公籜籜百二十籜與王舉百二

十籜同故鄭志云此公乃二王後如是王之上公與侯伯俱用百籜子男八十籜其筥米皆同籜數此是尊卑之差至於聘禮乃是臣法自為一禮不相與亦是損之而益案夾碑陳十為列若上

公醴醢百二十籜籜六十籜為六列從設碑西籜六十籜為六列從設碑東也餘亦並放此又案賈此疏及聘禮疏並謂聘禮臣法損之而益者籜人疏謂五等聘臣同醴醢百籜則子男臣多於

君故為是說以幹旋之此於禮例亦難通竊疑米筥醴醢之數亦君臣禮同子男之臣當亦米八  
十筥醴醢八十甕耳賈說恐不埒也云皆陳於門內者於公門內之陳也者經言車皆陳文承半  
米醴醢之下皆門內所設故知皆陳於門內者明並於所館門內陳之也云言車者衍字耳者謂  
經言車皆陳不當有車字賈疏云言車載米之車不合在醴醢下言之又按侯伯子男醴醢下皆  
無車字故知衍字也段玉裁云因下文車字多見而誤衍云車米載米之車也薪芻不云車者門外所陳米禾  
芻薪皆載於車此車米則為載米之車別於後車禾為載禾之車也薪芻不云車者文略鄭必釋  
此者明此車字宜有非衍字也引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石六石曰石六石曰石六石曰石六石曰石  
秉卽後文所謂米秉也鄭彼注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籩者今文籩為逾云每車秉  
有五數則二十四斛也者秉十六斛五數共八斛合之是二十四斛聘禮記所謂二百四十斗也  
云禾稊實并刈者也者稊舊本誤稊今據錢鈔本明注疏本正與釋文合說文禾部云禾嘉穀也  
稊謂之禾故說文禾部云稊節為禾此謂稊也廣雅釋草云黍稊稻其稊謂之禾此謂稊也此以  
稊實并刈為禾義亦同書禹貢百里賦納總偽孔傳云禾稊曰總入之供國馬此禾稊實并刈卽  
所謂總也程瑤田云禾稊之有稊者也其實稊也其米梁也聘禮及掌客職禾皆言若子車車三  
稊薪芻芻禾以薪芻例禾是禾為有稊者矣又聘禮記云四百秉為一秬鄭注此秉謂刈禾盈手  
然則秉秬者禾稊之名禾為稊之有稊者故以秉秬數之也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  
穀連稊者不別立名遂假借通稱非謂禾為諸穀苗幹大名也引聘禮曰四秉曰筥曰筥曰稷十  
稷曰秬者釋秬之名數此秉筥卽後文所謂禾為諸穀苗幹大名也引聘禮曰四秉曰筥曰筥曰稷十  
稷鄭彼注云古文禮曰二百四十斤為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說亦作稷說文禾部云五  
為秬二秬為秬周禮曰二百四十斤為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說亦作稷說文禾部云五  
周禮說亦本聘禮記而以秉為二百四十斤與鄭本經文及義並不同詳載師陶人疏云每車三  
秬則三十稷也者十稷為秬三秬則三十稷鄭聘禮注亦云一車之禾三秬為千三百秉三百筥  
三十稷也云稷魯束也者釋聘禮稷字之義說文糸部云總聚束也禾稊實并刈總而束之故以  
為十筥之名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者詩小雅大田孔疏云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以

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字同數則異也王念孫云據周官儀禮及鄭注之文是禾束之秉與量名之秉其事既異其數亦殊量名之秉為十六斛比於斗斛較為最多之數禾束之秉為一

把比於筥稷秬為最少之名治讓案鄭言此者以其字同易滋淆混故特辨別之說文及載師賈疏引五經異義國語魯語草注廣雅釋器並誤合米禾秉筥為一亦詳載師陶人疏米筥互詳舍

人疏云禾之秉手把耳者聘禮記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毛詩小雅大田篇彼有遺秉傳云秉把也孔疏云秉刈禾之把也小爾雅廣物云把謂之秉案說文又部云秉禾束也

從又持禾秉持二禾秉持一禾手部云把握也莊子人閒世釋文引司馬彪云一手曰把據此蓋稷時持禾稹盈手一握刈而束之是謂之秉因以為禾一束之名也左昭二十七年傳或取一秉

秆焉杜注用毛義家語正論篇秉芻王注云一把曰秉是芻稹之秉皆據一把言之國語魯語韋注引聘禮記十庚曰秉之文以釋秉芻蓋誤以米秉為禾秉庚即今文禮之逾亦即數也云筥讀

為棟栝之栝者段玉裁改讀為為讀如云此凝其音各本作讀為誤此言禾之筥讀如栝以別於米之筥讀姜呂反云謂一櫛也者聘禮記注釋禾秉云筥櫛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有名

即筥者說文禾部云濟復刈也一曰撮也撮即刈禾聚把之義賈疏云濟即詩云此有不斂濟濟為鋪也詩大田孔疏云濟者禾之鋪而未束者案依鄭孔說蓋刈禾一把謂之秉聚四把謂之筥

禮云未束者至十筥四十把乃總束之所謂總也云皆陳橫陳門外者也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者聘禮云門外米三十車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陳是也鄭彼注云車皆陳北

轉云芻薪雖取數于禾薪從米芻從禾也者于亦當為於此明薪亦在門東芻亦在門西也云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鳩之屬者聘禮注亦云乘禽乘行之禽謂鳩鷹之屬方言云飛鳥曰雙雁

曰乘廣雅釋詁云雙耦匹乘二也列女傳仁智傳云夫雖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案乘行謂雙雙相並而行羣處謂成羣而居猶言乘居而匹處矣云於禮以雙為數者賈疏云即此

者賈疏云此為牢禮之外見賓中閒未去恐賓慮主人有倦更致此膳所以示念賓之意無倦也

壹食再饗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不饗則以酬幣致之不食則以侑幣致之者聘禮云公子賓

彼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案說文酉部云酌盛酒行觴也燕饗皆  
有酒食禮無獻酬則不得言酌經舉饗以見食耳經言弗酌亦當關燕言之酒人注云王不親饗  
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幣有幣致之觀禮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  
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據彼二注則天子待來朝諸侯不親燕而致幣之禮明諸侯自相  
朝主國之君不親燕當亦有致幣聘禮諸侯使卿自相聘禮殺燕無常數故彼經惟有致饗食幣  
無致燕幣此五等諸侯相朝燕有常數與饗食同則不親燕亦殺燕無常數故彼經惟有致饗食幣  
不親燕有致幣者蓋文不備賈誼謂不燕亦以酬幣致之觀禮疏亦謂此經通饗食燕是也  
此疏又謂不言致燕者燕禮饗不親酌蓋不致非鄭指也互詳酒人疏云凡介行人宰史眾臣從  
賓者也者謂來朝諸侯之臣從其君有職事者也云行人主禮者賈疏云主賓客之禮大行人之  
類是掌賓禮也胡匡衷云春秋諸國皆有行人而不言大小則諸侯僅立行人之官通掌其事云  
宰主具注云主書者聘禮云宰命司馬戎眾介注云宰上卿貳君事者諸侯謂司徒為宰又云命宰  
夫官具注云宰夫宰之屬也此宰在行人下則非司徒卿蓋指宰夫以下言之賈疏云此云史止  
謂大史之屬官以其有爵等故知也按聘禮云史讀書宰執書告備具于君又掌饗具故公食大  
夫云宰夫具饗于房是掌具也黃以周云掌客史從君而行者當是太史聘禮從卿而行者乃其  
屬疏非云皆有饗饗尊其君以及其臣也者眾臣皆別致饗饗饗明推尊禮其君之意以及其  
臣聘禮記云士無饗注云謂歸餼也是聘臣士介唯有餼之生牢無饗此朝君卿大夫士介皆有  
饗亦禮之隆殺也云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者此述經陳數作數陳與經文不合浦鐘以為  
誤到今攷禮弓孔疏聘禮賈疏引經並作數陳又詩小雅大東箋云凡餼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  
禮之數陳正用此經孔疏引注同竊疑此經本作數陳猶肆師云展器陳也今本經誤到而注則  
不誤但數陳它職未見而陳數則見宰夫經疑事母質謹著其說以俟攷云爵卿也則餼二牢饗  
饋五牢大夫也則餼四牢饗饋三牢士也則餼少牢饗饋大牢也者賈疏云已下皆約聘禮賓之  
卿上介之大夫士介四人歸饗饋降殺而言也案鄭賈意經言以尊等為陳數明依卿大夫士為  
三等之差分國大小亦不依命攷左傳昭二十一年孔疏引劉炫說同蓋聘禮致餼賓一牢腥一  
腥一牢上介飪一牢眾介皆少牢歸饗饋賓五牢任一年腥二牢饋二牢上介三牢飪一牢腥一

半餼三半士介四人皆大半彼侯伯之卿三命而五半此即半禮不依命數之證故據波釋此若

然鄭賈意此任腥餼之數亦當如彼也云此降小禮豐大禮也者謂子男之卿饗餼五半與其君

等也賈疏云小禮謂餼則去君遠矣并乘禽之等皆是小禮也大禮謂饗餼卿與君等是豐大

禮也云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者賈疏云依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

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并有國孤一人四命是從孤已下通一命不命有五等若以此

命數五等為之則參差難可等級略於臣用爵而已爵則有三等易為等級也言略於臣用爵則

君不依爵而用命即諸侯五等命惟三等大人掌客皆依命是也方苞云注非也曰以其爵

等則各以三等之國卿大夫之相當者為等明矣三等之國皆曰以其爵等正為卿大夫士之

爵同而其等各異也若如注說子男之卿與君同則案大禮矣案方說是也卿大夫半禮雖

不依命數然五等國大小不同不妄同禮竊謂大行人云凡諸侯之卿真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

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即此經爵等之義疑公之卿當餼三半饗餼七半大夫當餼二半饗餼五半

士當餼大半饗餼三半侯伯之卿大夫士如聘禮賓介之數子男之卿當如聘禮之士介餼大半是



首兼致膳致饗諸事言之賈疏云若然不使卿者按內宰云致后之賓客之禮注謂諸侯朝覲及女賓之賓客亦內宰是下大夫王后尚使下大夫況諸侯夫人乎故知使下大夫也云於子男云膳視致饗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饗有壺酒者賈疏云公侯伯夫人致禮則曰八壺八豆八簋與膳大牢致饗大牢三者各別於子男夫人則云膳視致饗鄭云饗有壺豆則致膳無酒矣故云饗有酒若然子男夫人於諸侯惟有二禮矣聘禮夫人於聘大夫直有饗同其公侯伯既別有致饗則其膳無壺酒不同致饗也但酒正云其酒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醕樽彼即后致饗之禮注云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是后致饗有飲無酒此注謂夫人致饗有酒與彼不同殆后夫人禮有隆殺與云卿皆見者見于賓也既見之又膳之亦所以助君養賓也者于亦當作於謂主國之卿皆以禮見賓也既見之後又致膳賈疏云言亦者亦夫人也云卿見又膳此聘禮卿大夫勞賓餼賓之類與者謂見與勞賓相類膳與餼賓相類也賈疏注見上如既字疑今本誤稅疏云按聘禮賓即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應再拜上介受勞述注見上如大牢米八筐上卿卿與大夫同執鷹下見於國君周禮凡諸侯之卿見朝君皆執羔又云大夫餼賓之類與案鄭以見膳禮經無文約與勞餼相似然其隆殺究不甚相合賈聘禮疏謂此經卿見朝君公膳大牢侯伯子男膳特牛又無筐米聘禮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為君臣禮各自為差降不得以彼難此蓋亦以意強為之說於理仍難通所未詳也云於子男云親見卿皆膳特牛見讀如卿皆見之見言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館見者故造館見者方致膳者賈疏云上公侯伯直云卿皆見以羔於子男即云親見卿作文有異此言親見卿似朝君親自來見卿有此嫌故讀從上文卿皆見以兼之明此見亦是見朝君三卿之內有見者若故造館見則致膳若不故造館見則不致膳鄭司農說牽云牲可牽行者也者宰夫先鄭注義同牲可牽行即生牢二牲可牽行之義云秬讀為秬秬麻荅之秬者孔廣森云說文曰五稷為秬二種為秬荅小豆也麻荅皆禾屬故以秬秬計之此未見所出然與急就相類似古小學文也案孔說是也段玉裁亦謂

當是者頌篇若凡將篇中語但鄭云讀為祗棟之祗為變易之詞則不以二棟為一鋪未得其義許義不同麻荅殺名此牽連引之於義無取賈疏謂荅是鋪名刈麻者或把其為一鋪未得其義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

言其特來聘問待之禮如其為介時也然則聘禮凡所以禮賓是亦禮介

**疏**

注云言其特來聘問者賈疏云前文云凡介行人宰史是從君之法今言此者見不從君而特來聘問者亦有三等之爵爵卿也爵大夫也爵士也若大聘曰聘卿為賓大夫為上介士

為眾介小聘曰問大夫為賓介皆士也故歷言卿大夫士也云待之禮如其為介時也者謂雖特來待之亦與從君為介禮同賈疏云則前注尊卿已下是也云然則聘禮凡所以禮賓是亦禮介者鄭意此經謂待特聘之卿大夫士如朝覲之介則聘禮凡所以禮賓者即朝覲所以禮介者可知明聘禮與此職文足互相證蓋欲申前注約聘禮釋以尊等為半禮陳數之意賈疏謂禮介亦可

指聘禮上介眾

介言未得其愜 凡禮賓各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殺殺禮在野在外殺禮為

國省用愛費也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禍殺新有兵寇水火也凡禮賓各國新殺禮者以下並待賓客之變禮與人注云

喪殺禮者謂遭大札及君喪亦殺禮也聘禮遭君喪云不郊勞不禮賓不賄不禮玉不增遭夫人世子之喪如遭君喪注云喪殺禮為之不備是也云在野在外殺禮者在野謂王行在畿內都邑

在外則巡守般國及大師出在畿外以其行道偶遇賓客故不備禮也注云皆為國省用愛費也者此皆非常忽遽異於平時取其省用愛費故不得如常禮也云國新新建國也者賈疏云謂

若刑新國用經典鄭云新辟地立君之國治讓案此亦兼遷國言之若饗賓當用大牢而大雅篇公劉執豕于年毛傳云新國則殺禮也亦以公劉遷豳為新國足補此注之義云凶荒無年也者

說文禾部云季穀孰也無年見均人謂凶荒殺不孰也凶荒殺禮即大司徒十二荒政書禮之一帑周書釋詁篇云年饑則勸而不賓大荒賓旅有賜孔注云賓旅隨位賜之不饗燕又大匡篇云

大荒祈而不賓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墨子七患篇云凶饑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而不盛並凶荒殺賓禮之事禮器云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眾不匡懼亦謂此也云禍殺新

有兵寇水火也者注例用今字當作災詳宮正疏大宗伯注云禍幾謂遭水火此又有兵寇者  
以大宗伯凶禮有禮圍敗恤寇亂皆國被兵寇亦宜殺禮此上下經無其文故知禍幾所該者  
得兼也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者左哀十五  
杜注云朝聘道死以尸行事是也賈疏云若諸侯之君出行則以三年之戒以禭從死者除棺之  
外主人皆借之若臣從者死棺物皆其之注云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者主人謂朝聘所至  
之國也聘禮云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注云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賈疏云此乃在  
館櫛殯還日以極行知者時賓死以極是朝是也云喪用者饋奠之物者謂常禮當致饗餼今改  
致共喪禮饋奠之物也聘禮云主人歸禮幣必以用注云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客  
賓禮此喪用亦當兼幣鄭不備舉耳賈疏云小斂惟一鼎大斂特豚三鼎之類是也

**有喪唯芻稍之受**芻給牛馬稍人粟也其正禮殮饗餼主人致之則受賓客有喪唯芻稍  
文賓客身死此文據為賓客聘至彼國後有喪來告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須得資給敵受芻稍  
也案此賓客當朝聘賈疏云聘未駭有喪亦通公私此皆謂既入竟以後若尚未出己國竟聞  
君喪則當反以吉凶禮不相干也聞私喪則或容受代故公羊宣八年傳云大夫以君命出聞喪  
徐行而不反何注云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是也注云  
不受饗食饗食加也者賈疏云二者並速賓於朝飲食之事故自為而不受之聘禮亦云聘君若  
薨于後入竟則遂受禮不受饗食注云受饗餼也詒譏案聘禮有私喪亦云不受之聘禮亦云聘君若  
食固不當受但受饗食當兼合致於館者而言蓋賓雖不受主國仍不容無致也饗食加者對  
飧饗餼是正禮饗食是主國所以加禮於賓者遭喪不敢當禮故不受也云喪謂父母死也者  
賈疏云據正賓而言若諸侯正應死而有父者或始封之君為卿大夫容有父或父有廢疾  
不立己受位於祖亦云有父也案此亦兼朝聘賓客而言因通關朝賓故不得云君賈謂止據疾  
賓誤也朝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其常也云客則又有君焉者此專據朝介及聘客而言賈疏云謂介已下非直有父母又有君喪是

賈疏云據正賓而言若諸侯正應死而有父者或始封之君為卿大夫容有父或父有廢疾  
不立己受位於祖亦云有父也案此亦兼朝聘賓客而言因通關朝賓故不得云君賈謂止據疾  
賓誤也朝賓有父死者或如典命所說諸侯適子攝其君而來朝者耳其介及聘使有父母喪是  
其常也云客則又有君焉者此專據朝介及聘客而言賈疏云謂介已下非直有父母又有君喪是

以其俱三年故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案此客亦兼卿大夫士特來聘問者而言即聘禮君薨于後者是也賈專以朝介以下為釋未該云芻給牛馬者當亦兼有禾也聘禮注云禾以秣馬云稍人稟也者謂人所食米穀之屬聘禮說君薨于後之禮亦云唯稍受之又記云既致養旬而稍注云稍稟食也義並同致稍亦有酒漿故繫人云其賓客之稍禮蓋飲食通得為稟也稍亦詳宮正疏云其正禮食饗餼主人致之則受者據聘禮君薨于後既受稍又云受禮補此經之義明為稍之外仍得受食饗餼以其並主國待賓飲食之正禮不容辭也

**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牲亦當為腥聲之誤也  
有喪不忍煎  
疏 遭主國之喪者謂朝聘既入亨正禮飧饗餼當孰者腥致之也

是也據聘禮說遭夫人世子之喪亦唯饗餼之受與遭君喪同云不受饗食者亦通速及致皆不受也  
注云 牲亦當為腥聲之誤也者賈疏云亦上文公與子男牲三十有六當為腥是也云有

者腥致之也者賈疏云案聘禮聘遭喪入竟則遂也注云遭喪主國君薨也主人畢歸禮注云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饗餼饗食賓惟饗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也饗食雖主人歸賓賓不受

其加若喪主人致之亦應受以其正受腥禮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  
等九儀之差數  
注云 等九儀之差數者據大行人小行人並有辨位以等邦國故九儀差數之書謂之等籍亦謂之禮籍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注云禮籍名位尊卑之書是也賈疏云九儀之差數即大行人命者五等者四以九以七以五為差數是也

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  
官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訝士也既戒

乃出  
**疏** 若將有國賓客至者賈疏云謂五等諸侯及其臣來朝聘至謂入畿內至廬宿市當共迎賓待之云則戒官脩委積者遺人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委人云以稍聚待賓客是自

四郊以至於疆道路之閒皆有委積賓客至則更中成之云與士逆賓于疆者夏官敘賓注云疆

界也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畫地畫疆字同謂於距王國五百里疆界之處迎賓客也注云官

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者賈疏云以委積有牛羊豕米禾芻薪之等故知成官者謂牛人已

下也舍人掌給米粟委人掌芻薪之委布於道遺人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

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之等是也案據疏說則賈所見本此注疑并舉遺人大司徒大賓客令野

脩道委積注亦云令遺人是其證也云士誥士也者誥士云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

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與此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文正相應故知士誥士與此掌誥為

官職也聘禮賓及竟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又聘義云君使士迎于竟並稱誥士為士與此文同

云既成乃出迎賓者或官簡委積之事及宿則令聚櫟盧氏注云野疏人為官職也注云令環

野廬氏者及委則致積致于賓疏此謂當致委積之處則依法致之委積文互通也注云賓客

環人注同及委則致積致于賓疏此謂當致委積之處則依法致之委積文互通也注云賓客

王命致于賓者于注例當作於各本並誤此雖依常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

禮而致不必請命於王以禮統於尊故亦稱王命也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

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疏云賓客至王使卿致館掌誥既為賓客前驅入館掌誥次止于舍

內注云道之以如朝者前驅即道引詳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鄭司農云詔其位

館也玄謂入則掌訝出復其故位也客退復入迎為之前驅至于疏外陳摺介之處外朝在大門

兩旁皆有賓客次舍觀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也是也天子大門外

也兩旁通稱朝也賓禮亦並於此大門外朝彼侯國禮為庫門外以待事聘禮云賓皮弁聘至于朝是

謂諸侯亦謂之朝實非外朝之廷也凡天子諸侯外朝皆在大門內其門外之地或通謂之朝賈

其故位也者賈疏云先鄭以入復為掌訝詔客自復己之故位後鄭不從以入復客入則掌訝出復

允也云客退復入迎為之前驅至于館也者于亦當作於先鄭意客退則掌訝入復者入告王以客

之前驅以至於客館後鄭則謂無入迎之事其前驅至館則與先鄭同云玄謂入復者入告王以客

夫疏云退亦如之如其為前驅者賈疏云賓客行朝聘訖出還館謂之退亦如前與之道至館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責賦理國**疏**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者

案治聽義同彼經云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又記云凡賓拜于朝訝聽之公食大夫禮云明日

賓朝服拜賜于朝訝聽之鄭蓋兼用彼諸文此治以令訝者即宰夫云待賓客之令謂朝聘聘賓客

之小治拜賜即其一端也大治則大僕以達於王不以令訝大僕云掌諸侯之復逆是也注

云賓客之治謂欲正其責賦理國事也者治即復逆之事與小宰治訟之治義同凡諸辯陳訴請

求皆是鄭云正貢賦理國事者約舉一端以見義耳云以告訝訝為如朝而理之**凡從者出則**

者朝謂治朝賓客以所欲治者告訝訝為如治朝以其事達於王辨理其可否也

使人道之

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皆徒也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

**疏**

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者道唐石經作導今從宋本及釋文導正字道段字詳寺人疏注云

從者凡介以下也者賈疏云上掌客凡介行人掌史從賓客來者皆是從者也云人其屬皆徒也者即掌訝所屬胥四人徒四十人是也云使道賓客之從者營護之者賈疏云使不得侵陵從者也

也及歸送亦如之

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禮待事之屬

**疏**

與士逆賓於疆同故聘義歸亦云士送至於

竟也是也經不云與士者蒙上文省注云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禮待事之屬者亦如前來時之禮送至疆竟即疆也賈疏云來時訝為之道今歸又為之道及聚禮待事皆如前故云

亦如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

**疏**

注云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者於各本誤于今據明錢氏鈔本盛本毛本正此明通記訝事故兼有卿大夫士非掌訝中士所為也聘禮載行聘之禮云厥明訝

賓于館注云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此聘問之日迎賓之事彼賓是卿故使下大夫訝也賈疏云此訝是諸侯朝覲卿大夫士聘問之日訝之入至朝聘之時按聘禮記云卿大夫訝

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賓即館訝公命注云使已迎待之命又見之以其掌注云訝將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聘問之日亦使之訝者但天子有掌訝之官即館之訝餘事皆掌主之惟朝覲聘問

之日使卿大夫訝諸侯兼官故大夫士為訝賓即館時即為之訝與此掌訝不同也詒讓案聘禮記主聘問言故不及諸侯卿訝此則關朝覲故有卿訝也凡訝者賓客至

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疏**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者此訝亦通指王使迎賓

白某日伯父帥乃初事注云大夫者亦謂之訝往謂往至客館也覲禮賜舍後云天子使大夫成卿為訝者也亦引此經為釋是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

之好惡辟行之

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也威皆也辟讀如辟忌之辟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為

**疏**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者節蓋

旌節也與行夫環人及布憲所執略同云及其萬民之所聚者謂國都之外有大都邑亦巡行之也云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所好惡辟行之者宣布王之威德與擯人為官聯也注云

節以為行信者地官敘官掌節注云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云幣以見諸侯也者亦以禮動不虛雖王使巡行邦國其見諸侯亦自有摯幣玉帛之屬也云威皆也者大卜注同云辟讀如辟忌

之辟者辟忌見誦訓段玉裁云辟避古今字云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為者明使邦國君民皆順王之好惡也緇衣云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

不惑矣是其義使和諸侯之好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為和合之疏注云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為和合之者賈疏云下

案和好亦謂非朝聘而特遣使通其和好若典瑞達萬民之說說所喜也達者達疏注云說

者爾雅釋詁云悅喜樂也國語周語韋注云悅字案此與譚人使萬民和說義同云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者於舊本並作于今據錢鈔本明監本毛本校正賈疏云掌交既巡民間見民

有喜說之事王與國君未知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通專謂朝覲聘問也疏注云通事謂朝覲聘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又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設相聘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也世相朝也此皆以禮相通之事亦兼凡使命往來言之

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九論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九禮九儀之禮疏以諭九稅之

事並冢論為文大戴禮記朝事篇云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

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法也案彼記即本此經注云諭告曉也者說文言部云諭告也廣雅釋言云諭曉也九稅以下五者並當告邦國使曉其利害也云九稅所稅民九職





日朝以聽事故以告其君長者謂王每日視路門外之治朝聽受國之政事朝大夫亦在位故得聽聞王國所施行之事記錄之而以文書告其君長也注云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

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者謂國有政治通行於畿內者朝大夫聽之則以告都家之君長亦依放而行之也然王朝有大政治雖不施於都家者亦當告其君長注偏舉一耑耳俞正變

云朝大夫若漢郡國邸吏國事故者謂邸報是也云君謂其國君長其卿大夫也者賈疏云摠而言之皆曰國君別而言之唯三公及王子弟得稱國君卿大夫總稱長是以司裘國君其熊侯豹

侯驪大夫其慶侯是其別稱也論讓案君即大都之主長即小都及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夫使以告其疏國有政令者謂政令專施於都家者也云則令其朝大夫者謂政令既宣布則都家之吏疏各以文書下其都家之朝大夫也注云使以告其都家之吏者賈疏云上文

據天子國事遣朝大夫告君長此經據天子政令告朝大夫之事詒讓案都家之吏即下文云有司是也鄭以此不云告其君長故云告其吏然王朝有政令施於都家亦當告其君長注文云亦不

也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夫謂以小事文書來者朝大

也大事者非朝疏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者於經例當作于石經及各大夫所能平理疏本並誤聽謂王官斷其治之是非也賈疏云此經據都家有事上諸王府之

書請於國者則先達朝大夫朝大夫先平理其是非而後告於國有司也今審釋經義都家之治必由朝大夫而達者以防其詐偽及壅遏耳此官所主者傳達徵令之事似無平理之權鄭說恐

非經義云大事者非朝大夫所能平理者鄭意朝大夫是上士中士爵卑不能平理大事故都家之吏自告其君長其君長專達於朝不因朝大夫也今案都家有大事則當令專使凡都家之

來至王國咨問辯論非徒以文書上達故不因此官亦非為其爵卑不能平理也凡都家之

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不及謂有疏謂王國所令徵發及計考之事也俞正變云誅

其朝大夫如漢丞相長史詔郡國御史注云不及謂有稽殿之者說文稽都云稽留止也廣雅

其朝大夫如漢丞相長史詰那國邸吏注云不及謂有稽殿之者說文稽部云稽留止也廣雅

釋詁云殿後也負也謂阻遏注法令後期事不辨者也賈疏云都家治有不及稽殿誅朝大夫者以

其朝大夫專主都家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有司都司馬**疏**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者此亦謂徵令

實其不能催促故也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有司都司馬**疏**在軍旅則誅其有司者此亦謂徵令

司馬者謂都家司馬帥車徒從王者也賈疏云言此者見軍旅不干朝大夫之事都司馬王家之

司馬王臣為之者家司馬卿大夫使家臣自置其司馬者也詒讓案知有司非即朝朝大夫之屬者

明朝大夫當日朝以聽國事故不得從軍也都司馬亦當以家臣為之詳夏官敘官及都司馬疏

**都則**闕**疏**都則者案此非官名此條蓋西漢時經師所增當刪詳敘官疏

**都士**闕

**家士**闕



周禮正義卷七十四

瑞安孫詒讓學

冬官考工記第六

鄭目錄云象冬所立官也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

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古周禮六篇畢矣古周禮六篇者天子所專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焉六官之記可見者堯育重黎之後羲和及其仲叔四子掌天地四時夏書亦云乃召六卿商周

雖稍增改其職名疏考稽也釋名釋典疏云此西漢補闕時所題署也鄭詩大雅文王有聲箋云六官之數則同矣疏考稽也釋名釋典疏云此西漢補闕時所題署也鄭詩大雅文王有聲箋云

其事論而紀識之故謂之考工記亦以別於前五篇為古經也此篇故與周官經別行以其取補事典之闕故家五官而冠以冬官之目國語齊語說工云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儀云

工別為職實與五官文例略相類至旗章瑞玉之度明堂溝洫之制則尤禮經之枝別也備遺事工依於法游於說鄭注云法謂規矩尺寸之數說謂鴻殺之意斯記之作蓋於事功法說特詳而

典於義允矣阮元云第六唐石經作第十一非鄭目錄云象冬所立官也者小宰云多官之職其屬六十使掌邦事以其次六官之末於四時當冬故云象冬大戴禮記千乘篇云司空司冬以

制度制地事是也云是官名司空者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立家使民無空者也者明冬官亦當有大司空卿一人為正小司空中大夫二人為貳如五官之例左定四年

傳說成王時將季為司空又書顧命偽孔傳說毛公為司空並即大司空卿也知掌邦事者大宰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故鄭依為說但司空之訓眾說不同古文苑楊雄司

空箴云空臣司土白虎通義封公侯篇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空向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初學記職官部引應劭云空穴也司空主土古者穴居土穿土為穴以居人也漢書百官公卿

表顏注義同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馬融云司空掌營城郭土空土以居民義並與鄭異又據鄉師注冬官當有匠師下大夫四人為攷其下亦當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管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以五官通例推之可知也云司空之篇亡漢

氏所節又大數下釋文引有爾字賈述作耳今並不據增司空篇亡稿在何時及此記補亡出於

亡於先秦以前而補千金不取考工記以補之據此是購經志並謂河開獻王時李氏上周官五

引馬融校上此經始顯因追彼補闕之事屬文先後偶爾不次未必周官初得六篇本自備具至向

敬校書時乃闕冬官而足以考工記也然則馬敘所言與陸敘本無不合大率賈疏謂冬官六國

工記備數禮器孔疏又謂文帝得周官不見冬官使博士考工記補之斯並不經之論不足

科斗書考工記科斗書漢時已廢則記非博士作也案王說是也攷漢書河間獻王以孝景前二

且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是孝文時此經亦尚無博士故趙岐孟子題辭載

錄出於前代則是成於晚周故賈疏云雖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秦以前是以得遭秦滅焚典籍

秦無虛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為東周時書其言

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案江說近是云古周禮六篇畢矣者謂經六篇終於冬官漢藝文志云周

官之義天官敘官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維

其仲叔四子掌天地四時者以下並援古官制證周官六典有所沿襲也國語楚語云觀射父對昭王曰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書堯典云乃命羲和賈疏引鄭注云高辛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司地堯育重犁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地官司徒也堯典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賈疏引鄭注云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為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平官名蓋春為秩宗夏為司馬秋為士冬為其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云舜元祀巡守四嶽八伯注云春官秩宗也伯夷掌之契為司徒掌地官矣後又舉禹掌天官夏伯司馬也棄掌之秋官士也魯陶掌之冬官司空也垂掌之又云堯始得羲和命為六卿其主春夏秋冬者并掌方獄之事是為四嶽出則為伯其後稍死嗚岐其工等代之乃分置八伯通校鄭義蓋堯時初以羲和及四子為六卿其後及舜時則以禹契等為之其官名同也又今文尙書說以羲仲等四人即是羲和與鄭不同故漢書百官亦云卿表食貨志論衡是應篇說並如是惟書釋文孔疏引馬融說與鄭同蓋即鄭所本也云夏書公卿乃召六卿者甘馨文詩大雅棫樸及曲禮孔疏引鄭書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曲禮疏又引鄭大傳注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通典職官云夏后氏之制亦置六卿甘馨曰迺召六卿是也其官名次猶承虞制亦同鄭義謂夏六官與唐虞同也金鶚云曲禮天子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寇注謂殷制是殷止五官昭十七年左傳少皞氏鳥名官祝鳩司徒鳩鳩司馬鳩鳩司空鳩鳩司寇鳩鳩司事此少皞五官又黃帝雲紀炎帝火紀其工水紀火龍紀注亦以五方五色言之此黃帝炎帝共工大皞皆五官也又二十九年傳五行之官木正句芒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孔疏謂在高陽之世是顓頊亦五官也竊意唐虞五官秩宗即周宗伯為春官春為木行是秩宗木官司徒掌教禮禮於行為火是司徒火官士即司寇為秋官秋為金也司空在周為冬官冬為水也后稷教民稼穡穡洪範稼穡屬土是后稷土官也此五官不及司馬者以土兼攝之鄭增以司馬列為六則經明無此官共工之官不尊故少皞五工正不列於五官唐虞時何得以共工列五官之內且經明言

伯禹作司空是冬官為司空非共工也古天官皆治天事堯以羲和之伯分掌天地其仲叔分掌四時此治天事之官有六非周六官也案金謂唐虞羲和四子非周六官及共工非冬官是也鄭

大傳注亦謂舜時冬官為司空但古自有六官管子五行篇載黃帝六相其名有當時廩者士師司徒司馬李又云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是唐虞以前已有六官但不

必與周制符合耳至甘誓六卿以夏官敘官軍將皆命卿及春秋晉六卿將六軍推之鄭說堯不

可與但鄭彼注所謂六卿者自據虞制大傳注及通典可證若然鄭意夏雖亦六卿而職名則與

周異也云商周雖稍增改其職名六官之數則同矣者曲禮五官鄭以為殷時制孔疏引鄭志崇

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

耳焦述鄭意蓋謂兼上六大內大幸為六卿金鑄云大宰何以與宗祝卜史並列其說不可通矣

詒讓案曲禮所載六大五官六府六工鄭謂殷制本非定論焦氏強圓其說遂多牽合然春秋宋

用設制左傳紀其官以左師右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為六卿是殷實有六官焦荅雖不可馮而鄭目錄固不誤也

鄭氏注周禮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者唐虞已上曰

共疏庶民職事有此六等與小宰六職義異而與大宰九職其四略同但增王公士大夫而至於

園圃虞衡數牧臣妾閒民為異注云咳尊卑彼專據任民義各有所取也賈疏云即下云或坐而

論道至治絲麻以成之是也注云咳尊卑彼專據任民義各有所取也賈疏云即下云或坐而

日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此百工即其屬六十言百者舉大數耳但為其篇亡故六十之官不見

記人以此三十工代之也詒讓案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注云工師司空之屬官也又孟冬命

工師效功注云工師功諸職所屬之工皆是也此經三十工並即在官之工故有明堂城郭溝

給事之工若王府典婦功諸職所屬之工皆是也此經三十工並即在官之工故有明堂城郭溝

洫瑞玉量器諸制而梓人又著梓師監視之法是其證矣至此篇本為紀職工事之專書不為補

冬官而作漢時因其與事職相應取以補闕耳賈謂記人以三十工代六十官失之云於天地四





亦然周官沿古名也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

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者也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作起也辦猶具也資取也

操也鄭司農云審曲面執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背是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金木水火土也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為資讀如冬資絺之資立謂

此五材金疏或坐而論道者賈疏云此六者即上文之六職也此皆舉其事下文皆言其人以木皮玉土疏覆之云或飭力以長地財者賈疏云飭勤也地財穀物皆是案大宰賈疏釋飭材

之飭亦為勤則賈意飭力與上飭五材義同尋釋此文飭材飭力二者義似小異說文力部云飭致堅也讀若救飭材之飭當從先鄭訓為治乃致堅引申之義飭力依賈訓為勤則為救之段借

爾雅釋詁云救勞也彼釋文本又作飭是也然飭材謂治五材致極其堅緻飭力則謂任力致極其勤勞二義亦得相通也互詳大宰疏呂氏春秋慎人篇高注云地財五穀亦即此長地財之義

也注云言人德能事業之不同者也者賈疏云言人德者坐而論道是也言人能者作而行之是也言人之事審曲面執是也言人之業通四方珍異以資之飭力以長地財治絲麻以成之三者

是也云論道謂謀慮治國之政令也者說文言部云論議也廣雅釋詁云謀慮議也是也云作起也者胥注同云辨猶具也者特牲饋食禮注云具猶辨也案說文刀部云辨判也隸

義同云辨判也者胥注同云辨猶具也者特牲饋食禮注云具猶辨也案說文刀部云辨判也隸變為辨辨本訓判引申為辨廣雅釋言云資操也又釋詁云操齊持也齊資字亦通謂商賈取四方

貨也引申之為取亦為操廣雅釋言云資操也又釋詁云操齊持也齊資字亦通謂商賈取四方珍異之物齋操居積之轉售以求利周書大聚篇云商資貴而來貴物益賤資貴物出賤物以通

其器是其義也鄭司農云審曲面執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執之宜以治之者形勢字古通用作執說文耳部云執種也無勢字弓人經注亦立作執爾雅釋詁云察審也先鄭意蓋以曲直方面形

執平列為三事皆當審察之又以治之訓飭材治與致堅義亦相成也弓人凡析榦射遠者用執先鄭注亦云執謂形執假令木性自曲則當反其曲以為弓故曰審曲面執與此注同文選張衡

東京賦審曲面勢辭綜注云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中論譚交篇云審曲面執與此注同文選張衡

以別器謂之百工亦並同先鄭說鄭得云審曲者審其曲也面執者面其執也材有曲直者  
不待審而可知審其曲者然後見其理之所在執有向背背者不可向以爲用而審其執然後順其  
體之所向陳汪云面字非物之面乃人向道之面也擇入以正王面召誥云面稽天若皆向之謂  
也案鄭陳二說與先鄭異亦通初學記器物部引後梁甄玄成車賦有亦面勢而審曲之語以面  
執與審曲對舉文選潘岳笙賦云審洪織面短長李注亦引此文則六朝唐人已有訓面爲向者  
或本賈馬干諸家義與云及陰陽之面背是也者謂面兼含面背之義亦當審之也賈疏云謂若  
下云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是記其陰陽之面背也引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者左襄二  
十七年傳宋子罕語引以證五材之義云謂金木水火土也者左傳杜注亦用先鄭義然此經說  
百工飭材而有水火於義未允故後鄭不從云故書資作齊杜子春云齊當爲資讀如冬資絺之  
資者絺下宋余本岳本附釋音本巾箱本舊注疏本並有裕字衍段玉裁云此用聲類改其字而  
復說其音讀也徐養原文云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斧此亦資通作齊之一證賈疏云按越語云大  
周易族利其資斧釋文云子夏傳及眾家並作齊斧此亦資通作齊之一證賈疏云按越語云大  
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詒讓案韋注云資取也  
與杜鄭義同云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者後鄭據後經有攻木攻金攻皮之工又有刮摩即玉  
工搏埴即土工明此五材與左傳異也江永云五材後鄭謂金木皮也玉土爲長水火可制器不可  
爲器金雖可兼玉而皮革不可遺曲禮六工土金石木獸草獸即皮也玉可兼石木可兼草案江  
說是也大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亦即五材文有詳略先鄭以八材爲珠象玉石木  
金革羽後鄭此注以五材爲金木皮玉土蓋玉可關珠革可關象羽土可關石也  
**謂之王公**  
諸侯天子諸侯疏引坐而論道謂之王公者此明六職之人也注云天子諸侯者通典凶禮  
侯也若然尚書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鄭不言者三公有成文不言可知故夏傳云坐而論道  
謂之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是其義也阮元云注以天子釋王諸侯釋公也案阮說是也北堂書  
鈔職官部引五經異義云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  
論道謂之王公地官敘官鄉老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敘績漢書

禮儀志劉注引月令盧植注云天子之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是並謂公即三公此注不云者

三公雖為公然此云公者亦兼孤卿言之天子公孤六卿多以畿內外諸侯為之故釋公為諸侯

也賈疏所引書周官乃偽古文鄭不援證不足為疑今本書鈔引異義古周禮說因說三公與王同職故引此經為證

賈疏引鄭尚書大傳夏傳注三公又誤作王公案古周禮說因說三公與王同職故引此經為證

則當作王公無疑賈引書傳三公作王公則又涉正文而誤今竝據文義攷正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親受其職疏注云親受其職

疏云此即設官分職也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疏審曲面執以飭

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者此即大宰九職之五曰百工飭化八材也注云五材各有工者下

輪輿轉弓廬匠車梓柳矢木工也築冶鬲桌段桃金工也函鮑鞞韋裘皮工也玉雕磬玉工也陶

之也者此經五材之工止三十明百工者舉成數眾言之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

商旅販賣之客也易疏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者珍異謂貨賄此即大宰九職之六

曰至日商旅不行疏曰商賈阜通貨賄也賈人注云珍異四時食物與此異注云商旅販

賣之客也者賈疏云按大宰九職注行日商處曰賈商旅賈客也行商與處賈為客此文無賈直

云商旅故云販賣之客也引易曰至日商旅不行者復象辭文引以證商旅之義易釋文引鄭彼

注云商旅

注云商旅

注云商旅

注云商旅

注云商旅

注云商旅

注云商旅

注云商旅

注云商旅

注云商旅

注云商旅

注云商旅

注云商旅

如國君舍垢之含而鏡也孟子曰矢入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

杜氏春秋釋例土地名云越會稽山陰縣案今屬浙江紹興府云燕無函者土地名云燕國

粵無鐘等皆為不專置是工也江永云此甚言四國能此者多雖有若無非真謂不置是工亦非

賈謂人皆能作也注泥案江說是也賈疏謂無鐘官函官之等尤誤云鐘田器者後鐘器注亦云

也鐘與鐘同引詩云猗乃鐘鐘又曰其鐘斯備者周頌良相臣工二篇文引之者得鐘為田器

異鄭司農云函讀如國君舍垢之含者說文已部云函舌也隸變作函又假借為甲名亦取含容

堅重之名也名甲為鐘漢時語詳司甲疏引孟子者公孫丑篇文趙注與先鄭同此引以證甲之

本或作盧此正用注說易正文也案段說是也說文糸部云盧布縷也與盧器義遠賈曲為之說

失之云謂矛戟柄竹櫛也後注亦云盧矛戟於櫛也阮元云釋文作竹櫛也此脫也字按說

竹杖案阮段說是也賈疏謂櫛柄之入釜處非其義云或曰摩潤之器者段玉裁云此以鋼磨

玉篇金部鐘錯也銘同上集韻九御鐘銘引說文錯銅鐵也或从呂从閭聲氏先鄭注云摩鐘

其旁大雅抑箋云玉之缺者可摩鐘而平即摩潤也詒讓案說文手部云摩研也鐘潤之正字與

器自為矜櫛亦無取摩潤之義或說非也賈疏謂柄須摩潤令滑或解得為一義亦非云胡今句

奴者即今內外蒙古諸部落是也御覽四夷部引風俗通云胡者山戎之別種胡者互也言其被髮左衽言語贊幣事殊互也史記匈奴傳索隱引服虔云堯時曰董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故鄭

云今匈奴然山海經海內南經周書王會篇及伊 粵之無縛也非無縛也夫人而能為縛

也燕之無由也非無由也夫人而能為由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

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治之業田器尤多燕近強胡習作甲冑秦多細木蓋作疏注云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

引之云夫人猶眾人也鄭以夫為丈夫失之孝經疏引劉瓛曰夫猶凡也淮南子木經篇高注曰

也案王說是也此亦極言能作者多耳非謂其人皆能作穀梁成元年傳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

為也與此記義不相妨也云粵地塗泥多草藪而山出金錫鑄冶之業田器尤多者釋文引劉昌

州故鄭云然云燕近強胡習作甲冑者史記匈奴傳云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地理志云燕上谷

柄自關而西謂之秘予其柄謂之於說文予部云矜予柄也引申之為凡長兵柄之通稱故廣雅

秦多細木善作矜秘也云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皆知為弓車者史記匈奴傳云其

知者創物 謂始圖端造器物 疏 知者創物者釋文云創依字作册案說文井部云册造法册

開字同詳典瑞疏廣雅釋詁云創始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創造也故鄭訓創物為始闢端造器物云若世本作者是也者謂世本作篇所說造器物之人詳龜人疏巧者述之

守之世謂之工以父子世疏子巧者述之者說文定部云述循也謂循故法而增修之注云

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工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荀子儒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人無非聖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即其義也燦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

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即其義也燦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

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鄭司農云周當為舟疏作鑠案鑠即鑠之俗莊子釋文

引崔譏云鑠消也說文金部云鑠銷金也漢書藝文志云燿金以為刃顏注云燿與鑠同謂銷也此謂攻金之事廣韻十二庚引世本云蚩尤以金作兵器云凝土以為器者謂陶旗之事一切經音

義引世本云舜始陶云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者謂攻木之事山海經海內經郭注引世本云奚仲作車共鼓化狄作舟案世本說作器之人不必皆聖人經約舉大較言之注云凝堅也者

凝正字本作冰說文欠部云冰水堅也重文凝俗冰从疑云故書舟作周鄭司農云周當為舟者段玉裁云此古文同音假借字惠棟云詩大東舟人之子鄭曰舟當作周詩以舟為周考工以周

為舟義並通案段說是也舟周聲類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

同釋名釋船云舟言周流也亦其例

為良時寒溫也氣剛疏材有美者前經五篇凡美字並用古字作贖駁人經同惟此及弓人作

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是依寒溫而作云氣剛柔也者易說卦云立地之道曰柔與材美

剛左昭二十五年傳云因地之性杜注亦謂高下剛柔之性是也云良善也者玉府注同材美

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不時不得地氣也疏注云不時不得地氣者以地氣言地橘踰

淮而北為枳鷓鴣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鷓鴣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鷓鴣

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貉或為獾疏橘踰淮而北為枳者此明地氣有所不安也說文木部云橘

謂善絲木之稜也汶水在魯北疏果出江南枳木似橘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晏子對楚王曰

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竝與此經同列子湯問篇云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

子原道謂云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竝與此經同列子湯問篇云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

縹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蓋傳聞之異淮青州川詳職方氏疏云鷓鴣

不踰濟者列子文同案濟當依職方氏作泲克州川詳彼疏釋文鷓鴣作鷓鴣云徐劉音權公羊傳同

本又作鷓左傳同案公羊昭二十五年徐疏引此經亦作鷓正字本作鷓鴣之俗鷓則段借字

也詳後云貉踰汶則死者列子文亦同釋文云貉獸名依字作貉案說文牙部云獬似狐善睡獸

經典多借貉為之注云鷓鴣鳥也者說文鳥部云鷓鴣也一切經音義云鷓鴣似百舌頭有

兩毛角者云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鷓鴣來巢傳曰書所無也者左傳文鷓宋余仁仲本附釋音本

宋注疏本並作與上元文不同疑依說文妄改賈疏云左氏傳作鷓鴣昌宗作鷓音權是此經舊作

橘踰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又穀梁傳云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並以  
鶴為非中國之鳥玉燭寶典引禮稽命微說同賈疏云按異義公羊以為鷓鴣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  
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為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許君  
以為鷓鴣來巢書所無也彼注云周禮曰鷓鴣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許君  
案從二傳後鄭駁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鷓鴣本  
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為昭公將去魯國今先鄭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與後鄭義同  
也案賈說是也鷓鴣即今南方之八哥北方所無經云不踰濟者謂不踰濟而北也魯在濟東南  
嫌未為踰濟故駁異義謂鷓鴣本濟西穴處至魯為踰濟而東明此經之義可通於春秋也左傳  
孔疏不達斯指乃謂鷓鴣北方之鳥南不踰濟夫之俗詩小雅角弓箋云孫之性善登木孔疏引  
部云緩善援禹為爾雅釋獸云孫緩善援徐養原云援貉形聲各別不相假故鄭君特釋援義  
陸璣疏云孫屬猴也老者為獲長臂者為援徐養原云援貉形聲各別不相假故鄭君特釋援義  
以見其不與貉通也詒讓案獲孫之屬今南北通有之不聞其踰汝則死也或本蓋誤云汝水在  
魯北者漢書地理志云琅邪郡朱虛東泰山汝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淮又泰山郡萊蕪縣云禹貢  
汝水所出西南入沛桑欽所言案鄭此注云在魯北則謂入沛之汝也其水出今山東萊蕪縣西  
南流入運河其出東泰山之水經謂之東汝水出今沂水縣沂山東流至安丘縣入淮與此別  
賈疏云汝陽田或屬齊或屬魯是齊南魯北故云魯北也殷敬順列子釋文引此經注云先儒相  
因以為魯之汝水皆大誤也案史記汝水與嶠同武市切謂汝江也非音問之汝山海經大  
山郭云東南逕蜀郡東北逕巴東江復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者江出於汝山其也足以  
濫觴是也又楚詞云騰汝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  
四瀆以言之案今魯之汝水闊不踰數十步源不過二百里揭厲皆渡斯須豈豈狐貉暫遊生  
死頓隔矣說文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入云狐不渡江是明踰大亦則傷本性遂  
致死者也案殷說亦通貉北方之獸不踰汝而南與鷓鴣不踰濟而北正相反江源出嶠山麓或  
作汝故古亦謂江水為汝水戰國策燕策云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汝乘夏水而下江漢地理志蜀  
郡有汝江道皆以江水為汝水之證殷氏以汝為江與淮沛皆為巨瀆其說不為無據毛居正王

應麟亦並從其說謹附著之以備一義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

也去此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

**疏**

鄭之刀者以下明地各有所宜也春秋釋例土地名云鄭燹陽宛陵縣西南有新鄭城案鄭都在今河南許州府新鄭縣說文刀部云刀兵也云宋

之斤者土地名云宋梁國睢陽縣也案宋都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南說文斤部云斤斫木也釋名釋用器云斤謹也版廣不可得削又有節則用此斤之所以詳謹令平滅斧跡也云魯之削

者土地名云魯魯國魯縣案魯都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制詳治氏疏云吳粵之劍者土地名云吳吳郡吳縣案今屬江蘇蘇州府吳粵出金錫利以為劍故莊子刻意篇云干越之劍者土地名

引司馬彪云干吳也吳越出善劍是也劍詳桃氏疏注云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者言移其地之工及所產之材至他所作之則不能如其地所作之良也江永云刀斤削劍必用永淬

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水性異也燕之角荆之幹胡之箭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荆荆州也幹柘

之幹胡胡胡之國在楚旁等矢幹也禹貢荆州貢楛幹柘柏及籥籥楛故書等為籥**疏**燕之

夫造此弓傳以燕牛之角御覽兵部引葦母蓬注云燕角善爾雅釋地云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

筋角焉燕於職方氏九州屬幽州云胡之箭者唐石經作筈誤詳後云吳粵之金錫者即職

方氏揚州其利金錫吳粵於職方屬揚州也注云荆荆州也者職方氏云正南曰荆州是也云

幹柘也可以為弓弩之幹者說文木部云榦築牆樹木也柘桑也案幹即榦之隸變榦本為楨榦

在楚蜀者左襄二十八年傳胡子朝于晉杜注云胡子楚屬也釋例土地名云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案今安徽潁州府阜陽縣西北有故胡城即此又釋例附唐人盟會圖疏云胡在豫州鄆城則

在今河南許州鄆城縣與杜說異未知孰是左傳胡子國不云胡胡其說亦未聞云等矢幹也者矢人注義同別於上餘為弓幹也引禹貢荆州貢楛幹柘柏及籥籥楛者證幹等之材出荆楚也



箭囊者此正故書筍為筍而又讀為囊也矢人注云筍讀為囊謂矢幹古文假借字彼故書今書並作筍故徑讀為囊此故書為筍與囊形聲並遠故必正其字而後讀為囊杜鄭義同也黃以周云此與鄉師醫當為殿又讀為屯替障帝當為定又讀為奠同例案黃說也是也囊舊本並誤囊惟汪道昆本及盤本黃丕烈校本作囊與宋本釋文合今從之夏官敘官囊人先鄭注云囊讀為芻囊之囊箭幹謂之囊足證此注當作囊也段玉裁云筍與囊異部雙聲也夏官注云箭幹謂之囊蓋禾囊字引申為矢幹字說文無筍蓋以幹字囊字包之案段說是也凡囊囊二字釋文音讀迴異詳夏官

敘官疏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

有時以澤此天時也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鄭司農云泐當如再泐疏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澤此天時也而後卦之泐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

各有攸宜也殺下篇矢人梓人匠人弓人並作調字例與此不同未詳云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者釋文云澤音亦李音釋案李音是也澤釋聲類同古通用說文采部云釋解也淮南子詮言訓

云夫水向冬則凝而為冰迎春則釋而為水國語齊語說工云審其四時草注云言四時各有所宜謂死生凝釋之時也草即本此經亦以澤為釋是其證也注云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者

此泛論天時之殊異以明工事之亦然鄭司農云泐讀如再泐而後卦之泐者易繫辭文卦今易作掛易釋文引京氏本作卦即先鄭所據也段玉裁云此泐其音也云泐謂石解散也者段玉裁

云說文水部曰泐水石之理也從水叀引周禮石有時而泐謂石如其理而解散猶水之依其理也泐地理也從叀會意云夏時盛暑大熱則然者春秋鍊露循天之道篇云陰陽之會夏合南方

而物動於上為熱則焦沙爛石蓋夏時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

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農云十當為七攻猶治也搏之言拍也埴結土也故書七為十刮作搯鄭司

疏凡攻木之工七者以下記六工之凡數也云設色之工二者搏唐石經作搯釋文同誤也今

色凡攻木之工七者以下記六工之凡數也云設色之工二者搏唐石經作搯釋文同誤也今

疏凡攻木之工七者以下記六工之凡數也云設色之工二者搏唐石經作搯釋文同誤也今

色凡攻木之工七者以下記六工之凡數也云設色之工二者搏唐石經作搯釋文同誤也今

中爲攻治癆醫注不云猶者文略云搏之言拍也者搏釋文亦作搏云李音團劉音博戴震云圖  
音當手勿專博音手勿專絕然二字爲溷莫辨鄭注搏之言拍取音聲相運爲訓拍古音海各反  
釋名云拍搏也手搏其上也又云搏博也四指廣博亦似擊之也據此定從博音阮元云按注則  
當從劉昌宗音搏李軌音團釋文唐石經作搏誤也段玉裁云說文手部搏索持也拍拊也是搏  
之本義不訓拍故鄭以之言通之案戴阮段說是也凡注云某之言某者多依聲爲訓若天官敘  
官注云膳之言善庖之言苞並其例也此注搏拍聲相近若作搏則與拍聲義俱遠足證其非說  
文手部云拊拊之言善庖之言苞並其例也此注搏拍聲相近若作搏則與拍聲義俱遠足證其非說  
之云壇黏土也者說文土部同草人壇壇用豕注亦云壇壇黏土者荀子性惡篇云故陶人埴埴  
而爲器莊子馬蹄篇云陶者曰我善治埴埴釋文引司馬彪云埴埴土可以爲陶器云故書七爲十者  
徐茂原云七十形相似轉人軌前十尺十或作七與此互誤又漢隸字源孔廟置卒史碑元嘉三  
年三月廿十口袁君碑有十國之謀義皆作七是漢人每以十爲七云刮作控者段玉裁云完聲  
昏聲合音最近檀弓華而院注云說者以院爲刮節目字或爲刮可相參證鄭司農云十當爲七  
者下文舉攻木之工凡七故先鄭據以校正孟子滕文公篇趙注亦云周禮攻木之工七從先鄭  
讀也然增轉人則當爲八此說未審云控摩之工謂玉工也者以五工首玉人也實則五工之中  
柳人矢人治木雕人治骨角磬氏治石不皆玉工先鄭偏舉一耑爲釋耳爾雅釋器云金謂之鑿  
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一切經音義引爾雅磨作摩案磨卽摩之段  
字釋器所說六事約言之通得爲刮摩矣云控讀爲刮其事亦是也者說文刀部云剗把也剗  
剗也剗剗卽把引申之義段玉裁云謂剗剗之事亦正是玉工所爲也臧琳云說文手部無剗  
字惟刀部有剗字云剗也一日齊也二禮當用此字摩刮節目正齊之意古元完同聲因誤作  
字說文不收蓋亦同先鄭讀

皮之工由鮑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幌刮摩之工玉櫛雕矢磬搏埴之工陶埴

事官之屬六十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盧子載於秘也國語曰侏儒扶廬梓履屬也故昔雕或為舟鄭

司農云輪輿弓盧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名也孟子曰梓匠輪輿鮑讀為鮑魚之鮑書或為鮑者韻篇有鮑葵韓讀為歷運之運讀為苦禹迹之苦柳讀如巾櫛之櫛鮑讀為甫始之

甫植書或為植杜子春云雕或為舟疏也攻木之工輪輿弓盧匠車梓者此記六等工之細目也者非也玄謂旂讀如放於此乎之放疏也云攻金之工築冶鼻桌段桃者釋文云栗古栗字案

詳邊人疏云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者釋文云鞞本或作鞞案鞞正字鞞或體詳後疏云設色之工畫績鉦篴旛者嚴可均云鞞當作鞞說文有鞞無鞞五經文字鞞又作鞞見周禮則張所見正

本又作本皆不從艸治讓案鞞即鞞之別體雖與說文不同然釋文及賈疏本並已如是五經文字疑當作鞞又作鞞張參在陸賈後不應未見作鞞之本且若如今石本下字作鞞則是譌文張

氏又不宜絕無辯證矣云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者嚴可均云彫作雕隸借說文彫琢文也雕者也隸釋載劉寬碑疾雕節漢時已通用下雕人釋文雕亦作彫則本字矣云搏埴之工陶旂者

陶正字當作旬說文信部云旬瓦器也古者昆吾作旬經典通借陶為之書梓材釋文引馬融書注云治土器曰陶旂從瓦方聲唐石經謂旂今從宋本及嘉靖本正陳祥道謂經設色之工五而

其實則四攻木之工七而其實則八於輪輿弓盧匠車梓之外遺轉人而誤分畫績為二案此經各工都數與職事不相應信如陳說據上注故書本作攻木之工十先鄭破為七則漢時經本已

無轉人不知何以前後絕不檢照竊所未詳程璠田則謂標目無轉人而云轉人為轉恐與人之誤蓋從輪轉字從輿也案以轉人兼及任正之圍後鄭釋以輿輒證之則程說可通但去轉人而

以畫績為一則止二十九工於注三十工之數又有所闕竊疑鄭意畫績實當分為二工故於此五工絕無校議而司服注引續人職或當別有畫人故書並列二工而與韋裘同闕今存一經乃

并二工而總記其事故曰畫績之事猶旂人職未亦通舉陶旂之事也如是則經文無稅無誤於義得通但以闕誤已久凡說無徵未敢質也凡工官名義並詳本職疏又曲禮說天子六工曰土

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鄭彼注云此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旂也金工築冶斲輿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盧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鞞韋裘也唯草工職亡工

蓋謂作崔革之器案彼六工無設色而別有草工與此異竊謂崔革草器其用甚少不必專設一  
工今攷說文艸部云草草斗櫟實也草為櫟實正字其物可染卓疑染工或可謂之草工亦即設  
色之工也若然彼六工與此正相符合儻可備一義與注云事官之屬六十者據小宰六屬文  
云此識其五材三十工略記其事耳者即鄭目錄所謂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者也凡此  
三十工各有所隸之官如梓人職有梓師鄉師職有匠師即梓匠二工之長亦有給事它官者如  
賈疏云匠人梓人鮑人鮑人之類是也此等直指其事為名也曲禮孔疏引千寶云凡言人者  
終其身也與鄭略異云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者左隱八年傳云官  
有世功則有官族杜注云謂取其舊官之稱以為族曲禮疏引千寶云凡言氏者世其官也與鄭  
說同賈疏云其曰某氏者其義有二一者官有世功則以官為氏若韋氏裘氏治氏之類是也二  
者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魯氏與氏之等是也案賈蓋謂遠稟等職官名與職事不甚相應者皆  
由族有世業即以族為官名鄭意或當如是然三十工皆當世業何以惟九工以氏名官鄭說不  
甚通竊謂此經諸工亦皆隨事立名與五官官名同無定例不必強為之說詳六百敝官疏云盧  
矛戟矜櫜也者說文矛部云矜矛柄也詳前疏引國語曰徠儒扶盧者盧舊本作盧與今本國語  
同今從明刻注疏本正此音語背臣對文公語草注云扶綠也盧矛戟之說詳六百敝官疏王制  
孔疏引國語亦作盧又引舊注云盧戟柄也說文竹部引晉語又作盧盧正字盧盧並同聲段借  
字云梓榭屬也者釋文云榭字或作榭案爾雅釋木云槐小葉曰榭郭注云槐當為榭榭細葉者  
為榭又云椅梓注云即榭說文木部云梓榭也榭榭也榭與榭字同故鄭以梓為榭屬榭木別有  
榭山榭則又榭之別種云故書雕或為舟者段玉裁云雕從刀聲故古文假借舟為之此亦上文  
舟作周之類也以學者不能通故皆從今書鄭司農云輻輳弓盧匠車梓此七者攻木之工官別  
名也者舉此以見三十工皆為司空屬官之工也引孟子曰梓匠輪輿者隱又公扁文證入工有  
此諸名云鮑讀為鮑魚之鮑者邊人有無鮑魚鱸段玉裁云讀為當作讀如謂玉音同也案段校  
是也云昔或為鮑者謂故書或不也鮑人本載注義同段玉裁云鮑正字鮑同音假借字說文革  
部曰鮑柔革工也從革包聲讀若朴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即也許所據周禮字亦從魚史

記宋世家昭公弟鮑革實而下士此取攻皮之事為名也詒讓案墨子節用中篇云輪車饋鮑

亦殉之同聲段借字又非備篇云鮑由車匠則與此經字同云者節用有鮑者證攻皮字當從

部為正也舊本莠為菟宋余本附澤音本注疏本並作菟與釋文台今從之正字當作菟說文菟

斯所作鮑菟是其一篇內有治皮之事故引為證也段玉裁云蒼頡篇有包菟者謂其篇內有此

二字云釋讀為歷運之運者段玉裁云此讀為當作讀如其音同耳說文革部曰革攻皮治毀工

也從革軍聲讀若運或從革作渾案本職曰渾書或作鞣而說文云渾或作渾革部無鞣字蓋與

司農所據異案段校亦是也祭統云渾者甲吏之賤者也注云渾周禮作渾謂渾傑皮革之官也

釋輝運聲類並同軍字又作讀墨子節用篇讀菟王念孫謂讀即渾之音轉是也云疏讀為芒芒

禹迹之芒者賈疏云襄四年左氏傳魏絳請和諸戎云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引之者亦

取音同耳段玉裁云讀為當作讀如說文巾部曰幪設色之工治絲練者讀若菟案段校是也芒

荒聲類同云柳讀如巾櫛之櫛者段玉裁云謂其音同也柳字說文不載蓋古文櫛字節亦即聲

也云炳讀為甫始之甫者段玉裁云讀為當作讀如炳從瓦方聲方與甫雖雙聲而不同部故鄭

君易之案段校亦是也云瑱書或為植者段玉裁云此同音假借也徐養原云瑱即徐州土赤瑱

之瑱亦作瑱說詳弓人或亦通作植儀禮鄉飲記五職今文或作植是也瑱即瑱也禹貢赤瑱鄭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

字疑即放 於之誤 禮疏云取放法之名也段玉裁云說文瓦部云瓦周家搏瑱之工也讀若瓦破之振振破二

無當從賈引作放為正郊詩譜絃亦云詩之道放於此乎何本不足據鄭言此者亦以聲兼義曲

也案放何本公羊傳作昉隱五年傳始借諸公昉於此乎隸釋載漢石經助作放助俗字說文所



器械故制器之官所尊王亦相變也者賈疏云尚上也尊尚高也尚上義同王受命必易

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謂上代質後代文若以文質再而復而言則虞又當質故云至質瓦器又

瓦棺是也者禮器云君尊瓦甒孔疏謂即燕禮公尊瓦大是也明堂位云秦有虞氏之尊也注云

秦用瓦彼釋文秦作大字通司尊彝謂之大尊詳彼疏檀弓云有虞氏瓦棺注云有虞氏上陶御

禮儀部引譙周古史考云舜作瓦棺大瓦棺並虞制故鄭引以證上陶之法云禹治洪水民

降宅土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而尊匠者降宅土書禹貢文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論語泰

伯篇文明匠掌為宮室溝洫故夏上之也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梓者王宗東云梓人所為

箭虞樂器也勺尊觚侯禮器也云武王誅紂疾上下失其服飾而尊與者賈疏云紂之無道臣下

化之無尊卑之差故周公制禮尊上於輿也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周所疏故一器而工聚

顯尊卑之差故周公制禮尊上於輿也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周所疏故一器而工聚

說文車部云車輿輪之總名也夏后時奚仲所造此冢上而論上輿之法賈疏云謂有輪人輿人

車人就職中仍有輔人是一器工聚者車最多於餘官也詒讓案工謂工官也左定元年傳云薛

之為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是夏時已有掌車之官但工不如周之備呂氏春秋守篇云今

**疏**

注云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者即後文軫方象地蓋圖象天是也云六等之數法易之

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兼三材者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三材六畫一材兼

二畫故車之六等法之也案三材材詩廓風伯也孔疏引作才與易說卦合當從之賈士冠禮疏

引鄭易注云三才天地人之道六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地崇於

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戈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

之四等車載常崇於戈四尺謂之五等會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此所謂兵車也

軾與後橫木崇高也八尺曰尋尋曰常尋長丈二戈受戟矛皆插車軾

**疏**

厚加軾樸崇數計

鄭司農云迪讀為倚移從風之移謂著戈於車邪倚也西發聲直謂矛

之文具於後云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迪崇於軾四尺者迤下鮑人注引有之字未

也說文山部崇重文無蓋於前經五篇並用古字作于此記上下篇並作於疑經記字

鄭賈各仍其舊非傳寫之誤也後不備校建而迪者鄭大射儀注云建猶樹也戈柲長六尺六寸

迪建高於軾四尺則減於直建者二尺六寸也注云此所謂兵車也者即車僕之五戎車王及

軍將以下至卒兩所乘皆是也少儀云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亦據建兵言之賈疏云此六等軾

一人一之外兵有四等此謂前驅車所建故詩云伯也執戈為王前驅彼注引此文為證明此是

前驅車也其平時乘車雖不建兵然亦建戈盾故司戈盾云軍旅會同建乘車之戈盾但無矛戟

受等故乘車六尺有六寸加軾亦得為四尺而不得備此六等也云軾與後橫木者輿人注及

說文車部國語晉語草注方言郭注並略同而鄭後章加軾與樸注又云輿也義與此小異徐養

原云軾之本義專指車後橫木以其為輿之本言輿者多舉以言之故輿牀及兩旁通謂之軾矣

說文云軾或因乎後面通謂之軾本無定名惟前軾後軾則不可互易小及疏謂車前有軾謬矣

記軾凡五見其別有三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軾圍輿後橫木也加軾與樸軾方象地輿也五分軾

開弓長底軾兩旁也江水云軾本車後橫木之名輿人六分車廣以其一為之軾是也及其軾

於轅上則通輿下四面皆可謂之軾此言加軾與樸後言弓長四尺謂之底軾又言軾方象地是

也猶之式本有其木而隨前三分之二之處亦得通謂之式也鄭珍云輿後橫木名軾本以軾轉

爲稱小雅方言並云軫謂之枕釋名亦以軫爲枕以枕是薦首之物車由此登卽以此爲首也  
止取首意亦緣與軫同聲毛詩謂之收者是指輿下四方故得以深淺言名收蓋取收固車箱意  
軾自是輿後橫木專名軾自是輿下三面材專名軾名可通於軾軾名不可通於軾以輿下輿後  
高度如一故可以軾包之軾者範輿軾固不範輿也康成注軾凡三處此云軾輿後橫木者著其  
主名也四面高同言專處餘可見矣下加軾與輿也者以經通言四面也輿人軾圍云軾  
輿後橫者以軾軌異圍經所明是後橫者之度其軾圍在輿人故互別言之也案徐鄭說是也云  
崇高也者爾雅釋詁文後注及瓶人梓人匠人注並同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者盧人注同說文  
寸部云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小爾雅廣度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  
之常案小雅說仞四尺誤其尋常度數則與此同車戟長二尋故說文戈部引周禮戟長丈六尺  
吳子圖國簡云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並與此不合釋名釋兵云車戟曰常長丈六尺  
車上所持也一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則本此經而失其義蓋劉氏之謬也云爰長丈二者  
尋八尺尋有四尺則丈二尺也爰制詳司戈盾疏云戈爰戟者皆插車轡者插葉鈔宋本釋文作  
捷案捷與插古通用士冠禮捷柶與釋文捷本作插是其證盧人注亦云晉矜所捷也釋文本是  
也釋文云奇車衡也義本說文實疏云皆當以鐵圍範邪置於轡之上下乃插矜所捷也容出先刃  
入後刃言一則邪向前一則邪向後乃可得也戴震云車轡外設局戈爰戟者所建程瑤田云  
四兵之插車轡也惟戈迤之其餘爰戟者三兵並直建不迤鄭珍云轡說文云車矜也則注云插  
車轡者止謂插車之兩旁耳自是插於外闌以詩詠二矜例之知四兵左右皆有矣釋賈氏意似  
是以矜爲輿板其鐵圍當釘在板上以其說推之四兵空上下各有兩圍始固又須有向後向前  
則輿一面有十六將鐵圍布滿兩箱絕無是理案經文計四兵崇數惟戈是柁之迤高爰戟者皆  
直量其柁之實高若都是斜建其長短雖不齊而斜之距空上下如一乃彼此不相拒礙柁六尺  
六寸者斜之則高止四尺以此數差之至矜矛止得崇一丈二尺皆不得如經所云程以戈獨迤  
之餘皆直插先刃後刃亦止戈乃如是其說確矣又云車箱外三面皆有關三面材自軾以外尙  
寬四寸六分者所以爲置闌地也古人臨戎所需一切皆空在左右而隨前一分爲人所憑立  
隧後二分又登降無常如衛蒯聩九上丸下鄭丘緩有險必下推可見皆不容置物其中觸礙手

足故必於輿外為闌焉兵器旗物以插闌上金鼓諸具設在闌中然後可進可戰非徒然一箱也記文不及之者以非車正橫直諸度皆可仿轡式消息之其制以往承平板率以橫木交於轡

式之梁柱板上穿孔直犯下釘鐵圍管以受插者式外如式之長轡外如轡之長其名曰局西京賦旗不脫局薛綜注局闌也謂建旗車上有闌制之令不動搖曰局每門解下之今此門高不復

脫局其說此制甚明然則左傳宣十二年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蒞之脫局少進馬還又蒞之拔旆投衡乃出可知是旆插於局楚人初教之脫去晉人不能進楚人蒞之脫局少進馬還又蒞之

脫者是闌木殊誤服君左傳注局橫木校輪開蓋以局指左右闌為旆插其上若其稱一曰車前橫木也是服前舊說為指前闌建旆與服異要可證左右前三面闌本皆局也此較輪開之闌戈

受戟矛建焉所需諸物腋焉又云車箱後面空虛兩柱上宜牽以一橫木其輪始固今既以人由此登下不可以一橫礙之則兩輪壁立高過五尺車行時必有戰抗不安之勢又可以鐵圍範邪

置倚固之上下插旗物兵器以益危之如賈疏之說邪故於理勢不能固之於內者可以闌使相扶相倚固之於外案兵車闌局之制當如子尹所定王宗洩黃以周說略同黃又據漢書成帝紀顏

注云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為闌校證服說之校亦近是也兵車以四等兵環建局闌呂氏春秋悔過篇子貴義篇云子墨子南遊使衛闌中載書甚多是也兵車以四等兵環建局闌呂氏春秋悔過篇

載秦師過周禮服回建即謂是也兵惟戈也建餘兵皆正建程說得之莊存與說同文選張衡東京賦云立戈迤戛戛與戟同張賦與此正相反文人屬辭不為典要也鄭司農云迤讀為倚移從

風之移者弓人先鄭讀同倚移從風賈疏謂出司馬相如上林賦案今本史記本傳倚移作倚旋漢書作倚棍文選作倚棍並與鄭賈所見本異段玉裁云說文迤徙行也戈邪倚作迤是正字與

上林賦倚移之移音義同倚移今史記上林賦作旒旒說文於禾曰倚移於旗曰旒旒於木曰旒旒皆謂阿那也詒讓案迤移聲近字義略同玉藻手足毋移注云移之言靡迤也彼以靡迤釋移

與先鄭讀迤為移可以互證云謂著戈於車邪倚也者程瑤田云戈之迤也非向前即向後蓋六尺六寸之戈迤之為四尺用股弦求句法得句迤出者五尺二寸五分弱若左右橫迤加以車廣

其得丈有七尺必遮塞道塗矣鄭珍云古戈制刃卻秘端橫實秘鑿則秘端即盡其長故其崇止以秘計車上所以斜插者以其長止六尺六寸若直插則其人低一尺餘其撥胡正當肩臂之間

躬御指揮不無觸礙故斜插之若矛戟高出人上迥不相干詎須斜插乎其插之之所余思外關  
肩木廣亦無幾其上不能差互為孔使邪正之秘得相交過程氏以股弦求句得句之迤出者五  
尺二寸五分弱計當在後軫前軌外而直肩內處各釘一鐵圍蓋令斜向輿凡四鐵蓋皆足容戈  
鐔先刃則插之軫後刃則插之軌如此則輿深四尺四寸加軫廣四寸一分軌外廣四寸六分戈  
自鐵蓋斜出關之連較橫木俯肩內以至高軫四尺之處秘端略直軌軫之盡比式雖高七寸而  
以援胡而下嚮出秘之上尙高不至妨其鑿控亦不至登降相妨於理勢庶有合乎云西發聲直  
謂矛者說文矛部云矛建於兵車長二丈毛詩秦風無衣傳云矛長二丈是經典單稱矛  
者即西矛也盧人六建及司兵注說車五兵賁有夷矛此無之者夷矛不常用故此唯舉西矛之  
度鄭盧人注以西夷為長短名與先鄭異詳盧人疏又案西矛夷矛並一刀直刺書顧命孔傳云  
惠三隅矛孔疏引鄭注云殺置蓋今三鋒矛詩秦風小戎毛傳云公矛三隅矛也彼諸矛並矛之  
別制與兵車常建之車謂之六等之數申言疏注云申言數也者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

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先視輪也疏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者王宗凍云

阮元云車者輪輿轉之總名而其用莫先於輪是故察車自輪始說文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輪是  
輪又為輻之總名矣注云先視輪也者文選西京賦薛綜注云察視也輪人規萬懸水量權  
六事皆言詆即察輪之義云自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不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  
從也者耐雅釋詁云從自也

微不至無以為戚速也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

者少言其圓甚著地者微耳著地者疏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不至者此即謂察輪也賈疏  
微則易轉故不微不至無以為戚數者

三材不失職是最重者專在於牙故曰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不至樸屬通謂三材而微不至則專  
重乎牙也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者詩人雅棫樸鄭箋云相樸屬而生爾雅釋木樸枹者

郭注云橫屬蓋生者為枹方言云橫聚也郭注云橫屬威速皆疊韻連語士冠禮鄭注云屬猶著也

云齊人有名疾為威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威矣者賈疏云按公羊傳莊公三十年冬齊人伐山戎傳云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威矣注云操迫也已甚也

盛痛也鄭氏以盛為疾與何休別阮元云賈疏引公羊傳作盛威正盛俗案今本公羊傳亦作盛明注疏本竝改威為盛則非段玉裁云引公羊傳者以證齊言云速疾也者爾雅釋詁文弓人先

趨數義同云書或作數者丁晏云曾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注數讀為速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數之言速也又漢書賈誼傳淹速之度史記注

作淹數徐廣曰數速也云鄭司慶云僕讀為子南僕之僕者賈疏云哀二年左氏傳云初衛侯游于郊子南僕引之者取音同也王宗諫云詩既醉景命有僕毛傳云僕附也僕僕聲同義近故先

鄭讀為僕而後鄭訓為附著也云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圍甚著地者微耳者祭義注云微猶少也此據輪人云進而既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圍也故知微至專屬輪至地言之云著

地者微則易轉故不微至無以為威數者先鄭從或本作數此亦明圍甚則利轉之義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庠則於馬終古**

**登陲也** 已大也甚也崇高也陲人之言終 **疏** 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者賈疏云輪已崇則過

賈疏云庠則於馬終古登陲也者陲釋文作陲非說文戶部云庠一曰屋卑通言之輪卑亦得稱庠

告引申之義鄭檀弓注云已猶太也又云已猶甚也云崇高也者前注同云齊人之言終古猶常

終古之語則不獨齊人有此語矣云陲阪也者轉人注同爾雅釋地云阪者曰阪郭注云阪陀不

平案陀即陲之俗說文冨部云陲小岬也凡山小岬者必陲陀委下故因之阪陀者亦謂之

輿俗分別為二音故釋文載劉昌宗音黨何反李軌音他並失之惟徐邈 **故兵車之輪六尺**

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此以馬大小為節也兵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

也兵車乘車駕國疏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者鄭珍云後文輪與諸馬田車駕田馬

寸兩輪以六尺率推之兵車乘車輪周丈九尺八寸田車輪周丈九尺七寸九分二釐零三秒三忽此車輪周二丈零七寸三分四釐五豪一砂一忽田車輪周丈九尺七寸九分二釐零三秒三忽此

輪周當依密率算如依六尺率算則於輪崇之度必皆有所不足治讓案此經及鄭注所算圓周圓徑並據六尺率與九章算術方田篇圓田率同法數雖疏然古法本如是圓率自祖沖之以來

所推益密非先秦兩漢人所得聞也今於圓率周徑相求並首列古法以明經注之本義而附著密率以窮法數之微焉注云此以馬大小為節也者駟人注云國馬高八尺田馬七尺故此兵

車田車亦視馬之大小為節高下之節度也云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者賈疏云皆據巾車而言也云兵車乘車駕國馬田車革路也田車木路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

田馬駟馬注云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下駟人國馬之轉注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故此亦云兵車乘車駕國馬也轉人三轉又有駟馬之轉阮元

云記不言駟馬輪崇然轉深既以七寸遞減輪數亦必以三寸遞減駟馬輪崇當六尺也案依阮說則駟馬輪崇與車人柏車同度與六尺有六寸之輪輶崇

三尺有二寸也加軫與輶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此車之高者也軫輿也鄭司農云輶也輶讀為旃僕之

僕謂伏兔也玄謂輶轂末也此軫與輶并七寸田車又玄疏六尺有六寸之輪輶崇三尺有三尺有六寸云加軫與輶焉四尺也者以軫輶加輶崇之和數也云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者據

云此經論軫崇四尺不高不下之節上云兵車乘車輪高六尺六寸軾是軸頭處輪之中央故崇三尺有三寸云加軫與輶焉四尺也者以軫輶加輶崇之和數也云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者據

中人之度御堯人事部引春秋元命苞云陰極于八故人旁八幹長八尺經意以人長八尺取其半為輿軫之高度則無不能登之患也注云此車之高者也者賈疏云對田車是車之下者也

云軫輿也者以此軫加轆軾之上明通輿下四面材言之不徒指後軫也詳前疏鄭司農云軾畫  
 也者畫之隸變說文車部云畫車軸謂也大馭杜注云軾謂兩轆也轉即畫之或體詳大馭疏  
 程瑤田云軾崇當輪崇之半其數取節於軸圍之半徑由是平出而達軸末謂之畫是軾崇虛也  
 云軾讀為旃僕之僕者旃僕未詳段玉裁云僕當作撲廣韻撲拂著也漢人多用旃為禮禮者  
 以禮坊物如今婦人之粉拍讀為當作讀如案段說亦通云謂伏兔也者即軾人兔圍之軾說文  
 震云伏兔謂之軾易小畜九三輿脫輻大畜九二輿脫輻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軾說文軾車伏  
 兔也輻車軸縛也也釋名履以人履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也又曰輻輹伏也伏於軸上也  
 輻下有革以縛於軸今易小畜作輻蓋傳寫者誤阮元云軾在輿底而銜於軸上其居軸上之高  
 當與輻圍徑同至其兩旁則作半規形與軸相合而更有二長足少鏤其軸而夾鉤之使軸不轉  
 鉤軸後又有革以固之輿底有軾則不至與軸脫離矣案戴阮兩家說伏兔形似是也伏兔承輿  
 下而加軸上其正中與軾當兔圍徑而止則伏兔中後作半規形下銜軸者鄭珍謂亦徑二寸二分其說  
 甚確蓋其所銜者正切軸半徑而止則伏兔中後作半規形下銜軸者鄭珍謂亦徑二寸二分其說  
 分兼得軸半徑之度故此經亦止以軾加軾下半徑而不必再計軾上半徑之度也軾與輻略  
 同易小畜孔疏引子夏傳云輻車履也易釋文引鄭易注云伏兔左傳十五年傳云車脫其輻孔  
 疏引子夏傳云輻車下伏兔也今人謂之車履形如伏兔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廣雅釋器  
 云輻輹伏兔也是軾輹同為伏兔之名然以易言大輿之輻致之蓋輹為大車之伏兔輹為駟馬  
 車之伏兔其用不同也詳車人疏云玄謂軾轂末也者即輪人賢軾之軾謂轂末小穿也鄭意軾  
 未設未並有軾稱此言軾崇取轂末半徑求之即得不必如先鄭說別取軸末半徑也李惇云車  
 上之軾一名而三物其一為車較之直木橫木輿八云參分較圍去一以為軾圍是也其一為車  
 軸之末出轂外者輪人云六尺六寸之輪軾崇三尺有三寸又云弓長六尺謂之底軾大馭云右  
 祭兩軾又大行人云公立當軾是也其一為轂內之小穿輪人云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為賢去  
 三以為軾是也車闌之軾及轂穿之軾注無異說惟軸末之軾後鄭頗有異說軾崇三尺有三寸  
 先鄭云軾書也後鄭云轂末也不從先鄭然以軾崇而言則軸在轂中其徑圍小六尺六寸之輪  
 可於軸末取半若轂末則其徑圍廣其崇當不止三尺三寸矣且云加軾與軾焉軾在軸上軾在



僕上其當指軸無疑若設末則既不在軫下且與轆迴不相涉矣案李說是也軸貫轂中軸末半  
 徑與轂小穿半徑高度雖同而以轆所加言之則軸末之訓與經文尤為密合後鄭之說自不如  
 先鄭之切也云此軫與轆并七寸者以四尺減三尺三寸餘七寸為并軫轆厚之度江永云加軾  
 與轆之數軾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軾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軾在轂上須稍高軾  
 容轂轉故軸上必有轆度之轆之圍徑無正文軾人當兔之圍居軾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轉  
 亦在輿下度輿者則兔圍與當兔等可知軸半徑二寸二分加軾方徑三寸六分其高三寸八分轉  
 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開距軾七分強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軾出僕上者約一  
 寸二分總高七寸也輿板之厚上與軾平亦以一寸二分為率後軾在輿下者餘一寸五分半約一  
 圓為缺曲以承之算加軾與轆之七寸當從軾算起蓋軾在軸上必當與底相切而兩旁伏兔亦  
 必與軾齊平故知軾之當兔圍必與兔圍等大後不言兔圍者因軾以見也又云轆有二設之蓋  
 在軾內八寸開以轂入輿下者亦七寸也轆當連于輿有兩木鉗軸如今制軾之鉗軸亦當如轆  
 之能與案伏兔圍徑之度當與軾人當兔之度同江說是也至江氏說軾高依輿人注兵車軾周  
 八尺一寸以正方之徑求之得二寸七分五釐加伏兔六寸三分半再加以軸半徑二寸二分則為  
 一尺一寸五分半較之記文七寸之度轆一寸五分半故江氏必謂後軾入輿下者餘一寸五分半乃  
 適與贏高相消而正合七寸之度也鄭軾則謂軾圍禡方云通考車制知軾異圍軾廣當四寸  
 一分軾廣當五寸八分厚皆一寸四分令四面上下齊平故曰軾方象地非正等方而後軾獨下  
 於軾一寸五分半也其軸踵蓋平承軾下有直木關固之亦非為缺曲若為缺曲即不與軾後  
 齊兔圍固與當兔等大方徑皆三寸六分而並須除鉤心入底板之數則高當約三寸二分軸半  
 徑二寸二分是約率以密率算止二寸一分今於輪半崇三尺三寸之上加軸半徑二寸一分轆  
 高三寸二分軾厚一寸四分於七寸尚少三分據說文軾伏兔下革也知兔下有革為藉不令木  
 與木相摩當兔下應亦不異則革厚約三分添成高七寸為軾崇四尺軾中開空三分強於轂  
 半徑五寸三分強入軾下者仍得容軾也設伏兔處江氏以轂入輿下七寸推之云當在軾內八  
 寸間余計空距軾內一寸二分設之也案子尹說較江尤密但其所定軾軾異圍及伏兔鉤入底  
 版之數經注並無見文未敢偏持一義今兩存以資參攷凡車制度數經有明文者並以經為正

注說開有微差近儒攷正義據楊鑿者亦詳著之至經注並無文後人以意推定者眾說紛紜

論也云田車又安減焉者人注云田車加軫與轅為五寸半也云輪軻與軾之減率寸半是也

賈疏云田車軾崇三尺一寸半減乘車寸半加軾與轅為五寸半也云乘車之軾取數於此軌

廣八尺旁出輿亦七寸也者匠人注云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為轅廣六尺有六寸軌者

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徑三分寸之二金轄之閒三分寸之二賈疏云車輿六尺有六寸軌者

謂轍廣轍八尺則車輿外出輿兩各七寸取於此也案詳匠人疏云轍廣八尺則車輿外出輿兩各七寸取於此也

軾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案詳匠人疏云軾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

軾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案詳匠人疏云軾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

軾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案詳匠人疏云軾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

軾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案詳匠人疏云軾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

軾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案詳匠人疏云軾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

軾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案詳匠人疏云軾七寸之數故云取數於此也

周禮正義卷七十四終

周禮正義卷七十五

瑞安孫詒讓學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

三材所以為穀幅牙也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

輪人

為輪者以所制之器各工也據記云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材關穀而課穀者注云輪人作車

論之官案此輪人即其官之屬也春官彼官巾車有工百人亦即此輪與轉車諸工總敘云察車

自輪始故車工首輪人云斬三材必以其時者斬材與山虞義同程瑤田云古人用材必量其事

之大小而度之穀則度其材之約有四圍者輪牙則度其材之過乎把或將及乎拱者山虞凡服

謂斬季材注云季猶稊也服化服古人度材之法此可類推注云三材所以為穀幅牙也者穀

幅牙皆統於輪故先庀其材韓詩外傳云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

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而傳者也三木即此三材也阮元云說文

車部云有輻曰輪無輻曰車是輪為牙穀幅之總名云斬之以時材在陽則中冬斬之在陰則中

夏斬之者據山虞職明時車中冬夏也云今世穀用雜榆以檀牙以檀也者論三材所用之

木存瑤田云爾雅釋木榆白粉玉篇粉白榆也然則榆為赤粉矣雜榆赤白兼用之與詩魏風坎

坎伐檀又曰坎伐檀毛傳輻檀幅也又曰坎伐檀毛傳檀可以為輪似棟細葉材中車輞

可用檀矣說文檀枋也枋木可作車廣韻檀一名櫪萬年木爾雅檀似棟細葉材中車輞

闕西呼榘子一名土榘詒讓案齊民要術云挾榆可以為車穀雜榆疑即挾榆潛夫論相列篇云

檀文作輻榘空作設御覽木部引崔寔政論述師曠語周時輻設亦以檀榆作之與漢時不

異也榘即櫪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調其藝內疏三材既具巧者和之為輪所謂榘也注云調其

詳弓人疏

擊內而合之者釋文云內依字作納案說文無柄字古擊柄字止作內內謂輻齒蚤之入設

牙者鑿謂設牙受齒蚤之空食醫注云和調也賈疏云謂孔入穀入牙者並須調使得所也

穀

擊

牙

者

鑿

謂

設

牙

受

齒

蚤

之

空

食

醫

注

云

和

調

也

榘

即

櫪

三

材

既

具

巧

者



者莊有可云不失利轉直揜困抱之職也程瑤田云說文完全也謂之完者工巧之極致三材不  
失職天時地氣材美工巧兼任之而要其歸於工巧當其初成固已知之至於輪敝始可驗耳  
注云敝盡而穀幅牙不勳者說文尙部云敝一曰衣敗引申之凡物敗壞並謂之敝葛氏注云據  
算義亦相近賈疏云穀幅牙各有職任自相支持雖盡不動是不失職也詒讓案荀子大略篇云  
乘輿之輪太山之木也示諸屢括三月五月為臆榮敝而不反其常楊注望而砥其輪欲其  
云榮讀為番謂穀與輻也案此輪敝三材不動即所謂敝而不反其常也

慎爾而下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輪謂牙也慎均致說也進  
猶行也微至至地者少也

非有他也閔使之然也鄭司農云微至疏望而砥其輪欲其慎爾而下也者明治牙之善總  
書或作危至故書圓或作員當為圓敝所謂察車自輪始也賈疏云下地者謂幅上至穀

兩兩相當正直不旁進段玉裁謂疏當本作不進云下地賈氏作不進文理甚明今各本疏文皆  
作下地此由宋人以疏合經注者改疏之不字合經之下字所仍之經非賈氏之經本也然則經

本有二下者是也望而視其輪謂視其已成輪之以視其圓甚牙皆向下地耶非謂幅與穀正直兩  
兩相當經下文縣之以視其幅之直自謂幅規之以視其圓自謂牙輪之圓在牙上文穀幅牙為

三材此言輪輻穀輪即牙也然則唐石經及各本經作下是賈氏本作不非也案段說是也注  
云輪謂牙也者輪外周市之大圓為牙也云慎均致貌也者與暴人巾暴字同廣雅釋詁云慎覆

也此輪牙之均平致密如物之下覆不偏委也禮器云德產之致也精微注云致致密也案致即  
今綴字詳大司徒疏江永云凡圓形遠望中半漸積而下慎爾而下地周禮注云致致密也案致即

也者大司馬注義同江永云注未確進非車進乃人進鮑人望而砥之進而握之可證大略好處  
遠望可見其精致處須近前細察案江說是也程瑤田王宗棟說並同第二章義並放此云微至

至地者少也者總敘注義同程瑤田云至地者少圓使非然非指牙厚切地者言牙厚有杼有倅  
不皆微至也云非有他也圓使之然也者言下地微至非別有巧術取之惟其圓故耳鄭司農云

微至書或作危至者段玉裁云此聲之誤也云故書圓或作員當為圓者徐養原云說文口部圓  
天體也从口發聲圓全也从口員聲讀若員蓋圓音義俱相近而圓員又同讀故以員為圓詒

讓案圖正字員借望其輻欲其擊爾而織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

直也製織殺小貌也肉稱也殺好也鄭司農云擊善也製爾徐鍇本說文手都引作擊余

案說文殺部云爾灑爾猶靡麗也八部云余詞之必然也余正字經典通段爾為之云無所取之

取諸易直也者弓人注云易理滑致也程素田云易直者輻不失職之極致貴直尤貴易也注

云擊織殺小貌也音廣雅釋詁云織小也謂從股趨欲以次漸殺而小也賈疏云凡輻皆向穀處

大向牙處小言擊織據向牙處而言也戴震云織織通輻有為有殺似人之營擊故欲其擊爾而

織不擁腫也說文手部曰擊人背兒織好手兒詩云織織女手今毛詩作摻摻云摻摻猶織也

王宗棟云輻圍外一偏股倏若一內偏三分其長而殺其近牙之一分與臂正相似故以擊織

形容其殺也云肉稱也殺好也者爾雅釋言云稱好也樂記云寬裕肉好肉稱與肉好義亦同謂

輻均好也程瑤田云弘謂股殺謂欲好謂弘殺之閒弘不腫殺不陷也鄭司農云擊讀為紛容擊

參之擊者段玉裁云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說樹木云紛容蕭蕭漢書文選皆作紛容蕭蕭案前

藝與楠漆同篇森二音郭璞曰紛容蕭蕭樹木也鄭司農所併作擊參音義與郭同謂輻之織

長略如枝條疎擢故曰讀為言音義皆同也云立謂如桑蠶始之始者乘其音望其殺欲其眼

也神農本艸經云桑蠶始生桑枝上蠶蠶子也說文蠶部作蠶始蠶即蠶之俗望其殺欲其眼

也進而眡之欲其熇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眼出大貌也熇慢殺之革也革急則裏

疏望其殺欲其眼也者明治殺之善也眼說文車部作輻云輻輻齊等兒周禮曰望其殺欲其

輻與鄭字義並異戴震云眼當作輻齊等者不燒滅也云無所取之取諸急也者程瑤田云

急者殺不失職之極致注云眼出大貌也者說文目部云睪大目出也與眼聲近段玉裁云說

文眼目也鄭意目部睪睪等字與眼音皆相近故以出大貌訓眼大對廉而言望之如大出

車轆轂謂之軾說文亦作軾從革小雅約軾錯衡毛傳曰長轂之軾也軾即轆革惟長轂盡飾大

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軾案戴說是也史記禮書云大路之素幃也疑即謂轂革純素無朱

漆之飾索隱謂車蓋素帷非其義也互詳後及巾車疏云革急則裏木廉隅見者廣雅釋言云廉

稜也轂榦木極圓雖平易齊等而兩端近賢軾處自有廉稜蒙革急則見也覆疏云凡轂初作時

隱起然後以革鞣之革急裏木隱起見云鄭司農云眼讀加限切之限者此雖其音兼取其義也

漢書外戚傳顏注云切門限也說文頁部云限門楣也切楣字通惠士奇云釋名云限限也墮子

限限而出也與二鄭說同段玉裁云限切謂門限爾雅秩讀千結反即切字也漢書曰切皆翳

西都賦玄墀鉅切西京賦設切厓廉高誘注淮南多傳門切司農讀如限切者擬其音謂其齊整

截然也鄭君訓出 眠其綆欲其蚤之正也 蚤當為爪謂輻入牙中者也鄭司農云綆讀為關

兒則不讀如限也 眠其綆欲其蚤之正也 東言餅之餅謂輪軍也玄謂輪雖軍爪牙必正也

是為綆綆之言偏軍也蚤正謂眾輻齊平雖有綆之減蚤皆均正也程瑤田云綆者牙綆也綆之

形見於輻廣之外而綆之故藏於輻廣之中輻廣有全有殺故殺牙兩鑿心對望有相左之差鑿

心相左則蚤蚤相左入牙一準乎蚤則輪綆故曰眠其綆欲其蚤之正也 注云蚤當為爪者後

俗言物之偏出為筭也猶漢之遺語案鄭說是也釋文云單劉薄歷反李又方四反一音簿計反者說文竹部云筭筭也此注借為外偏之義與訓蔽韻底之筭絕異盧文弼校本釋文誤作筭段氏謂筭不得反以薄歷足正其誤云玄謂輪雖單爪牙仍不正也者程瑤田云謂筭入牙鑿必直也論議案正謂鑿空正居牙中爪人牙仍不正也詳後疏 察其蓄蚤不齧

則輪雖做不匡 齧謂輻人毅中者也番與爪不相脗乃後輪做盡不匡刺也鄭司農云齧讀如也 齧其蓄蚤不齧則輪雖做不匡者賈疏云上視輻入牙中此言察輻入毅中須得所之意 詒讓案說文齒部云齧不正也一切經音義引蒼頡論云齧齒重生也謂齒不齊平者也

也 惠士奇云荀子君道篇地易齧差淮南子素族訓說齧之卻齧者參差有縛卻也玉篇云齒不齊管子輕重甲篇曰弓弩多匡齧注云匡輪戾礙也戴震云人齒脗戾曰齧凡物刺起不平曰匡案戴說是也此不匡據牙言之輪用久而做其牙之匡乃見切成時不見也惟驗其齧蚤上下鑿枘正相直則可決其牙雖做不至匡戾也 注云齧謂輻入毅中者也者戴震云輻端之枘建毅中

者謂之齧阮元云齧皆指名也公羊文十四年傳曰如以指則接齧也四接齧即駢指也古人命物多就人身體名之如牙股較胡頸腫腹等皆是云齧與爪不相脗乃後輪做盡不匡刺也者鄭訓齧為脗也程瑤田云蚤正則與齧不相齧齧不當不正也蚤偏齧亦因之而偏齧者鑿枘戾致然也王宗凍云輻居毅輻之間齧與爪大小不伴且爪偏在外最易脗戾齧爪不齧由於四

周之蓄鑿正齊也說文東部云刺戾也義亦近任鄭司農云音讀如獲廁之廁者賈疏云讀從史游急就章分別部居不獲廁義取不參差意也段玉裁云擬其音也案段說是也齧並不取不獲廁之義疏說非云謂建輻也者建猶插入也輻上頭插入毅故名為齧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為齧聲如截者段玉裁云廣證之皆建立之義弓人之齧栗詩箋之熾齧管子之劃耕劃私史記之

劃刃義訓略同惠士奇云齧猶立也雷也義與刺同漢書溝洫志瓠子歌捷石齧即齧蚤之齧案段惠說是也漢津洫志顏注云齧亦雷耳義與刺同即惠所本釋名釋言語云傳立也青徐人言引李奇云東方人以物雷地中為事傳事齧音並相近毛詩大雅皇矣傳云木立死曰齧亦取樹



立之義云博立其亦為首者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博貴臬勝者必殺臬西京漢記云鄭舍人善  
投壺激矢令還謂之為曉言如博之豎臬於中為曉傑也列子釋文引古博經云棊行到處即  
豎之名為曉基曉基即為曉也云匡任也者呂飛鵬云匡說文作輕車部輕車凡斬轂之道必  
與也與先鄭訓枉之義合江永云輪人兩匡字著訓為枉後鄭訓刺亦枉也

**矩其陰陽**

矩謂刻識之也故書矩為距  
鄭司農云當作矩謂規矩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者賈疏云此欲斬轂之  
時先就樹刻之記識其向日為陽背日為陰之處

必記之者為後以火養其陰故也江永云山虞陽木陰木以生山南為陽山北為陰此則陰陽木  
各有向日背日以向日為陽背日為陰程瑤田云一木必有一山之陰陽向背矩之乃能不誤施

也故無論冬夏斬時皆當刻識之案江程說是也列女傳辯通篇說弓榦云生於大山之阿一日  
三觀陰三觀陽此言陰陽之均識也穀木不能皆均謂故必矩識之注云矩謂刻識之也者刻

識猶畫也國語周語其毋夢神規其臂以墨草注云規畫也刻識謂之矩猶畫謂之規矣云故書  
矩為距鄭司農云當作矩者徐養原云說文工部巨規巨也从工象手持之或从木矢作樂別無

矩字是巨即矩也距從巨聲故距矩通用釋名聲曲頭曰距  
距矩也言曲似矩也距從巨聲故距矩通用釋名聲曲頭曰距

**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飲不歎**

稷致也火養其陰矣堅之也鄭司農  
云稷讀為奠祭之奠穀當作耗立謂

穀穀暴陰柔後必陽也者稷理而堅陰也者疏理  
稷減轉革暴起陽也者稷理而堅者釋文云稷本又作稷阮元云說文稷種概也从禾真

理說文禾部云枋木之理也云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飲不歎者飲說文艸部引  
作弊聲之譌也賈疏云此穀若不火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飲不歎者飲說文艸部引

瘦減革不著木必有暴起若以火養之雖飲盡不歎暴也注云稷致也者詩唐風鴇羽箋云積  
者根相迫迨相致也爾雅釋言云苞稷也郭注云今人呼物稷致者為稷鴇羽孔疏引孫炎云積

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稷聘義注云積緻也稷緻同段玉裁云致今之緻字積者禾之密引仲為文  
理之密云火養其陰矣堅之也者凡物柔者得火則堅故陰亦疏理而柔亦須火矣使堅強也鄭

司農云讀為奠祭之奠者段玉裁改讀為為讀如云讀如奠者擬其音今本作讀為非也漢時

也段玉裁云司農謂讀為之誤也故改為秣云玄謂讀為秣者稷稌上篇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採之

其圓中規維有稿暴不復厥矣荀子勸學篇雖有稿暴不復挺者探使之然也即其義矣段玉裁

云說文艸部云藪艸兒此藪之本義下文引周禮藪不藪此說其假借也陰柔後必撓滅所謂

是也暴暴之隸譌所謂暴也藪必負幹注云革穀相應無贏不足暴者穀不足而革贏也案洪段說

二讀不同而義實相因大業禮記勸學篇用荀子楊注云稿枯暴亦非古義穀小而長則柞大

而短則擊 鄭司農云柞讀為迫暗之暗謂輻間柞狹也擊讀為擊 疏則擊者擊錢氏宋本作

擊釋文唐石經及各本並作擊經音辨同阮元以唐石經為非案擊先鄭破為擊依宋本則為

斯無柞擊之雙此為下文言穀長穀園諸度法起本也注鄭司農云柞讀為迫暗之暗者秋官

序官先鄭注云柞讀為音聲暗暗之暗與此讀同迫暗猶言迫暗與同修聲律注云修則聲迫暗

出疾也漢書王陵傳作迫暗釋名釋宮室作迫進字並同云擊讀為擊謂輻間柞狹也者王宗凍云穀間

須為擊以容三十輻共一穀故穀小則輻間柞狹而蓄中弱云擊讀為擊謂輻間柞狹也者王宗凍云穀間

梁同隍呂飛鵬云說文出部云舳舳不安也易曰舳舳先鄭讀擊為擊訓危擊即此義案戴呂

經則較外距實輻餘地又太少故不堅也江永據車人云短較則利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長較則安謂此云樂者安之反戴震亦謂車行危阻不安義亦通

一為之牙圍 六尺六寸之輪 **疏** 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者牙圍之度為車制諸

輪牙圍尺一寸者賈疏云此橫兵乘車而言若田車之輪小崇六尺三寸計亦可知也案依賈說田車牙圍一尺十分寸之五減於兵車乘車五分注特出六尺六寸之輪亦明田車牙圍不得

有此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一** 之不漆其地者也漆者七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不漆者各一寸三分寸

**疏** 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者記漆牙之度并為下較長較圍明根數也注云不漆其地者

也者牙外踐地沙石較轆易至類較非漆所能固蓋別以薄鐵傳之故不漆也說文金部云

就一尺一寸取九寸三分寸之各得三寸猶有二寸在又一寸為三寸三分寸之二者賈疏云

各得二分若然一分有三寸三分寸之二二分總得七分三分寸之一是漆之者也餘一分者三

寸三分寸之二是不漆者也阮元云漆其近幅之二分寬七寸三分寸三釐三豪不漆其近地之一

分寬三寸六分六釐六豪也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則內外不漆者各一寸也者鄭珍云

詳玩注文蓋專明牙之踐地不漆一邊之度所云牙厚不兼投輻一邊也注所以必專明不漆一

邊者以上文但言六分輪崇一為牙圍其圍之尺一寸者可知而以此尺一寸者分為四面廣狹

之數不可不知四面廣狹數各若干則牙厚牙廣不能定即漆與不漆之地無從定而下文較

除一十六分六釐六不盡合兩邊距地一寸圍之得三寸六分六釐六不盡居牙圍三分之一不  
漆是兩邊距地之一寸不盡為輪之崇自若而牙距地一邊既不倅則此二寸者俱踐地矣此  
注所以算不漆踐地者必并內外兩邊投幅一邊如幅之廣占三寸五分內外兩邊各占一寸九分一釐  
六豪六不盡於是一尺一寸之牙圍共為四面廣狹皆得的數自輪之平面視之六尺六寸之辭以記  
上下不漆者各去一寸其餘六尺四寸皆為漆內而設幅諸度之根定矣合者非假設之辭以記  
凡創一文由參互推得而不敢實言使若假設其數云爾下注令幅廣三寸半語意亦然又云古人  
即如輪牙以注云踐地不漆一分之內有內外各一寸推之知車網揉治初成其厚本上下相  
俾也乃先於內外兩面距邊一寸各畫一規又於厚之外邊中除一寸六分強周畫兩界線然後各  
即規外疆殺之至於界線而止則規自成廉墀而輪成不倅不朽之形立而觀之輪之面盡於規  
自規以外皆踐地者非輪面也然後盡漆其輪面既使凍泥易脫易洗又得飾為美觀俾內誦中  
易而且準若如後人所說牙厚上下相等則牙面自是齊平而一截漆之二截素之入於日既不  
成象又於無界培之平面加漆必有過與不及之處誦中取度求準則難自然之與勉強可以既定  
是非矣案子尹釋注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為踐地一邊之厚數極為精境足申注義知牙投輻  
一段分寸之二此豈一寸三分寸之二之地所能容乎况牙木須揉曲成圓必廣厚略等方可揉屈  
參分牙投輻與踐地兩面正等則倍一寸三分寸之二得三寸三分寸之一以減一尺一寸餘七  
寸三分寸之二為牙內外兩平面之廣每面得三寸六分寸之五為三寸八分三釐有  
奇是平而之廣較之厚度贏至一倍有餘以如此之木向厚面採之使圓亦甚難矣 俾其漆

**內而中誦之以為之較長以其長為之圍** 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為較長三尺  
度兩漆之內相 既 俾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為之較長者說文言部云誦詰誦也廣雅釋詁云誦  
距之尺寸也 既 曲也案誦屈聲類同取牙漆內直度中屈之折取其半以為較之長度也惠

士奇云凡測圓者必先得其心從心出線則面皆等厚者度量之名度兩漆之內而中誦之則輪之心也輪內置設內貫軸如此則軸正當輪心而面皆等然則中誦者測圓之法而較之則

徑亦從此出焉戴震云大車短較取其利也兵車乘車田車鳴較長與圓等圓謂圓也淮南子說山訓三尺二寸則車行無危淫之患云以其長為之圍者明較長與圓等圓謂圓也淮南子說山訓

引李願云徑尺為圍此較圍三寸二寸故三圍之木於度為可淮南書與此經義合戴震云圍亦三

尺二寸圍徑一尺三十圍則輻開無柞狹之患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為較長內

尺餘二寸寸作三分為六分又徑二分故長三尺二寸也又以三尺二寸為圍圍三徑一三得

五分寸之一弱鄭注用六分率圍三徑一約計大數爾非圍率也王宗棟云度起兩漆不及不

漆之大圍是淳其漆內也圍密率圍三徑二寸徑得一尺零一分八釐五豪九秒一忽零鄭司農

云樽者度兩漆之內相距之尺寸也者說文車部云車度也樽亦聲類同義亦相近阮元云樽者

橫義故爾雅曰緇廣充幅方管曰幅廣為充此即橫充而度物之義光廣聲再轉即為廓方言曰

張小使大謂之廓淮南子曰橫廓六合並同斯義廓與廣聲亦相近孟子曰知皆擴而充之矣以

趨枝注曰擴廓也然則樽其漆內之樽即與光廣一聲之轉知其為橫充物內而度之之名矣以

其圍之防稍其數謂較空壺中也玄謂此較徑三寸九分寸為桑蠶蟄之蟄較讀為蜂較之較

猶言趨也較者疏以其圍之防稍其數者稍賈匠人稍溝疏引此作稍從木據波疏則實所見

當從木此經稍誤當作稍然說文木部云稍木也爾雅釋木云稍稍權皆無稍除之義竊疑此與

分之二為內三分之一為虛中空也蓋中空所以受軸者也下文言五分其較之長去二以為實

去三以為輒則虛中內大而外小蓋輒處得三分之一也統言之中空處皆為較切指之外

當蓄者為數若設上三孔受輒者謂之鑿不謂之較案江說是也注云指除也者說文手

元云指有除去之義史記龜策列傳菟絲而去之是也指其較者乃抽拔去較木中心以為數

也輪人指較匠人指溝上林賦指鳳皇甘泉賦指鑿指同義鄭珍云指訓除者除去其實使

用數而成孔也从手與匠人指注以為十分之一也一可曰仿則三分之一當亦可曰防鄭珍

云助者分理之各本無專字言地理即从唇作防言木理即从木作枋言指之分即从手作枋言

骨之分从月作枋因从木又可从艸作芳因从手又可从人作仿王制仿指為骨一此為三一者

以彼喪祭費不能多至三一此於上下諸數惟三一為適合故知是三之一也孔氏正義謂枋者

分散之言數亦不定得其義矣論讓案注定較徑小於小穿之輒者以輒穿有金須減去二寸而

較則無是也鄭後注蓋以賢輒與較三者之徑適相稱其說甚精不可易也鄭司農云指讀為桑

輒輒之較者匠人指溝先鄭讀同為段玉裁改作如是也此僣其音不當云讀為匠人注亦誤桑

也案說文木部操車較中空也從木榮聲讀若較蓋故書作操大鄭易操為較故云讀為許謂操

為正字故云讀若較今周禮本恐有誤又案急就篇作輒碑作桑較雙聲阮元云較說文作操

之二為六分總為十五三分取一得五分故云徑三寸九分寸之五也戴震云指空穀中如蓬然所以受軸以密率計之徑三寸五分寸之二弱惠士奇云依注設數以穀圍三尺二寸而三分之取其一以為穀則穀圍一尺三分寸之二此是數內圍若數圍則是一尺五寸十五分寸之入方與任之患錢坫云穀圍一尺三分寸之二此是數內圍若數圍則是一尺五寸十五分寸之入方與賈圍輞圍相應云壺中當輞者者謂壺中即穀中之空其外則與輞者之鑿正相直也云輞者猶言趨也數者眾輞之所趨也者鄭珍云蜂數亦俗閒言眾湊意有此語與蜂起蜂聚蜂擁意同後鄭申之云數酒趨蜂數眾輞之所趨者李軌音數倉豆反則數趨音義並五分其穀與湊同蜂數是泛語注意以眾輞湊之亦是蜂數所以名數非穀數即是蜂數也

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二以為輞 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輞小穿也玄謂此大穿徑八寸十

誤矣大穿實五分穀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凡大小穿皆謂金也今大小穿金厚

一則大穿穿內徑四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數相稱也

**疏** 五分其穀之長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輞者明車穀含缸內外大小之異度也說文金部云

缸車穀中鐵也釋名釋車云缸空也其中空也總言之大小通曰缸析言之大曰賢小曰輞

其物以鐵為之又說文玉部云琮似車缸大宗伯注云琮八方象地車缸與波相似則當內圍而

外為八觚形蓋缸內空與軸相函故必圍以利轉外邊則嵌入穀中故為觚稜使金木相持而固

不復搖動也江永云五分其穀之長與圍同言長部是言圓元云大穿圍大小穿圍小蓋輞

內之軸任重故不可殺使其穿大而穀弱輞外之軸輕可以使其穿小而穀強且殺軸亦所以

限穀使不致內侵也注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輞小穿也者阮元云穿者軸所貫也大穿者在輞

內近輞之名小穿者在輞外近轄之名錢坫云廣雅賢大也賢有大義故大穿謂之賢說文車部

輞車輪小穿也鄭珍云穀孔自內頭起其餘徑即漸殺漸小軸入穀之圍徑如之故孔適相函而

運轉其內頭孔曰大穿外頭孔曰小穿賢者說文目部賢大目也與此賢音義並同輞者凡語止

詞曰只穀孔至末而止即此為只後因加車作輞軸端鑄亦當軸止處又所以止軸之出故亦呼

為只其作字遂兩同案鄭說是也凡兩穿及壺中一例捨之則三處當有一定之度若準賢輞兩

國則數徑不止三寸五分五釐五豪強造殺者正因恐傷福鑿故特增數厚不因賢輒為一定之  
 秘不然由賢以趨於輒既以相去遠近遂漸平殺則但見賢輒之固數圍自可例推經何必特出  
 數圍之度乎至紅金雖當隸金工然殺穿必留金而後可以利轉若僅詳紅外木空之圍則殺穿  
 之真度本無此大易致滑提故必兼金計之而後其度數乃備也云立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  
 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者賈疏云五分其殺之長去一以為賢即以殺長三尺二寸  
 徑一尺三分寸之二而五分去一尺去二寸得八寸三分寸之二者本三分寸今為十五分三寸  
 即以二分者為十分寸之二得八分故云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也小穿經云去三一尺五分去三  
 去六寸得四寸三分寸之二亦為十五分寸之十五分去三去六分得四分故云徑四寸十五分  
 寸之四王宗東云賢為殺長五分寸之四圍二尺五寸六分殺得殺長五分之二圍尺二寸八分鄭  
 謂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用六觚率也以密率求之大穿徑八  
 寸一分四釐八豪七秒三忽零小穿徑四寸零七釐四豪三秒一忽零是大穿倍小穿也云大穿  
 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殺長去二也者兩穿雖有大小之殊然增減之數不宜過遠又欲與數  
 相稱若依經五分去一為賢則大於輒已倍故知其誤而別定為五分去二也阮元云訛去一為  
 去二者蓋記文偶有缺筆且云去三則得六寸五分寸之二者以一分五分去二去四寸得六寸  
 以三分寸之二為十五分寸之十五分去二去四分得六分為十五分寸之六約之即五分之二也  
 錢沽云賢圍一尺九寸二分輒圍一尺二寸八分數圍一尺十五分寸之九此用金裹之故數圍  
 徑與兩穿不合云凡大小穿皆謂金也者金謂紅鐵也云今大小穿金厚一寸則大穿穿內徑四  
 寸五分寸之二小穿穿內徑二寸五分寸之四如是乃與數相稱也者戴震云今當作合賈疏  
 已誤案戴校是也此與上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同金厚經無文故為假設之度以明之  
 賈疏云大小穿內皆以金消去二寸故各減二寸也鄭珍云兩穿有內外徑者孔頭必嵌金紅使  
 與軸之錫相摩切作孔之時預儲嵌金厚一寸之地圍徑自寬多二寸深則止足容金自內即圍  
 徑與軸等大故有內徑外徑及嵌金之後外亦與軸等大而其孔是金非仍木也故曰凡大小穿  
 皆謂金也案注大小穿內徑賈疏無釋鄭子尹則謂壺中當輻之外紅金盡處為內徑其說雖可  
 通但誦玩注意似指紅金甬軸之空為穿內徑指木甬紅之空為穿外徑內徑外徑並據殺兩



崑露見者而言若轂內釘金盡處函於空中則當以去壺中遠近消息以為其度之弘殺不能與  
 釘口平也江永云注算大小穿甚密但轉人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若依圍三徑一算之則  
 軸徑當大穿穿內處正得徑四寸五分寸之二與鄭所算大穿穿內徑同何以能轉蓋圍三徑一  
 非真率以祖冲之徑七圍二十二約率算軸徑不及四寸五分寸之一故能稍寬而轉鄭珍云以  
 金厚一寸故合穿之外徑增寬一寸為嵌金之地及其嵌訖金圍自與穿內圍齊平也案江鄭說  
 是也轂兩穿皆沓金自是常制此大穿徑六寸有奇若非加金二寸不能與轉人軸徑之度適相  
 函則注說塙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鄭司農云讀容上屬曰  
 不可易明矣  
 之形容也篆轂約也幬負疏容轂必直者程瑤田云未飾之先治之之法也篆膠筋幬專言飾  
 幹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鄭珍云治經火養之木為圓長三尺二寸之形是曰容轂以繩縣  
 之身及兩端之圍皆與繩觸則直矣云陳篆必正者鄭珍云陳列也篆非一處故曰陳篆其廣狹  
 及幾處無間當任意為之無定數也每篆一周以矩準之其高下皆與圍相切則正矣篆說文作  
 軛訓車約蓋所據本異云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者轂外周布施以膠筋使之結合纏繞則任力不  
 至拆裂而亦可以助幬幹之呢著使無閒罅也程瑤田云數者疏之反謂縱橫重疊互相牽繫以  
 為固也注鄭司農云讀容上屬曰軛容者段玉裁云農下云字衍文此離經之異案段校是也  
 盧文昭黃丕烈說同據此則上先鄭注當云軛容小穿也後鄭引之刪容字軛容蓋謂小穿內空  
 所容之度其義為短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者此破先鄭讀謂容為頰之段  
 借容轂猶言治轂也段玉裁謂容者當為容轂者亦通云篆轂約也者此破先鄭讀謂容為頰之段  
 釋為轂約與此義同王宗棟云篆刻轂木為根鄂篆起如竹有節約然鄭故訓轂約小車不皆有  
 篆孤以上車乃有之巾車云卿承夏縵言不為篆也篆致飾之一所以辦等威也鄭珍云約轂與  
 幬革是兩事諸家說皆不愾幬革者除置輻處通輓之所以固轂因以為飾凡小車皆然無貴賤  
 之別上文云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無所取之取諸急知與輪必取圍輻必取直同是小車通制  
 不得而缺者也篆者謂轂約轂約謂之篆鐘帶亦謂之篆皆指其圍繞一周者據巾車先鄭注篆  
 讀為圭瑑之瑑夏篆轂有約也參之先鄭典瑞注瑑有折瑑瑑起說文瑑圭壁上起兆瑑知篆以

琢起而名鐘帶亦名因琢起其制於穀幹刻之合起圻罅一周刻此處微容即彼處起圻罅其圻  
 罅處即是篆也當不止一處刻訖其狀蓋如竹形然後渾體厚播以膠密被以筋又播膠一層乃  
 以革鞞之合革與容處根罅處皆緊相貼切則琢起者亦隨革琢起容突分明然後通丸漆之待  
 乾摩平乃就琢起上周畫五采其外通朱漆之此篆之制也以其周繞束穀故曰約非賴此約束  
 其穀始固之謂據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後鄭注夏篆五采畫穀約夏縵亦五采  
 畫穀無琢爾墨車不畫是篆為孤以上專制疇為上下通制明矣疇穀古謂之軹詩商頌小雅並  
 云約軹錯衡毛公采芑傳云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而鄭烈祖箋云軹穀飾也飾即疇革則長  
 轂之軹猶云小車轂之疇革耳朱而約之乃是解約字蓋孤以上之穀既五采畫其篆約則篆約  
 之外皆朱漆也故云朱而約之說文軹長轂也以朱約之是本毛義非即以朱為約廣雅云穀篆  
 謂之軹張揖為失毛旨詩疏云軹者長轂之名又據許而違許意矣案篆約為孤乘夏篆以上車  
 轂之制王宗棟鄭珍說是也凡轂初斷治成平縵無文自卿以上乘夏篆則迴環琢刻自成圻罅  
 若竹之有節者是謂之篆亦謂之約又以革鞞篆約之外是謂之軹凡小車有革鞞大車則無故  
 毛詩並釋軹為長轂明惟小車轂有此也鞞革密附轂木故篆在革內而文見於革外毛詩謂之  
 約軹明軹與約備有也既篆刻而革鞞又漆之為五色是謂之夏篆毛許則以為朱約朱亦五色  
 之一也凡篆約之用以為文飾且以辨等威非以附纏約束為義篆約之名亦起於刻琢不繫於  
 施筋與否也至於筋膠之被則凡車木任力處皆有之附纏之以為固故轉人注謂轉亦有此不  
 徒穀也蓋筋膠與篆不相涉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皆無篆而不得謂無筋膠之被筋膠之外加  
 以漆則其痕亦成圻罅轉人謂之濇少儀謂之幾而不謂之篆此經亦以施筋與陳篆並舉篆非  
 即筋膠之文明矣鄭珍謂疇革為小車之通制不知施筋亦小車之通制也毛詩說文朱約之義  
 非謂約束其穀鄭珍說是也然後鄭謂夏為五采先鄭毛許則以為朱赤其設色不同鄭珍兼取  
 其義謂五采之外皆朱漆色未知是否穀約互詳巾車疏云疇負幹者革鞞相應無贏不足者左  
 襄十八年杜注云負依也謂疇革與穀幹密相依倚也賈疏云疇覆也謂以革覆穀之木隱著革  
 使之急是革鞞相應也無贏不足者若穀有耗糜不隱著  
 穀則革有贏而穀不足若穀不耗革無贏穀亦無不足也既摩革色青白謂之穀之善謂丸

乾而以石摩平之革疏既摩革色青白者程瑤田云色青白者轉廉而急必負幹之所致也革色青白善之徵也

六者言之注云謂九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平之其色青白則善也程瑤田云據注丸云謂以革觀較訖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乾乃以石摩平之其色青白則善也

漆之後乃以石摩之王宗凍云賈意謂丸在摩前摩在漆前是也今革既摩色但青白未漆甚明案程王說皆是也在摩前者和灰之丸漆在摩後者不和灰之漆鄭賈義並不相注丸漆者說文

土部云坭以泰和灰丸而器也段玉裁云灰者燒骨為灰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曰燒骨以漆曰坭蓋以泰合和燒骨之灰摻而丸之以髹擦物丸而髹之既乾如沙礫不光潤乃摩之鄭所云

丸漆之乾乃以石摩平之也既摩乃復漆之說文鮑下所云漆坭已復漆之也如此數四乃後戲丹巖今時漆工亦略同此案段說甚析據此則較革有為次漆先丸漆不設色故摩之色青白後

漆設色則為中車之夏篆夏縵及毛詩傳之朱約不得露青白之色矣經參分其較長二在漆並據未戲丹巖前之漆言之故在摩前非謂既摩之後遂不復漆也

**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置其輻者賈疏云此經欲論置

輻於較相去遠近之法趙溥云外謂較之趨軹處內謂較之趨輿處與輿相近以較長三尺二寸三分之以二分為外以一分為內於二者之間而置輻焉所以在外數多在內數少者蓋一車用

兩較而兩較之間置輿輻內數少則兩輪近輿有倚靠處自然牢固而行得穩輻外數多則較行無所礙注云設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一尺九寸者輻廣三寸半

即後交輻股之度也匠人注亦云乘車輻廣三寸半賈疏云按上云以圍之助指其數數中分徑一較徑既一尺三分寸之二今取一分作空空中徑三寸九分寸之五兩畔得二分有七寸九

分寸之一兩廂分之一畔得三寸九分寸之五下文云量其鑿深以為輻廣鑿深三寸半故知輻廣三寸半也依前所計言之輻深實應三寸十八分寸之十言三寸半舉成數言也若然較既長

廣三尺二寸輻居三寸半餘有二尺八寸半三分之輻外得一尺九寸輻內得九寸半也鄭珍云輻廣三寸半乃兵車乘車不可增減之實數令之云者以由經推得而經無文故不敢質言使若假

設云爾置疏謂注以拊藪鑿深知之不得鄭旨拊藪鑿深之數於經亦無文注蓋由軸人之明言  
 軸圍者層遞推至牙圍而得之也又云長上無內外也內外由輻而立則輻之地自在中開故三  
 分穀長與九寸五分居內一尺九寸居外其中開三寸五分即置輻之地矣記於車總目著輪崇  
 尺寸為輪與諸度之根各度遂不明言使讀者互求自得則輻之厚宜即於輪與輻三職中求  
 之車人大車輻博三寸厚三之一大車小車輻之所以不同者正有其故大車穀短只一尺五寸  
 其圍之大卻四尺五寸制令輻廣三寸即正中置輻其兩頭止各餘六寸令輻厚一寸三十輻佔  
 穀圍三尺餘一尺五寸兩輻相距尚有五分不鑿空地故輻比小車輻厚七分則兩輻相距不止  
 增倍而圍僅三尺二寸制令輻廣三寸半其外二內一者所餘甚長令輻厚七分則兩輻相距不止  
 鑿者只有三分零故輻比大車輻多而厚少其因穀之圍長以增減輻之廣厚為數雖異而廣少  
 者增厚之厚少者增廣之使其力而固則一案鄭說是也輻廣與鑿深同度下經有明文而鑿  
 當盡拊藪餘徑之數其理亦明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廣深相應則疏凡輻量其鑿深以  
 明無疑注義不可易也

凡輻量其鑿深以為輻廣

廣深相應則疏凡輻量其鑿深以明無疑注義不可易也

部云鑿穿木也案鑿本穿木之器引申之凡穿物為空亦謂之鑿此鑿即軸舊所入之空其數與  
 輻同文子上德篇云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是也輻廣即上注云三寸半者也江永  
 云輻廣者輻之博也不言其厚者穀圍三尺二寸三十輻之股端相著厚一寸有奇可知也輻相  
 著不留空隙者欲其輻與輻相湊相挾有力也觀今車用十八輻股相湊況三十輻乎鄭珍云  
 凡者最括之辭包輪人車人六車在內上凡斬轂下凡揉牙亦然記不著輻廣之數者量其鑿深  
 為之是鑿深之數即輻廣之數也而亦不著鑿深之數者轂孔壺中當輻舊之數居穀圍三分之  
 一餘三分之二之徑即兩畔輻舊之鑿深是拊藪餘徑之數即鑿深之數也止著輻博三寸亦以有  
 文已著數徑而由數徑得鑿深即鑿深見輻廣已不啻詳言之矣車人之止著輻博三寸亦以有  
 此句為率即可由輻博見鑿深由鑿深得數徑同一省文之法明乎此益見數徑鑿深輻廣三事  
 數同而小車是小車之數大車是大車之數也凡以柄周繞圓物投之者必深視其圍之徑使投  
 者相湊相倚眾力如一始固而益固輪人之為輪為蓋其鑿之法是一轂猶蓋斗也輻猶蓋弓也  
 軸猶達常也蓋斗徑六寸達常徑一寸以達常貫蓋斗中猶以軸貫轂中也蓋斗之徑除達常徑

一寸止餘五寸猶穀徑除軸當致虛徑三寸五分五釐強則止餘七寸一分一釐強也蓋斗鑿深二寸五分相對則盡其五寸猶穀鑿深三寸五分相對則盡其七寸也而蓋鑿之深無餘分穀鑿尚有一分一釐強未盡者以蓋斗與達常帶靜不動故鑿雖穿通而不傷達常穀與軸常動不靜故鑿端一收之前須稍留五釐使輻與軸兩不相及然一畔五釐強其留數甚微雖曰不盡而其徑亦適盡矣與蓋鑿究無異也案子尹以車蓋為輪輻穀軸之比例其說甚當惟蓋之達常與斗為一木則與軸穀二木相貫同而實異賈後疏以達常斗為二木說尚未足馮耳注云廣深相應則固足相任也者言輻之廣深同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

**疏**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

強不能相服又說林訓曰輻之入穀各值其鑿不得相通荀子引詩曰穀既破碎乃大其輻此皆強有餘而固不足也注云抗搖動貌者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引郭璞云抗搖也說文手部云

抗動也詩小雅正月天之抗我毛傳同惠士奇云方言曰舟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

**不足也** 言輻弱不勝也 **疏** 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者程瑤田云輻小亦謂蓄也

如一言一則二見輻廣鑿淺是廣及度而深不及度鑿深輻小是深及度而廣不及度深不及度則蓄之入穀不固廣不及度則蓄之承穀少力見輻鑿廣深非皆三寸半不可也以此益驗蓄是

直入於筍非鑿筍注云言輻弱不勝穀之所任也者輻廣與鑿深同度所以故竝其輻廣以

**為之弱則雖有重任穀不折** 言力相稱也弱蓄也今人謂蒲本在水中之為弱 **疏** 故竝其

為之弱則雖有重任穀不折者鄭用牧云量其鑿深以為輻廣故其輻廣以為之弱弱自與鑿深相應反覆言之爾抗而不固則穀折穀不能持輻也戴震云蓄蓋大半寸漸殺之至末不得過



弱與弱通說文艸部云藟蒲子可以為平席詩大雅韓奕孔疏引陸璣疏云蒲始生其中心入地者名藟大如匕柄正白生嫩之甘脆段玉裁云藟本在水中其字作藟即藟在穀中之意也鄭司農云姑讀如紘紘之紘謂度之者在桓二年傳云衡統紘延段玉裁云姑讀如紘擬其音而義左是紘繫於項故與圍度之訓相近

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

殺衰少之也鄭司農云濂讀為黏黏泥不黏著輻也

疏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者此

之義也阮元云參分輻長股不殺者二分殺者一分也鄭珍云輪崇六尺六寸者除去牙之漆者一寸九分一釐六毫六不盡不深者一寸上下牙共除五寸八分三釐三不盡又除殺徑一尺

六分六釐六不盡餘四尺九寸五分分爲兩輻之長則一輻除齒爪不計長二尺四寸七分五釐三分之而殺其一則殺者長八寸二分五釐止於廣之向車箱一側殺狹至爪入牙際其向外一

邊不殺兩面近牙處亦稍殺但其數甚微試以人之立驗之由股而至足其前面直下後面自腓腸即漸斜漸細兩邊亦略殺焉此下文股較之所由名也云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者有唐石

經初刻誤其磨改作有鄭珍云輻所以必有殺者止為泥之黏著殺者連牙高一尺有奇泥之上及輻至此已深若過是則不能行矣或曰輻之向外者豈泥不能黏何以獨不殺乎曰不黏者謂

殺其一邊使細如較形自然通較泥不黏著非謂只不黏殺之一面也注云殺衰小之也者惠棟云殺猶衰也見儀禮注衰亦訓小春秋傳云其周德之衰乎注云衰小也小猶殺也鄭司農云

濂讀為黏謂泥不黏著輻也者段玉裁云說文濂薄冰也一曰中絕小水故大鄭易經之濂為黏黏與濂聲類同也鄭君注易為其嫌于陽也嫌讀如羣公濂之濂濂濂也禮之訓與黏相近詒讓

案文委部云黏相著也濂黏聲近段借字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較圍也較謂近牙者也鄭司農云股謂近殺者

言較以喻其細人脛近足者細疏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較圍者承上輻三分殺一之文而明於股謂之較羊脛細者亦為較疏其所殺較圍之度股圍即輻上半輻方之全圍不殺者也鄭

珍云輻股廣三寸五分厚七分兩面廣七寸兩邊厚一寸四分其八寸四分爲股圍三分之一分得二寸八分去其一一分有五寸六分以為較圍較兩面不殺則兩邊厚仍各七分其占一寸四分

餘四寸二分兩面廣各居二寸一分也案鄭說是也錢坫云較圓全度亦無迂謹存之以備一分奇

厚大半寸案錢謂較厚亦三分一分與鄭子尹說不同於較圓全度亦無迂謹存之以備一分奇

股注云殺殺之數也者之舊本作內宋余仁仲本同於義得通但宋明各本皆作之也鄭司農云從之

近殺者也較廣如一手牙者也鄭珍云上三分殺一著所殺之長短此著所殺之廣狹輻之內一未殺者

皆股也較廣如一手牙者也鄭珍云上三分殺一著所殺之長短此著所殺之廣狹輻之內一未殺者

略圓漸斜而下至將入牙際較圓即於此取之先鄭謂較近牙者皆此較以下則爪也謂股近

者取其將入較際以明此之為形入牙際耳云方言股以喻其豐故言較以喻其細者明股近

手足擊為較阮元云說文曰股體也較脛也蓋人股本豐自膝以下則向內削而細今輻形正似

之也云羊脛細者亦為較者爾雅釋畜云馬四較皆

白驢郭注云較脛下也則較脛通稱較不徒羊矣

平沈平漸也鄭司農云平

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

**疏**

使與直者齊則三十幅直必等矣鄭珍云輻牙轉三者皆曰採蓋

並用全木或析木為之木之經鋸者筋理必不全不堪任力云平沈必均者鄭謂云木有虛實不

能無輕重故平而沈諸水以觀其入水之淺深者知其必重入淺者知其必輕從其重者而

削之則必平矣注云採謂以火槁之者段玉裁云字當作採下文採牙說文引作採牙可證說

文曰燦屈申木也無採字錢坫云採與燦同凡木直者燦以曲之曲者燦以直之故兼屈申兩義

惠士奇云槁一作橋長笛賦曰橋採斤械注引鄭注曰採謂以火橋之釋文亦有二音一劉音苦

老反者作槁一沈音居趨反者作橋橋與矯同蒼頡篇曰矯正也案惠說是也說文矢部云矯採

箭筈也引申之凡採材木並為矯橋橋並矯之借字荀子性惡篇云故枸木必待鑿括烝矯然後

直鄭云以火槁之即荀子所謂烝矯也互詳弓人疏云眾輻之直齊如一也者採者非徒矯直木

使曲亦所以矯曲木使之直輻貴直指故採之使三十如一也云平沈平漸也故此亦以漸話沈平

朱澄丹疏之湛字通彼先鄭注云湛漬也後鄭讀如漸廣雅釋詁云漸漬也故此亦以漸話沈平



漸謂置之水兩輪所漸漬之度高下平等王宗棟云平為木出分沈為木入水分數案王說亦通鄭司農云平沈謂浮之水上無輕重者亦即平漸之義賈疏云重者沈多輕者沈淺此沈重者更去之則平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樂而固

**疏**謂直以指牙者以下申論上文謂以為直指牙以為固抱二事相得益善也鄭珍云直以指牙

牙得則無樂而固者程瑤田云謂蚤牙相繩至幅厚則又股較如一更無豐殺是皆直指之理也云

正則為得得則若無樂而牢固也江永云疏非也幅之入牙者為句幅牙雖有居句至於鑿內必正

幅外直為居內曲刻之為句內納同即蚤鄭珍云眾畜既投殺乃以牙兩半規交而抱之時納

以股直下為居句當以江戴說為正但爪空刻而銳不可方也案江戴黃說是也凡幅外近軼者

梁楸也對人言楸曰樂者程瑤田云樂與楸同說文木部楸楸也楸楸也徐鍇謂楸也楸也集

讓案楸楸一聲之轉云玄謂樂讀如涅從木熱省聲者說文木部云楸木相摩也从木規聲段玉

裁云大鄭未說樂讀何音故凝其音曰讀如涅又曰從木熱省聲者蓋以正說文楸字下云執聲

別著熱省聲鄭不得則有樂必足見也雖得猶有樂但小耳

荷藝柄不應其投也必強一邊使相就則其一邊必鬆樂有厚薄無長短以不能進為極藝柄既

頭並是尖筭其鑿深必盡其徑而牙鑿且穿通踐地一邊成廣一分長七分之二孔故鑿柄者相得必致鑿見於此孔外窠子尹鑿足之說與鄭賈意合但袖繹經義言鑿足之見否似唯段以明鑿

柄之得不得非謂幅入鑿必用鑿也注疏說於經似尚未合注云必足見言鑿大也者賈疏云足乃據鑿而言言足見故知鑿大乃足見也云然則雖得猶有鑿但小耳者謂鑿柄相得鑿而

益固然然容鑿之地甚窄故雖有鑿必小也程瑤田云云有鑿者反言以見無鑿之固也注說疑不然案程說近是凡制器鑿大而柄小相含不密則為鑿以充之此惟靜物為可輪之用常動使

幅爪柄鑿不密此鑿所能固乎且爪柄與鑿空有一定之度數使良工為六尺有六寸之輪之自可無鑿而固若豫留開隙以容鑿此豈制器之理哉鄭殆未達經旨

**緇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之輪則車行不掉也參分寸之固  
緇參分寸之二者戴震云以

緇云經自凡斬穀以下言為輪首明穀次明幅又次明牙三材和而輪成矣輪成其緇斯見故以緇數終焉注云輪算則車行不掉也者輪算謂牙偏向外也江永云假令牙之孔與穀孔正相

值牙不稍偏向外則重勢兩平輪相當於是重勢稍偏而輪不得掉向內矣戴震云謂不傾掉稍出三分寸之二不正與輪股鑿相當於是重勢稍偏而輪不得掉向內矣戴震云謂不傾掉

也輪不算必左右搖故幅蚤用偏柄令牙出於幅股鑿之數也者賈疏云鑿牙之時孔向外侵輪訂之而定無傾掉之患云參分寸之二者出於幅股鑿之數也者賈疏云鑿牙之時孔向外侵

三分寸之二使幅股外算故云出幅股鑿之數也江永云疏非也牙之厚無幾鑿孔有偏恐偏薄邊非暴裂即先齧矣此賈氏察物未精失鄭注之意者也今車牙孔不偏而幅爪用邊筭缺邊

向內是以牙偏向外鄭前言偃句鑿內相應是古人亦用邊筭鄭珍云注云出者牙出也牙所出於幅股鑿者牙之厚如幅股之廣同三寸五分當其為受爪之鑿孔距牙外邊六分六釐六毫六

不畫起鑿向內邊其廣長如較之厚七分廣二寸一分兩邊亦斜剗令鑿端廣一分長七分直通於背使容尖筭則向內一邊不鑿者亦有六分六釐六不盡是內外不鑿之地相等而鑿孔正居

牙中也及以幅爪指牙中投之向外一邊不殺其直中繩向內一邊所殺廣之一寸四分六釐六不邊鑿縫約消六釐六毫強而其半猶當牙上則投訖視之幅股向內一邊有六分六釐六毫六不

盡出牙邊之外牙向外之厚有六分六釐六不盡出股鑿之外而牙自平鑿自中幅自直原正而不偏惟牙厚與股鑿同是三寸五分而上下不正相對則牙厚較股鑿為偏出矣注曰三分寸之

二者出於股股之數又曰輪雖單爪牙必正苟得其端緒其旨明若指掌賈疏以後乃皆失之案鄧子尹說其精輪之制必如此而後牙出股外爪仍建於牙之正中爪內外餘地正相等與

上文正之義乃合牙有纜則偏其於輻股鑿之外牙外之平面不與股壺中正相直故注凡說軌徹之廣必加纜數計之但子尹於輻內較斜殺而下以趨於牙則較近股處之度既太廩近鑿

處之度又不足於三分留一之圍似未密合黃以周則謂較近爪處作倨句形約去三分之一牙內一邊宜留餘地以安句中鑿孔以投倨之爪外留餘地以為倨之算倨者算出外故鄭注匠人

徹廣八尺於旁加七寸必數倨三分寸之二依黃說蓋於輻下三分一與股分處曲刻三分一為句而後直下其下端貼牙又曲刻三分一為句以入鑿是鑿孔正在牙中其內外皆有空地外當

牙更無贏贖於經義物理似較為允協也王宗凍云輻股殺在內無倨其內外皆與牙之內邊正相切更無贏贖於經義物理似較為允協也王宗凍云輻股殺在內無倨其內外皆與牙之內邊正相

與爪鑿參值牙是以外出而不與輻股較參值也外之牙出於輻股三分寸之二內之輻股亦凡即出於牙三分寸之二賈曰輪皆向外軍輪即謂大圓也人圓向外則輻股向內是謂之算

為輪行澤者欲行山者欲倨地者倨上下等疏凡為輪者此專指牙言之云行澤者欲地多石故行澤之輪須削牙如杼使不為塗所著行山之輪須牙上下等使不為石所傷至於行

平地其常也雖亦有行山之時亦有行澤之時亦有行平地而值泥似澤遇石似山之時然其車之輪斷不專為行山使牙上下等亦不專為行澤使牙如杼然於輪人必有常度在不倨不倨之

閒明矣所以必著此節者正以見常度之不倨不倨也猶之耕人極論大車之轅直無燒乃正以見耕之不直不燒耳案鄭說是也前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此即牙踐地一邊不倨不倨

之度也注云杼謂削薄其踐地者者玉人大圭杼上終葵首注云杼也削薄即謂之也云倨部云倨齊等說文人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也附著疏杼以行澤則是刀

上下等者說文人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也附著疏杼以行澤則是刀

小雅角弓傳云塗泥也王宗東云此節說梓之利於行釋詁議案刀以割塗謂牙削薄如刀之刃以行釋之塗泥如刀割物也云是故塗不附者程瑤田云塗割之則割開故不附牙而或土濺於

輻注云附著也俾以行山則是轉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羶於鑿攔圍厚也鄭司農

厚石雖敝之不能敝其鑿旁使之動之疏是故輪雖敝不羶於鑿者釋文云羶本又作鄰案鄰羶

厚也者梓人廬人弓大注並云擗圍也說文手部同楚辭橫頌王注云擗圍也楚人名圍為擗對

者以其動者先注云擗乃及於中不可先動於中故不從也王宗東云說文無羶字羶與論語磨

之善非以動訓後鄭訓羶為敝補先鄭所未詳二說相成賈以為岐異失其指矣云玄謂羶亦

敝也者明二字義同經變文耳鮑人說治革云察其線而敝則雖敝不羶先鄭釋不羶為縷不傷

牙近地者擗厚雖為石所齧而敝終不至侵其中之鑿使輻搖動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

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廉絕也挫折也凡揉牙者揉說文火部引揉正字也詳前賈疏

木為之要當木善火齊又得乃可圓而得所也鄭珍云疏謂古者車輞屈一木為之管細思其理

若果用一木屈成一大圓規當建輻時若先投牙鑿待三十輻投訖中閒空處只足容數徑穀之

全徑不能貫過受簷之入若先投設鑿輞為諸輻爪長幾三寸所限斷不能挪讓得至爪下即展

半規其兩端各為筍使相交固玩經文於善輻之後接云直以指牙牙則無染固知建輻時

是先投穀鑿司農注上菑云謂建輻也其意是謂先以投穀鑿諸輻投訖乃以牙兩半規就爪

合之如是乃於理得於事便也案鄭駁賈說是也此經兵車之輪牙大周則二丈七尺柏車輪最小牙

竊疑當是一丈八尺此必非一木所能採其不便建輻更無論矣惟子尹謂屈兩木為之亦無害

度他工無此文例是必非苟為詭異蓋牙木通制實是合三成規無論大車小車咸用是法經於

車牙木三段每段長六尺六寸弱如是則揉曲與建輻皆較易於事理尤切也互詳車人疏云外

不靡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者記火燥之度也賈疏云凡屈木多外廉絕理內挫折中

於輞牙為植此三疾是用火之善也王宗棟云外當火之對面於輞牙為踐地處內當火之正面

理傷而斷絕內或焦灼而挫損旁或暴裂而墜腫故揉牙必除此三者始為善於用火鄭珍云今

試以竹木屈之外急則層析是廉也裏急則皺縮是挫也旁左右暴出是腫也然必筋理全始有

此三病故知牙材斷不用鋸木也注云廉絕也者段玉裁云說文火部曰燠火燠車網絕也引

周禮燠牙外不燠鄭本當同轉寫失之耳絕者賈云絕理案段說是也燠正字廉假借字許鄭義

同宋本文選長門賦心慄移而不省故今李注引此注云慄絕也慄字或從火疑唐時此經別本

尙有作燠者燠則似即燠之聲誤云挫折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手部云挫摧也摧一曰折也又

刀部云劉折傷也挫劉聲義同云腫處也 是故規之以抵其圓也 則圓矣 疏 是故規之以

者說文广部云癩病也一曰腫旁出也 以下明為輪必中規矩準繩權量而後為善也鄭珍云六事皆輪或後驗其工致之法注云輪

萬之以抵其匡也

也 萬之以抵其匡也 故書萬 萬以運輪上輪中萬 萬則不匡刺也 疏 萬之以抵其匡也者

也 趙浦說同洪頤煊云萬與規對 即矩字匡與圓對 讀為方與入圓者中規方者中矩亦同此

器也史記禮書索隱云短曲尺也此職以規萬縣水量權驗輪之善與人以規矩水縣驗輿之善文正同蓋輪雖以圓為用而牙之平面與輻之上下相直非矩無以定之也宋翔鳳亦據周牌

云圖出於方方出於矩又曰以方出圖又曰環矩以為圖謂徒圓不能知其數故必以方之數出之也宋蓋據圖內容方法以度牙之周徑說與鄭洪小異於義亦得通也注云等為萬萑以運

輪上輪中萬萑則不匡刺也者此亦釋匡為刺與前輪雖敝不匡義同戴震云正輪之器名萬亦謂之萬萑蓋與輪等大平可取準萬之縣之猶版人之器中膠豆中縣也方言秦晉之閒謂車弓

曰枸萑二其狀彷彿故方俗同稱鄭珍云圖否見於牙上匡否見於牙兩邊牙是合成材易向兩邊枉戾故須以萬萑運而視之萬之有不觸處是枉向外也有稍闕處是枉向內也適相觸則

不匡矣注云等為萬萑以運輪上則是萬萑運而輪不運所謂輪上指牙邊與既其輪輪謂牙同疏乃謂輪一轉一匝不高不下中於萬萑蓋以萬萑冒輪上視輪之運中否以驗其匡不匡

與注殆相反江永云接合諸木成牙恐其匡枉不平正故須以萬萑運之視其稍有枉處則削而正之耳後鄭言等為萬萑是當時有其名物余見造車者用木架作一圓與輪同大輪與之並立

而運之此正古人用萬萑之法也案注萬萑之義當如戴鄭江三家說此自是造輪之一法鄭君蓋據目驗得之但依其說則仍是察圖之器殆非經義至訓匡為匡刺則自可通蓋既其匡猶言

視其不匡謂牙身不脩戾與上文察其蓄蚤不獨則輪雖敝不匡謂蓄爪與牙不脩戾者事異而義同也云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為萬書或作矩者阮元云云下當脫禹字徐養原云說文舛

部萬艸也从艸禹聲萬萑本無正字或借用萬或借用禹惟矩字雖亦與縣之以既其輻之萬同音自為規矩字若與萬通用異物同名易致相溷故不從別本作矩縣之以既其輻之

**直也** 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疏注云輪輻三十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則整正輻直矣輻直矣者鄭珍云每上下兩輻當正中而縣之以繩必

為穀長所關不能切輻邊也故須從旁縣之旁穀之兩旁也縣繩於兩旁令倚牙面以尺準輻邊至繩上下如一則直矣案鄭說是也凡物之直者縣度之必與垂線正等墨子法儀篇云百玉為

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蓋引繩雖亦可水之以既其平沈之均也重漸其輪無輕以度直唯縣而度之則直而又正其法尤精也

**疏**

水之以既其平沈之均也者明其平中準也鄭錫云上文言平沈必均言採輻之時也此則

俱置水中觀既四畔入水均量其數以黍以既其同也黍滑而齊以量兩疏以既其同也

者數為穀空壺中然賢輻亦得黍數稱是數為穀空之通名急就篇顏注云輻者穀中空受軸處

是也此量之以黍蓋黍壺中及賢輻兩端通量之數其一端滿實之以黍以觀其所容之同否非

專就壺中當輻量之處量之也注云黍滑而齊以量兩壺無贏不足則同者程瑤田云量必用

黍者取其滑也今之黃米穀皮光澤小大勻稱所謂滑而齊也詒讓案兩壺亦通穀空同軸者言

之以不止量當輻量之處故不云壺中也江永云兩壺欲同者欲其肉好均而輕重等也量之以黍

猶古人以黍量黃鐘之意案江說是也鄭云黍滑而齊與漢書律麻志以子穀秬黍中者量黃鐘

之命同賈疏謂鄭不取律麻志以黍為度量衡之義權之以既其輕重之侔也侔等也稱兩

非也九竅之黍即今之稷其米為黃米詳大宰疏疏所可準擬故以三十斤日鈞百二十斤日石言之也云輪有輕重則引之有

則引之有難易疏注云侔等也者詳前疏云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者賈疏云以其輪非斤兩

難易者兩輪有奇輕奇重則馬引之輕者易而重者難又以輪貫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

軸其公重心不在軸之正中則車行必不正此皆不可不侔之義疏注云國之名工者謂六法皆

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國之名工

**疏**

注云國之名工者謂六法皆協則工之巧足擅一國者也





周禮正義卷七十六

輪人為蓋達常圍二寸

達常蓋斗柄下一寸也

鄭司農云

**疏**

輪人為蓋者釋名釋車云蓋在上

之者輪圍蓋亦圍蓋弓之趨於部也蓋雖有三等之殊而達常圍程部廣部長程長

六尺中者弓長五尺小者弓長四尺蓋雖有三等之殊而達常圍程部廣部長程長

鑿上鑿下鑿深下直鑿端之度則無殊詁案淮南子汜論訓輶疇蓋高注云蓋步蓋也則蓋

有車有步此專為車蓋故輪人兼為之注云圍三寸徑一寸也者周髀算經趙注云圍徑一而

周三故圍三寸得徑一寸然此疏率也王宗棟云三寸圍也蓋柄有兩節此達常是上節下入杠中

抄二忽零鄭司農云達常蓋斗柄下入杠中也者賈疏云蓋柄有兩節此達常是上節下入杠中

也戴震云蓋斗謂之程圍倍之六寸圍六寸徑二寸足以含達常鄭司農程圍倍之六寸

柄下節亦圍周也以密率推之徑一寸九分零九豪零八抄五忽零云足以含達常者錢坫云達

常徑一寸下入杠中杠徑二寸則鑿外猶十分寸之五鑿柄不傷鄭司農云程蓋杠也者華嚴

經音義云杠謂蓋竿也釋名釋車云杠公也眾又所公共也案古者車蓋之杠蓋皆建於軾間有

環以持之謂之轉輒故釋名又云轉輒密蓋也亦在車軾上正讀之秘蓋前卻也華嚴經音義引

聲類云俾倪是軾中環持蓋杠者也急就蓋顏注亦云俾倪持蓋之杠在軾中央環為之所以止

蓋弓之前卻也是古車蓋皆在軾間有環以持之程則不入輿版亦足以為固也今釋名賦為

軸轅論輪學者遂不知車蓋建於軾間之制故附論之云讀如丹桓宮楹之楹者段玉裁云此擬

其音也詒讓案釋文云程圍讀為音盈據此讀如程當作讀為前設大而短則學法學讀為樂

釋文亦先出則學讀為樂而後發音與此列同讀為程當作讀為前設大而短則學法學讀為樂

二十三年經說文木部云程牀前几楹柱也此蓋枉直建與注義近故先鄭讀為楹說文糸部經

董與程聲義亦相近信其當在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廣謂徑也鄭司疏云此言蓋之斗四面鑿孔內

蓋弓者於上部高隆穹然謂之為部信古之申字申上程圍六寸以為此部徑治讓案此申程之

曲圍以為達常之直徑故以信言之云部廣六寸者王宗凍云蓋圍則部亦圍徑六寸於六觚率

周留廣六寸厚一寸一分者為部下斲削其四旁獨留圍三寸之木為達常當注云廣謂徑也

者周脾算經趙注云徑者圍中之直也此部亦圓形中直廣博如一故廣即徑也鄭司農云部蓋

引把名附事蓋之弓兩邊下垂類射弓部當其中與把相類故其名亦同蓋斗蓋時語御覽天部

又在是蓋斗亦謂之保斗論衡談天篇部長一尺謂斗柄也疏注云謂斗柄達常也者賈疏云

又謂之蓋葆保葆與部並一聲之轉部長一尺謂斗柄也疏注云謂斗柄達常也者賈疏云

中遂名此達常為部其實是達常也鄭用牧云部厚一寸連於達常通長二尺不計其入程中者

也直蓋卿以下車左定九年與之犀軒直蓋杜云犀軒卿車其證也諸侯以上車用曲蓋其達常

當較長於直蓋之達常而燦屈之然部高於程仍不過二尺記故不詳曲蓋之達常案王說是也

部與達常同一木故蓋弓二十八持之而短若如賈說部與達常異木則程長倍之四尺者二  
部雖二尺入達常者不過一寸一分雖有鍵以持之亦不足以為固矣  
程長倍之四尺者二  
枉長八尺謂達常以下也加達  
疏之部長實不止一倍儻如舊說程止是一長八尺之直枉則  
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  
經家上文云程長四之足矣而乃云程長倍之四尺者二以徑直之度而為迂曲之文果何義乎  
疏下注謂故書十與上二合為廿字杜子春定為二十是杜鄭所見並如今本則又無譌文竊謂

經文當與車人大車渠三柯者三同例疑一車止時車右持蓋以從則但持其上節六尺之部杠而

下道右王下則以蓋從是也蓋在車上則建於軾閉故必八尺之杠而後無蔽目之患在車下則

人持之其高下在手故去其下杠使輕便易舉此則校之經文而適協揆之事理而可通矣又案

之杠左定九年傳有直蓋則亦有曲蓋曲蓋之程長度當亦與直蓋同知此云四尺者二不指曲蓋

尺斷不能上下平等今經云四尺者二則是上下等度必非曲蓋明矣注云杠長八尺謂達常

以下也者杠在達常之下而達常之度較於部長二尺之內故知此長八尺指達常以下也云加

達常二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者林希逸云此下文所謂蓋崇十尺者也賈疏云人長八尺蓋弓

有字曲之減二尺得不障人目也詒讓案釋名釋車云高車其蓋高立乘載之車也安車蓋卑坐

乘今更所乘小車也據此則惟高車之蓋部杠得長十尺小車蓋卑則部杠之度當遞減不得有

十尺故鄭云立乘也十分寸之一謂之枚為下起數也枚一分故書十與上二合為一疏謂之枚者此

枚即十釐之分不云分而注云枚者經文它言分者並取籌術差分為義此為實度慮其淆混故改

分爲枚而明其度也注云為下起數也者下文部尊及鑿上下諸度並以枚計故此先出枚

之度以起例也云枚一分者賈子六術篇云十釐為十分寸之一者二十字賈疏作廿字段玉裁

云各本注誤惟疏不誤說文十部曰廿二十并也古文省多卅三十并也古文省案廿讀如入卅

豐七十六

二

弓鑿

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是為部厚一寸疏之穴縱橫者四分方空也

鑿凡一尺一寸二分置部圍一尺八寸八分四釐九豪五秒五忽除去一尺一寸二分餘七寸六分四釐九豪五秒五忽則每鑿口相距二分七釐三豪二秒零云鑿上二枚鑿下四枚者賈疏云

必以孔上二枚孔下四枚者以其弓下用力故也注云弓蓋燎也者大戴禮記保傳篇云二十

八枚即蓋弓也淮南子說林訓云蓋非椽不能蔽日御覽車部引淮南舊注云燎蓋骨也案正字

本作轅丁晏云急就篇蓋輿俛倪梘縛棠顏師古注轅蓋弓之施爪者也謂之轅者言若屋椽接

也說文車部轅車也釋名釋車轅蓋又也如屋構椽也詒讓案方言云車枸囊宋魏陳楚之

閒謂之篋或謂之篋西廡謂之擗南楚之外謂之蓬或謂之隆屈郭注云即車弓也彼車枸囊

亦呼為蓬疑猶今橋車上隆起為蓬人居其中漢時蓋已有此制與此車蓋弓異云廣大也者廣

雅釋詁同賈疏云恐直以橫廣四枚上下不知其數故訓廣為大明上下及橫皆四分也案經凡

言廣者多為橫此廣部賈知為方徑者經言鑿上二枚鑿下四枚皆主直徑言之不容鑿閒不言

直徑故知為正方之廣也云是為部厚一寸者戴震云鑿上下合六分并鑿空四分共一寸也惠

士奇云鑿廣四分其一不鑿者上有二分下有四分合之為一寸鑿深一寸有半下直二枚鑿

端一枚鑿深對為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疏下正而上低二分也其疏鑿深

有半者賈疏云此經說蓋斗之上鑿孔內弓二十八孔之上下廣狹之義云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者惠士奇云鑿孔外內若一日直內孔之下與外平而上低二分不鑿則上有四分下有四分其

鑿者二分而已弓廣四分殺去二分而內於鑿內其端又殺去參分惟一分而已故曰鑿端一枚

端謂弓頭也戴震云弓鑿外大內小外縱橫皆四分內縱二分下直二枚是也橫一分鑿端一枚

是也下直者對上池為言鑿下外內同四分鑿上外二分內四分加部尊焉又云二枚一枚皆鑿

當畫其鑿亦二寸五分其廣從橫漸殺以趨鑿者下平刻二分留上二分不刻兩旁各刻一分五釐留中一分不刻故從厚得二分廣止一分也一枚者弓齒之未從橫皆止一分也注云

鑿深對為五寸是以不傷達常也者賈疏云前文云部廣六寸達常徑一寸達常上入部中徑一寸則兩畔共有五寸在今以弓鑿深二寸半兩各二寸半是不侵達常也案賈意達常與部為二

木非也鄭不云不傷部而云不傷達常者正以達常與部為一木明部內不鑿者尚留有一寸之徑耳非謂達常別為一木為部所舍也蓋弓二寸有八以鑿端一枚計之積二寸八分環釐部心

徑一寸圍三寸之外鑿端相距餘地止七豪有奇假令部與達常為二木達常縱不傷而部幾全穿斷無不傷之理將何以為固乎足明其不然矣云下直二枚者鑿空下正而上低二分也者賈

疏云直正也鑿孔下正者上文鑿下四枚今於內畔於下亦四枚與外正平故云下正也上低二分者前文鑿上二枚今於內畔孔低二分鑿上亦四枚故云上低二分也云其弓齒則繞之平刻

其下二分而內之者賈疏云繞也弓外畔上下四枚今於內畔減二枚惟有二分刻去也故云平刻其下二分而內之詒讓案繞者對鑿下直而言謂下雖平刻而由鑿外之弓視之則若

逆插不正直也云欲令蓋之尊終平不蒙繞也者賈疏云蓋尊外畔孔上二枚及內畔上下俱四枚若然蓋弓向外頭仰但以蓋弓三分一分外為宇曲又以衣裳之則弓低故蓋尊終平不蒙繞

又得吐水也案賈說亦非也此明弓齒必平刻其下二分之意不蒙繞謂不蒙入鑿之齒而繞曲也蓋弓齒內鑿者為仰勢以逆測其俛者故雖重勢下注而俛仰相劑近部處終平也疏未得鄭

借云端內題也者端端之段字說文端部云端物初生之題也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題頭也此鑿端亦即鑿內之頭故云內題也

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也庇覆也故書庇作祕杜子春云祕當為庇謂覆軾也立謂軾轂末

凡丈一尺六寸也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此弓長六尺謂之庇軾者蓋之大小無定其差有

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也覆軾不及軾此以下三等降殺各以一尺與車軾輪軾之廣

相應也王宗棟云六尺五尺四尺弓齒未入算注云庇覆也者表記注同云故書庇作祕杜子春云祕當為庇者段玉裁云必聲比聲合音相近杜謂字之誤也云謂覆軾也者上疑當有庇軾

二字杜以此庇即謂覆車軸端之軋也與大馭注訓軋為兩轆同者藝之借字說文解部云

並同故聶氏三禮圖約此注義作轄釋文作轄云或作幹音義引丁公著云轄車轄也轄轄義

則轄為誤文說文車部云轄設轄轄也類篇幹部云幹設轄也是幹之義可通於轄而轄則無

誤木作音不足據也幹明注疏本作幹尤誤云玄謂軋設轄也者總設注同此破杜說也陸蓋依

六尺六寸者與人文與廣即兩軋開之度四尺之弓所覆者也云兩設并六尺四寸者據輪人設

七寸承輿七寸為軌故云旁減軌內七寸也詒讓案兩軌相距八尺即輪開之度五尺之弓所覆

者也尺則兩軋之廣凡丈一尺六寸也賈疏云向計輿六尺六寸并兩設六尺四寸總一丈三

尺減尺四寸入輿下其餘有丈一尺六寸也云六尺之弓倍之加部廣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

凡丈二尺六寸有宇曲之減謂近部平者工尺而四尺為宇曲低於部二尺面三尺幾半以面加

徑兩數其得五尺四寸六分有奇倍之加部廣蓋徑凡一丈一尺五寸三分弱準以一丈一尺六

寸之軋不足七分強案依王說蓋平徑較之兩軋之廣雖不足七分強然兩面參分弓長而採

其一分參分也持長撓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為宇曲當參分弓長而採其一者阮元云採依說文

長撓短者近部而平長者為宇曲也者賈疏云弓長六尺三分一分有二尺既云參分長採其

一則採其二尺近部者必採近部二尺者以其本鑿弓孔時外畔弓上二枚弓下四枚內畔上下

俱四枚由弓頭仰故須近部撓之使平向下四尺持之為宇曲吐水也戴震云弓蓄入鑿中刻其

下二分兩旁各刻一分有半鑿空下平直則弓必上仰故採其近部之二尺使平外四尺自下進

而成字曲為讓案舊入鑿者為仰勢故鑿外之弓須略揉之而後可以取平其所揉蓋始於舊  
本外至距部三分一而正是揉者在近部平處而不在字曲下逆處也云六尺之弓近部二尺  
四尺為字曲者此以庇根六尺之弓計之若五尺之弓則近部當一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以三尺  
三寸三分寸之一為字曲四尺之弓近部當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以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為  
字曲也王宗凍云五尺之弓近部一尺六寸三分寸六釐六毫六忽強字曲三尺三寸三分寸  
釐三毫三秒三忽強四尺之弓近部一尺三寸三分寸三釐三毫三忽強字曲二尺六寸三分寸  
六釐六毫六忽強六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六蚤當為爪以弓鑿之廣為股圍則寸疏參分其  
砂六忽強

一以為蚤圍者並謂方圍也股即弓上之傳於鑿者股圍即鑿之方徑故經不別出股圍之度王  
宗凍云股弓近部者爪弓末也鄭謂云股與幅之近穀者謂之股同弓之近部者亦謂之股以其  
大也蚤與幅之入牙者謂之蚤同弓之字曲亦謂之蚤以其小也注云蚤當為爪者前注同  
案此與幅蚤字皆當作又鄭以漢時習用爪故讀從之獨斷云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續漢書  
輿服志作華蚤說文玉部云瑤車蓋玉蚤此秦漢制廣四枚即以方圍之四四十六故圍寸六分云  
擊之廣為股圍則寸六分也者賈疏云上云弓鑿廣四枚即以方圍之四四十六故圍寸六分云  
爪圍一寸十五分寸之一者賈疏云一寸為三十分六分者為十八分通前總四十八取三十分  
去十分得二十分十八分者去六分得十二分以十二分并二十分為三十二分三十分作寸餘二分  
是三十分寸之二三上分寸之二即是十五分寸之一故云爪圍十五分寸之一也王宗凍  
云自股漸殺至末其圍得股圍三分之一是二凡一寸零六釐六毫六忽零乃殺之極也參分

弓長以其一為之尊 尊高也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於部二尺二疏參分弓  
尺為句四尺為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也疏長以其

一為之尊者此明揉弓之度也注云尊高也者前注同云六尺之弓上近部平者二尺爪末下  
於部二尺者近部平謂不曲者也其下字曲有四尺字曲之末爪端下於部者則二尺即上平高  
於爪端之度也其五尺之弓則上近部平者一尺六寸三分寸之二爪末下於部同四尺之弓則  
上近部平者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爪末下於部亦同云二尺為句四尺為弦求其股股十二除

之面三尺幾半也者賈疏云幾近也言近半甄鸞五經算術云按句股之法橫者為句直者為股邪者為弦若句三則股四而弦五此自然之率也今此車蓋句二弦四則股三此亦自然之率矣

求之法句自乘以減弦自乘其餘開方除之即股也今車蓋崇二尺弓四尺以崇下二尺為句四尺為弦為之求股求股之法句二尺自乘得四弦四尺自乘得十六以四減十六餘十二開方

除之得三即股三尺也餘三倍方法三得六又以下法一從之得七即股三尺七分尺之三故曰幾半也李瀉風注云謹案其問宜云車蓋之弓長六尺近上二尺連部而平為高四尺邪下字故曰

為弦爪末下於部二尺為句求其股二股幾何曰三尺七分尺之三術曰句自乘以減弦自乘其餘開方除之即得股也王宗凍云此句但據六尺弓之大蓋言也鄭故依弓之長六尺者計之

六尺之弓股長三尺四寸六分四釐一毫零一忽零并近部平者倍之加部廣蓋徑得一丈二尺五寸二分八釐二毫零二忽零案王所推與甄鸞李術同永樂大典本五經算術引此注求其句求

作乘當是誤書又除之上有開方二字疑甄鸞所增也其五尺上欲尊而字欲卑也上近部平者四尺之弓句股弦之數鄭及甄李並未推以此率求之可得也

**疏** 謂上欲尊而字欲卑者以下並申論參分弓長以一為尊之意也賈疏云上謂近部二尺者字謂持長二尺者也注云上近部平者對字下垂者為下故近部平者為上也云隕下

日字者說文字部云字屋邊也淮南子覽其訓高注云字屋簷也廣雅釋詁云隕也蓋爪隕衰下覆與屋四垂相似故以屋檐為名猶爪之亦名燎也程瑤田云參分一在上為尊其下者在下

也為字 **上尊而字卑則吐水疾而雷遠** 蓋者主為雨設也乘車無 **疏** 則吐水疾而雷遠者說也蓋弓如屋宇之隕下故以雷言之雷遠者言水下流不溼輿輪軫以內也注云蓋者主為雨設

也乘車無蓋者賈疏云按巾車五路皆不言蓋以其建旌旗故無蓋故彼云及葬執蓋從車持旌鄭云王平生時乘車建旌雨則有蓋又道右職云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注云以蓋從表

尊非謂在車時者今傘蓋者也鄭鑿云巾車惟王后五路重翟安車皆有容蓋輦車言有翬羽蓋彼婦人車蓋疑非此輪人所專掌也車未有用蓋者道右掌前道車言王下則以蓋從春秋左傳衛侯出奔

雨而用蓋也孔廣森云車上設蓋陰則御雨晴則蔽日道右王下則以蓋從春秋左傳衛侯出奔



使華寅肉袒執蓋又齊侯賜敬無存犀軒直蓋是五路有蓋明矣左傳蓋設注云兵車無蓋尊者則遠人執笠依轂而立亦未知是否案鄭孔謂乘車有蓋不專為兩設是也史記商鞅傳趙良曰

五殺大夫勞不坐乘暑不張蓋是蓋兼以蔽日之證大戴禮記保傳以蓋圓象天為路車之制是路車有蓋史記晏子列傳云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說苑臣術篇云田子方遇翟黃乘軒車載華

蓋並乘車有蓋之證乘車建旌旗而得建蓋者蓋杠插於式間濼圓取足覆輿而不盡方軫之四隅與旌旗之建於箭外關局者不相妨也王宗棟又謂兵車亦張蓋云左宣四年楚子與若敖

氏戰伯棼射王貫笠殺笠蓋也設輻所聚也部亦蓋弓所聚因名為笠蓋據此兵車亦有時設蓋也安得云乘車無蓋哉案王說未知是否姑存以備攷云禮所謂濼車謂蓋車與者既夕記裏車

載蓋笠注云裏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蓋笠備雨服今文裏為濼是鄭彼注從古文作裏車此仍從今文者以欲明蓋主為兩設後濼車或取備水濼之義載裏笠時當並設蓋故馳蓋車即

彼濼車也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蔽人

目疏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者蓋長十尺建於車上軫距地四尺則丈四尺也藝文類聚禮儀部

尺則難為門也注云十尺其中正也者以部長二尺程長八尺合之為十尺三等之蓋大小不

同而崇度必以十尺為中正不得損益也云蓋十尺字二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蔽人目者人長

八尺見總敘明人長正與良蓋弗冒弗絃殿歛而馳不隊謂之國工隊落也善蓋者以橫

字末相直故不蔽目也良蓋弗冒弗絃殿歛而馳不隊者賦歛之俗大司徒送人經並作晦此疑誤隊唐石

不蓋而弓疏經作墜阮元云墜者隊之俗王宗棟云此言弓蓄與部墜相得之甚也以幕蒙蓋弓

聯綴其字而後衣之詒讓案此記察蓋之法淮南子原道訓絃字宙而章三光高注云絃綱也若

小車蓋四維謂之絃綱之類也是維蓋之繩名絃之證冒者說文巾部云帳蓋衣也帳冒一聲之轉冒字又作帽文選張衡西京賦戴翠帽薛稷注云翠羽為車蓋非子外備說左篇云管仲父



短大車怕車羊車皆方孔氏詩小戎疏云兵車當輿之內前軫至後軫深四尺四寸大車深八尺

兵車之於較，大車為淺，故謂之淺軫。知賈孔諸儒並以隧深謂即車之長也。黃以周云：隧四尺四寸，即輿深。軾廣軾廣，統於四尺四寸之內。軾入任正注云：軾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案書說，是也。依鄭賈義，則車箱式騎之木皆軾。軾之邊際而轉，亦適齊。後軾是四尺四寸之外，四面略無餘地矣。若然，式騎外有闌局及筭蓋，皆以竹木編構。附著軾，軾之開而於軾，軾廣長之度，則一無所增也。又案田車之隧，蓋深四尺二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者

深謂從度對廣為橫度也。云讀如鑽，燧改火之燧者，先鄭讀如論語陽貨篇之燧，取音同也。巽氏注：夫隧亦即金燧云。玄謂讀如燧字之燧者，後鄭以鑽燧與此義不協，故易之。楚辭招魂高堂邃

字王注云：邃深也。此隧亦謂車深邃之處，故即音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之兵車。以明義耳。段玉裁云：此皆擬其音而邃字於義近。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之兵車。

深尺四寸三寸。說文車部云：軾車前也。史記淮陰侯傳集解引韋昭云：軾式也。所伏以式，敬者也。分寸之二。說文車部云：軾車前也。史記淮陰侯傳集解引韋昭云：軾式也。所伏以式，敬者也。

經典通段式為軾論語鄉黨皇疏云：古人乘路車如今龍旂車，皆於車中倚立倚立，難久，故於車箱上安一橫木，以手隱憑之，謂之為較。詩云：倚重較是也。又於較之下，未至車牀，半許安一橫木

一為軾。若在車上，應為較。時則落手憑軾。曲禮孔疏說略同。江永云：式有通指其地者，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是也。有妙指其木者，參分軾圍去一，以為式圍是也。因前有憑式木，故

通車前參分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其實式木不止橫在車前，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右手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人立車前，皆式之地也。其言揉其式何也？蓋揉兩曲木自兩旁合於前

所以用曲木者，不欲令折處有棱角，觸礙人手。如今人作椅子，扶手亦揉曲木是也。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處言之。兩端與兩輪之補，與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左傳長勺之

戰，登軾而望是也。式木有轡木承之，甚固，故可履也。車制如後世紗帽之形，前低後高，式崇三尺三寸，不及人之半腰，故御者可執轡射者，可引弓而憑式。須小俯也。前人但知式車前橫木，不細

考輿人車前三分之一處，通名為式。而可憑之木，又有在兩旁者，是以不得其狀於鄭注較兩旁上出式，遂意其在橫木之上。於是輿制皆亂矣。試思較若在橫木上，則人憑式首觸較矣。較崇

五尺五寸及人之胸射者亦不便引弓橫木在較下將必以筭貫入謂木而鞣固甚小如何能貫式木又如何能登軾事推之皆不名矣案江說甚精足正皇孔諸說之誤戴震云記不言式較之長一在前其上三分寸之一也王宗棟云古者乘車之儀三分寸之一也二在後其上為較則左右較各長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也

於式左右兩人立中一分倚倚於較前直式隅圓折處楚辭云倚結輪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式是也其或四乘則一人居中後一分兩穀貫軸適直中一分之中禮故云顧不過穀又云較倍式深并與廣六尺六寸得九尺五寸三分寸之一是以式隅為方折也方折之隅未有能採屈一木以爲之者案王謂式兩隅當圓折是也黃以周說同但採折之處所減蓋無多戴并與式深廣之相數大略計之亦不甚相遠也注云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者賈疏云以四尺四分取三尺得一尺又一尺二寸三分寸之取四寸仍有二寸在一寸為一分三寸為六分取一得二分故云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阮元云一在前即式深也二在後則較深也式深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江藩云一在前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六豪二在後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二四詒讓案田

車之式蓋深一尺四寸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三尺三寸

三寸戴震云式卑於較者以便車前射御執兵亦因之伏以為敬注云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者賈疏云車與之廣六尺六寸取半為式之高故知三尺三寸也錢坫云春秋穀梁傳叔孫得臣敗長狄於鹹斷其首而輓之見於軾范注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說與鄭合詒讓案

乘車之式高與兵車同距地皆七尺三寸田車之式高三尺一寸五分距地六尺三寸以其隄之半為之較崇尺五寸故書較作權杜子春云當為較疏車云較在箱上為辜較也重較其

較重卿所乘也詩衛風淇奥與猗重較兮毛傳云重較卿士之車字本作較說文車部云較車轎上曲銅鈎也段玉裁云曲鈎言句中鈎也亦謂之車耳西京賦云戴翠帽倚金較荷卿禮論及史記

禮書云彌龍以養威彌許書作磨解云乘輿金耳也皆謂較為龍形而飾以金司馬氏輿服志乘輿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是其義也阮元云說文曰輒車兩輪也从車耳聲又曰耳下垂也象形

輿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是其義也阮元云說文曰輒車兩輪也从車耳聲又曰耳下垂也象形

輿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是其義也阮元云說文曰輒車兩輪也从車耳聲又曰耳下垂也象形

輿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是其義也阮元云說文曰輒車兩輪也从車耳聲又曰耳下垂也象形

輿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是其義也阮元云說文曰輒車兩輪也从車耳聲又曰耳下垂也象形

春雅傳曰泰公子凡者其耳下垂故以為名又曰駟車耳反出也車耳反出乎論之正象耳之凡

駟謂之輶以其反出又謂之駟至其直立軫上上曲如兩角之木則謂之重較古今注曰車耳古

重較也在車藩上重較如牛角此固謂車耳重出式上如兩角之騎勢也秦公子名車衛公子名

即兩耳修張大約古人較惟卿大夫之車有之至漢猶然禮上乘棧車棧車者不立軫上不曲

如轅也若大夫墨車卿夏綬以上則並名軒有車耳案重較之制阮氏略得大概今以先乘而漢

人所言者反覆攷之蓋周制庶人乘役車方箱較士乘較車以上皆有較唯士車兩較出式上

者正方無節則有較而不重也大夫以上所乘之車則於較上更以銅為飾謂之曲銅鈎其形

句邊緣卷曲反出向外故謂之駟自前視之則如角之句自旁視之則高出式上如人之耳故謂

之車耳凡車兩旁最下者為轆轤下附軫象取下垂故又謂之輶較在輪上則象耳之上登是則

車耳者較轆之通名也其較上更設曲銅鈎向外反出則是在較耳上重較為之斯謂之重較重

耳矣以荀子燭龍養威之文推之則周時已有金薄繆龍明金耳不徒為漢制也凡轆較軾皆木

材惟重較為全材此為攻木之工所記者不重之較也說文所釋者重較也凡重耳所附之奇異

無論重與不重並是直討其句曲而反出者唯銅較耳左傳鄭大夫姚句耳名即取諸此又案駟  
字亦作轆又通作蕃漢書景帝紀云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轆古今注云文官赤耳是也大玄經  
稽次四云君子積善至于車耳測云至于車蕃也范注云蕃車耳也崔豹謂重較在車藩上重起  
藩即謂駟此與車藩蓋異漢書顏注引應劭說車轆云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也說尚  
不誤又云駟以尊為之或用華則似提轅藩為一顏謂古已帝其誤矣又史記司馬穰苴傳云斬  
馬說轆蓋即較之木材上承曲銅鈎者此亦足證較為立木唯金耳乃反出矣錢坫云式深一尺  
三分寸之二為句較崇為股句股求強得並二尺六寸太為式去較之度注云較兩騎上出式  
者者論語鄉黨皇疏云較豐在車箱兩邊三分居前之一承較者也賈疏云較謂車輿兩箱今人  
謂之平高也言兩騎謂車箱兩旁豐之言二音既別而云較兩轆上出式者以其較之兩頭皆置  
於轆上二木相附故據兩較出式而言之鄭珍云說文轆車旁也則轆止是車兩旁之轆注云兩

等猶兩旁也上出式者謂兩旁之上高出於式之平木此平木為較猶較前平木為式崇較崇

並是平木距箱底之高非指豎木承式較者豎木不得有此高也詳康成注考工及他經並不見

車兩旁有版處謂旁是版自置疏其見已於案子尹說較之制是也但賈意較為車箱上端之

橫木較為箱間豎木以承較者較木平設故此及車人疏謂之平隔山虞疏及詩衛風淇奧孔疏

又作平較其說較亦不誤較在車兩旁通謂之箱故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徐廣云較在箱

上又引通俗文云車箱為較是也古車制輿上三面皆有橫植木而無版貴者所乘則有鞞革耳

云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者亦謂距軫之數也下距地則九尺五寸賈疏云以其前文式已

崇三尺三寸更增此隧之半二尺二寸故為五尺五寸按昭十年左氏傳云陳鮑方睦遂伐欒高

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鉅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彼注云斷

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五較按禮緯疏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

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臣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或可服君誤江藩云式崇三

尺三寸較崇二尺二寸去三尺至較是二尺五寸也賈疏禮緯言三尺之較與禮制不合據賈說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軫圍

軾與後橫者也兵圍者與下後軾之圍小

大半估較即植點

此較植通用之證 子春云當為較者植舊本作植明注疏本植與釋文合今從之徐養原云說文木部植水上橫

於三材之圓阮元云軫所以收聚材者故又謂之收詩秦風小戎僕收傳曰僕收淺軫也晏子  
春秋曰機軫之車即小戎義也注云軫與後橫者也者鄭珍云康成注加軫與機云軫與也是

非不以軫為四方底軫開為兩旁矣而前注車軫四尺云軫與後橫木此又云然者以此經軫  
圓猶為與後橫木之數也知獨為與後橫木之數者以左右前三面材之圓在下軾人也四方皆

軾其圍亦同而後獨異者以與後止人所登下非若三面範與任正之外又須於上置闌故其圍  
狹於三面也四方圍雖異而連與底自歸與人為之而任正圓不與軾圍同見與人乃見之軾

人者以軾圍出數於車廣任正圓出數於軾長也云兵車之軾圍尺一寸者賈疏云與廣六尺六  
寸而六分取一故得尺一寸也鄭珍云軾圍一尺一寸兩邊厚一寸四分兩面廣四寸一分長六

尺六寸向前一邊中為槽深七分以受底版兩端為中筭貫左右任木之鑿達於外自面梁之以  
軾承其下當軾中為圓孔連踵通之上大下小合時以一圓木旋轉之令上與軾面平復以

橫梁其下若解輿則向上旋轉脫之軾與圍固合而不稍移掉傾脫者鉤心之後至賴此軾之  
名轉軾柱之名軾皆由斯義輿上辭材惟軾之四面非正方後人皆以正方算之又不知軾與任

正異圍之所以然經注大旨全失案子尹說推斂橫密於義近是依其說則軾圍為方圍江永  
則以為正方形云軾方徑二寸七分有半金榜江藩王宗棟說同凡此經講圍或方或圓或長

不等經注既無明文姑兼存眾義以備攷參分軾圍去一以為式軾寸三分寸之一注云  
不致實也又案田車軾圍蓋一尺五分

之式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者此謂圓圍也賈疏云謂參分前軾圍尺一寸而為之尺一寸取九寸  
為三分去三寸得六寸餘二寸各三分之二寸為六分去二分得四分以三分為一寸餘一分添

前六寸為七寸三分寸之一也阮元云式圍七寸三分三釐三毫王宗棟云式圍圍徑二寸三分  
三釐四毫七秒七忽零鄭珍云式木正圍徑二寸四分四釐強探一木為之計衣八尺餘其兩端

入較柱其下正中為鑿以受植榫之柄當折向兩旁處各有柱承之前之橫自朝以內長五尺  
有奇為通櫺不固也空中介一柱或兩柱分其櫺為兩大格或三大格柱皆正方大如式之圍差

互為鑿視榫半厚以受其柄式較大小所以異者人立常當式之地式之為人遷任也比較為勞  
故其圍差大案式木圍徑王德密季鄭據古率所算皆是也汪藩以為方徑一寸八分三三三一

亦存備一義田 **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 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 **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 鄭用牧云較小於式者在兩

寸須力少也 注云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者此亦謂圍也賈疏云以式圍七寸三分

并爲十二分去四分得八分故云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也 阮元云較圍四寸八分八釐八豪王

知不爲觸礙人手同也 且橫植較及橫櫛之鑿各觀其半厚爲之較之長自柱以內僅二尺六

寸零八釐強而高五尺三寸三分強爲通櫛亦不圓前後柱上於軌三尺當加二橫方梁大如柱

外闕橫開之木有所交附否即內立寬長之竇外焉附長狹之闕皆机棹不可終日矣案經止

上更有曲銅鉤 尤宜平設以與銅鉤相接子尹說姑存以備攷又案較木圍徑亦王據密 **參**

**分較圍去一以爲較圍** 兵車之較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 **疏** 注云兵車之較圍三寸二

圍也賈疏云以前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四寸取三寸去一寸得二寸餘一寸爲二十七分餘八

分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十一分取三十去十分得二十分又二十一者去七分得十四添前二

十爲三十四分取二十七分爲一寸餘有七分在添前二寸總爲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也阮元

車較圍蓋三寸九分寸之一云 輒轎之植者衡者也者戴震云轎內之轆謂之輒輒之言發也積

者大小枝交結也云與較未同名者較未之輒即輪入所謂五分其較之長去一以爲資去三以



繫綴之綴謂車輿輪立者也立者為樹橫者為輿下參分輿圓去一以為樹圓者鄭用牧云輿在較為輿蓋樹或作輪玄謂樹者以其鄉人為名

凡兩端皆為偏筭各縱橫相貫如窗櫺然故謂之櫺陽貨載魯靈寢其中而逃意靈即窗式之借以是棧車無革晚故稱靈虎蓋託士車使人不覺也輿轡同是輪木而大小異者較高較式

輿之任力比樹自多故增厚三分有奇所謂惟其稱也注云兵車之轡圓二寸八十一分者十四者此亦謂九圍也賈疏云參分輿圓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取三寸去一寸得二十一分寸

者假令整寸為八十一分此二十七分寸之七為二十一三分之去七得十四分故云轡圓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也阮元云轡圓二寸一分七釐三豪王宗濂云亦徑五分四釐二豪九秒零

也鄭珍案田車轡圓蓋二寸二十一分寸之二云轡式之植者衡者也者謂式謂衡植材總名為轡也鄭珍云此可見車箱三而止是櫺無所謂版也轡式所以止作轡者輿可以輕則輕轡之視版

輕數倍格格縱橫交結其視版之堅亦數倍古人蓋計之精矣飾車鞅革當晚貼櫺內若櫺窗然棧車雖不鞅革觀士喪禮惡車且有蒲蔽則平時有席蔽櫺內可知不徒窗格也鄭司農云櫺讀

如繫綴之綴者段玉裁云擬其音也宋世罕云士喪禮綴足用燕注今文綴為對云謂車輿輪立者也立者為轡橫者為輿者鄭珍云先鄭以轡之立者為轡橫者為輿案輿處大轡圓小以二

木相交犯大倚小之病經文大小無并正為設輿轡言故後鄭改之說文輿車橫輪也又以轡為橫者則必以輿為直者矣亦失之云書輿或作輪者輪為輿轡之天名故書別本作此字則無以

別於上文之輿圓不如作轡之辨皆故二鄭皆不從也戴震云車輿謂之輪曲禮漢展輪效鴛釋文輪盧云車轡頭粗也舊云車輿也說文輪車轡開橫木轡車籍交錯也楚辭九辨倚結輪兮長

大息涕潺湲今下霑輿集注輪輒下從橫木按輪者輒較下從橫木統名即輿轡也結輪謂輪之衡絕交結倚輪而涕霑輒則是倚於轡內之輪故其涕得下霑輿盧植輒頭粗之說乃因漢時路

車之轡施小旗謂之飛輪遂以解經爾古無是名也案戴氏甚嚴周時軒車之輪亦稱飛輪文選七發李注引尚書大傳云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輪注云如今窗車也依鄭彼注說則飛輪即結

輪如窗但加飾飛揚與重較相類與漢飛輪制不相涉也云玄謂對者以其鄉人為名者段玉裁云釋其字之從對也錢坫云轡者對也以式對人而言

輿者中規方者

中矩立者中懸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如生如木從地生如附如附枝之引殺也

**疏** 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者以下通論為與上諸材形度之中規準繩也管子形勢篇亦云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與此經義同鄭珍云圓者謂式較上平木方者謂諸柱

輒轉云立者中懸衡者中水者立部材之直樹者莊子馬蹄篇云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是也以下別云直者故變文見義江永云謂輒轉也較式之平置亦橫者也鄭珍云立者

謂柱及輒轉之植衡者謂式較及輒轉之橫云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者明其際會鑿柄之密合也江永云直者如生即中懸者言其著於版固也版之相連與輒轉橫直之相交皆為繼

鄭珍云直者謂輒轉者謂闕注云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者鄭珍云中規中矩治材之善也中水中之如生如附居材之善也云如生如木從地生者王宗棟云言立之軫上如木生於地不可

動搖也云如附如附枝之引殺也者賈疏云材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大小相附著如木之枝柯本大末小之引殺也

**則絕** 并偏邪相就也用力之時其大并於小者小者強凡居材大與小無并者大史注云不堪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也凡居材大與小無并者大史注云

義同謂處置車上之材大與大小各自相從不可錯互釋文載音據則讀為鋸字非也詳弓人疏云大倚小則摧者說文八部云倚依也手部云摧一曰折也大小相依則小者不能任必

至於折也云引之則絕者鄭珍云謂人扳引之詒讓案此謂橫引之也當兼入馬言之注云并偏邪相就也者說文并邪云并相從也相就與相從義同凡材大小各自相值則交午勻正若大

小相并則絕謂不相當故有偏邪相就之患鄭珍云輒轉小式較及諸柱大以小縱橫交於大空擊柄相應不合偏邪相就否則摧絕之患作案子尹說亦通云用力之時其大并於小者小者強

不堪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也者鄭意大并小則以小承大重棧車欲穿為勢下厭而摧小并大則摧弱不調旁引之小者必絕鄭珍云用力謂人憑倚著力

無革鞮不堅易折疏 棧車欲穿者爾雅釋器云圓象上謂之乘郭注云鼎斂上而小口此象亦壞也士乘棧車疏 謂上斂也詳與同疏賈疏云象向內為之江永云賈謂象向內修向外按

或二年左傳丑父襄于囿中孔疏謂囿與棧者音義同引此棧車之注而云然則舍者謂上狹下闊也此以上下言之與賈說異自內外是車後戶有翕張上下則謂較與邸有闊狹案賈氏向

內向外之說不奪何指江謂指後戶然輪輿諸職疏並無是說誦審賈意疑仍據較上端而言與孔說異而性同也但與上橫直材度數既有一定之繩尺無論內外上下皆不得有侈舍依賈

寸說則較諸材皆當表設破壞度率幾成奇車其可通乎故鄭珍亦駁之云兩輪壁立五尺五寸不加外闌狹且允之况又可令眾材斜迤案鄭所糾甚當竊謂此經輪輿度數自是上下之通

制士乘棧車制亦如此所謂舍侈者自指較端之飾言之士車無飾其較不重對飾車言之則謂之舍其實內外上下本方正不必狹於常制也又案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孫叔敖相楚棧車牝

馬晏春秋內篇禧下云晏子棧軫之車而駕駟馬以朝彼棧軾與詩秦風小戎棧收義同謂車軾軾後狹棧後同聲假借字與此棧車小異但後即鮑人注棧淺之棧淺狹與斂舍義亦相近可

相參證也注云為其無革鞮不堅易拆壞故欲舍也云士乘棧車者賈疏云巾車職文江永云士為堅固此不鞮革則慮其不堅而易拆壞故欲舍也云士乘棧車者賈疏云巾車職文江永云士

棧車無飾而庶人乘役車亦如棧車欲飾車欲侈與故書修作移杜子春云當為侈疏欲飾車

者五音集韻引字林云侈大也飾車大夫以上之車有重較較上重耳反出校之當車為張大故欲侈阮元謂侈即指張耳言之其說是也賈疏不據以為向外侈失之注云飾車謂革鞮輿也

者對棧車無革鞮也云大夫以上革鞮輿者賈疏云則天子諸侯之車以革鞮輿及轂約也但有異物之飾者則得玉金象之名號無名號者直以革為稱革路墨車之等是也若木路亦以革鞮

但不漆飾故以木為號孤卿殺上有篆飾即以篆縵為名也按殷傳云未命為士者不得乘飾車士得乘飾車者後異代注也案巾車木路注云不鞮以革漆之而已則木路本無革鞮此注雖通

駭王侯而木路則不在其列賈說大車江永云閱二年歸衛夫人魚軒定九年與敵無存犀軒夫

人用魚皮鞮用犀則大夫之軒及凡革車皆用牛革乎詒讓案飾車制度侈大故亦謂之大車詩

王風大車檻檻毛傳云大夫大車大夫之車曹風候人傳又謂大夫以上乘軒皆即飾車也又公羊昭

二十五年何注云禮大夫大車士飾車彼大車亦即此飾車而謂士乘飾車則與伏傳同文選別



周禮正義卷七十七

瑞安孫詒讓學

轉人為轉

轉車轅也詩云五檠梁轉

疏

轉人為轉者亦以所制之器名工也總敘說攻木之工七無轉人

注云轉車轅也者說文車部云轉轅也釋名釋車云轉句也轅上句也方言云轅楚衛之閒謂之轉公羊傳元年何注云轉小車轅冀州以此名之案小車曲轉此轉人所為者是也夫車直轅車

人所為者是也散文則轉轅亦通稱王宗凍云析言之曲者為轉直者為轅小車曲轉一木居兩服馬夾轉左右任載車直轅兩木分左右一牛在兩轅中說文云轉轅也轅轉也渾言之也阮

元云轉者曲轅無馬者也轉所以必撓曲之者為登降均馬力也引詩云五檠梁轉者登小車曲轉也釋文云檠木又作檠案此秦風小戎文毛詩亦作檠傳云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轉轅上句

衡也一轉五束束有歷錄說文木部云檠車歷轉有二度軸有二理目下事度深淺之數疏轉有三理錄束文也革部云檠車軸束也二字聲義略同轉有三度軸有二理目下事度深淺之數疏轉有三理

者說文車部云軸持輪也釋名釋車云軸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鄭樂記注云理者分也三理亦謂軸之生理有三事也注云目下事者謂與下七事為目云度深淺之數者賈疏云四尺七寸

是也國馬之轉深四尺有七寸三寸加軫與轅七寸又并此轉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

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閒也鄭疏國馬之轉深四尺有七寸者以下明轉有三度之數各視

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轅曲中其馬之良駕以為淺深也注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

道馬高八尺者賈疏云校人馬有六種下文有田馬駕馬明此四者當國馬也瘦人云馬八尺以上為龍故鄭云高八尺云兵車乘車軾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轅七寸者據總敘文云又并此轉

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者鄭意此轉深為曲中下至軫之度非至轉下面與軸相切之度也以此轉深加軾與軾崇之和數四尺則曲中去地總高八尺七寸衡當軾末橫度轉頸之上其止平

度與轉曲中高度正等故衡亦高八尺七寸也云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閒也者頸即下文頸圍之頸謂轉前持衡者也賈疏云按下文注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頸圍九寸十五分

寸之九并尺三寸與九寸為二尺二寸衡圍五分寸之一於十五分寸之九當得十五分寸之三并頸圍十五分寸之九為十五分寸之十二圍三徑一二十一寸徑七寸餘有一寸十五分寸之三

馬頸低消之鄭珍云以衡加於頸端之上頸之圍徑三寸二分衡之方徑三寸三分增衡頸筋膠

束革之厚共五分通高七寸是三轉衡頸之閒也加國馬八尺得八尺七寸加田馬七尺以上

空處凡馬股與頸平之即斜圓而下此七寸之空於十尺之平長向後必六尺有餘轉之曲始

失之處更長矣又云賈疏以衡頸皆圓徑推算又不知二者皆被筋革故餘九分為消於馬頸之低

平度亦正等故注此就衡頸計之不及輓也鄭司農云深四尺七寸謂輓曲中者此輓亦轉之通

四尺有七寸者乃曲中之度非轉端下垂之高明矣鄭珍云輓曲中者輓曲之中也輓曲之中偃

度為句而求得其既既而以深度正中直拉之正中適成十字即得弧曲之偃句深處為輓曲之

十尺平度相直是為轉頸之端而適田馬之轉深四尺田車輓崇三尺半并此轉深而七

寸加軫與轅五寸半疏注云田車輓崇三尺一寸半者亦依總敘以輪崇取其半徑三尺寸半即輓崇也云并此

則衡高七尺七寸半云田馬七尺者亦約度人馬七尺曰駮以其兵車乘車駕國馬明田車駮馬也以此約之明役車

駕駑馬也田車高七尺則七寸亦衡頸之開消之也云加軫與轅五寸半則衡高七尺七寸者以  
七尺一寸半加五寸半故衡高七尺七寸然田車輪軾加軾之度經無明文鄭以較兵車減寸  
半之率推之定為五寸半然此注實有可疑蓋田車之軾以當兔例之當圍一尺四寸方徑三寸  
五分加軸半徑二寸一分兩和已得五寸六分軾為橢方形至少亦當厚一寸有零即軾有鉤心  
寸半然則鄭所定田車軾高之數未足焉也一 駑馬之軾深二尺有二寸 之減率寸半也則

六尺七寸也今駑馬六尺除馬之高則衡頸之開亦七寸 疏 注云輪軾與軾大小之減率寸  
案咸即減之省史記萬石君傳九卿咸宣集解引服虔云咸音減省之減是也賈疏云鄭以田車  
之輪下於兵車乘車軾崇及軾轅皆校一寸半則駑馬是六尺之馬所駕之車又宜下故知輪軾  
軾轅大小之減率例一寸半與田車減兵車乘車同也詒讓案鄭謂田車軾崇減於兵車乘車寸  
半駑馬車又減於田車寸半得之其謂軾轅加數亦各減寸半則非定率也云則駑馬之車軾崇

三尺者王宗棟云校人注駑馬給宮中之役詩有棧之車毛詩機車役車也役車軾崇經無的證  
然在載之柏車輪崇六尺軾崇半於輪崇是柏車固軾崇三尺給役小車軾崇等於柏車云加軾  
與轅四寸又并此軾深則衡高六尺七寸也者謂田車軾轅共五寸半此減寸半得四寸以加軾  
崇三尺為三尺四寸又加衡高得六尺七寸也然此說亦未塙今攷駑馬車之軾以當兔例之當  
圍一尺三寸三分方徑三寸三分二釐五釐加軸半徑二寸已得五寸三分二釐五釐再加軾厚

馮也云今駑馬六尺者度人云六尺以上為馬則六尺為馬之最下者故知駑馬高六尺也云除  
馬之高則衡頸之開亦七寸者賈疏云輪軾軾轅大小之減率例一寸半衡頸之開同七寸者車  
雖有高下至於衡頸用力是同是以不得有蟲細 軸有三理一者以為為嫩也 無節 疏 一者以為  
謂之無任衡頸用力是同是以不得有蟲細 軸有三理一者以為為嫩也 目也 疏 一者以為  
下明軸有三理之義嬌美古今字大司徒倣宮室注云二者以為為久也 堅刃 疏 注云堅刃也  
美善也 注云無節目也者謂治材平易不見節目也 二者以為為久也 也 堅刃 疏 注云堅刃則久

而不敵刃剗古  
今字詳山虞疏  
三者以為利也  
滑密者滑言其旋轉不  
軌前十尺而策半之

軌以前之長也策御者之策也十或作七合七為弦四尺七寸為鈎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非也  
鄭司農云軌謂式前也書或作軌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轉式之所對持車正也

**疏** 軌前而策半之者軌賈疏本蓋誤作軌詳後程瑤田云十尺由軌前平指至上直軌端  
之虛度三軌此度皆同也案程說是也賈疏謂十尺指轆曲中戴震亦謂自軌至衡頸十尺

據轉穹隆言王宗深說之云穹隆有三等嘗以軌深四尺七寸為句十尺為弦而求其股得九尺一寸六分五釐一豪五  
八寸二分六釐六豪六秒四忽零四尺為句十尺為弦而求其股得九尺一寸六分五釐一豪五

秒一忽零三尺三寸為句十尺為弦而求其股得九尺四寸三分九釐八豪零九忽零是國馬軌  
之式衡閒反短由馬駕馬軌之式衡閒反長也知必不然故謂十尺是式距衡之平徑穹隆深者

轉長穹隆淺者轉短其長不過數寸而平徑則皆十尺也案王說是也注云謂軌以前之長  
也者軌長一丈四尺四寸其四尺四寸在輿下故出於輿外軌前者有十尺也江永云軌前十尺

此以直度虛地而不論其弧曲鄭珍云注云謂軌以前之長明是平長非斜長也蓋軌本曲物  
其深淺必有底其端未必有限而非平無以立度非軌無以取平故不必各計其弧曲而止以十

尺平度為定合輿下四尺四寸通得一丈四尺四寸為三軌之平長使採轉者上求準於深度下  
求準於平度一差即無不差一合即無不合而弧曲多少之數皆不待言而自明焉云策御者之

策也者說文竹部云策馬箠也箠擊馬也馬箠御者所執故云御者之策云十或作七者鄭珍云  
篆文十与形似而誤云合七為弦四尺七寸為鈎以求其股股則短矣七非也者此以筭術課之

知七為誤字也阮元云合當令字之說九章盈不足有假令鈎當作句輪人注云二尺為句案阮  
校是也合七為與輪人注云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令大小穿金厚一寸同賈疏云七七四

十九丈九寸除四丈九尺仍有二丈八尺一寸在然後以求其股以二丈八尺一寸為法以鈎除之  
二丈九寸除四丈九尺仍有二丈八尺一寸在然後以求其股以二丈八尺一寸為法以鈎除之

方五五二得廣六寸長五尺中分之裨前五尺之餘有三尺一寸皆以方一寸乘之得三百一十寸方之  
三百寸得廣六寸長五尺中分之裨前五尺之餘有三尺一寸皆以方一寸乘之得三百一十寸方之

三百寸得廣六寸長五尺中分之裨前五尺之餘有三尺一寸皆以方一寸乘之得三百一十寸方之  
三百寸得廣六寸長五尺中分之裨前五尺之餘有三尺一寸皆以方一寸乘之得三百一十寸方之



之方九餘有一寸之方一在摠得方五尺三寸餘方一寸以此言之則軌唯有五尺三寸不容  
馬故云股則短矣七非也鄭珍云十尺本或作七尺康成以句弦求股法正之云令七為弦則股  
短意欲見五尺零之股於容馬為極短不合耳其實就令以七尺為股亦僅足容服馬而不足容  
駝馬也又云七尺為弦四尺七寸為句以求股置疏所算得股五尺三寸餘方一寸誤也今計之  
弦自乘七七四丈九尺之句自乘四四二丈六尺九寸二分然後以開方求股股方五尺七寸四分  
并二丈二尺零九分以之除弦弦餘二丈六尺九寸二分然後以開方求股股方五尺七寸四分  
丈五尺餘一尺九寸一分為一百八十二寸方之一百寸得廣一寸長一丈中分之以禱前五尺  
之方一廂得一尺九寸一分為一百八十二寸方之一百寸得廣一寸長一丈中分之以禱前五尺  
五尺中分之以禱前五尺之方此八千一百分除盡尙少一百二十四分是得股五尺一寸八分  
弱也凡句股弦自乘必皆成方如賈氏率句自乘先不成方此所由誤案鄭子尹說是也鄭司農  
云軌謂式前也者大馭杜注及後鄭少儀注詩秦風小戎箋說並同此經及大馭少儀並專據與  
前之則結以式前於義自允但軌之本義則自通駭與前及左右三面材大行人之車輶說文  
車部引作前軌有前軌明有左右軌矣故後鄭又增或其也軌與範同詳大馭疏云玄書或  
作軌者謂故書別本或作軌也大馭祭軌注亦云故書軌為範與範同詳大馭疏云玄書或  
軌是軌法也謂與下三面之材輪式之所對持車正也後鄭於經定從軌不從軌故自著其從  
軌之故又因先鄭詁軌為式前於義未咳復補釋之謂軌本訓為法與正義近明當為與下三面  
橫木之通稱即下任正以其持任車之正與法義相協也賈本經軌為軌此注二軌字又為軌疏  
云經作軌字不為軌先鄭以其持任車之正與法義相協也賈本經軌為軌此注二軌字又為軌疏  
字為車旁凡與此古書車旁已字雖異同是式前若作軌則不可軌謂軌廣設未亦為軌故少儀  
云祭左右軌軌即轂末考五經塗九軌軌即轂廣是軌不定故從軌也段玉裁云玄謂軌是句絕  
謂當從軌也鄭君意謂此經軌是軌非正義乃云後鄭從古書軌不從軌蓋其所據注云範與軌聲同  
是軌法也字譌句誤而支離其說矣大馭祭軌故書作軌杜子春易為軌少儀注云範與軌聲同  
謂軌前也皆以軌為正字阮元說謂徐養原云軌即軌字司農訓軌為式蓋以經言軌前故望  
文生義鄭君則謂與下三面之材皆名軌一面在前式所對也兩面在旁所對也

輒說文引周禮曰當前輒輒前者前輒之前也與司農小異輒與輒通用說文竹部范法也故

謂輒即範字並是也此章經注之誤始於賈疏今以其所釋審慶之蓋其所據本經及先鄭注

式前若作軌則與轍廣及殺末之字提以申鄭從輒之義其誤作軌者軌輒形近亦猶大馭注

破輒為優許石經亦因之至後鄭詁輒為輿下三面材先鄭詁輒為式前義雖小異意實相成並非

同明此注必不謂輒輒為二物也此注傳寫外廷易滋眩惑故具論之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總

前而後鄭明輒法之達詰則先鄭義尚未備故增成之又式前別有揜輿版亦曰揜輒毛詩秦

則彼乃揜版前輒之版本與輒異物釋名釋車云陰揜亦非即輒明矣凡任木日車持輒注云日

之枋者車輿下橫直材持任輿之重以行者通謂之任木淮南子說林訓云任動者車鳴也任蓋

也黃以周云凡任木通下軸當龜頭諸任止者十分其輒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

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輒輒前

之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衡任者謂兩輒之間也兵車疏任正者十分其輒之長以其一為之

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無任言其不勝任疏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

上者鄭珍云經於轉人始見輒圍者以軫輒同工面異圍軫圍出數於車廣而輒圍出數於轉長自

與衡同是任木故卽並著衡圍此經意也黃以周云任正之名統於軫任之名統於衡任正者十分其軾  
任必參差言之者曰正任疑於正下別有任材也曰任衡疑於軾頸之持衡也任正者十分其軾  
之長明其出數於軾也衡任者五分其長明其出數於衡也軾軸亦任重之木下文又別記之明  
任正衡任之非軾軸也案鄭黃說是也注云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者鄭珍云車  
箱三面之下卽軾之左右前三方也其木經謂之軾其字卽法範正字古作軾軾借作范範輿  
爲車之正軾持此正故謂之任正者注云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是也其圍數不見輿人而見  
之軾人者以其出數於軾長也軾乃輿人所爲而取度於軾長猶之軸乃軾人所爲而取度於軾  
間也曰範曰模曰型者皆自立規式使彼受範圍而不過之名若止是三方一匡其爲範也不  
見且箱之兩頭前必不盡前軾之邊後必不盡後軾之邊苟無定限則軾前隱深無準軾長之數  
亦難取準矣今按經云任正者十分軾長以其一爲之圍其圍一尺四寸四分由加軾與轅推之  
軾之厚當一寸四分三面與後軾必上下齊平則任正者亦厚一寸四分其廣五寸八分當前橫  
者長六尺六寸兩頭留五寸八分爲枘當兩旁縱者長五尺二寸七分後留四寸一分爲鑿以受  
後軾前留五寸八分爲鑿以受橫者當剡其中間向內之上半厚七分廣一寸二分爲偏槽當橫  
者槽長五尺四寸四分當縱者槽長四尺二寸八分三面合之其槽成輪式及底之範此軾之所  
以名也其槽留下半厚七分底版等任木之厚而兩頭缺邊留上半七分合時卽上下齊平乃連  
版儘外爲鑿通於背廣長如軾轡之半厚則受軾者向內有八分弱受軾者向內有九分許不繫  
也合軾轡時以一橫下貼版一橫上貼式較令櫛孔分明則版受軾轡制不上動矣其受較柱  
之鑿內留四分外侵四分二釐強受式柱之鑿內留四分外侵一寸三釐強則合材時諸枘皆足  
偏筈缺邊向內而箱內立壁皆齊平無觸礙人手處陸深軾前之數皆得切其軾前之槽起度矣  
又云車箱之底軾及伏兔是直承底必用橫版爲之始克受其承而兩頭著槽乃有方其厚與軾  
同一寸四分兩頭留其上半之厚矧其下半七分廣亦一寸二分如偏筈合底時軾之下半與版  
之上半合卽上下齊平也其版各於一邊中爲槽一邊中爲筈令諸版互相銜納惟最後一版入  
於軾之槽最前一版當槽不槽而爲偏筈廣厚如兩頭以合於軾其版皆正中及兩旁量伏兔當  
兔所承處鑿之深四分廣三寸六分長一尺四寸六分六釐強以受伏兔當兔之拘車人所謂鑿

其鈎法蓋大小車相同成易注以伏兔為鈎心之木所鈎之心謂此又云輿空其後面止三面樹輻輳為箱軛承其所樹故謂之輿下三面材疏云此木下及兩旁見面上面託著輿版其面不見故云三面材大誤正車正也輿當車之正而取任之故云任正者疏云此木任力車輿所取正亦誤黃以周云任正者任此正也正謂車正車正者輿也輿形方正故謂之車正其前左右三面材之對輪式者與古文正字同故注云任正者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其圍亦小也案鄭黃說是也韓詩外傳云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是車正即輿之證云駟帆前十尺與陞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則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之二者此謂輿方圍也賈疏云以其經云駟則帆前輿下揜是轅故鄭通計之一丈得一尺四尺得四寸四寸者一寸為五分四寸為二十分得二分故云任正之圍尺四寸五分之二詒讓案田車任正圍蓋一尺四寸駕馬之車任正圍蓋一尺三寸三分云衡任者謂兩輓之閒也者輓輓之俗賈疏云服馬有二一馬有一輓輓者厄馬領不得出云兩輓之閒則當輓頸之處費力之所者也江永云衡輓上有缺處不正得衡之圍徑故必以兩輓之閒其長其字即承上所謂衡而言黃以周云衡任者衡之任也衡之任重在中間當輓頸處故注云兩輓之閒衡長已見於輿人其圍未見故於此著之阮元云衡與車廣等長六尺六寸平橫軸端直木也別有曲木縛於衡之下以下扼馬牛之頸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此雖誤解輓為高而其言輓縛於橫木之下則漢時日驗猶然皇侃疏曰古作半車二輓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輓頭又別取曲木為扼縛著橫木以駕牛胆也即時一馬牽車猶如此也疏皇氏說則扼別為衡高下曲木甚明至梁時此制尚存故亦得以目驗而知由此說驗之諸書無不合者急就篇既言納衡又言輓縛莊子馬蹄篇曰加以衡扼輓為二物甚明儀禮既夕曰揜如輓上兩末揜乃未含飯置尸口中者為半規形末向上據此可知輓世半規特末向下耳高下駕牛極用一輓若銜下駕馬則用兩輓故兩輓又名兩輓輓亦以其曲句名之也左襄十四年射兩輓而還昭二十六年中橋瓦絲胸汰轉服虔曰輓車輓兩邊又馬頸者鄭珍云今時駕車邊馬用長數寸直木夾貼於肩鎖之交以繫鞵木為前硯骨抵拒馬之致力前引全恃之古一輓車服馬用

軛其必似此歟。軛之下有兩末計兩末出缺月外必長七八寸許。裡平而外圓。削如肋骨之形。兩末須是直者。衡既是以直為橫。兩末其長如許。必不能即衡木為之。當別製兩末。削穹其上。貼缺月釘著之。復各為兩穿。以受鑿缺之絆。駕時衡加軛頸上。軛之兩末下過軛頸。圍徑三寸二分。始與馬頸平。是狹者。全在空處。及鑿肉以下。骨張肉容。未乃實壓。而夾貼於肩領之交。為前硯骨。抵拒可更馬。致力引軛矣。若駕馬。恐即如今時。駕邊馬之法。案阮鄭說是也。衡軛雖同在軛端。而衡直軛曲。制度迥異。軛縛於衡之下。非軛即衡也。故韓詩外傳云。百里奚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見秦繆公言。一軛者。蓋即公羊昭二十五年徐疏引尚書大傳所云。庶人單馬。木車。別於士以上。乘車有兩軛也。若軛即是衡。則凡車無不一衡。何獨以一軛為異乎。又說苑雜言篇云。孫叔敖相禁三年。而不知軛在衡後。案軛在衡下。劉云在衡後。或有舛誤。然可證軛與衡為二物也。自小爾雅廣器云。衡軛也。軛上者。謂之為啄。始以軛當衡論語。衛靈公包注亦釋衡為軛。說文車部云。軛轅前也。軛下曲者。蓋與小爾雅同。誤軛又省。字厄毛詩大雅。奕。鋒。革。金。厄。海。云。厄。鳥。觸。也。當依釋文作。喙。與小爾雅。鳥。啄。字。正。同。釋名。釋車云。在馬曰鳥。啄。下。向。又。馬。頭。似。鳥。喙。口。向。下。啄物時也。劉釋鳥啄義。最析孔疏。引爾雅。釋蟲。蛭。鳥。觸。為。釋。非。也。又。案。衡。軛。異。物。而。此。注。釋。衡。為。兩軛之閒者。以衡當著軛處。之度。有缺月之減。故必以兩軛之閒言之。但缺月在衡。不過激鑿之。以著軛而缺月非即軛也。詳車人疏云。兵車乘車。衡圍一尺三寸五分。之一。此謂方圍也。賈疏云。田車之衡。更無別文。亦應與兵車乘車同。鄭特言此二者。都無正文。且據尊香而言。其田車之衡。任亦當同也。衡長六尺六寸五分。一尺。又以尺五寸得三寸。又。以一寸為五分。得一分。故云。衡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也。江藩云。衡方徑三寸三分。鄭珍說。同。案。江說。是。王宗。凍。依前賈疏說。謂此一尺三寸二分。為圍。則徑得四寸二分。強疑非。又。案。衡。長。必。與。輪。崇。等。田。車。輪。崇。六尺三寸。駕馬車。輪崇六尺。衡長各如其輪崇。亦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則。田。車。衡。任。圍。當。得。一尺二寸六分。駕馬車。當得。一尺二寸。賈疏。謂。出。車。與。兵。車。乘。車。同。則。以。田。車。之。衡。圍。而。取。數。於。兵。車。乘。車。之。衡。長。殆。非。也。云。無。任。言。其。不。勝。任。者。賈。疏。云。謂。拆。壞。不。任。用。也。阮。元。云。匠。人。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五。分。其。軛。閒。以。其。一。為。之。軸。圍。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五。分。其。軛。閒。以。無。任。文。意。同。此。五。分。其。軛。閒。以。其。一。為。之。軸。圍。寸之一與衡任相應。五。分。其。軛。閒。以。其。一。為。之。軸。圍。

者戴震云左右軫之間六尺六寸軸之長出轂末而以軫開為度者上乎任輿之六尺六寸也案戴說是也軸在輿下者圍一尺三寸二分以徑一圍三疏率求之得徑四寸四分與輪人注所定

賢徑正同若以密率求之則止徑四寸二分一豪零發賢徑尚少一分九釐八豪零者軸外尚有薄鐵鍊之謂之綱說文金部云綱車軸鐵也釋名釋車云綱開也開軫軸之開使不相摩也是也

釘厚一寸而綱薄不及二分者恐斷小軸木傷其力也其軸貫壺中以出於小穿者圍徑又當漸殺度蓋如藪軾之徑而微腫以為鍊綱之地此僅筭輿下之圍度者以藪軾圍徑輪人已詳可以

互推故從略也注云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者此謂圓圍也賈疏云上輿人云軾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軾開即輿廣與衡長俱六尺六寸以六尺六寸五分取一與衡任

同故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也江藩云軸圍徑四寸四分論讓案田車軸圍蓋一尺二寸六分駑馬車蓋一尺二寸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者鄭

為之管兔之圍轉當伏兔者也亦圍尺四寸疏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者鄭惟著對伏兔處長尺四寸六分強一段之圍明前後不對伏兔者其圍異矣以此推之輿底當處

擊深約四分以受軾與伏兔之鉤入為固當兔三寸六分之厚約以四分鉤心則在外者仍有三寸二分腋軸上其前後不當兔者當止減上厚四分使與輿底相切兩邊及下面則漸殺矣向後

殺至於踵止圍七寸六分八釐向前殺至於頸止圍九寸六分是軾在輿下者正中一段前後漸斂漸窄底則漸收漸上形若舟然此轉之所以名也當兔承輿中伏兔如履承兩旁惟中間當軸

一分須厚下為銜軸地銜軸又須作半規形不可以圍計此外則其圍宜同當兔亦方三寸六分其鉤心較軸上並同經以兩事度同可以互見而軾在輿下者有當兔不當兔鉤心不鉤心之增

減若著兔圍則當兔且不能見今止著當兔之圍不惟可見兔圍即不當兔者亦並見之矣案鄭說也是也三分輿下之軾而當兔居其一蓋長一尺四寸六分與伏兔長正相應前至軌前之頸後

盡距之外邊亦各一尺四寸六分當兔之處正直輿心軸又橫其下作時上當隆起以持輿下復當突出鑿為鉤以函軸半徑與大車軾同故亦可謂之鉤心蓋軾之與輿軸相鉤連者全在此處

故必大於頸諸圍非小車軾當兔處不鑿鉤也但此兔圍則正指加軸上者言之不兼計鉤軸

之度耳注云轉當伏兔者也者伏兔即總敘之機也戴震云當兔在輿下正中其兩旁置伏兔者鐵站云當兩機之間謂之當兔云亦圍尺四寸五分之二與任正者相應者此謂方圍也賈

疏云通計轉之軌前及隧總一丈四尺四寸十分取一故轉當伏兔之處贏細之圍有一尺四寸五分之二與任正相應也江藩云當兔圍一尺四寸四分方徑三寸六分鄭珍說同詒讓案此

圍徑乃當兔之真度不計下銜軸者已其銜軸者當亦徑二寸二分盡軸之半徑參分其兔圍與伏兔同詳總敘疏又案田車當兔圍蓋一尺四寸驚馬車蓋一尺三寸三分

**去一以爲頸圍**頸前持衡者圍九寸五分之二**疏**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者鄭珍云兔圍即是伏兔之

轉當兔大小齊等故上云當兔之圍此云兔圍明伏兔圍亦得轉長十分之一並非當兔之圍之省也注云頸前持衡者說文頁部云頸頭莖也賈疏云衡在轉頸之下其銜於前下持制

衡高之輔故云頸前持衡者也詩秦風小戎孔疏云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擲下句之衡則橫居轉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轉也鄭珍云此注三轉皆以軫平并轉深得衡

高其曲中高軫平之數即衡高軾平之數是衡與曲中適平轉自曲中以往斷非平指以投於衡必漸曲向下以就衡而漸低於曲中假令衡居轉下其高必不得與曲中平如注筭衡高乃與曲

中平知衡必橫居頸上也若如孔賈說轉曲至衡上始向平之句衡居轉下是求至衡以前皆止曲上而不句至衡上乃向下就衡勢必以頸投衡衡頸乃相連接其向下乃是頸而轉深惟至

衡之處乃曲之最高計其深當在此處自此處句下必數寸始抵衡衡高如何得等轉深則皆遠失注義明矣凡言持者皆所持者在持之上注於軾言持車正者於鞿言持衡者以軾承與

下頸承衡下故也即稱衡頸之閒文次皆衡上頸下亦可見案子尹說是也云圍九寸十五分之二九者此謂圓圍也賈疏云以前當兔圍有一尺四寸五分之二今以一尺二寸三分之去四

寸得八寸又以一寸者分爲十五分二寸爲三十分又以五分寸二者爲六分并三十分爲三十分三十分去十分得二十分六分者去二分得四分總得二十四分以十五分爲一寸仍有九

分在添前八寸總九寸十五分寸之九也王宗東云九寸十五分寸之九即九寸六分也勝自當兔以前漸殺其下至於縛衡之頸圍周得九寸六分殺之極也江藩云頸圍九寸六分圓徑三寸





也杜易弧為汚汚訓窠下窠下曾紆曲也云玄謂弧木弓也者賈疏謂見三倉案說文弓部說同  
鄭讀弧如字不從杜讀也司弓矢亦有弧弓云凡弓引之中參中參深之極也者賈疏云弓之下  
制六尺引之三尺是中參深之極也鄭珍云轉狀擬弧其皮即以擬弓弦其深之上距至弦之正  
中即以擬矢中參者謂凡弓引之其中容矢長三尺所謂弧深也錢坫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  
亦然令規圍五丈九尺四寸九分之為六尺六寸六尺六寸之弓求其矢三則深矣故惟二為可  
云探轉之偈句如二可也者賈疏云六尺引二尺若然九尺得三尺則是弓一尺得三寸三分寸  
之一轉輒以前十尺國馬之轉深四尺七寸與二不相當者通計一丈四尺四寸并輿下數之故  
得二也二者轉檢長丈四尺四寸且取丈二尺得四尺餘二尺四寸復得八寸摠為四尺八寸是  
國馬之轉猶不滿二之數也言二舉大而而言江永云轉出前輒漸曲而上至銜繳鉤而下輒前十  
丈探之已定者也探轉欲其孫而無弧深注云探轉之偈句如二可也蓋以一丈三尺三寸探之  
為十尺也疏并輿下之不探及輒前探已定者通計如二未是鄭珍云轉之矢止如弧深二之二  
故曰如二轉之矢以深度約之每寸得四釐二豪五絲強深四尺七寸者中當二尺深四尺者中  
當一尺七寸深三尺三寸者中當一尺三寸而實度之皆多三寸強注云如二可也者可者約略之  
詞止欲明三轉固欲似弧而其深度斷不可過與不及耳云如三則深傷其力者鄭珍云謂轉過  
曲不存直勢即木力無勁耳非謂馬力也今夫大車之轅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去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

**轅直且無撓也**  
大車牛車也擊輶也登上阪也克能也  
**疏**今夫大車之轅擊其登又難者以下並論牛車直轅之不安利以見駟馬車之必為曲轉也說文車部云

轅轉也爰籒文以為轅字古轅與爰彥三字通用釋名釋車云轅發也車之大緩也錢坫云按即  
從爰故爰與轅同爰亦引也轅在車前所以引也戴震云小車謂之轉入車謂之轅人所乘欲其  
安故小車鳴轂梁轉大車任載而已故短轂直轅此假大車之轅以明探轉使撓曲之故至宗凍  
云大車不為曲轉者任重載多轅苟撓曲為轉引時必折故用直轅而助以牽撓也云既克其登  
其覆車也必易者說文而部云覆也謂大車轅直上阪勢即而後之重勢彌增即使能登而  
重心偏露外越非前轅所能制則易致傾覆也云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者江永云轉人不為



俱从馬聲說文無信字馬部高滿也讀若伏江永云伏其轅者人故登陲者信任者也猶為參校以助牛登也鄭用牧云仰伏車轅謂登下必恃牽務助之

能以登及其下陲也不援其邸必續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倍任用力倍也故書續作鯁鄭

司農云鯁讀為續關疏不援其邸必續其牛後也說文手部云援引也江永云援其邸者人援東謂紂為續鯁魚字

之車尾邸借字案王說是也掌次設阜邸司農注云邸後版也則此邸亦謂車後釋名釋車云有邸曰無邸曰耕宋書禮志引字林云駢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輻是邸即抵亦即

轅也車人三車軋服後皆有後轅詳彼疏注云倍任用力倍也者登版者自下而上用力多倍於平地云故續作鯁鄭司農云鯁讀為續者葉鈔學文鯁作鯁蓋陸賈本異詳後段玉裁云

續續音同郭是以司農依聲類易之云關東謂紂為續者方言云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郭汝穎東謂續或謂之曲綯或謂之曲綯自關而西謂之紂說文糸部云紂馬續也續馬紂也續

續字同憲士奇說文車部乾馬尾乾也今之般續則般續在馬尾故曰續其後續一作續釋名曰鞣適也在後適道使不得卻縮也王隱晉書涿岳疾王濟裴楷乃題閣道為鞣曰鞣道東有大

牛王濟缺裴著鞣夾頸為鞣後適為鞣言濟在前楷在後也一作續荀子儒國曰巨楚縣吾前大燕猶吾後廣雅云綯紂續也王宗棟云續以生革纒般牛尾之下引而前至背上與繫軛之草纒

相接續當下陲時車箱後高前下轅直重勢直注轅端不援其抵輪轉速於牛足則輓引而前續擊牛尾必至傾駘此又復之一也勢一穹曲者下陲重勢注於輓前勢之平上曲處不注於勢

端無俟援輓自不至續其馬後也段至意云言鯁字與鯁無當故知當是續也一本注鯁作鯁葉名也既鯁是魚名明不從故書也段至意云言鯁字與鯁無當故知當是續也一本注鯁作鯁葉

鈔本釋文曰鯁音秋與續同集韻續同字若然則陸本注鯁鯁魚字三字與實本異宋世筆云鯁當為鯁廣韻十八尤轄車鞣續同引周禮曰必鯁其牛後案段宋說是也廣韻引此經即故

書本作鯁之明證若鞣字則陸不宜云與續同也鯁字說文玉篇並無其為魚名亦未詳是憲士奇謂荀子之鯁即此續之異文則鯁疑亦鯁之變體說文魚部云鯁鯁也與鯁音同

故轉欲頌典

頌典堅刃貌鄭司農云頌讀為懇典讀為疏是故轉欲頌典者賈疏云此以下

刃與美久義亦相成刃韌同詳山虞疏鄭用牧云頌典者穹隆而堅強之貌雖槩而不傷其力也

鄭同農云頌讀為懇典讀為珍首惠棟云珍古文腴字毛詩籩除不珍箋珍當為腴燕禮不腴之

頌讀為珍者皆當作讀如擬其音耳故下文仍云頌與不云懇珍也云駟馬之轅率尺所一縛懇

所正義曰是不定之詞然則尺所即尺許也疏於傳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

言幾許古許與所通詩伐木許許叔重引作所案孔說是也毛詩秦風小戎傳云一朝五束

束有歷錄段說文車部轅車句衡五束也曲轅轅縛直轅轅縛束義同轉帆前十尺尺許

一縛蓋在轉弧中以前近衡之處五束為五尺則帆前之轉其半有縛即毛詩之繫許書之繫是

也先鄭之意蓋以懇典為縛轅之貌則亦為連語形容字於此上下文並言曲轉之利病不交於

此忽論轅縛先鄭之義於經無會也又案先鄭懇珍之義賈氏無釋段玉裁云懇與阮雙聲珍與

朕雙聲阮朕者物突也每一縛則有一物突案段說亦未知埒否施人醫聖後鄭釋為頓傷而梓

人注頃小頃本作頌釋文引李軌音懇似亦隱據此注為讀以彼二文證之則懇似為糾小之義

爾雅釋詁云珍絕也義亦相近若轉深則折淺則負折也採之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者鄭珍云若中三則深

疏

還說四馬車轅也注云頌典堅

准利准則久和則安故書準作水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雨注令水去利也玄謂利水重讀似非也注則利謂轉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轉之在輿

下者不加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疏轉注則利準者江永云注者不深不淺行如水注利準者便利

行有利準之善利疾速也準猶定也平也案江戴並不刪利準字與二鄭說異亦通云利準則久和則安者墨子節用篇云車為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

也注云故書準作水者徐養原云至平莫如水故準字从水規矩準繩必以水輪人曰水之

此通用之證丁晏云賈氏注準故書或作水杜子春云當為水說文水部水準也釋名釋天

也廣雅釋言水準也鄭司農云注則利水謂轅脊上雨注令水去利也者賈疏云先鄭依故書準

賈疏云依後鄭讀當為轉注則利也準則久也和則安也段玉裁云鄭君謂衍準利二字云注則利謂轉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者後鄭讀注與梓人注鳴之注同其義則取象注星也史記天

官書云柳為鳥注又律書云注者言萬物之始衰湯氣下注故曰注索隱云注味也爾雅釋天云

柳入星曲頭垂似柳謂轉之末下垂者其句如注星則利於引車也云準則久謂轉之在輿下者

而曰平如準則亦不以賈疏云注謂轅曲中以前準謂在輿下前後曲直調和則人乘之安穩二轉欲

善則車行和也賈疏云注謂轅曲中以前準謂在輿下前後曲直調和則人乘之安穩

深亦一也王宗沐云蓋燦轉如引滿之弓則深傷木理不能無折也轉欲弧言但欲燦屈如弧而無折言不欲深傷木理也云經而無絕者賈疏云則上文欲燦孫亦一也王宗沐云絕與火燦車

弧而無折經而無絕

經亦謂順理也

疏

此云欲弧而無折者賈疏云按上文云孫而無弧深

輶絕之絕同蓋即順本由之木理燥之而用火不均則木理絕而易折無絕謂欲用火得宜不使灼絕木理也注云揉轉大深則折也者大深即謂中參以上云經亦謂順理也者謂經與上文

孫義同呂氏春秋寧也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疏注云言進傳篇高注云經理也

人馬之意相應者非子喻老篇云王子期曰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與此意略同賈疏云若下文猶能一取皆是喻其利也云馬行主於進人則有當退時

者退謂車當還駐及陷擊終日馳騁左不捷杜子春云捷讀為塞左面不便馬苦塞調善則時或當退行由馭者使之

久馳騁載在左者疏注杜子春云捷讀為塞者段玉裁云捷塞古音同部云左面不便馬苦塞不罷倦尊者在左

在左捷為塞濶解之四馬六轡在御之手不在中央而在於左故云左面不便馬苦塞云書捷或作券玄謂券今倦字也者惠棟云說文券勞也漢涼州刺史魏君碑云施舍不券是券與倦同段

玉裁云古多用券今多用倦是之謂古今字說文力部券勞也人部倦罷也分載之不云一字徐養原云捷券同音古蓋通用鄭君雖以券為正而經文仍作捷是讀捷為券也云軒和則久馳騁

載在左者不罷倦者說文馬部云馳直馳也杜讀為不塞主馬言鄭讀為不倦主人言言乘車者安也云尊者在左者賈疏云尋常在國乘車之法尊在左御者中央曲禮云乘君之乘車不敢曠

左左必式注云君存惡空其位是尊者在左也治讓案此據乘車及平兵車言也其君及元帥之兵車則尊者在中央御者在左詳夏官敘官疏 行數千里馬不契

需鄭司農云契讀為愛契我龜之契需大雅鄭司農云契讀為愛契我龜之契者愛契我龜詩需讀為畏需之需謂不傷蹄不需道里

畏需之需者段玉裁改需為契云契今本作需疏引易需卦釋文云需音須又乃亂反今案云乃亂反則當是契字說文大部曰契稍前大也諫若畏僕人部曰僕弱也司農云畏契者與許畏僕

同案段校是也畏契字與易需卦之需異疏說失之凡經注契僕字多為需及從需聲字互詳山虞鮑人疏云謂不傷蹄不需道里者段玉裁云毛公曰契開也故以傷蹄言之不契道里者不

快便道里悠遠也包慎言云契總者開龜馬蹄傷則開垢故謂不契  
為不傷蹄案段包說是也戴震引方言謂畏懼為契需亦足備一義 終歲御衣衽不敝 衽謂

終歲御衣衽不敝者前經列取車字作駟此作御疑亦經記字例之異詳大司徒疏說文附  
部云敝一日敗衣不敝謂不破敗也 注云衽謂裳也者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云衽衣下

裳當前者賈疏云禮記深衣續衽鉤邊者據在旁屬帶處至於開要云扱上衽及曲禮云苞屨扱  
衽不入公門此皆據深衣十二幅要開之裳皆是衽故此注云衽謂裳也戴震云衽衣裳之旁

制幅也治讓案衽有三義說文衣部云衽衣也衽交衽也此衽之本義指凡衣前承領之衽而  
言又有禮衣制幅掩裳際之衽深衣屬於裳之衽並與衣衽不同玉藻說深衣云衽當旁注云衽

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  
相變江永云凡衽者皆以揜裳際後名喪服之衽殺而下左右各二尺五寸疊作燕尾之形屬於

衣垂而放之朝祭服亦當然深衣長衣之衽殺而上屬於裳垂而放之朝祭服之衽垂衣兩旁深衣之衽夾  
常掉動而易散衽和則無此患也案江說衽甚析但喪服及朝祭服之衽垂衣兩旁深衣之衽夾

裳兩旁此注以裳釋衽則專指裳旁之衽言之然裳旁之衽唯深衣有之而御者不必皆服深衣  
則鄭意似謂無論朝祭要服其裳幅亦通謂之衽故深衣孔疏謂裳之前後左右皆有衽台是也

賈說蓋與孔略同凡御者立於輿內近前行時惟裳前幅下際與橫直材相摩  
拂易於破敝故鄭通以裳為釋則非衣衽亦不定指衽衣及深衣在旁之衽也此唯衽之和也

和則安是以然也謂注云和則安是以然也者申上言和則安之諭也 勸登馬力 登上也  
進則與馬謀而下注云謂進則與馬謀而下者賈疏云總結上四經 勸登馬力 勸和勸

馬用力 勸登馬力 勸和勸 勸登馬力 勸和勸 勸登馬力 勸和勸 勸登馬力 勸和勸 勸登馬力 勸和勸  
力用 勸登馬力 勸和勸 勸登馬力 勸和勸 勸登馬力 勸和勸 勸登馬力 勸和勸 勸登馬力 勸和勸

能一取焉 馬止轉尚能一 通取焉言進取也轉和則勢利以進故馬力雖竭而為轉和所  
前取道喻易進 注云馬止轉尚能一前取道喻易進故馬力雖竭而為轉和所

也然以轉注之故不得違止猶必前行數步此之謂也 良轉環濤自伏兔不至軌七寸

軛中有澆謂之國軛伏兔至軛蓋如式深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澆不至軛七寸

之澆環澆謂疏自伏兔不至軛七寸者賈疏云是從內對外之言云軛中有澆謂之國軛者猶

漆沂郭如環疏輸人為輪蓋云謂之國工也戴震云謂反覆言軛之和澆耐久遠亦和之微

注云伏兔至軛蓋如式深者賈疏云伏兔銜車軸在輿下短不至軛七寸之外更有寸數故鄭云伏兔至

免處去軛遠近無文以澆酌經云自伏兔不至軛七寸明七寸之外更有寸數故鄭云伏兔至

軛蓋如式深也江水為伏兔半在軸前半在軸後兔之長當一尺四寸有奇軸前約七寸軸後亦

如之賈疏有兔尾上載軛之說未是案江說是也依鄭說伏兔之長亦一尺四寸六分與軛當

同居遂深三分之一則前至前軛後至後軛亦各一尺四寸六分也總敘疏謂兔尾上載軛蓋由

免後蓋指後軛以明加軛之度非謂兔尾之長實至後軛也云兵車乘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

之二者見前輿人注云澆不至軛七寸則是半有澆也者賈疏云自伏兔至軛亦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如是軛轅之深入式下半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有七寸三分寸之一直言半有澆者據

七寸不言三分寸之一舉全數而言也云軛有筋膠之故筋膠所以為固軛任力多與轂同故

亦被以筋膠也筋膠之被軛前曲及輿下並當有之但軛前曲與軛正相摩切處久而無澆其軛

內七寸上承輿版者軛和則與版不相侵乃常有澆耳云用力均者則澆遠者謂軛用力均調則

軛不外出軛不內侵而七寸內之輿版與軛亦相承而安故澆得以久遠不然則軛軛及輿版動

而相摩切澆久而漸平不得常有七寸矣遠是久遠之遠賈疏以漆入式下七寸為澆遠非鄭司

農云澆讀為澆澆之澆者賈疏云讀從士冠禮若不醴澆用酒之澆也段玉裁云讀為當作讀如

謂其音同也疏引士冠禮澆用酒按說文冠娶禮祭字作醴酒盡字作醴注澆口正當為醴酒

云環澆謂漆沂郭如環者先被筋膠後漆之漆乾則有沂郭也沂郭與典瑞注圻郭同即輪人所

謂蒙也車轂及軛皆有筋膠之被故皆有之郊特牲云丹漆雕幾之美注云幾謂漆飾沂郭也又

少儀哀公問並云車不離幾注云雕畫也幾附纏為沂郭也御覽兵部引周書云年飢上帛與

漆據此是少儀之不幾即周書所謂不漆此經之澆又即少儀所謂幾幾沂郭亦聲近字通

蓋筋膠相附纏加之以漆則其起墳處容突紆屈自成沂郭此經之環澆及弓人之弓澆皆是物



也程瑤田云澆謂紋理有筋膠之被乃有澆故弓人云牛筋澆樂筋斤蟻澆角亦有之故弓人云角環澆案程說是也凡為車及弓漆及筋膠初被時即有澆摩瓶太甚恐其無澆故以有澆為

和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

以象犀也也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疏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者以下通論

記保傳篇云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景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

漢書輿服志文並略同蓋即本此經案地形實圓赤道贏而兩極微腴古渾天家言亦謂天地皆

揜也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是地方自主道言之其形體圓而不方古人固知之

地周象載然則周人上與兼法夏商故此經軫蓋兼象地天與云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者三十

者是日月合宿之數大戴記及賈子並止云象月不云日者文之省也云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房辰亢角軫翼七星張注弧狼罰參濁留胃婁奎此古蓋天家說與玉燭寶典唐書蘇志引甄曜

度及魯麻同此經有象伐象弧則所云二十八星必與彼同淮南子天文訓漢書律麻志三統麻

以濁為畢以留為昂名亦小異此與史記及佚緯不同後世天文家沿用之非此經之義注云

牽牛之初右回行月周天超一次而與日合宿孫穀古徵書引尚書考靈樞云日月行一度月

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一月行天一帶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合朔遷一合輪周三十龍旂七旂以象大火也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龍旂九旂

也者以下記路車所建旂象東南西北四官之星又放星數為旂數也中車云金路建大旂大

旂即龍旂也中車則有玉路建大常十二旂此不及者大常設三辰此文已有輪輻蓋弓等象

日月星故不復舉也曲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孔疏引

謂此六旂龜蛇則四旂皆放星數以法天也皆畫招搖於此四旗之上崔氏所說旂數並此蓋

之賈疏云此以下九旂七旂六旂四旂之旂皆謂天子自建非謂臣下若臣下則皆依命數然

天子亦九旂若侯伯則七旂子男則五旂大行人所云者是也案賈說是也樂記云龍旂九旂天

九旂明天子龍旂旂數與上公同矣續漢書輿服志云龍旂九旂所以養信也國策齊策說魏王行王服建

義即本此惟所說諸旂旂切數及所齊與節服氏賈疏引禮緯合文嘉說略同蓋別據彼文非此

蓋取彼交龍以釋此旂因言諸侯亦建旂非謂此經論諸侯事云大火蒼龍宿之心者大戴禮記

明故云房心尾也大火蒼龍宿心以候四時故云辰史記天官書云東官蒼龍房心案大火次度

詳保章氏疏云其屬有尾尾九星者大火之次雖以心為主然心三星與龍旂旂數不合惟尾九

星故知此象大火謂尾也天官書云尾為九子開元占經東方七宿占引石氏云尾九星十八度



鳥旗七旂者車云象路建大赤大赤即鳥旗也續漢書輿服志云鳥旗七旂五仞齊較以象鶉

火注云鳥單為旗州里建旗者亦取彼成文以釋旗非謂州里得建七旂也案司常之州里專指

建此七旂之旗言州里建旗者亦取彼成文以釋旗非謂州里得建七旂也案司常之州里專指

六鄉不兼六遂之里宰也鄭賈說誤詳彼疏云鶉火朱鳥宿之柳者左襄九年傳云古之火正或

食於味是故味為鶉火曰雅釋天云味謂之柳柳鶉火也天官書云南官朱鳥柳為鳥注案鶉火

次度詳保章氏疏鶉即鶉之省鶉隼同物即朱鳥也詳司常疏云其屬有星星七者柳八星亦

與鳥旗旂數不合故知象鶉火者專據七星也左襄九年孔疏引春秋緯文耀鉤云味為鳥陽

七星為鶉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味朱鳥首也七星為朱鳥頭也味與頸共在於午者鳥之

止宿口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是七星與柳同位連體成旗象朱鳥即取彼星國策

齊策說魏王從七星之旗亦其證也賈疏云七星者月令云旦七星中是也不指七星言標乃云

其屬有星者言鶉火三星柳為首故先舉其首言其屬也若然上心與尾

別辰心非尾之首亦舉心後言尾者心為大辰雖非本辰亦為其首也熊旗六旂以象伐

也熊為旗師都之所建伐屬疏熊旗六旂者巾車云革路建大白大白即熊旗也司常云黑  
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疏虎為旗此云熊旗者舉熊以咳虎續漢書輿服志云旗六  
旂五仞齊肩以象參伐說文旗部云熊旗五游以象伐星依巾車爭條纓五就旗旂數或當與  
纓就同則許說亦可通但此注以參伐連體六星為釋則鄭本自作六若伐不連參則止二星亦  
不得為五旂許說與星象究不合也注云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者賈疏云亦司常職文師都  
鄉送大夫也鄉大夫雖是六命即得建六旂送大夫是中大夫四命即不得建六旂此謂天子所  
建也案師都當作帥都帥都即軍將及都家之長鄭賈以為鄉遂大夫誤詳司常疏云伐屬白虎  
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者史記天官書云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也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  
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張氏正義云謂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事上新艾也開占經西  
方七宿占引黃帝占云參中央三小星曰伐案古說皆以參為三星者不數肩股四星也故毛詩  
唐風綢繆傳云三星也伐在參中與參連體并數之為六星故參通謂之伐大戴禮記夏小  
正云五月參則見參也者伐星也毛詩南小星為參伐也孔疏引演孔圖云參以斬伐是也

伐亦通謂之參公羊昭十七年傳云伐為大辰何注云伐謂參也此經亦通謂參為伐故六旂取象於後今天官家參皆七星者不數伐而數肩股四星也龜蛇四旂以

**象營室也**  
龜蛇為旂縣鄙之所建營室連體而四星也疏作蛇俗今據舊注疏本正巾車云木路建大磨大

磨即龜旂也續漢書輿服志云龜旂四旂四齊首以象營室王引之云經文本作龜旂四旂今作龜蛇者涉注文而誤也上文龍旂為旗熊旂上一字皆所畫之物下一字皆旗名此不當有異

若作龜蛇則旗名不審所謂四旂者不知何旗矣龜蛇為旂而稱龜旂者猶熊虎為旗而稱熊旂約舉其一耳上文交龍為旂釋旂字也鳥隼為旂釋旂字也熊虎為旂釋旂字也此注龜蛇為旂

釋旂字也以注考經為龜旂明甚續書輿服志或此文正作龜旂四旂通與禮同桓二年左傳正義太平御覽兵部引此文亦皆作龜旂唐石經始誤為龜蛇說文旂字注龜蛇四旂亦當作

龜旂後人依俗本周改之耳案王說是也王宗棟說同注云龜蛇為旂縣鄙之所建者賈疏云亦司常職文縣正雖是下大夫四命鄙師上士三命即不得建四旂此亦謂天子自建也案司

常縣鄙當為公邑之長鄒賈說亦誤詳疏云營室立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者壁釋文作辟案辟壁字通爾雅釋天云營室謂之定嫺膏之口營室東壁也爾雅釋文亦作東辟左傳襄三十

年孔疏引李巡注云厥考立武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各天官書云北官立武營室詩鄰風定之方中箋云營室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開元占經北方七宿占云營室東壁四星四輔也又引石

氏云營室二星離宮六星**弧旌**矢以象弧也疏侯氏載龍旂弧旂則旌旗之屬皆有弧氏云營室二星離宮六星**弧旌**矢以象弧也疏侯氏載龍旂弧旂則旌旗之屬皆有弧

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疏弧旌枉矢者司常云析羽為旌九旗皆有弧此獨舉弧旌者蓋行有毛目此云枉矢蓋畫之疏弧矢以象武事他旗注全羽之旌者或不畫枉矢唯旌畫之與

龍旂注云親禮曰侯氏載龍旂弧旂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者此云弧旂是旌有弧也親禮弧旂注龍旂言是旂有弧也推之九旗之屬蓋皆有之明堂位說大常亦云弧旂是其證也云弧以張

注云弧旂者釋文張幅也案巾車注謂參為旂之正幅蓋以弧張之而後縣於枉左隱十一年傳

有鄭伯之旗螭弧蓋即弧旌也云有衣謂之鶴者鄭禮明堂位注並云弓衣曰鶴案鶴本射弓  
衣弣之名故說文章部云鶴弓衣也廣雅釋器云鶴弓藏也因之張縵之弓其衣亦曰鶴又鄭既  
夕禮注謂弓衣以緇布爲之此旌旂之鶴蓋當以采帛爲之與縵同云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  
者文選張衡西京賦弧旌枉矢薛綜注亦云弧星名天官書云參其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  
弧直狼李播天賦云狼援戈而野戰弧屬矢而承天苗爲注云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捕  
盜賊常屬矢直對狼則吉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引石氏說略同是弧星有矢也後漢書馬融傳  
廣成頌云棲招搖與玄弋注枉矢於天狼則馬季長亦以枉矢爲即弧星之矢故得注天狼李賢  
注專據妖星爲釋非馬指也云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也賈疏謂孝經緯文又引孝經接神  
契云枉矢所以射應謀輕又引春秋考異郵云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漢書天文志云枉矢  
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如有毛目然開元占經好星占引春秋合誠圖云枉矢者射星也水流  
蛇行合明故有毛目陰合於四故長四丈乙巳占祿星占引巫咸海中占說枉矢形狀並云有毛  
目毛宋巾箱本舊注疏本並作尾續漢輿服志劉注引同司弓矢疏引考異郵及後漢書馬融傳  
李注亦並作尾義得兩通鄭言此者以弧星屬矢不名枉矢經云枉矢象取妖星爲象也云此云  
枉矢蓋畫之者賈疏云知畫之者以其弓所以張幅非並不可著矢以畫於縵上也戴震云畫  
矢於縵案賈戴二說不同未知孰得鄭信今依金榜說旌旂卽日月爲常等七旗而注羽則縵上  
自各有正章不得復畫枉矢以擬廁其間戴說於經義較合也又續漢輿服志注引了注云枉矢  
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蓋應爲枉直謂枉矢於弧案千破鄭說蓋謂枉矢卽是矯矢令枉曲以屬  
於弓不爲畫妖星然九旗並有弧不開著矢且段令弧旌著矢亦宜直而不枉了說疑未然



瑞安孫詒讓學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臯氏為聲桌氏為量段氏為鑄器桃氏為刃

為下齊大刃削殺矢鑿燧也少錫為上齊鍾鼎斧斤戈戟也聲鍾鑄于之屬量豆區脯也鑄器田器錢鐘之屬刃大刀刀劍之屬

疏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為下六工發指也詩周頌鄭箋云執持也謂執持此金樸依齊量鑄以為器賈疏云下六等言之四分已上為上齊三分已下為下齊築氏為削在二分中上仍有三分大刃之等亦是下齊

者謂參分其金而錫居一以下云大刀削殺矢鑿燧也者據下文云少錫為上齊者錫少則金結

故為上齊少者謂四分其金而錫居一以上云鍾鼎斧斤戈戟也者亦據下文賈說管子小匡篇云入上齊桃氏入下齊其桌氏為量段氏為鑄器亦當入上齊中案鄭意當如賈說管子小匡篇云

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燭試諸木土依管子說斧斤與鑄器同用惡金則不當與戈戟同齊此與鄭賈說異未知其審云聲鍾鐔于之屬者聲與與同十二聲義同

謂凡聲樂之金器也鐔于叩鼓入四金之一詳彼疏云量豆區脯也者大行人注同詳內宰桌氏疏云鑄器田器錢鐘之屬者總敘注義同管子輕重篇云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鐔一

椎一銓然後成也為農凡田器有金者蓋皆段氏為之其金齊同也云刃大刀刀劍之屬者說文刃部云刃刀鑿也又刀部云剗刀劍刃也刀劍雖非長兵而其鋒別在兵中為最大故謂之大刃賈

疏云案桃氏為劍此言刃變言之者亦金有六齊之目和金疏相職金賈疏謂此金皆謂銅是是劍類非一故注云大刀刀劍之屬也

也左傳僖十八年杜注云古者以銅為兵案古鍾鼎及兵器田器之屬皆以銅為之然兵器田器亦間有用鐵者故越絕書外傳記寶劍云風胡子曰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為兵黃帝時以玉為兵

禹之時以銅為兵當今之時作鐵兵越紐說古兵器變易原流甚析蓋太古唯有石兵中古用銅  
最後乃用鐵今古器出土者猶可徵論和依世本史記黃帝蚩尤已以金為兵玉之說詭誕不  
足為據綜而論之白黃帝至周初大抵皆用銅兵而鐵兵亦漸與迄晚周始大盛故矢人二鄭注  
並以刃為鐵六韜軍用篇說兵械亦有鐵者孟子義文公篇又云以鐵耕即鑄器也是知夏禹作  
貢已有鐵鑊殷周之際鐵器必盛唯究不及銅之多故今所傳古戈劍之等有款識可徵者率皆  
銅質明鐵兵尙豈且易朽蝕故不經見也若然則此金齊固當以銅錫為主而金工所用之材則  
當兼有鐵經文不具也詳職金疏注云目和金之品數者少儀注云齊六分其金而錫居  
和也章人注云齊多少之量故和錫亦謂之齊品數即謂多少之量也

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

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

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鑿燧取水於日月之器也鑿亦疏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

也鍾鳥氏所為也為鼎之工無文鳥氏注謂鍾鼎與量異工則鄭意鼎或亦鳥氏為之與江永云  
鍾鼎微其堅不剝蝕故金最多云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

戈戟之齊者並治氏所為也說文斤部云斤斫木斧也斧斫也賈疏云上文築氏執下齊治氏執  
上齊者今於此文戈戟之齊在四分其金而錫居一之中則此已上六分其金與五分其金在上

齊中參分其金已下為下齊中可知其斧斤在上齊上齊中惟有治氏造戈戟則斧斤亦當治氏  
為之矣云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者亦並治

氏所為江永云斧斤至削殺矢皆有刃其用之重欲其難缺者金多用之輕欲其不折者金少云  
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者燧葉鈔本釋文作隧阮元云燧隧皆說文燧字之誤此於鑿燧無涉秋

官夫遂祇作遂是為正字治讓案燧俗曠字鑿燧正字當作鏃古或段遂隧為之亮氏注亦作夫  
遂疑葉鈔釋文近是互詳司烺氏疏江永云鑿燧欲明故金錫半注云鑿燧取水於日月之



器也者據司烜氏云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鑿取明水于月六齊之工惟鑿燧無文蓋記者失之云鑿亦鑿也者司烜氏注義同鑿錫最多故管子輕重己篇說天子迎春帶玉監迎秋帶錫監鑿字通玉監者以玉飾鑿天子帶之者蓋事佩之屬云凡金多錫則刃白且明也者刃即堅韌字釋文作刃來附釋音本及注疏本並同嘉靖本作刃與賈疏述注合今從之山虞注柔刃韌入車人注堅刃字亦並作刃賈以為即大刃之刃則謬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錫所以柔金也呂氏春秋別類篇云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蓋金錫相得則堅刃錫在銀鉛之間其色白故多則白而含明又宜為鑿燧也呂氏春秋又云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初也黃白鑿則堅且初良劍也初亦與韌同彼白即謂錫黃即謂金而云白以為堅與黃以為初相反者彼謂柔刃鄭則謂剛刃義各有所取也錫詳升入疏

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

今之書刀

疏

築氏為削者說文木部云築檮也攻金之事必檮檮而成故作削之工謂之築氏韓非子外儲

說左上云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蓋通言之為削者亦得稱治矣云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者削為曲刃合六而成規著其句之度也申其句而度之其長一尺賈疏云削反張為之若弓之反張以合九合七合五成規也馬氏諸家等亦為優曲卻刃也案據賈說疑賈干諸家咸以削為優曲卻刃謂削形優折刃卻向內也說文刀部云削刷曲刀也即此陳祥道云少儀曰刀卻刃授穎削授拊鄭曰穎鑲也拊把也然則直而本鑲者刀也曲而本不鑲者削也劉嶽慶云削長一尺合六而成規是規周六尺也周六尺應得半徑九寸五分五釐即六十度通弦削長一尺首末相距之數也注云今之書刀者孔廣森云釋名曰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刊削之刀也漢書音義晉灼曰舊時蜀郡工官作金馬仰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拊詒讓案古作書以削刻簡札故謂之書刀御覽兵部有漢李尤金馬書刀銘三國志魏志韓馥以書刀自殺是也又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云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楡置削是此刀亦用以削削果實不徒削版作書也書顧命孔疏又引鄭此注云曲刃刀也今本注無此文據疏云馬氏諸家亦為優曲卻刃亦者家上為文疑本有此注而今本挽之與欲新而無窮云常如新無窮已

**疏**注云謂其利也者說文刀部云利銛也鄭司農云常也傲盡而無惡鄭司農云謂鋒鏑俱盡

也其金如一雖至疏注鄭司農云謂鋒鏑俱盡不偏索也者鋒謂刃未鏑即刃也詳挑氏疏凡

敵無偏索之弊也云玄謂刃也春也其金如一雖至敵盡無瑕惡也者敵與輪人輪敵三材不

失職之敵義同削一面銛者為刃一面鈍者為脊脊無刻削之用金或不精今脊金之精與刃同

故雖刃金銷敵至盡而不見瑕惡也又案鄭說削刃背蓋止一面有刃而淮南子本

經訓高注云削兩刃句刀也依高說削兩面有刃則當為劒脊鄭意似不如是也

**治氏為殺矢亦長寸圍寸銛十之重二坑**殺矢用諸田獵之矢也銛讀如麥秀銛之銛鄭

司農云銛箭足入囊中疏故治氏者說文久部云治銷也金部云銷鑠金也總敘云鑠金以為刀

者為金鏃與矢人為聯事也此工亦為斧斤詳前疏云刃長寸圍寸者江永云刃者鏃鋒上漸

廣闊一寸不言博而言圍者圍處有脊厚薄不等故以圍言之謂轉一周皆一寸也戴震云矢七

中博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矢人刃長二寸通謂七為刃也圍寸不言博言圍者矢七有脊之減

博不及一寸案戴說與矢人注異彼經亦作刃長寸注謂當作刃長二寸經脫二字此注不言者

鄭以彼為正經此為補脫之誤故不詳校戴氏則謂矢刃中博自其中刻而上下者各一寸是亦

秀込束森挺然也箭足入囊中者纒銳似之詒讓案集韻疑稻麥傑立兒疑疑字通鄭司農云疑箭足入囊中者也者囊舊本並譌作囊釋文同今據岳本正箭足謂金也釋名釋兵云矢又謂之箭惟見其刃其莖入榦中不見者謂之挺也云垵量名者此量謂權也家語五帝德篇王注云五量權衡斗斛尺丈量步十百是權衡亦通稱量賈疏謂垵是稱兩之名非斗斛之號非先鄭意至垵之為量經注無文戴震謂即鏤之段字云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程瑤田及段玉裁並從其說詳後及弓人疏云鏤為丸者段玉裁云讀為疑當作讀如案段校是也此亦擬其音

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疏

戈廣二寸者說文戈部云戈平頭戟也从弋一橫之象形方言云凡戟而無刃吳揚之閒謂之戈續溥云廣二寸總內與援胡言三者皆徑廣二寸疏謂廣二寸只說胡廣則經當言胡廣不當說

凡戈三體援為橫刃主擊故長胡半刃主決次之內即援本之入秘為固者又次之黃伯思東觀餘論云戈之制兩刃有刃橫置而未銳若劍鋒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音稍利而漸直若牛頭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一接秘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以為直刃禮圖從而給之若矛

槩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而以衡而弗從程瑤田云戈之制有援援其刃之正者衡出以啄人其本即內也內衡貫於秘之鑿而出之故謂之內援接內處下垂者謂之胡

胡貼秘處有闕以限之闕之外復為物上當內而垂下廣一二分如胡之修而加長焉蓋恐內廣

二寸僅足以持援而或不足以持胡致有搖動之患為此物於秘鑿之下亦刻其鑿以舍之則胡

有所制而不能搖動矣又於胡上為三空內上為一空殆於既內之後復以物穿空處約之以為

固與又云戈戟謂之句兵又謂之設兵其用主於橫駁故其著秘處不用直轂而用橫內戈戟之內也其名蓋出於此內者於秘端却少許為鑿戈戟之內以薄金一片橫內於其鑿內與鑿柄

之柄同義非若予之著秘者為圓筒空其中而以秘貫之如人足之脛故名之為較也戈之著秘橫內於後則其正鋒必橫出於前如人伸手援物故謂之援援體如劍鋒既橫出則上下皆有刃

如劍之鏘鋒以啄上刃以格下刃以句下刃之本曲而下垂然則胡之名因援而有者案戈戟之制漢之言喉也援曲而有胡則人之喉在首下曲而下垂然則胡之名因援而有者案戈戟之制漢

時所傳已詳故二鄭所說形制與古器不合曲禮孔疏亦沿其誤宋以後說戈制者亦多不得其解惟黃氏程氏世所傳古戈就其形度別為考定說特為精瑋校以經文亦無不密合信為

定論矣注云戈令包子戟也者夏官敘官注同鄭意古戈胡橫句與漢時句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為刺兵戈為句兵形絕異漢有子戟乃敘之別制非即古之戈也云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

者方郭注謂大戈即雞鳴鈞鈎戟御覽兵部引張敞晉陳宮舊事云東列崇福門之右雞鳴戟十枚即此擁頸未聞云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者此鄭謂戈有直刃有橫刃其直刃謂之援橫

刃謂之胡內則其直刃之首近胡入秘者故云胡以內接秘者也然古戈平頭實無直刃援乃其橫刃胡乃橫刃之下當援內相接處為半刃下垂附於秘者注就漢時所傳子戟說之與古戈

制度並不合也云長四寸者謂內之長也蓋二寸故得四寸云胡六寸援八寸者三寸故得六寸四二寸故得八寸也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者亦誤以橫刃為直刃也云胡其子者子者小枝之

名釋名釋兵說子盾云子小稱也故枝小枝亦謂之子也先鄭意亦以胡為戈之橫刃誤與後鄭同已據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

短內則不疾以啄人則制不決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圓於聲折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援短則曲於聲折曲於聲折則引之與胡並鈎內短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者明戈援橫出

則援長援長則倨於聲折倨於聲折則引之不疾倨句之度也凡戈之用以援為主援橫出倨邪向上若太昂則倨正平或倨則句皆不適用也程瑤田云倨謂援倨於外博太向上也戈

倨人蓋橫用之太向上是以不能入也句謂援句於外博橫啄之雖可入然太向下與胡相迫是以入而難決斷也倨句外博則二病除云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者明內長短之度也程瑤田

云前謂援也內長則重而援轉輕輕則為重者所累故易掉折亦啄而不能入也內短則輕而不

足以爲援助故入之而不疾也二病弗除雖倨句外博戈亦未盡善也注云戈句兵也者費疏云下文廬人云句兵欲無彈鄭注云句兵戈戟屬是戈爲句兵也云主於胡也者程瑤田云注意

以句之名由橫者而生定胡爲橫刃故謂胡爲戈之主其實主於援援其橫刃也云已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也者謂刃直太侈向上邪勢多也然經云倨句並據援言之鄭謂據胡言並云以倨

人則不入者刃向上多則下擊其鋒不正故不能入也金榜云戈擊人若鳥之開口啄物然以啄爲啄人取其象類云已句謂胡曲多也者說文句部云句曲也乃大屈向下曲勢多也云以倨

則制不決者廣雅釋詁云制傷也曲禮鄭注云決猶斷也言胡曲則倨人雖傷而不能割斷也云胡之曲直錄本必橫而取圓於磬折者賈疏云胡子橫捷微邪向上不倨不句似磬之折殺也

案賈說非鄭意也鄭蓋謂胡爲戈之橫刃其本雖橫出平其外卻微邪向下與直刃爲圓勢其折處若圓之鈍角與磬折相似也賈謂子微邪向上則正與注義相反矣云前謂援也者謂援在

胡前也然鄭援爲直刃胡前故以前爲援與經之援爲橫刃出胡前者不合義雖無迂而形制失矣云內長則援短短則曲於磬折曲於磬折則引之與胡並鉤者賈疏云曲於磬折由胡

向上近援胡頰低胡頰低則胡曲於磬折也胡既與援相近故援其胡並鉤並鉤則援折故云折前也論讓案鄭意以內長則橫刃近下前之直刃不得短直刃短則其鋒接橫刃近若微曲而內

向有橫刃之一邊引之則與橫刃並鉤矣云內短則援長則倨於磬折則引之不疾程瑤田云長疾者賈疏云以其由胡近下安之則頭舒頭舒則倨於磬折也以頭舒則引之不疾程瑤田云長

內短內二語釋內之所以四寸以配援之八寸於倨句無與也案程說是也鄭意以內短則橫刃近下前之直刃不得長直刃長則鋒接橫刃遠必漸倨若外無橫刃之一邊而引之不疾矣

以上諸義並是鄭以意說之實則經言倨句既不取圓是故倨句外博博廣也倨之外胡之表於磬折而內之長短與倨句尤不相蒙鄭說並非經義是故倨句外博裏也句之外胡之表

也廣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謂之曼胡似此疏是故倨句外博者程瑤田云倨句外博專承已倨已句二語而定

與內之平相應故戈之倨句外博外博者援與胡縱橫不正方也所以然者戈無枝其上徒平故

使其援外博焉而不令中矩也倨句外博者外博於中也案程說是也此經說制器曲折形勢凡

修者曰倨倨者曰句合校其角度之銳鈍則曰倨句樂記云倨中矩句中鉤是也互詳中人疏

注云博廣也者聲氏注同廣雅釋詁云廣博也鄭意博即上文戈廣二寸之廣然經外博實言外

博故外為里裏也治讓案鄭意橫刃之鋒表向內其近直刃者為倨其近內者為句倨處視之外

則胡裏句者為外故云倨之外胡之裏也云句之外胡之表也者金榜云胡下橫與援接者為句

由句上度之博逾二寸者為句之外博故外為胡表也治讓案鄭意自句處視之則胡外倨者為句

外故云句之外胡之裏云廣本以除四病而使用也鄭意倨外者博則橫刃之本當句處者

博矣句外者博則本之當倨者亦博矣表裏俱博於二寸是其本之廣也其除不人不決折

前不疾之四病然經外博實言援胡倨句之度援少邪言外不謂胡之表裏博亦非謂廣於二寸

鄭說亦並非經義云俗謂之曼胡似此者證戈橫刃本廣故有曼胡之稱也曼胡義互詳鼃人疏

金榜云方言凡鐵而無刃乘晉之閒謂之鈎鈎鈎胡郭注云即今雞鳴鈎鈎戟也重三鈎鄭司農

晉之閒謂其大者曰鈎胡其曲者謂之鈎鈎鈎胡郭注云即今雞鳴鈎鈎戟也重三鈎鄭司農  
名也讀為刷立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鈎鈎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疏體之三鈎者明戈金全  
為鈎十鈎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鈎鈎似同矣則三鈎為一斤四兩疏體之三鈎者明戈金全  
三者言之注鄭司農云鈎鈎名也者量亦權也書呂刑孔疏引馬注同云讀為刷者戴震云史  
記周本紀其罰百率徐廣曰率即鈎也音刷平準書白選索隱曰尙書大傳云夏后氏不殺不刑  
死罪罰一千饌漢書作撰二字音同也蕭望之列傳甫刑之罰小過枚讀為讀如云應劭曰  
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鈎鈎即鈎也段玉裁改讀為讀如云應劭曰  
選音刷與此讀如刷一也今本注作讀為誤案段說是也云立謂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鈎鈎也重  
證鈎與鈎義同弓人注亦用此義今本說文金部云鈎鈎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周禮曰重  
三鈎北方以二十兩為三鈎又鈎鈎也書曰謂百鈎鈎下無鈎也之文蓋說也書呂刑疏引馬注  
亦云鈎鈎名當與呂刑鈎鈎同俗儒云鈎鈎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是鄭許說並本馬季長也川選

音亦相近云今東萊補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兩者戴震改環為鑿以環為之誤阮元云釋文不出環字三鈞下云或音環賈疏兩引此注先作環後作鑿案戴阮校是也

置職金疏及呂刑孔疏引此注亦作鑿賈疏云鈞鑿輕重無文故王肅之徒者以六兩為鑿是以鄭引許氏及東萊補為證也凡數音大者皆三分之二為大三分之一為少以一兩二十四銖十

六銖為大半兩也則百六十銖二十四銖為兩用百四十四銖為六兩大半兩三之則二十兩此注引東萊語文引北方語是也賈引王肅則以為六兩三之為十八兩小爾雅廣衡云二十四銖曰兩

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鈞鈞謂之緩即王氏所本呂刑偽孔傳孔疏及釋文引馬融賈逵

歐陽說釋率亦同許君則以為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藏金疏引異義古尙書說及呂刑釋

文引馬融說是也書舜典疏引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緩緩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

大半兩銅與今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與此注同而呂刑釋文引鄭書注又與王肅同路史

引鄭書注以千饌為三百七十五斤亦以一饌六兩計之是鄭說亦自舛異呂刑疏謂鄭說緩

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多於孔王所說惟較十六銖然則王說與東萊方言所差甚微孔廣森亦謂

言六兩者舉成數此鄭書禮兩辭錯出之故與云緩鈞似同矣者許謂緩鈞數同鄭證以東萊人

所稱而定從其說也戴震云緩鈞篆體易說者合為一恐未然也緩讀如丸十一銖二十五分

鈞之十三院其假借字也鈞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緩而成十二兩三

去太半兩言之案戴謂鈞緩異量孔廣森說同亦通云則三鈞為一斤四兩者一鈞為六兩大半

兩三六得十八兩三大半兩合成二兩故得一斤四兩以四分其金而錫居一之齊計 戟廣寸

之則金十五兩錫五兩也若依馬王鄭書注說鈞為六兩則三鈞止一斤二兩也

有半寸內二之胡四之援五之短句十短與刺重二寸六寸援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

矩言正也。部司農云：刺謂援也。文謂刺者著祕直前。戰廣寸有半寸者亦通。內胡援刺四如者也。戰胡廣賈之胡中矩助援之外句聲折與。者言之程瑤田云：戈戟並有內有胡

有援二者之體大略同矣。其不同者：戟獨有刺耳。是故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一物也。云內三頭者矣。又曰：戟有枝兵也。然則戈為戟之無枝者矣。說文晉枝考工記言：刺枝刺一物也。云內三

之胡四之援五之者。戟胡長與戈同。內則贏於戈半寸。援則胸於戈半寸。形制與戈同。云倨句中矩者。程瑤田云：戟之制內也。胡也。援也。猶之乎戈之內也。胡也。援也。其刺則胡上冒援而枝出者

也。內胡援刺四物相際交午於中。不似戈形。三相際平其上而不交午也。戟之援衡如內之平而內小。節焉倨句中矩中矩云者。援與胡一縱一橫。適正方也。云與刺重三鋒者。亦明戟金全體之

重也。程瑤田云：戈戟廣之數。援也。胡之數。內之數。並有紀。惟戟之刺無度。然二者並重三鋒。而戈形或豐於戟。兩相較焉。取其戈之所有餘者。以與戟之刺刺亦如戟之廣。則其長當六寸。與司

馬相如上。林賦有：雄戟。注云：胡中有矩者。蓋言有刺如雞距。增韻云：凡刀鋒倒刺皆曰距。然說文解刺為直傷。且以有枝對平頭。其非倒刺明矣。有刺謂之雄戟。其名正。曰：距在胡中。是

為倒刺。記曰：已句則不決。戟中矩觀戈為句矣。胡中設又加刺。豈能決乎。蓋所傳聞異辭矣。又云：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三事。并之長十八寸。與戈三事并數同。其長而殺於戈之

廣者。四分之一。則經於戈者亦四分之一矣。取所殺之長。截之為三。而并之成廣寸半。長六寸。以之為刺。加於胡之上。適與戈同。其重故記云：與刺重三鋒也。阮元云：戟之異於戈者。以有刺刺同

援長可省言。刺五之。但曰與刺而已。又記敘程敦所拓古戟。其刺直上。出於祕端。與旁出之援。絮之正中。乎矩且刺與援長相同。可以為考工之證。論讓案淮南子汜論訓云：古之兵脩戟無刺。高

注云：刺鋒也。蓋戟有直鋒。故謂之刺。戟制二。鄭所說亦誤。程阮二說得之。阮所見古戟。胡內有文。云：龍伯作奔戟。銘度相應。尤為塙證。惟程以戟與戈廣殺而重同。推刺當長六寸。與胡等。而阮所

見古戟。刺之度。乃與援同。長於胡案。此記與刺家上。援五之。為文明刺度。與援同。故不別出。阮圖出於目論。亦較程說尤塙。注云：戟今三鋒戟也。者釋名釋兵云：戟格也。旁有枝格也。方言云：三

刃。枝南楚宛。鄂謂之匣。戟郭注云：今戟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程瑤田云：鄭意。據司農。刺為。是以刺援為一物。與胡僅兩鋒耳。故以今戟三鋒破其說。論讓案古戟止刺。援二鋒。胡則有鐔



而無鋒以其附秘也漢之三鋒戟蓋直刃二與橫刃一而三與古戟制不同郭所云小子刺即中之直刃也云內長四寸半者戟廣寸半三之得四寸半也云胡長六寸者以四乘寸半得六寸也云援長七寸半者以五乘寸半得七寸半也云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正方也者鄭意戟有三鋒中直刃為刺刃二刃其一橫出者為胡其一本橫而外句微直向上者為援經言中矩即指橫刃旁出正平無衷曲與戈之橫刃取圓於磬折者異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禮圖云戟支曲下為胡也此說又與鄭異不知何據鄭司農云刺謂援也者凡刃直出曰刺先鄭以戈援為直刃故以戟刺即為援然刺直傷援橫擊實為二刃此并一之與經不合後鄭亦不從云玄謂刺者著秘直前如鐔者也者曲禮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注云銳底曰鐔廬人先鄭注云刺謂矛刃首也後鄭不知戈戟刃皆橫著於秘與矛刃之直冒於秘者不同而誤謂刺即戟直刃之冒者秘直前而銳其端與兵器之鐔略相似故云如也云戟胡橫貫之者謂橫貫刺之近本處也云胡中短則折而為三鋒矣然胡橫貫於刺其用止能橫擊若斬首必不能決而援委倚於刺即以外句成磬難勝任也案程說是也鄭蓋謂戟橫刃直出與刺為中矩並旁出之直刃外句亦取圓於磬折云外句者別於戈橫刃之內句也通校經注蓋戈戟本制並橫著於秘戈上一橫刃半出而微昂謂之援援之下直下其半為刃半無刃附於秘者謂之胡與援相接橫貫於秘者謂之內戟則二刃之援與戈正同惟援上別為一刃直出者謂之刺而援則正平不昂起與戈異此古制也先鄭所說之內則戈戟並二刃戈之直刃上出者為援其刃下出者為胡援之下直冒於秘者為內戟援內並與戈同惟胡橫出正平與戈胡之下句者異此其所說戈制亦不合後鄭之說戈制與先鄭同而以刺為援以援為胡又其著秘以橫穿為直冒則與古戈制亦不合後鄭之說戈制與先鄭同而戟則三鋒中一直者謂之刺兩旁二小刃一橫出正平者為胡一本橫出而鋒上句者為援其著秘亦並以橫穿為直冒蓋沿先鄭之說而少變之其誤尤甚今詳據程阮所攷糾正之而綜論其義於此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

臘謂疏

桃氏為劍者桃名義未詳疑即之假字說文斗部云臘一曰利也爾雅曰臘謂之縫有司徹桃七注云

桃謂之敵即用雅訓而以桃為尉是其證也刀劍鋒銳利有似匕舌故以名工說文刃部云劍人所帶兵也釋名釋兵云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又劍也以其在身以時敵在臂內也云臘廣二

寸有半寸者明劍身一而之橫度也臘廣者中為一脊左右兩從合為一面謂之臘其橫徑之度廣二寸半則臘上下旬而蓋頭五寸知非兩面之廣者下首廣兼背圍則云參分其臘廣去一以

為首廣而圍之此不言圍之是僅言橫徑不兼圍度可知段令以二寸有半寸分為二面則一面止得一寸四分之二於今度不逾八分其臘太狹知其非也注云臘謂兩刃者劍刃為薄七

形聘禮相匕之據故謂之兩從半之鄭司農云謂劍兩從半之者此明分臘廣為二之臘賈疏云兩面各有刃也

隆起分為兩刃故其橫徑適得臘廣之半度半之者自脊中分兩邊各廣一寸四分之二也注鄭司農云謂劍脊兩而殺趨鐔者鐔說文刀部作劓云刀劓刃也凡劓自脊以下殺之漸薄以

趨於刃戰國策趙策趙奢說劍云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脾即所謂鐔也賈疏謂鐔即鋒案鋒說文金部作鏃云兵端也蓋即劍末莊子說劍篇鋒鐔兩出賈合為一失之莊

子釋文引一說云鐔劍棱也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則誤以鐔為即劍脊亦非

疏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者明劍柄圍長之度也莖纖細挺直含貫夾木之中義蓋與程相迤程瑤田云莖者人所握者也莖之言頸也在首下以臘廣為之圍則參分臘廣之一其

莖圍之徑也案程說是也莖圍二寸半其形正圓徑蓋八分強也注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者金榜云劍夾以木為之桃氏攻金之工而明劍夾大小之數殆非也程瑤田云莊

子說劍篇天子之劍以燕鉛石城為鋒齊俗為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據其所次者言之則鋒

者其端也也者其刃也吞者身中隆者也鐔者其首也夾次鐔後繼夾遂言包裹釋文司馬彪云夾把也先後鄭本並以人所握者為夾是謂莖外著木如今之刀劍附者先後鄭目驗漢劍億之

以爲說故與記文違異又云說文云鐔劍鼻也釋名云劓鼻曰鐔鐔尋也帶所貫尋也廣雅云劍珥謂之鐔莊子文編三著云劍口也徐云劍環也司馬云劍珥也又引一云鐔從接向背缺從

校向刃也漢書韓延壽傳注曰劍劍喉也又曰似劍而小陋又案說文云璫劍鼻玉也玉篇璫與

劍同璫並云劍鼻也王莽傳莽進玉具寶劍於孔休其璫蘇林曰璫劍鼻也篤不疑傳帶璫具

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如此然則劍鼻玉謂之璫以物施置其上則曰具並謂首也蓮花

劍木首其狀如此然則劍鼻玉謂之璫以物施置其上則曰具並謂首也蓮花

夾皆已朽故不可見非古劍把不著木也先鄭釋莖爲人所握不誤但以莖爲夾不知莖函夾內

金木異材則其疏也云云謂莖在夾中者後鄭不從先鄭說謂莖在夾中明與夾異材也戴震

云刃莖之無曰莖以木博莖外便持握者中其莖設其後鄭司農云中謂穿之也玄謂從中

日來二莖且寸者即莖圍之倍數也中其莖設其後鄭司農云中謂穿之也玄謂從中

是也戴震云設其後猶之曰設其旋設其羽爾案程戴說是也江永亦謂設當訓置後之爲物古

書未見程氏自論古劍當莖中別有隆起爲沂鄂者二以爲即纏紵之處亦即此經之後其說與

中其莖之文頗合但設後之處雖即纏紵之處然不可謂纏即爲後以意推之疑古劍把莖外之

飾蓋分三節上近刃及下近鐔者各自爲一木夾兩夾之間以銅環大於兩夾著於莖五寸

適中之處則既可助把握以爲固而後與承刃之金及把後之鐔相間而隆起亦足以飾觀程

疏

中其莖設其後者明劍把之飾也程璠田云中其莖者何當莖長之中也史記孟嘗君傳馮

媛有一劍又副楨說者謂劍把以細纏之劍把者莖也莖必纏以紵中其莖而設之者在

是也戴震云設其後猶之曰設其旋設其羽爾案程戴說是也江永亦謂設當訓置後之爲物古

書未見程氏自論古劍當莖中別有隆起爲沂鄂者二以爲即纏紵之處亦即此經之後其說與

中其莖之文頗合但設後之處雖即纏紵之處然不可謂纏即爲後以意推之疑古劍把莖外之

飾蓋分三節上近刃及下近鐔者各自爲一木夾兩夾之間以銅環大於兩夾著於莖五寸

適中之處則既可助把握以爲固而後與承刃之金及把後之鐔相間而隆起亦足以飾觀程

雖別有金承之而此物著劍莖則亦在劍身之後故對錄平謂之後也至其圍徑之度則取足而

明注疏本增賈疏云謂穿劍夾納莖於中論讀案經文二句相貫爲義先鄭以中其莖別穿夾納

意謂後卽莖後與首相屬者也從中以卻稍大之謂從莖中半以下二寸半稍大之以趨於鐔則把之易制然今所傳古劍並無此制賈疏云鄭意設訓為大故易繫辭云益長裕而不設鄭注云

設大也周禮考工曰中其莖設其後案賈引易注證注參分其臈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

首圍其徑一寸疏參分其臈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者曲禮云進劍者左首孔疏云首劍拊三分寸之二疏環也少儀曰澤劍首鄭云澤弄也推尋劍刃利不容可弄正是金環也春秋

魯定公十年吳孫之圍人殺公若為不解禮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末授之案解鋒為末則環是首也金榜云首謂之圍人殺公若為不解禮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末授之案解鋒為末則環

作刀劍鉤即知首然言之者明劍與鐔作異事與古合矣今時所見古劍其首圓長豐下而網十少儀澤劍首謂其形明莖弄之便也首漸殺而上端有小孔以繩導之若印鼻然莊周所

謂吹劍首者是也或謂之鐔或謂之鐵或謂之鼻或謂之口或謂之珥皆據其端小孔命名者賈疏以劍把接刃處為首久之程瑤田云首者何戴於莖者也首也者劍鼻也劍鼻謂之鐔鐔

謂之珥又謂之環一謂之劍口有孔曰口視其旁如耳然曰珥面之曰鼻對末言之曰首又曰首及莖並與同物鑲金而成自首至末一體也少儀云澤劍首鄭以為金器弄之易於汗澤是也

去三分臈廣之一以為首廣則其廣與其圍並視莖而倍之又云汪中得一古劍有劍首形如覆孟宛然而中空可以證考工制度周書夫吹管也猶有噏也吹管首者而已矣釋文司馬彪

云劍首謂劍頭小孔也然如風過劍首必如此乃可言吹管聲異於管者管空長故其聲噏劍首空淺不能有噏聲但快然而已然則劍首之義可定矣案孔金程說是也劍首與廬人受首

同義賈疏推鄭義以首廣為一把接刃處之徑誤賈疏云圍之者正謂圍之故廬人皆以圍為圍之也注云首圍其徑一寸三分寸之二者輪人部廣注云廣猶徑也賈疏云以一寸為六分二

寸為十二分半寸為三分添十二為十五分三分去一得十分取六分為一寸餘四分名為六分寸之四六分寸之四即三分寸之二故云一寸三分寸之二也詒讓案以圍徑求周率課之首圍

寸蓋五寸強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錡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錡謂之中制

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鈔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七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

莖長重九鈔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者記三等服制長短輕重之差身長即為之從度也身之長度

五其頭之長也莖五寸五倍之則連莖長三尺也上中下異制者何也人貌異形服制宜稱上士

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者賈疏云以其言五其莖

斤十二兩者以其言九鈔鈔別六兩大半兩六九五十四為五十四兩九鈔皆有大半兩鈔別有

而錫居一之齊計之則重九鈔者金二斤八兩錫一斤四兩也重七鈔者金一斤十五兩二鈔又

三分鈔之二錫十五兩十三鈔又三分鈔之一也重五鈔者金一斤六兩五鈔又三分鈔之一錫

俗儒近是依馬說則上制重三斤六兩中制重二斤十兩下制重一斤十四兩與鄭微異鈔義詳

鄭陽傳索隱引風俗通說同程瑤田云史記刺客傳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匕首劉氏云

劍之最短者故鄭以况下士之劍御覽兵部引魏文帝與論述所作匕首有長二尺三寸二尺二

如士之屬直以據形長者為上次者為中短者為下讓案經言服即謂帶之神帶之閒大戴

各以人形貌大小所宜帶之故莊子說劍篇趙文王問莊子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是人所用劍長短不同也云此士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者濂司右文證此士即彼勇力之士也引樂曰式玉克商禘冕指笏而虎賁之士說劍者謂此三等之士亦兼有虎士也鄭彼注云禘冕衣禘衣正冠冕禘衣衰之屬也摺猶插也虎賁詳夏官敘官疏

鳧氏為鍾兩謂之鈇故書變作樂杜子春云當為鈇鳧氏為鍾者鳧名義未詳賈總敘疏謂詳春官敘官疏比官掌鑄金為鐘又兼為鼎詳前疏云兩變謂之鈇者釋文云樂本又作鸞案樂鸞聲同字通和瑤田云此記欲見鐘體鍾柄飾之縣之諸命名及其分布位置之所也古鍾羨而

不圓故有兩變在鍾旁言其有稜樂變然兩變謂之鈇鍾是以有兩鈇也詒讓案樂者小而銳之貌說文山部云變山小而銳者鈇兩角亦小而銳謂之變山小而銳謂之變矣注云故書變

秋綿作藥草其誤正相似云鈇鍾口兩者說文金部云鈇金之澤者一曰鍾兩角謂之鈇賈疏

云古之樂器應律之鍾狀如今之鈴不圓故有兩角也君瑤田云兩變通長生光澤故謂之鈇鈇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鈇鈇上謂之

舞此四名者鍾體也司農云鈇閒謂之于于上謂之鼓者程瑤田云兩鈇下垂角處相距之

處故謂之鼓徐養原云于者鍾口上下之圓周也與舞相對于上謂之鼓猶鈇上謂之舞非直上

也臥鍾而觀之一端似璧而備者舞也一端似環而備者于也立鍾而觀之鈇上不見舞鼓下不

見于鈇閒謂之于弧背也以其鈇為之鈇閒弧弦也記兩言鈇閒其義不同云鼓上謂之鈇鈇上

謂之鈇者程瑤田云鼓上為鍾體之上段正面也謂之鈇鈇上為鍾頂覆之如廡故謂之舞又云

見鈇閒者以鈇閒有于之名不見鈇閒鈇閒者無名可紀亦如舞之脩廣必俟後文出度乃前一紀之也詒讓案鼓人注云鈇也形如小鍾凡鍾上段殺小其形如錫故謂之鈇注云此四名者鍾體也者賈疏云對下兩衡非鍾體也程瑤田云鈇判鍾體為兩面而之上體曰鈇其下體曰鼓體有兩面故有兩鈇兩鼓也鄭司農云于鈇上之上祛也者檀弓長袂注云祛謂袂

錄祛口也鍾唇之侈者與裏緣相似故先鄭以祛釋于也云鼓所擊處者小師注云出音曰鼓此  
子正鍾所擊而出音處故亦謂之鼓也江藩云鍾磬之制擊處謂之鼓曼氏于上謂之鼓曼氏  
是也 鼓為三 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 此二名 甬 舞上謂之甬者戴震云鍾體鍾柄皆下大漸  
者鍾柄 斂而上甬之為言如華甬之簦長故甬長與

鉦等程瑤田云舞上連鍾頂而出之鍾柄也為甬故謂之甬云甬上謂之衡者戴震云衡者鍾頂  
平處程瑤田云甬未正故謂之衡江永云衡甬之上端非別有一物為衡鄭是甬之上截為  
衡者誤 注云此二名者鍾柄者對上于鼓延舞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旋屬鍾柄所以  
四者為鍾體也鍾以甬懸於處在延謂之鍾柄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旋屬鍾柄所以

云旋蟲者旋以蟲為飾也玄 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者此記鍾紐之名也王引之云鍾縣  
謂今時旋有露盤龍辟邪 者縣鍾之環也環形旋轉故謂之旋旋環古同聲環之為旋猶  
還之為旋也旋蟲謂之幹者銜旋之紐鑄為獸形居甬與旋之間而司管轄故謂之幹幹之為言  
猶管也楚辭天問蔚維焉繫幹一作筭筭與筭同後漢書靈憲傳注云幹古管字余嘗見劉尚書

家所藏周紀以鍾甬之中央近下者附半環焉為牛首形而以正圓之環貫之始悟正圓之環所  
以懸鍾卽所謂鍾縣謂之旋也半環為牛首形者乃鍾之紐所謂旋蟲謂之幹也至旋之所居正  
當甬之中央近下者則下文所謂參乎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也幹為銜旋而設言設  
其旋則幹之所在可知矣幹卽幹字隸變案王說是也 注云旋屬鍾柄所以懸之也者鍾柄卽

謂甬旋屬甬開所以縣於處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為飾也者王引之云此以旋與幹為一  
物也若然則記文但言鍾縣謂之旋旋謂之幹可也何以次句又加蟲字乎幹所以復旋而非所  
以縣幹為蟲形而旋則否不得以旋為幹也又云旋蟲為獸形獸亦謂蟲月令其蟲毛謂獸也儒  
行驚蟲攫搏鄭注驚蟲猛鳥猛獸也案王說亦是也漢時縣鍾之制蓋已與古異故先鄭之說如

此云玄謂今時旋有露盤龍辟邪者此舉漢法證先鄭以蟲飾之義賈疏云辟 鍾帶謂之  
邪亦獸名案王氏經義述聞所闕紀侯鍾旋蟲為獸首有角如牛形疑卽辟邪也 鍾帶謂之  
篆篆開謂之枚枚謂之景 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延舞甬衡之間凡四部司農云 鍾  
枚鍾乳也玄謂今時鍾乳也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

謂之篆篆閒謂之枚者記鐘飾之制也程瑤田云鈺體正方中有界縱三橫四為鐘帶篆起故謂之篆篆之設於鈺也交午為之中含扁方空六空設三枚三十六枚故兩鈺凡三十六枚枚之上下左右皆有篆故曰篆閒謂之枚也詒讓案古鐘鈺閒每面為大方圓一以帶周盼其外面內以二從帶中分之從列橢方圓二橢方圓中又以三橫帶盼之為橫列橢方圓五六小相閒三小而二小大者各容乳三小者為篆文回環其閒此帶篆所由名也阮元云余所見古鐘甚多大不一面皆有乳乳即枚也其枚或長而銳或短而鈍或且甚平漫鍾不一形余在杭州鑄學官之樂鍾筭律以定范為黃鍾者及鑄成則失之為夾鍾乃令其別擇一鍾挫其乳之銳者乳鈍而音改矣夫乃知考工但著摩磬之法而不著摩鍾之法者為其枚之易摩人所共知不必著於書也云枚謂之景程瑤田云枚隆起有光故又謂之景注云帶所以介其名也者說文人部云介畫也左傳襄三十一年杜注云介閒也言縱橫畫於鍾體諸名之閒示區別也云介在于鼓鈺舞甬衡之閒凡四者賈疏云中二通上下畔為四處王引之云疏誤四處者合鍾之兩面計之非謂一面有四也江永云帶如人腰之有帶當設於鼓之上舞之下二帶之閒即鈺閒帶唯二耳若于之上舞之端無所用帶注謂介在于鼓鈺舞甬衡之閒凡四非也衡疑為衍字若甬衡之閒有介豈帶亦施於甬上乎案王江說是也戴震亦謂帶當夾鈺與今所存古鍾形制正合今以古鍾校之帶皆設於鈺而其上為舞其下為鼓注謂介鼓鈺舞之閒義尚可通惟不得象介鍾柄之甬及甬上平之衡耳鄭司農云枚鍾乳也者枚隆起如乳故亦曰鍾乳北堂書鈔樂部引樂緯汁圖徵云君子鑠金為鍾四時九乳木均注云九乳九州也案四時謂帶有四九乳謂枚有九世樂緯文與此注義合云玄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者俠夾字通賈疏云漢法一帶有九古法亦當然鍾有兩面而皆三十六也王引之云面當為而字之誤也此承上文凡四言之鍾之兩面帶凡四處每帶一處而有九鍾乳四九而得三十六故云每處有九而三十六博古圖所圖周漢古鍾凡百一十四鍾每一面篆各兩處分列左右兩面凡四處注所謂帶介在于鼓鈺舞甬衡之閒凡四也每篆一處鍾乳上中下三列列三鍾乳三三而九面有篆兩處而得十八兩面四處而得三十六注所謂每處有九而三十六也程氏通藝錄所圖周公等鍾及余所見紀侯鍾無不皆然鄭注正合其為而字無疑賈氏不能釐正而云鍾有兩面面皆三十



六則昇七十二於無論古鐘無此制且非一鍾所能容案王說是也江永亦謂枚兩面乃得三十  
六注云一處有九而疏謂一帶有九乳不設於帶何云一帶有九為失注意並足匡賈說之謬

于上之攏謂之隧 靡所擊之虛攏弊也 隧在 疏 于上之攏謂之隧者隧當作遂俞樾云下文  
鼓中窒而生光有似夫隧 疏 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圍之字正

作遂可證也釋文於匠人出隧字曰隧音遂本又作遂蓋隧即遂之俗字一簡之中正俗錯見傳  
寫異耳案俞說是也作隧者蓋後人妄改釋文不為隧字發音疑陸本尚不誤矣程瑤田云鼓所

擊之處在于之上攏弊焉窒下生光如夫隧謂之隧 注云攏所擊之虛攏弊也者攏變之變體  
說文手部云麾旗所以指麾也摩研也此攏即摩之假字後漢書文苑傳李注引字書云攏亦

摩字方言云摩滅也郭注云或作攏滅字案攏弊與少儀摩斂字通與總斂司摩義亦相近鍾隧  
常用鼓擊易銷斂故因以為名云隧在鼓中窒而生光有似夫隧者隧亦當依司焜氏作遂賈疏

云隧者生光 言故引司焜氏夫隧彼隧若鏡亦生光窒而生光者本造鍾之時即窒於後生  
光詒讓案說文穴部云窒空也呂氏春秋任地篇子能以窒為突乎高注云窒容汚下也史記樂

書索隱云窒即窰也窒而生光謂汚下而生光澤也凡摩攏斂斂而成圍窒者通謂之遂莊子天  
下篇云若磨石之隧與此義可互證靡遂並據當鼓擊處為名鄭云似夫遂者以古夫遂即窒鏡

鍾當鼓亦窒而光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銑以其銑為之銑開去二分以為之鼓開以其  
故以相比況也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銑以其銑為之銑開去二分以為之鼓開以其

鼓開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 此言銑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開與銑之徑相應鼓開又  
脩從為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為之開則舞開之方恒居銑之四也舞開方四則鼓開

六亦其方也鼓六銑六舞四 鐘自十者其長十六也 鐘之大數以律為度廣長與圍徑假設之  
耳其鑄之則各隨鐘之制為長短大小也凡言開者 疏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銑以其銑為之銑

亦為從篆以介之銑開亦當六分時鐘或無銑開 疏 開去二分以為之鼓開者程瑤田云此  
記以鍾之命名位置既定須制程度以為諸命名出分之本也其程度即以鍾體之長所謂銑者

為之於是十分其銑然律以十分之銑去二得八為鍾體上段之銑所去之二在下段者為鼓也

兩銑之閒以銑為之銑八銑閒亦八也。是為銑口大徑去銑閒之二分以爲兩鼓閒銑閒八  
鼓閒六也是為銑口小徑如是則銑口縱橫之度得矣。又云凡物有兩斯有閒。故有上下然後  
有上下。其閒有前後然後有前後之閒。有左右然後有左右之閒。鍾有兩銑兩鼓。於是乎有  
符閒。鈺閒。鼓閒也。十分其銑者命其鍾體之長爲十分。而因以爲度。鍾之法去其下體之二分餘  
八分在上者爲銑。其二分則鼓也。鈺閒謂之于明。鍾唇之于然。曲當兩銑之閒。故謂之銑閒。銑閒  
者銑口之大徑。凡圓中所含直觸兩邊之數。謂之徑。步算家之率所謂徑一圓三也。楹圓有羨有  
斂。故徑有大小。鍾口大徑所謂羨者。之徑大徑橫小徑。縱于上謂之鼓。兩鼓相觸以爲鍾口。小徑  
是謂鼓閒。何以不名于閒也。于言鍾唇于曲。非鍾體之名。且自兩銑而中趨之。皆其于曲處。非若  
兩鼓適當小徑之觸。此鼓閒之所由名也。以其銑爲之銑閒。去二分以爲之鼓閒。銑閒八鼓閒  
六也。鼓上謂之鈺。鈺閒者兩銑之閒。與鼓交接處觸兩銑之下際。蓋鼓閒既準。鍾口則銑閒亦準  
其在下者可知。又云鍾口空無物。可指以寫其縱橫大小之徑。於是其兩銑之下端。與其兩鼓  
之下端而命之曰銑閒。鼓閒。鈺閒。不言數者。鼓閒六舞廣四。介其中者有定形。不必知也。無已則  
以句股法求之。當五又十分之一。六矣。案程說是也。徐養原說同。經凡單言銑言鈺者。皆鍾體之  
直徑也。自銑閒謂之于外。凡言鈺閒。鼓閒者。皆鍾空中相距之橫徑也。蓋古鍾楹圓侈。必有定  
度。而後可以協律。然兩銑之閒。若唯紀實體之度。則隅角之銳鈍與弧中之增減。無由可定。故必  
度其下口。弧弦虛直之大徑。合之鼓閒及舞廣之小徑。而弧背之實度自畢。含於其中。此古經究  
極度數之微旨也。云以其鼓閒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者。程瑤田云。以其鼓閒六爲舞脩。六  
是爲鍾頂大徑。去其二分以爲舞廣。四是爲鍾頂小徑。如是則鍾頂縱橫之度得矣。又云銑上謂  
之舞脩。覆也。謂鍾頂其脩六所羨之徑。去二分則廣之徑四也。舞脩在上者一。而巳。故但有脩廣  
之數。不得以閒命之。載震云。古鍾體羨而不圓。故有脩。有廣。楹圓大徑爲脩。小徑爲廣。舞者。鍾體  
上覆其脩。六是爲楹圓大徑。其廣四。是爲楹圓小徑。金榜說同。徐養原云。此記鍾體也。銑閒。鼓閒  
一橫。一從。於下而銑口之大小見矣。舞脩舞廣一橫一從。於上而鍾頂之大小見矣。上下定而全  
程戴徐並以舞之廣脩爲鍾頂平體縱橫之度是也。注云。此言銑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閒與

鉦之徑相應者經云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本言鍾全體直徑十體上半之鉦直徑八又以鉦之直徑爲銑間卽鍾口之大橫徑也鄭誤以銑十爲鍾口之橫徑鉦入爲鉦之橫徑鉦開入爲鍾體下半之直徑非經義也云鼓謂又居銑徑之二分爲鼓開之小橫徑六又以爲鍾頂之爲之鼓開以其鼓開爲之舞脩本言去鍾口大橫徑之二分爲鼓開之小橫徑六又以爲鍾頂之舞脩亦六鄭誤以鼓開爲鼓之直徑舞脩爲鍾體近頂處之橫徑亦非經義云舞脩舞徑也者謂舞脩即舞之橫徑也鄭釋舞爲鉦上之一體誤而釋脩爲徑則義尙可通云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者舞本鍾上覆經舞廣本謂小徑鄭誤謂鍾分三體鉦上別有舞經云以鼓開爲舞脩脩爲橫徑則六分去二分以爲廣廣爲直徑則四分故云舞廣四分也云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開則舞開之方恒居銑之四也者鄭意舞廣卽舞開與銑開鼓開之爲直徑者同舞開亦有正之篆畧從如其廣而橫則減脩二分與廣度同故曰舞開恒居銑開之四也云舞開方四則鼓開六亦其方也者鄭意以舞開推鼓開亦當有正之篆畧從橫皆六爲鼓方也云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者鄭意鼓在下有六舞在上有四鉦在舞鼓之間經雖無文以意定之亦當有六二六十二加四則十六矣故曰鍾口十而長則十六不知鍾長實止十無十六也云鍾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圍徑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隨鍾之制爲長短大小也者賈疏云按周語云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替考中聲而量量以制度律均鍾韋昭云均平也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和其聲也據此義假令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爲鍾倍九寸爲尺八寸又取半得四寸半通二尺二寸半以爲鍾倍律亦如是其以律爲廣長與圍徑也此口徑十上下十六者假設之取其鑄之形則各隨鍾之制爲長短大小者此卽度律均鍾也案鄭意鍾之大小視律之長短以定而銑鼓鉦甬之長短亦隨之若鍾長尺則銑得其全鼓得其寸凡皆以此爲差假設者命分之法非實數賈小胥疏引服虔左傳注云鬼氏爲鍾以律計自倍半賈說卽本於波但依賈義凡鍾皆依律倍之更加半律是以二律有半爲自倍半聶崇義說同通典樂則云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是以或倍或半大小不同爲自倍半與賈義異未知孰是互詳典同疏云凡言開者亦爲從篆以介之者鄭意銑開舞開皆有從篆以介之使上下體易辨也云鉦開亦當六者此無正文



部云興起也言修余之所由起也云有說者江永云有說即在此三言中謂其中有理可說也諸家以下文之說解之不確下文自說不中度之病案江說是也此明鍾之薄厚清濁修余自有其

度下乃論其不合度之患賈疏謂此文與下為目失之注云說猶意也者少儀云工依於法游於說注云說謂鴻殺之意所空也釋名釋言語云說述也宣述人意也云故書修作移鄭司農云

當為侈者鍾厚則石聲不發疏鍾已厚則石者賈疏云案典同病鍾有十等此但言薄厚

者月令雷乃發聲注云發猶出也典同云厚聲石注云鍾大已薄則播聲散則聲散者

文選劉琨蒼盧賦詩李注引聲類云播散也賈疏云典同云修則柞柞讀為昨昨然疏修則

薄聲頭云云甄猶掉也與此聲播亦一也以聲散則掉也修則柞柞讀為昨昨然疏修則

也亦則鬱舒揚疏也注云聲不舒揚者廣雅釋詁云鬱幽也聲幽滯不得出故不舒揚也長用

則震鍾掉則疏也長用則震者謂甬長過於八也注云鍾掉則聲不正者爾雅釋詁云震動

不正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為之厚言若此

不播也鼓鉦之閒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疏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為之厚

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疏小鍾十分其鉦閒以其一為之厚者記

鍾厚薄之正度也爾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鐻中謂之剡小者謂之棧凡特鍾編鍾皆應十二律

數也程瑤田云鍾已厚則石小鍾尤易石故大鍾之厚取節於鼓閒小鍾之厚取節於鉦閒鉦閒

者可知又云大鍾之厚十分鼓開六而取其一而小鍾之厚則十分鈺開五又十分一之六而取其一必薄於大鍾者以鍾小易石故也徐養原云此記厚薄之差為別聲之法也大鍾小鍾者一

均之鍾自有大小也鼓開者鼓之下端接于者也鈺開者鈺之下端接舞者也鍾上小下大鼓開廣鈺開狹十分鼓開以其一為厚者羽鍾也十分鈺開以其一為厚者宮鍾也大鍾聲小小鍾聲

大舉兩端以差次其中開即各聲可得矣上文記鍾體不言鈺開至此乃言者蓋鈺屬於舞鈺開即舞廣耳以其鼓開為之舞脩既以其鈺開為之舞廣鼓開鈺開皆與舞相應對舞脩則曰舞

開對鼓開則曰鈺開注云言若此則不石不播也者明此所以去厚而石薄而播之病也云鼓開開方六而今空異者此言開者並為鍾大小徑之橫度鄭誤以為從徑而謂鈺與鼓同即上

注云鈺開亦當六也賈疏云此鍾有大小不同明厚薄之異不得同取六也云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者此承鈺開六而言也金榜云鄭疑小鍾十分鈺開之一猶大厚云若言鼓外鈺外

則近之鼓外二鈺外一者據上所圖鼓外有鈺開及鈺外有二開鈺外唯一開就外中十分之一為鍾之鼓外二鈺外一者據上所圖鼓外有鈺開及鈺外有二開鈺外唯一開就外中十分之一為鍾

厚可也金榜云鼓外二謂鈺開舞開鈺外一謂舞開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淺則躁躁易竭也鍾小而長則其聲舒

短如鈺十分鈺開亦十分或九分也注云淺則躁躁易竭也者廣雅釋詁云躁疾也鍾大而短則內淺鼓之其震盪急而出聲躁疾故易竭也

而遠聞深則安疏分也鍾小而長者程瑤田云謂體太狹則鍾形長如鈺十分鈺開則六分或七分也云則其聲舒而遠聞者賈疏云於樂器中所擊縱聲舒而聞遠亦不

可是以樂記云止如槁木不欲聞遠之驗也徐養原云疾而短聞舒而遠聞說者以為聲病按上

文石播柞鬱聲病已詳此處無庸復說聲病蓋此乃聲音自然之道非病也疾而短聞莫甚於羽

舒而遠聞莫過於宮韞人末章亦有此四句賈侍中釋韞人首章云晉鼓大而短然則晉鼓必疾而短聞者鼓雖無當于五聲而其制既殊則其聲隨之此亦自然之道豈聲病哉案依鄭賈說則此二句並為聲病依徐氏說則為通論鍾聲疾舒遠近之理以文義較之徐說亦足備一義注云深則安安難息者說文予部云舒伸也一曰舒緩也弓人先鄭注云舒徐也聲舒則不疾故安

此謂鍾體小而長則內深鼓之其震  
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圖之  
之也其鑿圖故

子春云當為圖疏字耳案阮說是也云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圖之者遂與鼓同虛然鼓

是鍾下半之全體上接鉦而下接于其地平廣即鑿易差故於正中處六分其厚而圖其一分

使擊時易辨也賈疏云此遂謂所擊之處初鑄之時即已深而圖以擬擊也注云厚鍾厚者遂

當鍾下體正中處故其厚即鍾厚也云深謂鑿之也其鑿圖者即前注云鑿在鼓中望而生光故

有深也云故書圖或作圍杜子春云當為圖者段玉裁云杜謂字之誤案圖義自可通規其處而

後深之也鑿之於文則豈上先言以其一為之深耳詒讓案圖義通鑿人云凡為及五分長

以一一為之彼而圖之注云圖之圖之也與此文例正同杜氏因圖有方有圍且與上角圍衡圖

無別故改從圖也

卓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疏未詳疑當從故書作

歷氏歷與陶人鬲實五穀之鬲聲近字通說文鬲部云鬲漢令作鬲史記滑稽傳鬲歷為栢索歷

云歷即釜鬲也嘉量之類亦鬲之類故工以為名也大行人注云量豆區金也漢書律歷志云量

片甬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甬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

實其甬以井水準其槩合甬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案漢志嘉量無鬲

部雙聲聘禮燕禮曰栗階檀弓曰歷階其實一也徐養原云古文猶古書也禮注內解古文者惟向人及此經而已又下有玄謂字則此句乃司農子春說案徐說是也此疑亦杜子春說不

著某云者家龜氏未章注而省鄭問有此例詳鍾師及秋官錄官疏云玄謂量當與鍾鼎同齊者賈疏云核上文云六分其金而錫居其一謂之鍾鼎之齊是上齊鄭以龜氏為鍾鍾鼎在上齊之

中桌氏為量量是鍾類故知亦在上齊之中矣云工異者大器者鄭意也**不耗然後權之**權謂稱量與鍾同齊本當同工因其器大故為特設一工不使龜氏兼為之也

**離異法用**疏云不耗然後權之者既得純金則其輕重之真數乃可求也九章算術少廣篇劉注金必齊云黃金方寸重十六兩金丸徑寸重九兩率生於此未會驗也考王記桌氏為量

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言鍊金使極精而後分之則可以為準也注云權謂稱分之也者漢書律歷志云權者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賈疏云謂稱

金多少分之以擬鑄器也云雖異法用金必齊者賈疏云法謂權之然後準之準故書或作水準假令為兩箇舖即為兩箇模器之用金多少必須齊均也

**權之然後準之**準故書或作水準假令為兩箇舖即為兩箇模器之用金多少必須齊均也

水金器有孔者水入孔中則當重疏權之然後準之者重率既定乃更較其體積也江永云權也玄謂準擊不正之又當齊大小疏權之然後準之者重率既定乃更較其體積也

當用金錫幾何凡重者體小輕者體大量為法度之器欲其適重一鈞雖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若先以一鈞之數六分之一之則不能通合一鈞矣故必平正之如銅立方一寸其重幾何錫立方

一寸其重幾何知其體積與輕重之比例然後可以計金錫而入模範也注云準故書或作水者與轉人轉注則利準故書作水同杜子春云當為水者杜以輪人矢人並有水之文故讀從

之段玉裁云為當作從云金器有孔者水入孔中則當重也者杜意量鑄成後或有罅罅故以試之如加重則是尚有微孔是其治鑄未精也然經意實指未成量言故後鄭不從江永云準字

右文作水或是先以方器貯水令滿定其重乃入金若錫於水水溢取出金錫再權其水視所減之斤兩與分寸可得金錫大小之比例後人算金銀之法如此疑古人亦用此法模範先成而金

以合度之方器承水置金其中則金之方積可計而其體之重輕大小可合而齊此準之法也



秦江戴二家亦並依故書為說與算術合較杜說為長云立謂準擊不正之又當齊大小者說文

水部云準平也管子宙合篇云準壞險以為平蓋謂段擊之以齊其體積之大小賈疏云後鄭以

準為平前經已稱知輕重然後更擊準之然後量之鑄之於法中也量者戴震云量範

鑄金令平正之齊其金之大小也注云鑄之以知輕重次準之以知輕重若干為方積幾何又

之大小所受以為用金多少之量數也先權之於法中也者賈疏云此量謂既準訖量金汁以入

摸中鑄作之時也云量謂如量人之量者讀與夏官量人同明與為量嘉量別也段玉裁云此擬其音也量之以為補深尺內方尺而圖其外

其實一補以其容為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六斗四升也補十地鍾方尺積

者為補量之以為補者記嘉量容實之數也賈疏云謂量金汁入模以為六斗四升之補云深

之層補尺內方尺而圖其外者賈疏云謂向下方尺者補之形向上謂之外邊口圍之又厚之

以為嘉量嘉量形制鄭賈所釋未明而補豆課算器積之法自漢以來眾說紛異九章算術方田

篇劉注云晉武庫中時王莽作斛其銘曰律嘉量斛內方尺而圖其外底旁九釐五毫算術一

百六十二寸深一尺破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此即漢書律厯志劉歆銅斛法依其法推之斛

之以漢斛周補互相推說並如此此舊說也徐養原云補之形其無斧平斧等狹斧刃廣補底小

補口大內謂補底也外謂補口也補底方尺向上則漸大不止方尺矣至近口處則漸而圍之故

厚至二寸餘矣以今輕重率求之變從今尺度則圍徑九寸二分弱深六寸四分內除方六寸四分

分立方虛積則外體實積一百六十寸每寸重半斤尙有兩耳及底未算已重今衡八十斤今

衡於古三倍有餘則古衡二百四十斤有餘矣與一鈞之數懸殊其體又厚薄不等亦豈能有聲

耶且鑪內如果正方則言內方尺足矣又何贅言深尺乎蓋內有容納之義然則內方尺謂其容

積千寸耳其形體不方也今設鑪為圓體詳釋記文以算術求之鑪積千寸四升曰豆四區

四區曰鑪然則豆積六十二寸半升積一十五寸六分二十五分醫深一寸實一豆則鑪內徑八

寸九分二釐周二尺八寸零二釐三毫豆底周徑即鑪底周徑而鑪深一尺則口徑一尺三寸四

分九釐二毫六絲三忽六微以口徑自乘又以底徑自乘又以底徑乘口徑併三數深尺乘之又

以圖率十八五三九八一六二五因之三歸之得積千寸又其深三寸乘之四歸之得一十五寸

分七釐七毫周八寸零八釐九毫六絲二忽以口徑乘周徑深三寸乘之四歸之得一十五寸

積以此形體為重三十斤但當厚一分除耳故其聲中黃鍾之宮案鄒說與徐略同但徐謂鑪底

方一尺平口則漸侈而圍鄒氏則謂底口皆圓底斂而口侈方尺為中容之實積審鄒賈之指

似與徐說同二說咸無文可證今以經校之經云深尺內方尺此容積之一定者也經又以爾一

厚至二寸餘矣

分立方虛積

衡於古三倍

耶且鑪內如

積千寸耳其

四區曰鑪然

寸九分二釐

分七釐七毫

積以此形體

方一尺平口

似與徐說同

厚至二寸餘

通外圓積老翁容十斗四合一龠五分合之三也以數相乘之則斛之制方一尺而圓其外跳志一釐七毫累一百五十六寸四分寸之一深一尺積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容十斗又隋律麻志

說祖冲之以算術考周斛之積云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其外減旁一釐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案劉祖兩家並以補法推斛法虎數

少異者二家圓率不同也雖古斛形制無文而容積則不誤謹附著之於此注云以其容為之名也者賈疏云此量器受六斗四升曰釜因名此器為補云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補補六

斗四升也補十則鍾者鄒據左傳釋此補之容數也九章算術劉注隋書律麻志引祖冲之說同左昭三年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

登一焉杜注云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為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說與左

傳同補並作釜釜即補之或豐區區之段字說文瓦部云甌小盆也案齊舊量即周之古法故與此經及虞人職並合若陳氏新量依杜說則四量各就舊法而加四為五故釜為八斗今詳審左

傳文義竊謂當以豆四升不加而區釜鍾則並以五五遞加蓋區二斗釜十斗鍾十斛乃與三量皆登一之文合管子輕重丁篇云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區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區二泉

也詩以令藉人三十泉得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尹注云五區為釜斗二升八合曰區區與區同以管子所言推之齊西粟一區二十泉而三

斗三十泉則區二斗而當一區齊東粟一釜十泉而一區二泉則是五區而當一釜釜凡十斗也此正用陳氏新量之數與海王篇說鹽百升而成釜亦相應性釋新量尹釋區皆非也管子書多

後人歸易故與舊量不合且虞人云凡萬民之食人四補上也人三補中也人二補下也以漢書食貨志入食粟月一石半計之則塙以一補六斗四升為是若以百升之補計之則補即是石下

歲之食人有二石尚不止一石半其不可通明矣古說釜容數多異載師賈流引五經異義說釜米十六斗禹氏三禮圖又引舊圖云釜受三斛或云五斛並非此嘉量也詳虞人疏云方尺積千

寸者賈疏云方尺者上下及旁徑為方尺縱橫皆十破一寸一截一截得方寸之方百十截則得千寸也云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者九章算術商功篇云程粟一斛積二尺

七寸其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菽荅麻麥一斛皆二尺四寸十分寸之三劉注云二尺  
 七寸者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凡積二千七百寸米斛積一千六百二十寸菽荅麻麥斛積二千  
 四百三十寸鄭此注據米斛也五費算經夏侯陽算經說斛法並同徐養原云九章算術斛有三  
 等此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斛也而鄭以米斛計之者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  
 升之數則大者可知故知此記所謂內方尺言其底耳非謂立方一尺也賈疏云算法方一尺深  
 尺六寸二分容一石如前以縱橫十截破之一方有十六寸二分容一升百六十二寸容一斗千  
 六百二十寸容一石今計六斗四升為釜以百六十二寸受一斗六斗各百為六百六十二寸各六  
 六六三十六又用三百六十六斗又各二寸六十二寸又用十二寸揀用九百七十二寸為六斗  
 於一升之內仍有二十八寸在於六斗四升日融又少四升未計入今二十八寸取十六寸二分  
 為一升添前為六斗一升餘有十一寸八分又取一升分為八十一分以十六寸二分當五分  
 分寸之二當五十分都并十六寸二分當八十一分如是一寸八分是十六寸當八十分也仍有十  
 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分始得一升添前為六斗二升復得二升乃滿六斗四升為滿也黃以周  
 云九章粟米斛法一尺六寸二分王莽嘉量斛積千有六百二十寸斗積百六十二寸以是推之  
 融積應有千零三十六寸八分古融有積千寸是少漢注三十六寸八分以升法一六二  
 除之得二升一百六十二分升之四十四以二約之故曰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以今量  
 言之其所容約得九升七合七勺劉詒讓案鄭意劉欲斛亦與九章米斛同故舉以校此依其率  
 斗積一百六十二寸則升積十六寸二分周融校九章凡少三十六寸八分以三十二寸四分為  
 少二升餘四寸四分不成升即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也云其數必容融此言大方耳者毛曾本  
 大方作內方誤此謂經言方尺必足容融而以立方之積較粟米之率不符故定此方尺謂言其  
 大方若融形則略侈不必正方一尺也然則鄭意蓋如徐氏之說然經不容無容積之數况漢量  
 較之周量其數自當稍贏鄭說不若鄭說之埒也云圍其外者為之脣者釋名釋形體云脣緣也  
 口之緣也此外圍亦謂脣其脣一寸其實一豆故書脣作脣杜子春云當為一疏其實一豆者嘉  
 之外緣故云為之脣也

其脣一寸其實一豆

故書脣作脣杜子春云當為一疏

其實一豆者嘉

其脣一寸其

也重文響戾或从骨殿聲響即響之異文一寸者其深之度不言者積者以補積差之可知依鄒

伯齊說響口徑八寸九分二釐積六十二寸半錢塘云升法十五寸六分二釐五毫四乘升法為

六十二寸五分其深一寸當用開平方開之命為八寸少一寸五分案漢景四升積六十四寸八

分故周豆少一寸五分錢說與鄒同注云故書響作屑杜子春云當為響者段玉裁云殿

聲辰響古音同部此謂聲之誤也云謂覆之其底深一寸也者賈疏云此謂舖之底著地者其耳

三寸其實一升耳在旁也其耳三寸其實一升者三寸亦其深之度也依鄒伯奇說耳口徑

十五分鄒氏又云漢書食貨志合龠為十合為升說文升十龠也龠當為合漢志黃鍾之龠八

百一十分則一升之積一萬六千二百分考工記舖積寸寸容六斗四升則一升容積一萬五千

六百二十五分錢塘云升之為方六十四分舖之一以六十四除千寸得十五寸六分二釐五毫

為一升三寸自乘為九以除之命為寸八分少五分七釐五毫案漢升法積十六寸二分故周升

少五分七釐五毫錢說亦與鄒同賈疏云實一升亦謂覆之所受也注云耳在旁可舉也者徐

養原云耳常在耳下向設之故云可舉也賈疏云此舖之耳在旁可舉謂人以手指舉之處論

志劉歆銅斛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與此異重一鈞重三鈞重一鈞者記嘉量之應衡也徐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為金二十五斤錫五斤注云重三十斤者大司寇注義同此與治氏注引

之宮

應律疏其聲中黃鍾之宮者記嘉量之應律也賈疏云十二辰各有律十二律以黃鍾

一兩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四鈞為一石若然一鈞為斤三十為兩四百其聲中黃鍾

今攷黃鍾之宮古說有三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鄭注云黃鍾之宮最長也史記律書生黃

鍾術說苑修文譜並謂黃鍾之宮長九寸此即黃鍾之全律也月令孔疏云蔡氏熊氏以為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此謂即黃鍾之半律也呂氏春秋古樂篇

云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隄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開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隄之下聽鳳皇

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鳴為六雄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此謂不及黃鍾半律者也陳澧申呂覽義云律呂之度見於古書者以呂氏春秋

為最古其云三寸九分為黃鍾之宮自來無知其說者惟律呂正義云開管截竹為管詳審其音黃鍾之半律不與黃鍾合而合黃鍾者為太簇之半律呂氏春秋以三寸九分之管為聲中黃鍾

之宮非半太簇合黃鍾之義耶謹案三寸九分為黃鍾之宮得此說而昭然若發矇矣蓋絲聲倍半相應竹聲倍半不相應必半之而又稍短乃相應故半太簇之管乃合黃鍾即京房所謂竹聲

不可以度調也月令亦出於呂氏其所謂黃鍾之宮即三寸九分之管鄭注以為最長固失之矣蔡氏熊氏知其為黃鍾少宮而云管長四寸五分則又不知竹聲倍半不相應也案陳說致塙足

正鄭蔡諸說之誤又漢書律歷志說嘉量云聲中黃鍾始年黃鍾而反覆焉注引孟康云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中黃鍾之宮宮為也此經云中黃鍾之宮無反覆之異漢志所說本於劉歆與

此經異注云應律之首者續漢書律歷志律術云黃鍾律大師疏槩而不稅鄭司農云令百姓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案十二律相生首黃鍾詳大師疏槩而不稅得以量而不租稅疏

槩而不稅者荀子宥坐篇云盈不求概揚注云概平斗斛之木也考工記曰概而不稅案楊倞釋槩與鄭異而義實長陳祥道亦云律歷志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月

令仲春正權槩荀子君道曰勝斛敦槩者所以為噴也管子樞言曰釜鼓滿則人槩之槩平也以竹木為之五量質之以為平也戴震亦謂平關區者曰槩稅脫古字通案陳戴並本楊義是也林

高陸說同說文木部云槩抗斗斛抗平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云槩者平量者也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概直木也所以斗斛解也月令鄭注呂氏春秋仲春紀淮南子時則訓高注義並同稅當

讀為稅說文手部云稅解稅也謂以槩平斗斛所實米粟適平其唇無復有隨槩而解落者也注鄭司農云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稅者此釋槩為量稅為租稅後鄭曲禮注云槩量也賈疏云

疏

按鄭志趙商問察氏為量樂而不稅塵人職有稅何答曰官量不稅若然此官量鎮在市司所以

勸當讀廢之量器以取平非是尋常所用故不稅彼塵人所稅在肆常用者也案據賈引鄭志則

後鄭亦以稅為租稅故此注直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也銘刻之也時是也允信也臻至

引先鄭不復增釋然非經義也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也銘刻之也時是也允信也臻至

可以為民立法者而作疏其銘曰者以下言鑄量既成而繫以銘也注云銘刻之也者國語

此量信至於道之中疏晉語韋注云刻器曰銘賈疏云刻之者正謂在模上刻之非謂在器

乃刻今之鍾鼎為文亦爾云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者並爾雅釋詁文王引之云允猶用也言用

察其極也鄭義才安案王說亦通云極中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民

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者釋文云索求也故注亦訓為思求荀嘉量既成以觀四國

子大略篇云能思索謂之能慮左傳定四年孔疏謂鄭以索為法非也嘉量既成以觀四國

以觀示四方疏嘉量既成者漢書律厯志顏注云嘉善也又引張晏云量知多少故曰嘉方矩

使放棄之疏云嘉量即夏書所謂和鈞也此器兼律度量衡方尺深尺則度也實一論則量

也重一鈞則衡也器中黃鍾之宮則律也內方外圓則方圓器積少廣芴要之理該而具也注

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永長也厥其也茲此也又長啓疏注云永長也者爾雅釋

凡鑄金之狀

故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疏凡鑄金之狀者說文金部云鑄銷金也

使長遵用守

當為狀謂鑄金之形狀疏此通論攻金諸鑄治之度以稟氏為

量改煎之法

最詳故綴於此也注云故書狀作壯杜子春云當為狀者段玉裁云此亦聲之誤

徐養原云狀壯亦形之誤

王逸楚詞敍云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與此相類云謂鑄金之形狀者

說文犬部云狀犬形也引申為凡物之

形狀此銷鑄金機亦宜察其形狀也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

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消鍊金錫之候凡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者

化爲氣而上騰其色有此數等也注云消鍊金錫精麤之候者消鍊金錫久則濁淨盡而質彌精故視其煙氣以爲候也

段氏闕謂段氏者說文段部云段推物也又金部云段小治也凡鑄金爲器必推擊之故此工爲之段函人段借作鍛

工爲之段函人段借作鍛段人注云鍛鑄亦即此

周禮正義卷七十八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段, 工, 鑄, 錫, 鍊, 氣, 竭, 推, 擊, 器, 之, 有, 金, 者, 皆, 此, 工, 爲, 之, 段, 函, 人, 段, 借, 作, 鍛, 段, 人, 注, 云, 鍛, 鑄, 亦, 即, 此.]*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